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二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二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60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62)

宋史卷三百五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

苗授 子履　王君萬 子贍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淸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子詵　劉仲武　曲珍　劉闃
郭成　賈嵓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
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州羌雖敗
氣尙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
敗之休士二日羌復要於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麾牌數百
且至行前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
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閤門使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
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
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
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鷄朴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
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
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烟凡師行百日轉鬭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
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籛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卽止
師征靈武詔令授高遵裕節制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
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還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
軍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淸太平宮復使殿前薨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
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閤門祗候歷熙延涇秦四路鈐轄
知鎭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貶房州起爲西上閤
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淸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
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王贍取靑唐與姚雄合兵討嵬羌鬉羅結贍將李忠
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靑唐履雄將至羌死陣以待勢甚盛履叱軍士納
弓於韔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鬭梟將陣迪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
有酋靑袍白馬突而前手劍擊履幰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
軍爲二別將高永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
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既而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
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
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靑唐大酋俞龍珂歸國
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略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爲獵者逐禽至其
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擕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積功得閤門祗
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略地
羌潛伏山谷間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以徇其
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廝逋也復破北關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
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洮西羌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爲南
撒宗城小而堅彊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
使爲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爲轉運使孫迥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
有功復故官職君萬怨孫迥使番官木舟訟之鞫于秦隴又貶爲鳳翔鈐轄籍
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贍

贍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閤州團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
鍾傳以晉白草原賞獄治于秦詔轉運使張詢鞫諸將得自首贍具伏詐增首
級因訊詢云靑唐人有叛贍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卽具奏言已令贍結約起兵
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輒亟罷詢而命孫迥究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

州贍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諸童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爲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爲前鋒。度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愍分其功，紿之曰：「晨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怒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顧以兵柄付愍，而留贍屯邈川。宗哥酋會欽腳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克。贍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瞎征已來降，青唐戍將惟心牟欽氈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溫之子隴拶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爲守備，青唐未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欲使王愍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爲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贍縱所部剽敚，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羌鬭，賓踰南山入保敎谷，討蕩羌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譓、秦希甫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氈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遹訟贍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砦，招羌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儂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脩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權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誅之。脩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鬭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彊弩殪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率衆三萬屯千敎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還西上閤門使、知鎭戎軍，徙環州。慕家族頡佷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墻，禱而還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以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閤門祗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劍爲信，欲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譟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彊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

趙，況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羣議不一，其爲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幷招其子弟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騏驥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擊敗之，部使者劾爲生事，奪郡印。未幾，爲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羌戶萬餘，遷路鈐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即揮嚮去，擢東上閤門使、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趣皋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爲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奕歸京師。永清以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閤門祗候，押時服賜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精，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砦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事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賜以名，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黨移賞粮數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毀其棚，至柰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嘗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餽餉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譏遠對拔驗卒無實，守邊圉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衛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閤門祗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襲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襲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襲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縋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瞭望見大敵，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斂其險促，黔兵先登，擊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檟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雞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揮銳兵分擊，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夷乞第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稍顧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從軍，破僕移嵩麟鈐

城囉兀領兵戰賞堡橫川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夏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會田元猛元喆合狤狑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狤狑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達降羌乞囉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鷄朴李密撒戳三千還東上閤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還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尾井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擢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鄄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爲寓金帛他所密告兼濟勿以家爲恤平冤既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川之役將曹俟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爲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息寇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即日度關鏖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譽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感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數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爲不誣矣進帶御器械渭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千進討方暑晝夜趨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過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爲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念率會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蓄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爲諜報啟釁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子詵以蔭爲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情貫攻燕召詵計事悅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雹師不能視契丹以背盟譙責薄暮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尙盛未可圖劾詵覘候不實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詵始與取燕之謀見事勢浸異則又以爲不宜取故平燕肆赦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爲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砦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諜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力戰卻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閤門使知河州吐蕃趙懷德狼阿章衆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二將還羌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之貸其罰以爲西寧都護童貫招橋羌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辦耳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錫閤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爲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

官，再起爲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威肅。子錞，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寇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鬭，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温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温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爲綠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閤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逵、趙卨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源三州十二縣，降僞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二萬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還，遷西染院使，得疾，與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入對。珍念二帥不和，慮上問必及之，言之必行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爲解。帝復使獎勞，賜之弓劍鞍勒，令有司錄其鄉蕃賦，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使，拜慶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諜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曰：「城中井深泉嗇，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柰何棄之。且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闃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膂力爲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攻城下，攀堞欲登，賊以曲戟鉤其甲，闃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闃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藏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爲然。穴成，闃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轉鈐轄，宣撫陝西，詔闃自河東爲犄角，至綏，治濟，夏人大集，衆懼，闃自殿後，率銳騎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卻，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暴，隄防勢急，闃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闃躬往督，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浸囉監，至城下，有羌乘白馬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五砦，涇帥章楶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謀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大酋，擢閤門，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蕭戎、隴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婿。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歿，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爲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嵓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嵓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欄坂轉上，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嵓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濮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鄼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奉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遣之物，留久乃去。整慮其貪暴無已，募死

士時某來捲壘無虞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徙荊湖將領拓梅山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賊於大田歲中三遷猺羚萬衆舟屯托口進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旦度金斗崖舉幟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蘆爲旗鼓泝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人殊死鬭賊潰騰踐投江中殺獲不可計爲廣西鈐轄坐殺降猶責監江州酒稅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治軍嚴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獲遐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讙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饋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諜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陿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彊中的且偉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羌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鬭意氣彌厲還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適與語一夕羌引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偉異如此留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還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賜使者問聞涇原有王驃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息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鳳延熙四路兵城西安集聞羌天都十餘壘羌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敝彼野無所掠必擄而遁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羌既遁師果大捷徽宗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措置地二萬三千頃分弓箭士耕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遣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箱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對還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嘗扶輦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眷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西地爲園圃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塘濼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爲長衢滲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爲契丹所憚欲增爲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婭爲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恫疑應詢曰是特爲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遣人捕得北盜呂鐵兒契丹詞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還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嘗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倘可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鬭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趙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

謝貴。貴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羌豪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屯內地。帥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羌，羌潰，城震武，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指揮使。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及其成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鑱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淸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崖，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凿、恩之善射，閬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戍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瞻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譴死，亦宜也。詵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己，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覺于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

趙挺之　張商英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時給卒怒譟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拏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佑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氣俶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撫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荊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溈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勸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謚仆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捭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燾者陽翟民蓋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貲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冤導漸使遮執政及詣御史府訐燾姻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

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峽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大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勳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眷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與語言往來事覺鞫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菜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錢曹指爲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潁王爲皇太子神宗卽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緋對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盡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苑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寘末級久之爲太學錄太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時方究蔡邸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綖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害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肩輿至內殿長子皐民夜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

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諡文憲再贈太傅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閣待制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剸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逮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號彊明官吏望風震慴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鄰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傅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即位是爲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定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府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實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己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遣人石悈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悈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臥疾其賜寬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即幸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清源郡王諡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幷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還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棄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恃權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己援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

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司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進封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緩。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親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不合，遂因蔡渭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壻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子修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沒入于金，後遣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政殿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宦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諛所奪。堯臣書舉進士不第，章惇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雖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能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擅奪權寵之計而已，所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顓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貪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媢嫉。至用石悈、脅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睒眒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斂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還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寖爲崖異。帝惡京專愎，陰令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此塞當擇人，以紓憂顧，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然。比石豫、許敦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羣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視爲不行，使德音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

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保而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哉將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　前則銜冤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求之弊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尙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逵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郎使高麗還尙書繇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逵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逵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終其說逵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逵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乘間抵巇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兄章綖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貶鎭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攄用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藝者宜貫諸朝籍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書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逮爲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攄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攄答語復不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污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尙書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尋召爲開封尹大駔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籍當十錢來買疑不納駔訟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攄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尙書進同知樞密院尙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起爲越州永興軍皆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鉏大俠縱污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攄蓋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數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爲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瀕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挾法爲過師仁習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

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横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葺甲冑條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盻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閑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奬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雞尉知柏鄉縣民訟皆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織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絶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閹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還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還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薿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薿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逵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攄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則可尚已侯蒙逮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一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曾輔 耿南仲王寓附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譬曉之，悟而自悔，折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牁內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始恫疑，吏甲以逆。恪盡去兵衞，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懽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鱉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診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㮚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㮚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既而還宮，恪迎拜道左，請入覲，㮚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議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宣簡。邦彥起復，與王黼不協，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譖黼罷之。

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詔，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偪，抗疏丐宮祠。金人旣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羣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遂以特進、觀文殿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攄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攄，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衞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謟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棋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旣畫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旣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庇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

特出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祕書少監除中
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跡盜盜脫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為盜民
訟諸府不勝考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狀即出民抵吏罪有徐禋
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
禋圖繪阬冶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阬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
烹煉實得銖兩而已禋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
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禋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
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
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
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
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
禁中泣拜懇祈上為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
為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
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
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
俱陷唯平州為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為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
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
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
金人終以是啟釁安中以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
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
察郭藥師叛命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祕書
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
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
中為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韻以紀其
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
集七十卷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器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
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陝西還顯謨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
者株蔓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閱月獄再空遷龍圖閣直
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為禮部尚書移
兵部出知潁州改永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請更名宓為左司諫石公
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大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
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
坐薦引近侍以延康殿學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
宮久之起知鄆州復學士秩尋加資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
提舉崇福宮宣和六年起為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為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
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于虞城縣即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
總西北道諸軍金人圍京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舍人兼太
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大司成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
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
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為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為行宮奉
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為北道都總管顏岐副之已而落職提舉
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為宣府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
王襄既貴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
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沮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
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見殺
家屬悉為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閩學兼茂科歷祕書省
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
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

事小臣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識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圍不禁衞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皆怨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蠆毒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身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衞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己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輔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金人圍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尙書左丞馮澥出使粘罕軍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金人請欽宗詔召之乃遣輔往迓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康王次南京邦昌遣輔來見康王即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耿南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從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荊湖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爲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內禪得疾出臥福寧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曰皇太子素親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與吳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仲東宮舊臣禮重之賜宅一區升尙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犯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幵堅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攻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己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己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仲偕金使王汭往衞州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獨趣衞衞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衞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南仲爲人因其請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鐫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澂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盡不恤國事用此報讎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王寓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充編修官國子司業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著衍宅直講欽宗立以給事中命兼邇英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升禮部尙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尙書左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遂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黜之建炎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世朋黨相[illegible]小人在位然

猶有君子扶持還延，浸微浸滅，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彊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鳥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詆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嗾，徽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恇縮無策，苟生匄和。彼邦彥、安中，深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僇，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既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黼以小臣廁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二

何㮚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子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卣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士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容訪欲付以言責或論㮚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横十五罪黼既抗章請去而尤豫未決㮚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㮚亦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斡离不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況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宰相主割議罔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㮚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既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㮚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傅城下帝罷恪相而拜㮚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㮚建議請以爲元帥密草詔蠟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㮚李若水毋得預議既陷逆廷㮚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建炎初詔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祿其家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脩爲尚書傅爲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不然必敗脩不能用遷秘書少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費傅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以爲傅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職論事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是人中訪得無忌龍衞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政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㮚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陴者悉下城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於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返傅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傅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

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寓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尙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瓊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爲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日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爲念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黜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衞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由勳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諸橫表進禮部尙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歎息固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以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肅

張叔夜字嵇仲侍中耆孫也少喜言兵以蔭爲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知襄城陳留縣蔣之奇薦之易禮賓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獻所爲文知舒海泰三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宴射首中的遼人歎詫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從弟克公彈蔡京京遷怒叔夜撫司存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惰不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黃叔夜極陳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矣當以計緩之使延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盜聞果小懈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閑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千人乘其惰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靑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歸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衞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訖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旣次白溝馭者曰進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儀

同三司，諡忠文。

聶昌字躬彥，撫州臨川人。始以太學上舍釋褐為相州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秘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省大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極論之，詔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使，還為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為戶部。昌本庫王黼，既而從蔡京，為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責昭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為可助己，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誅殺，敏度不為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遣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撾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傳旨，衆即相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怙亂，晝為盜，入官民家攫金帛，且去，輒自縱火。中三兩輩，羣書擒盜，持伏都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異居。昌悉揮治正法，而繼博弈不之問。或請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為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對，即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開禁旅以備出擊，塞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擣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為所執，死不瞑目矣。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衞。」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粘罕遇，其從者稱閣門舍人，止昌馳徹令，用勝子賓名引見，昌不可，爭辯移時，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臠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昌為人疏俊，喜周人之急，然願得太明，睚眥必報，王黼之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說，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論曰：何㮚、孫傅、聶昌皆疎俊之士，而驟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㮚實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傅歷太子之謀甚疎，昌河東之行尤謬，致死非當，徒傷勇氣。過庭因方臘之亂，乞誅蔡京、王黼、朱勔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衞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資淺，為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為翰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為之地，將繼此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感疾，草制業進，帝猶坐，賞其書敏，賜詩以為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遒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敘，去惡少年之為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為學士。上日特賜勸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溫卿獲不貲，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蘿其蔓，恫懼為株連者衆。」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為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泰甲，戍北邊，伐其謀。遼人呂儀兒入瓦橋為盜，吏執之，遼人因略宋民為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之，使諭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掠綱取魚，守兵與之鬭，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為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而不問。」從之。出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戶，近悉斂諸民而不予直，為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卒

年六十五、

鄭僅字彥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爲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爲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還冠氏令、河決府西、檄夜下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即行、先他邑至、決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冠氏城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冠氏無之、且不入境、他邑獲盜詰治之、盜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意振貸、民不流亡、當第賞、不肯自列、提舉京東常平、入爲戶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爲陝西都轉運使、輸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僅請籍閑田爲官莊、是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西寧高永年戰歿、熙河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羌地、致其怨畔、詔罷之、議者以爲惜、改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一不犯、徙秦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秦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謚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熊本經制梓夔、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懷建南平諸城砦、皆出其畫、還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厲、選官釐整、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鄜延帥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爲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即鄜州鞫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尙書省建、以爲比部員外郎、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遷卒糾其宿直違小吏取金服事、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郎、出京西轉運副使、召爲左司員外郎、送遼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誚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秘閣、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召爲刑部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饑、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後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爲封傳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貳、邊隙寖開、非中國之福也、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裁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秘閣、改知夔州、進秘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勉入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府推官、進至將作監、吏與匠比爲姦欺、凡斲削塗塈丹雘之工、嘗以次用、而始役即槩給其廩費、工藝而患不均、幾逆爲之程、費省工倍、再遷太僕卿、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戶部、至尙書、嘗以搖東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祿、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爲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使者愧服、辟之

邵爲屬聽其所爲態本察訪蜀道歸語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爲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爲夔路轉運判官夔守彊很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井鹽爲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既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爲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多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紿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爲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卽言已備十萬騎可食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師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錄功轉大中大夫不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卽位詣訴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旣不爲寒而廢祠其可爲暑而輟行此漢儒陋說爾願亟正之加秘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出爲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閒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講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宗初入爲秘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論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捄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尙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卽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誦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爲恥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秘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穎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幼以開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陝西卣言洮岷積石至文爲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爲之通道乎議遂寢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卣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爾初不在增賦也宛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令人毋輒訴蓋百年矣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搖之卣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卣言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知鼎澧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州路刑獄有議榷酤於瀘敘閒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卣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榷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

二。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覃。觀二張之理郡。鄭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使邊。魏章馬默。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搉鹵之饒。稅権。皆有可稱道。若開之因緣花石而興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不齒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三

沈銖 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蘊
黃寔　姚祐　樓异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俞㮚　蔡薿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妹壻也銖少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自列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崇政殿說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解拜右司諫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除戶部尚書銖論其使京東時聚斂詔具實狀不能對罰金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眞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公司戶參軍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教世厲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興獄錫至郡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鞫陳世儒獄遠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遷右司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荊南又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遷工部侍郎俄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婦人之訴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興大役利源害興使臣暴主四者皆陰之類也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乞嚴告捕虛妄之法以靖訐訴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椿管禁錮民受其虐掊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之大臣以爲訕朝廷議寘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其人爾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毁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詆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移虔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遷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子覎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覎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陸蘊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既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大司成權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

得下同庶僚乎。不許。蘊頗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賚游手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爲泉州，過蘊，合樂燕歌，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閑命就道，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舅章惇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縣鎮，還，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爲監司久，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爲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登位，及境，迓者移牒來稱爲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權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下，而畫利害請之，事得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爲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之，復爲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熙河弓箭士從邊，以省更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丐以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爲殿中監，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還工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爲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爲工部尚書，徙禮部。母喪，除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爲厭己，請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冢，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爲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諡曰文僖。

樓异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軍，徙永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繡院，知大宗正丞，遷度支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爲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祕閣、知秀州。政和末，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刱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爲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直龍圖閣、祕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爲利甚廣，往者爲民包侵，异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五年，既請溫之船官自隸以便役，又請越、台之鹽以佐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筴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諸越，斯乃以鄰國爲壑也。」睦寇起，營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戶部員外郎，至祕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異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望深察其違戾而實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作少監。開封民有寶神祠故帽飾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爾，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

用胥吏徼過，罷提舉崇福宮。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榮。

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大學成，分錄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爲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書舍人，爲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穎昌，又改陳壽二州，徙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澥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爲開封府兵曹。紹聖初，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今彊以金帛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爲使，徙陝西，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夫。諜告夏人多築堡欄，朝議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斃，無煩有爲也。從之。鎮秦六歲，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貸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曆，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懦，遂底于亡；東都諸賢以風節相尙，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世善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臨臣詔，此邦之所繇衰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爲有亡，惡足以言士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爲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詘及宗廟，祖洽自辨，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劾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爲譏論乖謬，若謂之詘則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狠愎，嘗諛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簽書穎昌判官，入爲祕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遼還，又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召爲吏部員外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戶部，爲開封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往往略之，彥始請一以公憑爲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工部尙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卽位，策進士第一，授宣義郎，不閱月，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進給事中、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卽請補郡，遂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閑，不立聲威，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

去淮倘遠。水不時洩。端友請從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丙侍石兼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俞㮚字秖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簽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爲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居三月。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場。㮚駮其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踰年。竟出爲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己。葉夢得言㮚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昺爲舉子時陰事。京方倚昺爲腹心。厭其意。改㮚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襄州。以論衙前事譴。言者謂㮚實倡之。罷提舉崇禧觀。竟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至。復述古殿直學士。知寧江府。

蔡薿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有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敘族屬尊爲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薿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薿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獲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薿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薿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悈治瓘。幾不免。事具瓘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姦以定國。而薿巧言惑衆。造爲嘗瑞疏入不報。范柔中者嘗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薿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讎。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敘還。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爲善。薿弟茉剿其藁示薿。即論之以搖商英。薿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薿先一路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薿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爲郡守。則妄尊大而蔑監司。召自金陵。偃然以丞轄自處。既升宗伯。乃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薿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彊取之。卒怒。乘薿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殺之。薿知事勢洶洶。踰垣走。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躐取華要。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㮚厲涓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齷齪。祖洽俞㮚蔡薿憸邪小人。繇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憯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四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弟奕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還左司諫論呂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譴之呂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眞故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無別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牣於朝汙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益扇士氣浸弱將離與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祿而不加勸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徼利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爲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譽眞僞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養以其方則莫若廣詳延之路厲廉恥之節使公卿大臣各舉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以親疏貴賤爲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爲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上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秘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眞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塞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爲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

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

敦逸出爲湖州通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白簡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爲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汙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瑤華祕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略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爲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譴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加直龍圖閣，知荊南，召入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爲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爲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賊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爲常平糶糴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吏額，補吏減任子員、節特奏名之濫、增擇官之舉數，抑胥吏之幸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耄之不進，不思才者之閉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僞，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爲慘核，郡縣望風趣辦，不暇以便民爲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爲吏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爲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二年，復爲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禼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爲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據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進無益，祇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爲中書侍郎，許將爲左丞，韓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寮？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尙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

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爲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邪？將合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實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除去異己，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爲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兼哲宗實錄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辯。」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潞州司理參軍爲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爲妾，履劾其汙行，左遷將作丞。哲宗即位，爲太府丞，提舉秦鳳常平、利州成都路轉運判官。入爲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諂，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聖初，國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呂大防，惇既相，擢爲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謚，貶司馬光等。時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忞無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驕猾民董滿以訟至有司，之邵二子皆娶董氏，輒訴非董氏子以規其貲，諫官張商英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萊州。卒，年四十八。蔡京爲相，特贈太中大夫。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虞蕃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婿也，即往從安石於金陵學爲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遷博士。紹聖初，爲祕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追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責官，皆濤爲制詞，文極醜詆。安燾降學士，濤封還命書，云燾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爲范鏜所論，遷三黜。曾布引爲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爾。乞戒其觀望。舒亶有盜學士院廚錢罪，爲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辯論，以爲可謂之失，未可謂之故。亶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威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更是皐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用畏爲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并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既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書爲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爲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爲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邊鄙，曰河事，曰役法，曰內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爲相關之地，宰執

既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
言彥據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宣仁后尉呂大
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
爲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信之
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
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漸以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
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
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
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
畏平日所爲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爲楊三變謂其
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還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鄆州復集賢
殿修撰知襄州移荊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
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
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
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給行得疾卒年六十九
畏頗爲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恕疎而
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縉紳禍云

論曰賈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彥博范純仁而斥蘇軾蘇轍尤甚何以剛
直爲哉董敦逸於元祐末與黃慶基詆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
祐諸臣甚至瑤華之冤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焉及見蔡京蔡卞稔惡
乃論其過惡以自文杯水不足以救車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中時事及不從
紹述之議其爲人若可觀然論呂大防蘇轍以之再黜是亦助紹述者也楊畏
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縱橫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
取信哲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憚也哉來之邵盡擧時
賢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又請加美謚於安石其流惡不已乃譏人非其子而
欲掩其實亦何所不至焉葉濤在太學已著汙迹擢第之後留安石而從之學

後得曾布之薦凡元祐名賢貶竄削斥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能自滌況無可
述者乎

崔台符字平反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帷仁宗賜以盡美二
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爲群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
問欲擧法擧朝以爲非台符獨擧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
喜其附己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
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
鍊管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斃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
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
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
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
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儐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
至台符誚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禮乎儐者懼贊導
如儀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
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爲姪爾既就吏
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
以意爲獄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
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釃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爲良田神
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提點淮西刑獄提擧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
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爲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
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爲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爲屬權戶部判官管諸司庫務
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
命嘉問提擧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募兼并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
石執不可居二年遂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詔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

公以是蒙怨神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僞辯自解至譏神宗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爲嘉問辯神宗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行縣官爲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幷之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宜蠲定其制布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爲駸駸乎聞桀除陌矣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四方笑神宗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罷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郝浩浩南運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鄆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逵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實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齓尙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埽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爲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爲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知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擣其虛夏人解去進直龍圖閣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拜戶部吏部侍郎戶部尙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初哲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祔東夾室禮官爭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奪學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譓

譓字智甫第進士紹聖間知章丘縣陝西麥熟朝廷議遣官諸州令民平價逋負譓與余景在選中將賜對曾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譓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斂爲民之憂陛下臨政以來延見人士未多如兩人者懼不足以辱大對乃喻使戒飭使還爲河東轉運判官徙陝西進築京師訖欲除祕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譓隳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譓與之異召爲光祿卿厚奏功罷譓守譓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

價歸貴鄰與府縣議從民和市民弗肯損價譓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譓怒上章言處仁沮格詔令陵毀使者詔黜處仁而擢譓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本以官糴麥損價與譓爭乃爲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昂違道干譽謫永州譓又代任鄜延復徙永興僞爲瑞芝以獻徽宗疑曰瑞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強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相章惇方寘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惡糶錢歲稍損價發之必即劾其戾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掊脅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爲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爲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荊南起邊事一切詐誕云徭人款附實亦不然必盡與之謀及是亶暴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費荊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年八十六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禮李常咸薦之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靜爲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審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疏而曰吾鎮靜善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會肆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爲徐州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以爲掌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爲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考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己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略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爲不可宰相主搏策數月不效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親祭北郊燕人趙良嗣爲祕書丞侍祠奕白其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顧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讞獄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濼有定界既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祕閣淮南轉運副使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赦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戶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兩秩還爲戶部內侍總領內藏予奪顧己視戶部如僚屬度支郎方討理婦事中官令開封尹與總領者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而徙奕工部觀慶守張縈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以京東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爲敢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爲罪乎靚獲免未

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府，知浮梁、分寧縣。黃履薦爲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州、濮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爲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館職無所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急於所無用，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寺監丞，不遍知縣實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實任郡守者，然後考其治理而拔用之。」又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進壤，建策四砦，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贖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策進士，罷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願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陛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財察。」權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蕞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爲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爲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爲蔡確、章惇、曾布，又變而爲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衆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錄之誣。覬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尙，何樂而爲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尙，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況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趨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拯　錢遹石豫左膚附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昺　宋喬年子昇　強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崔鶠　張根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爲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興初復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閤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爲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驚視不愜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爲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園陵爲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襃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爲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爲黨乎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某事爲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拯已昏憒吏乘爲姦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遹則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實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襃大正誤國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況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援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遹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爲崇恩太后遹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遹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遹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駮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縉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遹逃奔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為監察御史與左膚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為君臣相與為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為淮南轉運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遹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以下既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鄆州過闕留為工部侍郎進戶部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從刑部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為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為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為腹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還殿中監拜御史中丞甫視事即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為朱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顓竊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入為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權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察風違法干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權貴之入中皆職所當為乃妄以為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遣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為執中反復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舉洞霄宮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為京下詔京得不重貶龐恭孫趙遹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為士願下太學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清溪主簿咸平尉知江都縣入為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言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為朋附黨與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彥實為之首忠彥遂罷材鷙忍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為給事中吏部侍郎陛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顓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己鷹犬外搏鬼蜮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撫實錄以肆詆錢遹斥孟后以偏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摘黨論以擯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塈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己意而昺為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為戶部尚書昺嘗為京畫策

排鄭居中故京力援冑由履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㮚發其姦利事京徙東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冑請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匜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閱試日冑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爲翰林學士東宮建爲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爲嗣冑曰計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寀交通寀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爲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諡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爲勑令刪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爲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宮及修三山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爲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塋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徙水坑獨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諡曰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爲太府丞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淵明以故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鄭越二州召爲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帝書摛文堂牓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諡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儗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勅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爲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彊官弱浸以成風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爲耳目倚爲鄉導假借色辭過爲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爲之願重爲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己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植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

明殿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覈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局矯爲勑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爲政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黜伯舉明年還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爲姦利奪民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祕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嗚呼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爲真朋小人以同利爲僞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賊害矣蘇軾續修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辯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爲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忲於東都自爲蠹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昺强淵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筲耳亦使擿臂恣睢撼撞無忌小人之爲術蠹矣嗚呼朋黨之說眞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鶠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爲翟陽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祕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至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壅蔽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幸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祖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

姦邪門下不啟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鄭居中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復相籍上書人以黜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郟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尙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鎭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尙忍使其餘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臨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館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衞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及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實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獻爲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斂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恩所以勵勅之卽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幷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和買不讎其直什買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活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爲今之計當節其

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羣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況出於閹閽干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閒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乃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子詵自有傳弟楧

楧字晁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錄升博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遷光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楧言朋黨分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楧使論列乃擿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京提舉京不樂楧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修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爲大晟府典樂楧論爲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超踰遂罷爲樂令未幾復前命楧爭不已改祕書少監蔡攸引爲遺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爲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爲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諸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楶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爲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祕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闕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諜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爲六路害擬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法使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爲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復起諒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即致仕久之御史中丞黃履薦其恬退起爲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殯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徽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尙志爲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

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亙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暾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黎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爲腝熟遹根諒常氣節偘偘指切時弊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遹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既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機哉毋惑乎狂諒之言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勣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略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火山軍巡檢遼蕭延禧校悍為二邊患灌親鬬梟其首賈胡疃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堙遏其來忿而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為神遂逡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太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何巡檢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胸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從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銜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為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還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詔漕粟三十萬石於北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漕費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運官物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閑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為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為震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卒拔城斬首五百級尋改鄜州防禦使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逗遛罷為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還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奏請不取景州薊州貫疏以兵事即復景城釋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白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輩貫不聽召還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歎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衞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衞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兵充數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長子薊至閤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年中子醇以灌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衞公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為辟廱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為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為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為右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為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躐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為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

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爲無疆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專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君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爲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罰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黃庭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雞林志以進擢祕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爲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斡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斡离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斡离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爲所留雲曰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雲笥得烏紗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發則以蒙首者民益信其爲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識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霖崇寧時爲講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傾附以取貴仕世勣獨坐直廬繙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鄰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己罷提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㮚建議分外郡爲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顓決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三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㮚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爲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㮚議再𠪨車駕至金師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擢常山尉未赴以薦爲勅令刪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追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

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屋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弗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賦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賞典寶夫人而杖黃門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塞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擊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爲辟廱錄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京西常平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廱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宮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上且疑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肯黼使言者劾爲黨罷提舉沖佑觀居三年後還故官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爲欽宗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聖斷偷度而不暇噂沓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掎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尙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其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㮚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㮚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既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猶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譏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困於慕閒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忻獄寃其罪不使有

纖介可指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愍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還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德軍擒其酋賞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戰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彊敵無厭之欲覩逢其凶熙靖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歿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絶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七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尙能誦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疏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衞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梲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梲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

中當與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鎭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藉藉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詔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勅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

稍官故具奏聞乃違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
仲曰欽據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
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
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避說斥之或
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
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
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不相
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
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
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
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
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
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
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
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
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陛辭言唐
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
洛望拜陵寢潸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
彊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
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
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
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
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
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
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
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

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
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
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
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
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
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
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
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
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
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
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
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
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聞綱且
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
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
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
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
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
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
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
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
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識擢付以宰
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
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
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
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

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從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恕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詔黃潛善等議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衞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右鎭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

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觖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年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眞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雱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力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已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時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倘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

爲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幵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嫉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竄嶺爾齊愈引伏遂誅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十八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荊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荊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

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遣發精兵，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苻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詔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讎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彊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彊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彊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

嘗知之姿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審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在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辭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閒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偽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觸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彊敵近而僭臣國家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閒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閒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

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淪胥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倘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威，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變或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屢蒙庶藉，亦盡愚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奏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鬭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

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疏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擢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閒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恆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宋史卷三百六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九

宗澤　趙鼎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
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
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
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
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
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爲屬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
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晉州趙城令下車
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
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
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通判登州境內官
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
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
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
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
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
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
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
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
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
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
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
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
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
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
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
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
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
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
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
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
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
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
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
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
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
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
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
退卻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
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
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
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
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
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
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
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
僞赦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
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
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

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慊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不修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還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還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

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後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後民曰汝失利死尙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劉衍還金人須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捄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偸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無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眞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刃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爲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頓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穎官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鎭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鎭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

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𤫉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當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脩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勢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

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沖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衊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脩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宣召范沖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删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從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譏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爲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

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

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大有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者從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疏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丏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思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惎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簀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為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

張浚 子栻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咈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正如欲一飛沖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為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齎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眾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眾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傅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傅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眾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巨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眾或傳浚為賊所執呂頤浩等遽罷浚樞筦浚歸高宗驚歎即日趣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苑瓊擁眾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瓊大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

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諜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衞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髡其須髯遁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耶黏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离喝及劉豫叛黨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爲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師捷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讙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荊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諜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

倍令六飛一遣人心解體高宗憣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以浚却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使何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上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豫祉不行罵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勳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且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炎漲天愼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為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

專制等治軍。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而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竦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

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栻自有傳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杓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戢豪彊弭盜賊尉獲盜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怪之未幾果獲眞盜改知衢州兄栻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五局觀還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彊禦還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晝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特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牐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爲戶部侍郎面對言事忤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葑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貴緣宣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別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聞道疾馳以聞杓不爲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爲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歲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鬻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子忠純忠恕自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顧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勍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羣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爲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考證

張浚傳此蓋劉刺客也○臣蒲封按何氏備史張魏公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

復遣閒持蠟書遺璞○臣蒲封按齊東野語張魏公遣蠟書郦璞之語亦是潛遣知間岳武穆秦州叛卒事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卽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責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詔遂罷諫官衞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募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橐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鎭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藉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無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盍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修爲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給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等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眞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修爲參議勝非曰世修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鎭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

張璘文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非之以爲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徙同左史莫儔論曲江其家蒼頭奴爲勝非治疽而愈奴爲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書言爲兵官穫盜勝非不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諡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爲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爲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爲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關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爲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尙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尙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蠭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傅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尙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吏部尙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爲變劫頤浩寘軍中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瓊巨師古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

江州賊衆屢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𤫊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𤫊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徐廬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千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皐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皐軍皐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頤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正張燾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榮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審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繳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頤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違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頤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頤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刱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污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

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團城明受僞命之人反用赦申雪徐秉哲吳幵莫儔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覿蔡懋等並敘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宗尹宗尹求去上爲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份結公佐宗尹請除份爲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份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爲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白州守臣晃公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爲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爲議者所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師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命杜常將民萬人趨京師夏俶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入援之師致虛斬之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己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臣高世由謂其帥粘罕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遁致虛斬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羣聚而出殽澠一蹶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底于敗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據屬拔擢略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

我卽階緝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爲頹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嚮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滌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衞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還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衞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衞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實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撫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衞士俠陛敵所遣兵非戎人在旁勿服赭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卽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無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衞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揆中弸中用中忱中孫祖讓祖儉本中祖讓祖儉別有傳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巽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而詆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己就事以規與復亦若勝

非之，庶茁劉，其心有足亮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李光子孟傳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閒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沖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沖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納符請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咈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憸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爲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 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衞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擷景園爲寧德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正使陛下欲便溫凊奉迎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士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眞劫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實王仲閔趙霖宋晦等根勘驅磨計貲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秘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苑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營城止爲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議者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𤫊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外索鬬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賞給遣有水軍叛于繁昌過宣境即遣兵邀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陸並進潰將邵青自眞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

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齎書詣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紿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爲浮梁以濟須臾軍傳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椶木爲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而援師至矣嘗實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幷冀兗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鎭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叢葦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還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其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旣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溫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士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算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鎭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

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住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
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
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
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
冑顧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
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稾三十卷宏辭類稾十卷左氏
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召爲給事中爲書抵
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爲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
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閘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
與大役傅坐罷翰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
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
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爲中太一
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
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
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
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
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
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即
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
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爲名願得張所
爲帥所爲御史嘗論黃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綱爲相乃以所爲河北
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爲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
宜南幸宜還京師且詆潛善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爲不可李綱罷翰言
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

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
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
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
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横遭口語志
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溫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遷
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
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
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爲河東
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殘
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
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
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
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
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實緣僥倖干
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
州吳嚴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壻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
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
卿兼太子諭德還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
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即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爲東京留守
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
之爲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爲去冬京城內有赤
心爲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
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威名
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
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

賞罰倒置莫此爲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爲上南陽次之建康爲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爲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泥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諡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己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張愨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愨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愨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爲之感悟建炎改元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愨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上每念之謂愨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略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爲衞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秘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廱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

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涖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諡文介禾性不茍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紊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還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捄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恥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愨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儁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諡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鬭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啜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董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氈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衞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進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懼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是歲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宿衞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而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議即先斬彥毆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悟室營不克反爲所敗會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蝟力戰得免還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隙尋以叛誅召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

夜引歸敵騎之軍潰于沐陽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屯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即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即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紿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合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鎭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鎭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鎭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此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鎭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菫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菫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欲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鎭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

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賊職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謀主謝獬施逵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弈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敕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糧倉部郎官遜逸如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橫兵敗還鎭世忠不果渡江四年以建康鎭江江東宣撫使駐鎭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鎭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爲兒字蓋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眞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眞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鎭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鎭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鎭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猊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

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既而金敗於柘皐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圻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泝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敕尚醫視療將吏臥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丱角之繻傳其首賜金器筆硯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督府罷奉祠乾道二年遷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給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初代者以乏興罷交承爲緡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且以其贏獻諸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略充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

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諸軍倣行之八年句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句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對言頃自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遙領荊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爲二軍乞復舊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爲一司分官置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鞫之弗承宜令以衆證就刑欲修立爲令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冤獄且笞杖之刑猶引伏方決況人命至重乎議卒格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官會當遣使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書能力爲主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溫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竄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之然以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鐫一官海寇出沒大洋劫掠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士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賊首海盜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句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幷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姦弊帝悉嘉納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爲致旱之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所以拱扆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久之再爲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部曲嘗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追感世忠元勳遣使諭彥直且謂彥直有才力言者誣之彥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嘗撫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鏡爲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爵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閑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不善用惜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鎭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氾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王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鎭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

嘗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墪為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眾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

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皐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眾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眾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

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淸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鎭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幺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𤫉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

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幺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幺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俊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幺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

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趣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

相遠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索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牓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幺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

事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祐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幺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僊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

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考證

岳飛傳嘗問用兵之術曰仁知信嚴勇○臣蕭封按岳武穆御軍記征靈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賀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絶竊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劉錡 吳玠 吳璘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
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
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
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
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師潰于
富平慕洧以慶陽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留別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
錡留李彥琪捍洧親率精銳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可乃走德順軍彥琪遁歸
渭降金錡貶秩知綿州兼沿邊安撫紹興三年復官為宣撫使統制金人攻拔
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為江
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鬭俱罷命錡
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為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
千人為十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七年
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
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
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
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
未至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
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
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
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陳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
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
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已決
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
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
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
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
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
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
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以周匝蔽之城外有民
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
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
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
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
與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
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
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
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
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
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
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
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
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
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
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
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
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
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
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

諜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閑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鬭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朮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衞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為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皋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諜班師而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詬錡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

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而班師後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荊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荊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荊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建炎間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荊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詔錡遇大禮許奏文資仍以其姪汜爲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江口金人以氈裹舡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退軍瓜州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于皁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州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東出江皐逆趨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諸關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己嘗憤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諡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水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羣盜累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爲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爲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爲啼哭郎君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

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
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
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
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
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
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
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
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
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爲用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
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
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
夾澗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
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
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
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朮既敗遂自河東歸燕
山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
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
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僊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
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洋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
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
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
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
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
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閒路出關
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
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
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
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
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僊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
遠命璘棄之經營僊人關右殺金平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
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
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
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
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閒左
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
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
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
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
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
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
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
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
是不妄動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僊人關功拜
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
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七年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敗績又失
鞏州玠斬之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
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
數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
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
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玠卒於僊人關年四十七贈少
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
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爲大

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諡武安作廟于僊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拱扶擴撝揔拱亦握兵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斷沒立與烏魯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　軍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坌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升康州團練使三年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是歲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僊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於僊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六年親置行營兩護軍璘爲左護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慍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絶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僊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宮賀仔諜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僊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眞除宣撫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僊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眞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鎭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與金統軍胡盞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

會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陂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
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
璘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
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嘗謀胡盞嘗戰二酋異議璘先
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麾之士殊死鬬
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
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尙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
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十四年朝議析
利州路爲東西路以璘爲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
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秦國軍節度使改行營右護軍
爲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
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爲都統制者
時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故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撫使秋
亮渡淮遣合喜爲西元帥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卽肩輿上殺金平
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
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兼陝西河東招討使璘
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望馳書告執政謂璘多病猝有緩急蜀勢必危請移璘
姪京襄師拱歸蜀以助西師凡五書未報璘已力疾復上僊人關三十二年璘
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
功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會鞏攻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
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
者閧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
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
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
不動會天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
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
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增兵至七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仲敗績
初仲自德順至原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持滿引行以盧士敏兵爲前陣所
統軍六千爲四陣姚仲兵爲後拒隨地便利以列與敵鏖戰開合數十會輜重
隊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三十餘人始璘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
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遣仲書謂原
圍未卽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璘亦無功還尋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
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
爭德順亟馳赴先下而完顏悉列等兵十萬餘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
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
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
甚衆三路復爲敵有拜少傅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
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
請罷宣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詣闕遣中使勞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
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
又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
鎭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德壽宮泣下高宗亦爲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
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
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上震悼輟視朝兩日賻賜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
璘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
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
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
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
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
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以勁弓
強弩制其弓矢而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

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槪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爲中郎將部西兵詣行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與戰守之宜挺占對稱旨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監兼御前祗候賜金帶尋差利路鈐轄改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撫使總三路兵禦之挺願自力軍前璘以爲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將合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賊亦特角爲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彥麾衆直據城門衆弗喻彥亦懼力不敵挺督之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憑高突之敵譁曰黃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爲功狀彥第一士頗多之璘亦引嫌併匿其功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左都監空平涼之衆以援合喜又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仲駐軍六盤挺獨趨瓦亭身冒矢石衆從之金人捨騎操短兵奮鬭挺遣別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挺勒兵追之禽千戶耶律九斤孛堇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前衄悉兵趨德順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鏖之敵不能支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北坡陁地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卑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圮且兵分則少以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衆擊東南陬不二日樓櫓俱盡夜半其將雷千戶約降黎明城破以功授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孝宗即位加璘兼陝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有大酋引騎數千睨東山璘命挺領騎迎擊卻之遂據東山築堡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具爲大車匿戰士其中將塡隍而進挺命掄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前拜武昌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中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師解嚴父子遂旋軍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以父命入奏拜侍衛親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璘卒起復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使改利州東路總管挺力求終喪服除召爲左衛上將軍朝廷方議置神武中軍五千人以屬御前命挺爲都統制挺力陳不當輕變祖宗法事遂寢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挺每燕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來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榷牧奏絕軍中互市自以馬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聞乞歲市五百匹詔許七百匹始武興所部就餉諸郡漫不相屬挺奏以十軍爲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武興以西選至緜爲左右後三軍而駐武興者前軍中軍營部於是始井井然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密修皁郊堡增二堡繕戎器儲于兩庫敵終不覺十年冬特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爲振恤諭總賦者分軍儲以佐之全活殆數千萬蜀自諸軍宿師凡廩賜官率糴三之一視價高下給之名曰折估隨所屯地相爲乘除歲久屯他徙廩賜不易舊至有同部伍而廩相倍蓰者挺裒爲中制上之光宗即位御筆獎勞而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器械弗繕挺節冗費庀工徒悉掬爲之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急士以不困郡東北有二谷水挺作二隄以捍之紹興二年水暴發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復增築長隄民賴以安詔問備邊急務即建增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四年春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勳閥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輒降答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璘嘗對孝宗言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歲時問勞不絕被遇尤深厚光宗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太尉昭信軍節度使以叛誅見別傳

論曰劉錡神機武略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泜上之軍無以過

焉或謂其英槪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同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矣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狃于常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爲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考證

吳玠傳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臣人龍按張魏公三戰本末略浚謀大舉召端問之復謀之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此數語乃張浚謀牽制金人之本意張浚吳玠等傳俱不載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顯忠　楊存中　郭浩　楊政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實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庭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閒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度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趐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讎夏主曰爾能為立功則不斬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㖫訛為陝西招撫使顯忠為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㖫訛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㖫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㖫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為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州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皐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勑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又賜田鎮江以崔皐董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顯忠為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虜失顯忠遂各以軍還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韋永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擠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退保和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和之雞龍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事在允文傳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

平江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橫山澗與金射鵰軍戰統制頻過重傷韋永壽死之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弒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爲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擢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卽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褎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六月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擧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狥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淸涼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揚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荔澤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屍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擧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乾道改元乃還會稽復防禦使觀察使浙東副總管賜銀三萬兩絹三萬匹綿一萬兩提擧台州崇道觀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衞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提擧興國宮紹興府居住歲賜米二千石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擧萬壽觀奉朝請入見給眞奉賜內庫金再葺前所賜第賜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閒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祖宗閔永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興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砦金人來攻亦死於難存中魁梧沈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爲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羣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諸道兵勤王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府守臣梁楊祖以萬兵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閤將於後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衞寢幄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閤門祗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帥將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遷榮州刺史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還貴州團練使尋爲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

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多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會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進至筠州賊帥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袖勅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曰宿衞乏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衞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癃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寖修三年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六年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世忠圍淮陽從俊乞張浚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猊戰于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廬去浚遣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聞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輛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請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也不允七年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酈瓊諸軍不果行語在王德傳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欲即擊之或以爲不可存中不聽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參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拓皐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錡爲判官王德爲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州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諜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盡錄拓皐之功而揜濠梁之敗也十二年徽宗梓宮攢永固陵命存中都護竣事拜少傅以保傅爲管軍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與武人亦知樂徇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

恩數視樞密使。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統制官，獨荆襄無之，請于朝，於是荆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巖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删定官陸游、司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爲言。三十一年，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爲御營宿衞使。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會駕還，以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撫使，給舍不書黃，命遂寢。未幾，仍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媿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陛辭，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帝親札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楊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與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諡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爲之出涕，賻錢十萬。

高宗假借諸將，督存中尤深，嘗曰：朕於存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濠巖之役，親筆戒之曰：若不便進，當行軍法。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兵權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衞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爲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于朝，宗閔諡忠介，震諡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奏爲統制官，後爲名將。嘗以魁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築室焉。又葺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倓，工部侍郎；倓，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隴干人。父任，三班奉職。徽宗時，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敵據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腋，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是知名。累遷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時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帝問西事，浩曰：臣在任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正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爲語汝將，曰我郭浩也，欲戰即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之東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能犯。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浩爲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隙而動。浚不聽，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

抵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錄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縊梁洋入鳳州攻和尙原浩與吳璘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饑民相聚米倉山爲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尙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興軍路經略使金州殘弊特甚戶口無幾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畫頒示諸路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以直達九年改金洋房州節制金人還河南地以浩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炤行關中辟浩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軍馬十年拜奉國軍節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興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璘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鎭賜以御府金器鞍韉仍官一子文資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文資帝嘉其意別與一子閤職是歲分利州爲東西兩路以浩爲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　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諡恭毅淳熙元年賜立廟金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爲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尙原又攻箭筈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戶一酋長二遷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雞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日數十合士卒無不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遂擊之獲萬戶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尙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二年金合步騎數千柵魚龍川口政帥精兵劫破之升隴州團練使移知方山原軍儲芻粟在其中三月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政擊敗之選知鳳州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玠戰關下凡六日改明州觀察使四年撤離喝裒精兵十萬欲道仙人關入蜀至上奢田玠築壘于關外政曰此地爲蜀阨塞當堅守時出奇擊之玠用其言金人變態多端政隨機應之連日百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得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還授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五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乘機牽制至秦州一戰而拔撫定居民秋毫無犯改經略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鎭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敵境間遣人省視之母惟勉以忠義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十年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府城南砦敗之獲戰馬數百母卒起復遂帥師趣寶雞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鳳翔之捷政奮不顧身功效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十一年秋金將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璘郭浩會于仙人原世將授以攻取之策政出和尙原浩出商州以爲援璘駐秦州政引兵夜入隴州界遂趨吳山與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戶通檢于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成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及入見條奏詳明帝善之十三年還鎭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年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爲修復漢江水決爲害政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休兵十餘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爲吳璘裨將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中權譏構廩遺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阽禍

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王德　王彥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皋　胡閎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閒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古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陳不介冑知爲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授武略大夫三年春還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傳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遲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寘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徇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鎭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彊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褫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褒賞特異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鄉來纖介不足寘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是冬知鞏州熙河蘭廓路兵馬鈐轄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爲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桑根擒女真萬戶盧孛一人千戶十餘人五年改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殿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穎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溫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溫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俊會于城父時叛將酈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

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皐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師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琦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荊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祗應爲清河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數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閒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京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彥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彥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爲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既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檟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鬭賊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入侵浚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撒離曷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康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荊

南府。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彥以岳飛嫌隙。凌奏彥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鎭江。聞母喪。上疏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趣入對。遂以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彥因遣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鬭於市。言者論其軍政不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卽召矣。九年。卒于官。年五十。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徙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與金兵遇。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爲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卽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內。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卽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州。勝先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鎭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鎭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昃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過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鬭。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尙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始知勝之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眈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寶知金舟將遁。復以兵登舟。備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檝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俟王師至卽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人艤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譟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絹爲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寶旣捷。勝亦還州爲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砂巷。列陣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濠險臨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勝軍以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黃土坂。勝

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奏功，授閤門祗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峿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自新橋關子門砂堰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距海州爲長垣，包州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恆如寇至。方糾集遺逋，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初，亮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鏁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匱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于朝，悉如所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舟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爲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遽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爲殿。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遣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子蓋先帥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王師出，勝親邀於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轄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還。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譖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幟障弩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翼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

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進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時淮南未平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廟賜號褒忠仍俟事定更祠於戰沒處且令有司刻木以斂葬于鎮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郎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使者過淮東始得其詳還言于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兩鎮節鉞沒入家貲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爲寶和仲誘隸別屯及撤戍隔絕者尚五千餘人入京口屯駐前軍郊添差揚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優異又曰人材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詔郊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有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爲成報讎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飛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至万俟卨誣飛使子雲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證具獄語在飛傳憲坐死籍家貲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屢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牛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皐聚衆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充留守東京皐討劇賊楊進于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榮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皐十餘戰皆捷加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爲同統制兼西京南路提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皐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又與孛堇戰魯山鄧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僞齊乞師于金入寇皐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敵兵悉衆來伏發俘其酋豪鄭務兒遷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遇敵戰輒勝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皐隸飛軍飛喜甚即辟爲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僞齊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州飛遣皐行裹三日糧糧未盡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卒五千遂復隨州李成在襄陽飛遣皐以騎兵擊破

之復襄陽金人攻淮西飛遣皐渡江自提兵與皐會時僞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皐遙謂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戸五人百戸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中侍大夫從平楊幺破之幺技窮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仆皐投水擒幺飛斬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加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渝盟飛命皐出師戰汴許間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皐兼提舉一行事務宣撫司罷改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亟歸語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曾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初檜主和未幾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賜飛從便措置飛乃命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潁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廟董先姚政捷于潁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潁昌淮寧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皐及傅選捷于京西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心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懷衞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

胡閎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擢知兵科閎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金人圍城閎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閎休欲結義士劫之何㮚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閎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閎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閎休作致寇弭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爲招討使飛辟閎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照德安太守

論曰王德素有威略番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堅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爲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冤死悲夫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張俊 從子子蓋　張宗顏　劉光世

王淵　解元　曲端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太及河朔山東武胡羣寇功最進武德郎靖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守命制置使种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爲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諜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爲兵馬大元帥俊勒兵從信德守臣梁揚祖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從高宗至東平府時劇賊李昱據兗州命俊爲都統制討之與數騎突圍挑戰諸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練使尋加桂州防禦使中書舍人張徵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開啓乾龍節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帥謁香劫以叛羣議集諸軍屯備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遂徙州治賊術窮黎明引軍北遁俊勒兵追殺之進徐州觀察使高宗以俊忠勞日積還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卽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權秦鳳兵馬鈐轄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青于鎭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于鎭江既而敵掩至已逼近甸俊亟奏飭甲乘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俊擇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三軍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鎭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鎭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朮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卻其將党用丘橫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呼人至砦計事俊令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惰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後七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未幾江浙羣盜蠭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羣盜命俊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受節度六月改御前五軍爲神武軍俊卽本軍爲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彊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梟惑中外圍江州

久未解時方患之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閒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來擊以午為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宜乘賊勢已衰當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俊未拜親詔已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閒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使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憑奉新失險之敗據石矢坡漲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眩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先是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為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為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逕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程師回張延壽以獻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併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與張宗顏王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閑挑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秦檜奏臣嘗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罷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圖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三路都統自東南兩京分道來俊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留統制宋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為諸軍先士鼓譟而行敵已據之德率衆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關俊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皋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議賞宿亳功俊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淵六人同日首受上賞俊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三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賜宴備以教坊樂部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師以其姪倩壻子孫官使子壻為安德軍節度使其他子弟遷秩者十三人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甚帝於諸將中眷俊特厚然嘗敕之者不能口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興土木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歛以一品服帶賜其家之物追封

信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子仁

子蓋字德高父宏膺募從後軍河上金人破開德府宏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討苗傅補承信郎累功遷武功郎紹興六年劉猊大舉入寇過定遠縣將趨宣化窺淮詔遣使會劉光世軍勦之子蓋從俊擊猊于藕塘授閤門宣贊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與復宿亳功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廬州攻含山縣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子蓋從王德馳入和州金人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俊遣子蓋與錡會大戰於柘皋敗之軍勢赫張兀朮復攻濠州子蓋又敗之于州梁橋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二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爲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衆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謂麾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遣統制張玘略陣玘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金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即位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子蓋受命還招金大將蕭鷓巴耶律造哩將其衆來降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恭壯子蓋從俊征討藕塘柘皋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顏以父恩補三班借職監鄜州酒稅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爲統領從俊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顏夜襲其城明遁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顏破其前軍盜楊勍破松溪命宗顏及李捧陳思恭討之宗顏次浦城不進勍又掠建州宗顏趨南劍州與勍遇遂歸盜猶未平轉言已擊退侍御史沈與求劾宗顏三將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敵貶二秩從俊討李成與成將馬進戰玉隆觀敗之還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遂加沂州防禦使繼以兵襲擊淮北復還崇信軍承宣使宣撫司前軍統制僞齊入寇詔張俊解淮西急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俊合擊宗顏自泗州爲後繼與猊遇于李家灣大破之橫屍滿野猊僅以身遁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弟也紹興九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度使諡壯敏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陞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慶爲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時有事燕薊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將郭藥師降除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虛趨燕以光世爲後繼光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三官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光世討之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縱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復承宣使統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間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險阨光世據之敵至敗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闕范致虛傳檄諸路議引兵會之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以爲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兵至具言京城事衆懼光世矯以蓄官來自汴京謂二帝決圍南去衆稍安進屯陜府致虛欲會五路兵進與金戰光世難之別道趨虢遂至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都提舉王即皇帝位命爲省視陵寢使尋爲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望其陣曰官軍不整可破也時湖水涸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其後軍破之遇復東下又追擊於江寧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

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傅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鎭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爲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鎭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光世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傳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傳僅以身免逆將苑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之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詔毋入光世殿門光世始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馮檝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儻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邵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命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鎭江府光世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鎭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詔別除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右諫議大夫黎確疏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韓世忠張浚兼領浙西制置使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任三帥需求遂罷世忠俊兼領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顧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鎭力守通泰光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因刱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砦去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眞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使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眞揚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衆苑宗尹言光世軍多冗費請汰其罷軟者帝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庶幾不疑光世以枯秸生穗爲瑞聞于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給錢糧增將吏皆從其請仍給鎭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爲軍中一歲費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鎭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光世之來以繒帛方物爲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與求以爲不可命還之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將出視師首言光世兵冗不練乞移其軍還闕帝曰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頤浩至鎭江光世軍果告乏頤浩奏光世軍月費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措置鎭江酒稅務助其軍費又罷織御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光世奏部將喬仲福靳賽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光世固乞轉行給事中程瑀持不可又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鎭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世忠既至鎭江城下猋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己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錢十萬緡劉豫將王彥先擁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酈瓊屯無爲

軍爲環慶援賊乃退光世奏鄜延李份充閤門祗候言者論其捗私罷之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乃移書二帥二帥皆復書致情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還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讎復論以光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並封其三妾爲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會改神武軍爲行營護軍以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晟破之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爲後距劉猊驅鄉民僞爲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廬難守密干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酈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遇金將三戰皆敗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家子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還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公輔又言光世雖罷而遷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賜第之命帝曰光世罷兵柄若恩禮稍加則諸將知有後福皆效力矣卒賜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酈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陝西宣撫使弟光遠疏其短于言路如淵時爲中丞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爲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疾革乞免其家科役中書舍人張廣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諡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遇寇自賁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畜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能藉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後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屢有功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遠砦諸羌入寇經略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與師城溼州羌悉衆來爭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州城移同總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砦坐法免宣和五年劉延慶討方臘以淵爲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甚淵諭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爾逆戰而僞遁我以強弩伏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追之伏弩卒發應弦而倒逐北至淳安賊據幫源峒遂圍而平之授閤門宣贊舍人權京畿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契丹重兵壁盧溝南遣淵等數千人護餉道戰敗爲敵所獲已而逃歸猶以出塞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楊惟忠辛興宗破羣盜高托山等遷拱衞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爲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河東北宣撫使范訥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爲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衞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紿謂曰參冢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康王卽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羣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爲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如揚州授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時羣盜蠭起以淵爲制置使平杭賊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趙萬於鎮江誅杭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揚子橋期年羣盜略盡遷鄜德軍節度使惟趙萬陳通等已招其降而復盡誅之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淵與內侍康履從至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

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言戎器全缺兵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奏事簽書仍解都統制以慰衆心先是統制官苗傅自負世將以淵驟用頗觖望劉正彥嘗招巨盜丁進亦以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傅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遂成明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淵爲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錐刀我何愛爵祿曷若爲富商大賈邪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以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羣盜多殺降與康履深交故及於禍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諡襄愍子倚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踈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爲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大將韓世忠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酋長墜馬餘皆遁去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傅劉正彥之變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賊勢既衰擒于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歸路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鉤扳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繼從討閩寇范汝爲轉討湖外諸盜時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元獨跨馬涉水薄賊砦四顧周覽賊因山設望樓從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壯銳于四山視其指呼而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爾若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遺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僞若降者金人稍懈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卻之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略地淮陽至劉冷莊騎纔三百當敵騎數千元揮戈大呼衆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衞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信保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砦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柏林堡斥堠不謹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懷德軍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略使席貢疾柏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使統制官建炎元年十二月婁宿攻陝西二年正月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金游騎入境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義兵已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召端會雍耀間端辭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龍坊端又稱已奏乞回避庶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爲援三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鐸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督戰已行會龐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十一月金

諜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爲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是以未敢卽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自分猗城而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知鳳翔府王𤪌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卽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己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王𤪌將兩軍在慶陽端召之𤪌不應會有告𤪌過邠軍士劫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𤪌謂中孚曰𤪌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𤪌已去遂遣兵要之不及而止初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吳玠襲斌擒之端自襲宗諤殺之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辨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爲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備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一事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兵一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況金人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浚爲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貶劉錫浚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敍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元年正月敍正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

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善終，牖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蓋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淵以總率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況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焉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冤，蓋亦自取焉爾。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考證

曲端傳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於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臣人龍按張魏公三戰本末略金婁室與其副撒离喝及黑峯等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金引衆來犯又爲端所敗今本傳止云玠小勝竟不及端之敗金一語是蓋欲甚端之罪曲覆張浚故耳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王友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呂祉　胡世將　鄭剛中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請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徧諭州縣勸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措轄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尙在楊州久不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犄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任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旋與敵遇相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審金主亮已斃所過乃歸師悔不襲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金陵賜金帶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恥前功不遂自陳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鎭江都統司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逕背敵陣因其輜重扼歸道橋左右枕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邊宣諭使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即行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鎭江御前諸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衞上將軍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攜二女自淮而還錫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諸軍統制請祠手詔慰勞四年繇京口入覲進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事還侍衞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帥李顯忠屯金陵友直奏馬軍道塗轉徙困斃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轉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閱于茅灘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燕射咸預曉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宮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浙姦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爲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爲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必能事者迺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尙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爲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佐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尙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忼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畀勝與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柂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

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鷹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岸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甚衆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禽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爲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遺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爲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爲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韐爲真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襲兀朮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爲樞密使詔進閔棣州防禦使殿前遊弈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糴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劍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兩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奄歸已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敵出不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旺軍回駐鄂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喏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勤護送時虜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積諸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衆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閤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爲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尋慶遠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江諸軍九年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一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授河北隊將戍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援京師建炎元年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閤門祗候俊置靖勝軍以密統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金兵陷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露立水濱麾舟濟之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元年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成進皆北遁賜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張莽蕩尋詔入衛十年金犯亳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犯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竹間敵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宜州觀察使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寇朱明暴橫密授張守忠方略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明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獎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密再爲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徹禁旅防守密不爲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爲醴泉使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韐之長子也宣和末韐帥浙東子羽

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給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京城不守韐死之既免喪除祕閣修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尙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鎭撫使戍金州二鎭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鎭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鎭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撤離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詔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勵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乏糧故令子羽見玠論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酈瓊叛張浚罷

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淸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珙自有傳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篤教之異時卒爲大儒云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爲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起湖南北爲荊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踰年盜平進直秘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辟祉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荊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郵金既陷漣水破山陽盱眙遂犯承州祉上章言宜遣兵爲世忠援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鎭江祉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還吏部侍郎劉豫分道入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祉獨抗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祉馳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酈瓊爲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祉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闊略況此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忠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閒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爲寇閩以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遷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鎭江府入爲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卒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鎭江未幾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饟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措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璘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未幾瘍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卒年五

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
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祕書少監
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爲川陝宣
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
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
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尙原剛中恐敗和好以和尙原自紹興四
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尙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
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閬閒及胡世將代吳玠
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
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至卽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
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卽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
檢校少師來謝語閽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
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蠲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
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
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
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
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州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
興元命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命璘爲安撫而
命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
監爲紹興監時軍已罷移屯內郡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
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
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
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
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奮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
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搴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
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殁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宋史卷三百七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澥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爲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進慶國始時中嘗爲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及贊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圜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脩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即位召大臣決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言朝廷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中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報於是以綱爲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爲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道之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爲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爲平價適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穎昌府民有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爲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以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庫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爲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爲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語聞于朝起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警輒閉城以兵自衞處仁至即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遂安徽宗賜手詔曰金人雖約和然狼子野心易屑以變有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籙宮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爲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爲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衞徽宗東巡貫既貶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洶懼或請爲備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爲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迎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爲右丞言六曹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不能決乃申尚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聶山爲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爲道君太上皇后壽雖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爲陛

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言事
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唐恪耿南仲尋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
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
宗卽位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于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
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及爲首相無大建明方進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
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爲防秋計處仁謂
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
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
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
再謫靖康元年澥爲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澥奏罷
之金人要割三鎭高宗自康邸出使除澥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尙
書左丞金人犯闕詔宗室郡王爲報謝使澥與曹輔以樞密爲副留金營三日
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張邦昌僭位與澥有舊取之歸以澥
康邸舊臣命爲奉迎使爲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
言者論澥嘗汙僞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澥爲文
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死妻子流離澥力振其
家及入諫省奏官其一子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勖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
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
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
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
宰相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
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
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
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

之粘罕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
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惡
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
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
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
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間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
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
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
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官其
二弟一姪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
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復請
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
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
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
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
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
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
宮也豫脅取不已會迓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
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
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
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己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既見
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
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
館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閤門事藍公佐爲之副申問諱
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爲設宴三日

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句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倫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倫有雲中故吏隸兀朮者，潛告倫，倫即遣介具言于朝，乞爲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勸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爲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諡愍節。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與燕雲之役，引女直夾攻契丹，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法，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爲我蕃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持卞莊兩鬬之計，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离不、粘罕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即與虛中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爲遁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是日報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即命虛中草詔，略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古與秦鳳帥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下，放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與兵，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即往都亭驛見金使王汭，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鵝洞蔽地，冒鋒刃而進。既至敵營，露坐風埃，自己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

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年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爲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詔福州存卹其家仍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運判官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還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獷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撰宮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擿其字以爲謗訕由是媒蘖成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就焚死天爲之晝晦淳熙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且爲置後是爲紹節官至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氏有文集行于世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進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祕秉史筆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擿己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爲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荊襄川陝嚴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大淵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恥復讎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論曰以白時中之孱佞徐處仁之姦細馮澥之邪枉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綱異張浚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爲之定官制草赦文事富貴者大有閒矣卒以輕肆譏諷覆其家族真不知義

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朱倬　王綸　尹穡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爲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金將犯邊居民求避地倬爲具舟給食衆賴以濟未幾民告澇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守怒不能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橐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爲憂倬因賜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用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羣寇就擒屬倬鞫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爲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徼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建寇阿魏衆數千劍鄰於建兵愞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內迄平除知惠州陛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憫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爲倬設也既對上曰卿以朕親擢出爲部使者使咸知內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卿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嚴軍食率焚稿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金兵犯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者守備下則妄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珙之進用皆倬所薦也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即位諫臣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婺州臨安府教授權國子正時初建太學亡舊規憑吏省記吏緣爲姦綸釐正之其弊稍革遷勅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闕庠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且言智識淺昧不能知綸由此罷去踰年知興國軍檜死召爲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喜讀春秋左氏傳綸進講與上意合嘗同講讀官薦興化軍鄭樵學行召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吳玠神道碑稱上旨賜宸翰褒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參知政事陳康伯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竭告請祠上遣御醫診視且賜白金五百兩二十九年六月朝論欲遣大臣爲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爲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入金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爾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敵犯江綸每以守禦利害驛聞上多從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贈左光祿大夫諡章敏無子以兄緯之子爲後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與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游同爲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薦其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擬用西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罷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祈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

臺諫集議稽時爲監察御史以爲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盧仲賢出使爲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其不可稽爲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稽爲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二十餘人時方以和爲急擢稽爲諫議大夫敵勢浸張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稽專附大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稽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稽皆相繼竄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命銓與稽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符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爲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荊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召赴行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質劑未稅者搜抉隱匿得錢爲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陞太府卿孝宗卽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鳳州之黃牛堡吳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陝原環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秉政方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爲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札命璘退師之望既代允文宣諭使贊璘命諸將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領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中俄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守備不足恃爲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爲淮西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爲思退地也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爲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卽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罷爲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溫州尋復罷六年冬卒之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遇客至卽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內侍鄭諶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爲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制誥眞不忝矣緣其爲荊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荊南監軍崔潭峻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

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論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
才俊與曾幾呂本中游有詩集六卷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
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還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爲言苟不當不應
得還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
爲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
上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軍儲窘乏措置諸鎮
屯田與求取古今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詔付戶部看詳江西安撫知江
州朱勝非未至而馬進寇江州陷之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勝非
罷去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
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
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
不賢哉人服其言呂頤浩再相御營統制辛永宗樞密富直柔右司諫韓璜屢
言其短與求劾直柔附會永宗兄弟爲致身之資上遂出永宗而璜直柔亦相
繼罷黜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
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
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脩兵政助成中興之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
朝以繒帛方物爲獻上已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爲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
命追取斥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與求劾益
專恣請治其罪諜報劉豫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
賊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
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
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
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鏤金屏障什
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今康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
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己已下有
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勑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兼侍讀遂出爲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許之四年出知鎮江府兼
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
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決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之
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己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
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
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
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其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
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
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
出知明州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還知樞密院事薨
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敏
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年擢議禮局編修官
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
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久之召除著作郎遷起居
郎皇太子就傅命汝文勸講除中書舍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黃庭堅游不可
當贊書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自辨罷未幾起知陳州召
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命同修哲宗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
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
遂命如舊制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
黜汝文出守宣州召爲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
法盜販者衆有司窮治黨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禁私商不詰所由欲靖民也今
繫而虐之將爲厲矣悉縱之密歲貢牛黃汝文曰牛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
輸財市之則其害不私於密上從之欽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
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卽位赦書上供常數爲後獻利
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

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州歲起之額蓋與越州等杭州去年以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尙如舊今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上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荊南不從紹興元年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時秦檜相四方奏請壅委未決吏緣爲姦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遲者懲之汝文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怒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爲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字子尙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爲金人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太宰李邦彥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夷虜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爲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庶爲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修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𤫊既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宣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杖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兵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淸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端與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延安語在端傳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王𤫊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歸遂以軍付𤫊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尙倚端爲助庶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愛其身者端怒謀卽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趣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荊爲可荊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卽日還本部尙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乞遣重臣行邊遂命庶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閒庶壯之庶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趣庶還庶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

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諡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遁戶部受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寖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爲沮撓責監南劍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無爲軍靖康初召爲兵部員外郎高宗即位除左司員外郎辭未幾起直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罷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連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請論大臣勿廢都堂公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炳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從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力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末與趙鼎爭然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爲異己王庶論都荊州當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蓋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修又豈多見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子适　遵　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

弁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舟、五臺僧寶眞、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累遷樞密院編修官，歷開封府儀、工、戶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宦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部。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爲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梲與望之再使斡离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爲辭，遣蕭三寶奴偕梲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梲再至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夜劫砦不克，斡离不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

恐懼涕泣，王不爲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之詣國王砦詣閤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爲戶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論王雲之冤，帝爲感動，復雲元官，與七子恩澤。尋兼主管御營司參贊軍事。論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宮，起知宣州。踰年，以言章罷。紹興二年，會赦，復徽猷閣待制致仕。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辭。帝謂大臣曰：「望之，朕故人也。」於是升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官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爲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早頒恤典。邵併攜崔縱柩歸其家。升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因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孝覽、孝曾、孝忠。孝曾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知爲邵子，尙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尙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衞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汴涸，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璹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

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伍萬石頤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唶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璹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投附人何爲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決不蹈其覆轍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尙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眞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爲中京副留守再降爲留司判官趣行屢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試蓋欲以計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尙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謬洪尙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鍔大理獄尋流賴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鍔爲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

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數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諡忠宣皓雖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皓賙之苑鎮之孫祖平爲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爲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甫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爲台州通判垂滿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皓還道卒服闋起知荊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宅州代貢禮物闢試闈以復舊額蠲官田令不種者輸租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弊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復遭金兵今各懷歸而田產爲官鬻請聽其估贖之及亮斃适上疏曰大定僭號諸國未必復從宜多遺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卽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二月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衞官詔討論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爲之故國史以爲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飾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滅秦之患乞如閤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遙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塡委咨訪酬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爲賀生辰使金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塤久厭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塤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伋復召莫伋擢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卽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既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今每州止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諡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子九人槻梲楷槮櫃桴楹楝栝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擗號既葬兄弟卽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以皓遠使擢爲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卽入館自遵始宰相秦檜子熺爲官長譽致爲人輕重遵恬然不附麗二年弗遷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之復入爲正字八月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密薦爲御史方賜對而父訃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韓璹同出疆璹仕於劉豫以妄殺兵官爲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

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顯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爲道誇語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今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實自遵始又因面對論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復舊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皆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逵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勳臣子孫多躐居臺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遵曰侍從朝廷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爲盜賊望揭牓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爲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爲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勳爲州縣之害聞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爲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閡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遴重複或同時一軍而巧爲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攙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勑牒即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爲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也乃止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

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爲秋衍一以爲二使擠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可爲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爲解淹引日月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尙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爲言遂丐去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命其尙書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檝皆遵供億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爲多車駕幸金陵禁衞士丐索無藝宅郡隨與不饜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朝廷慮商船爲賊得悉拘入官既而不返並海縣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蟄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宜指陳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爲之屈謂宜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璪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璪以嘗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盛德圩田壞民失業遵爲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闕築且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狎至黜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忿則別治溧水永豐圩來調丁米木數甚廣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流移勸分乞糴如自封其股以充喉不暇食況

能餽他人腹哉執不從楚地旱旁縣振贍者慮不早施置失後先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閭戶孳籍而廩不至遵簡賓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于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戍兵乘時盜利曹伍剽于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衞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砦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需班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揭牓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概庾人不能輕重其手偏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宮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謚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爲勑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謚邁曰淵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讐之意不用吳璘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之邁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鎭江聞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遑遽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人心動搖不可還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閤門張掄副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名稱以何爲正疆土以何爲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辭上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己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丞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据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曦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諜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書黃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偏況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爲有嫌詔樞密院凡已被制勑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黃以示重出命之意報可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

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百姓恟懼邁不爲動但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衆皆聽垂槖而入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鄰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葬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衷刃篡獄者久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總之爲八百三十七所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牓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唳鬨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泇曰鹽城曰寶應曰靑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樁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鎭宜築二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淮湛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爲朕正之邁再拜曰敢不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三百有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觀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觀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考證

洪晧傳晧子适檜死晧遷道卒○臣宗楷按晧傳卒後一日檜亦死則晧之卒在檜前不在檜後也此文似誤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迨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尙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尙去讒節欲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權寘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授鎭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卽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籯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儲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丐祠歸數月病卒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尙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

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眾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鬭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衄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

亥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世宗爲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勳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還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齊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於虜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苑棠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錐錐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槻、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居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卽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戶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卽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捃摭細故，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己爲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殿前司強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橫者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爲中丞。初，遣報王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奏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乘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尙書右丞。迨未冠入太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肆不受令。迨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軍轉運。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轉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鎭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即日召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爲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鄂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太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温、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爲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此所支闕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汎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也。」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我三京，命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爲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庾失於行禮，爲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於金人。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年，權辟廱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詷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

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捄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閱官數月局罷出知鄢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寘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禁者十幾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與官吏坐縻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刱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幷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此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及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幷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偏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幷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榷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設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資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瘵丐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荊襄川陝六年罷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川兩

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於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閬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凛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考證

胡銓傳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流辰州○盧溪集傳胡銓忤秦檜謫嶺南廷珪送以詩語且譏檜坐流夜郎檜死得召還除國子監主簿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事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實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偽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呂好問莫儔李回是也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為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為善言其弟昌辰改為知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庭執政馮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為中書舍人臺諫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願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者但苟祿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為臺諫侍從上以為然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為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遏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為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令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弇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內侍陳良弼肩輿至橫門外開封買入內女童肅連章論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其祿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故併三省盡依祖宗法及建極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為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還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使入貢邴為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即位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即位復徽猷閣待制踰歲召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

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卽詰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邴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瑴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瑴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宫往豫章，命邴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宫。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鄰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卽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爲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皐、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尙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卽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愼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卻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爲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事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綏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爲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旣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衞、講軍制、訂使事、降敕榜。大略謂因秋冬之交，閱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衞單寡，乃籍五軍以爲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衞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僚從衣糧，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遽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宜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爲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爲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邴閑居十有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諡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尙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闢康習

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爲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滅年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還遙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武義大夫躐上遙郡刺史名爲遷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秪緣捕盜微勞遂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還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卽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爲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珏爲貳賜康褒詔許緩宰執班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康與珏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爲敵人追迫責授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權爲監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維揚黏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疏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闕命卽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爲圖之上惻然除起居郞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邴分爲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而勝非竟罷攻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紜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爲一上幸建康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時方拜浚爲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廬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爲難行議遂寢六月久雨恆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說曰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

於禍亂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斡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僑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創平已久公私困斂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入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皆金人或借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詔諸將渡江追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控禦諸渡上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荊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棊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將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鄂岳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州殿最嚴賞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閩自范汝為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請于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彊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郡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為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擅度支為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諡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

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侍郎張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謫籍中召入直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晉官團練使王繼先以軍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繼先以計換授既授之後轉行官資除授悉遵更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四年遷御史中丞直柔請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爲職不當薦某人爲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遲爲太常少卿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員外郎爲之而無三丞爲之者中書言非舊典時直柔爲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祿官三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爲例紹興元年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范宗尹曰太母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然人亦不以爲非哲廟與上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潯州酒稅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輯遂寧府人爲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輯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說傳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稚襁之子且前日名爲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爲國柰何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劍大怒輯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論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輯還約浚至杭浚復遣輯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俾改既又復傳書諭言其罪輯至傳黨馬柔吉詠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輯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輯會浚移爲書遣輯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傳等見之喜輯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傳等始懼輯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宜復爲大元帥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勝非令與傳正彥議皆許諾輯又請褒傳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輯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官爲荊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爲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爲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盡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論吳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浚去相位康國乞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論曰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

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觬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常同　張致遠　薛徽言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呂本中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辟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不能自振朕甚憫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爲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蒂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今國家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很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能相爲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狀乞先黜責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僞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曆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摭實刊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訢于朝命罷彥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

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樁錢民不聊生上爲減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爲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爲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爲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爲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賊賂陰與之通致遠諷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株於是捕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爲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劇盜曾袞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斂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尙以爲疑白鼎奮處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罷榷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合爲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戶部講究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爲戶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應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爲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忠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爲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還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匹特與遺表恩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瓘之諸孫有文有學自瓘在時器重特甚垂若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大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賜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尙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

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爲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褫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矼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方尙王氏新說矼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赴闕詔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變矼因轉對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嘗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銜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諛者謂非災異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長人軋己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廙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矼言內侍出入宮禁而很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詔令禁內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廙杖脊配瓊州遷侍御史賜矼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駮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矼首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矼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將力圖攻取會金屢敗遁去使亦不遣遷祕書少監矼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矼充館伴使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賊豫爲金人所立爲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道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爲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既欲爲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父憂免喪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提擧太平興國宮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祕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擧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側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至請誅僞黨使叛命者受刀鋸

門郎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奮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稾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穉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憂服除召爲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秘閣主管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琮失料曆上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者上見繳還甚悅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所見第言之監階州草場苗亙以贓敗有詔從諫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諶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滸將以有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諶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沖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諡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忠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

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爲永慨矣。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弟法原　陳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矣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入爲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祕閣爲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勑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賚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鏤板偏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莫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爲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諲罷以素爲李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爲亂縱火掠市出瀏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彥卿等進及攸縣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宗室成中郎韋之棣東壁子諲巡城顧謂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韋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巷戰又收潰卒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荊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得刈穫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己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江東當餉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光世軍合淝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淝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於此時

宜卻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脩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澧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宜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于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閑十五年號所居曰蘇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爲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卻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衞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爲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爲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塡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決察吏職鐫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冑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劫中其砦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聞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邪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爲誓幷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鬬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作有旨脩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臥內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莫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
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
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
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
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
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恕耶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
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衞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
王之師一至淩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
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比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
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急恆寒
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
寘太廟於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
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
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
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
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為發運
使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錄黃
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衞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
營壘召諸道兵以為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
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
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
職除知溫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知臨安府復為中書舍
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倘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
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
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
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
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
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愨許景衡歿
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
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
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
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耶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
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耶以至賜姓氏改　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
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
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
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
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
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
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
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
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
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僞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
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拔試攻者踵來雖君
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
道以饕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
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
其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
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詔牓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
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復右文殿修撰二年詔
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諳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
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
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

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鮮好務末勝本初無鬭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僞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秪辦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號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爲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爲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閣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脩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溫州時葉濃陷建州揚勍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辟爲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煇言知原爲政乖謬詔復爲都督府參謀官章再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爲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爲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爲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𤫩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𤫩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倍重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爲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桷字季壬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政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桷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脩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爲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桷以爲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繳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

參酌取中，並爲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太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椅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椅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椅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倘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椅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秘閣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椅寬洪醞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承嘉爲寓里士之舊，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椅以立嫡之舊，爲人主所知，出入頻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爲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既榷官茶，復彊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璆至，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脩撰知吉州。江西兵衆剽悍，璆始視事，有相挺爲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圮，璆至，首命脩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田萊以荒，璆率都刺史合力脩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聞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爲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有姦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孫一人。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居官所至有聲。在虔南，止其帥孫竢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戶，而仕者誣訴之，賚恨以歿。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聽，言於刺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歿者三百五十五家，蠲歲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

鏞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鏞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慣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擯母撫柩嘗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戸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登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朱邦傑學成未有薦者推使先就陶閱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己足矣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爲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言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弟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謚曰寶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隳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爲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寘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爲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爲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爲司勳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僞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爲龍德宮都監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勑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趙令畤應詔薦之復召爲刑部侍郎爲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鎭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禎守禮知變李璆爲政有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訹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衞膚敏　劉玨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弟寧止　胡交脩　綦崇禮

衞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斡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卻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為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還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還衞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斂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頗興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閹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論。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膚敏知貢舉，有進士向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遯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

頃嘗三為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太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大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蹈襲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願有以慰塞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為尚書主客員外郎。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珏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或賜劍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從等官扶侍於殿上。如請帝坐，即宰執等退立西隅。還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珏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冊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遣韋見素就冊之，宜政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以為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乂，詘虛誕，戢內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俟太平也。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祇候之班，勢若可緩，亟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為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為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為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嘗度都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珏書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童貫大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為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宮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安扶又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衂，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為綱遊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復召為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為衛。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為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戶部尚書，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愨諭旨，珏論如初，詔潛原提舉醴泉觀。還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為營造寖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為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藉藉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堅，忠厚辭，亦換武階。還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為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珏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陜、江淮守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荊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

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譁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聞衢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穡，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自劾，踰禎侯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縣官，爲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爲職，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己，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爲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爲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爲盜，斷壽閭，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苑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爲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柟、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遘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因得還，真爲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皐入寇，晦用教授孫邦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皐，皐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

安撫使遍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雖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彊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爲邊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爲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宜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頹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歟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並緣爲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還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瀔李梲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路提點刑獄爲祕書少監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仕僞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雖可爲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爲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爲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沖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爲帝歎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藁五十卷子繼哲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爲浙西安撫大使司

參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爲發運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爲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祕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爲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藁十卷

胡交修字己楙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衞湖廣帶吾脅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擧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肯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董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之故乃以祀屬吏祀擬爲交修所譏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修無所挂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爲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真贋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illegible]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覽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諤諤也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自置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脩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爲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

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方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時河南新復交脩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為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卻私覿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月卒交脩儀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脩始交脩裒次為書號曰世綠綸集以侈一門之盛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脩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歟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濰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兄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及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為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擢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鄧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犯難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尙寒同列推重除試尙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擾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一如當日既盜息復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為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遴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敕崇禮所建明悉書焉令兼兵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諜傳金人併兵趨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效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深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勠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詔自今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脩撰時有旨重脩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脩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脩定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提舉編脩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脩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事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脩纂崇禮取而奏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違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效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書列于屏俯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楊沂中屢捷高宗將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來守方面顧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遂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備舟艦以扼海道疲心夙夜殆廢食寢及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警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為塵

新艷之行康僕寡欲獨單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
一時之英也中年頗剉揭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
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
矯詔下台州究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倚恩會崇禮已歿故身後
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其任保橫論嘗敘其文以為氣
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綱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
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
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觷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案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爲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買易犒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爲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重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㮚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脚次爲戰船小爲傳令皆可爲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盡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導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籍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衞之資有糧賦必濟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直孺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爲簡嚴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徹地祇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祇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羣祀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頃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復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誼奏比脩紹興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貫今在有司爲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牴牾欲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摭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爲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衞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僅以侍衞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衞之意脩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爲一衞合取萬人分爲兩衞則禁衞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爲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荊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

儀失職之弊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眞泗。今駐吳會，而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並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賈輻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明年，移守建康，復爲戶部尙書。誼奏屯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饋輸，非小補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爲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諡忠恪。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己私，即用仇家言爲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駽、駒、駰、驒、騂、騆、馳、驅。

韓肖胄字似夫，祁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爲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傅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爲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爲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爲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修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備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綱路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明當。吏部尙書席益歎曰：「援古證今，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爲姦，斂取百端。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强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爲姦，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綱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候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强，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强，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胄言：「女眞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喜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雖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稱攻戰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亙數千里，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計度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

遁貴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更相譽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畏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跡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舊爲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銳者使之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還之人分給之亦爲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胄胄爲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請當稱謝恩使胄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胄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氈車及頓遞宴設自胄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元穆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胄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爲蔡絛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竄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郡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権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張觷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觷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觷薦觷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觷嚴

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
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嚳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
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
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嚳深語嚳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
旦夕京斂容問計嚳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
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嚳後守南
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苑汝為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
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嚳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
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
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
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嚳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嚳曰
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
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讐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
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嚳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
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圜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嚳教之自築一丈
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
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秘閣脩撰卒
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
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其狀貌改校書
郎兼資善堂贊讀為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悅曰朕久聞晦名今乃
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咈時相
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會吏解
印斂跡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
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召為中
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

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㮚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㮚
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褒贈已大咈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不獲伸
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蹤古人宜詔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為虛
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在上
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為時用者又奏恢
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
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
工部尚書為韓肖胄副充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
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
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
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
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
民心三曰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
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
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
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為任使庶幾外閫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
人而已諜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
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
相救況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
督世忠光世守釆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
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
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
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
宮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十六年
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

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爲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卽眞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爲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及進過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爲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衞送太后至臨安命勛充接伴使還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時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趙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旣卽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幺蕩析植拔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以撫摩爲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將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脩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尙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卽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熺以戶部尙書居還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召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鷰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參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陛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尙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爲事民俗爲變轉朝請大夫直祕閣改知鎭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植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諡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黃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閤箋奏，尋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從行。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鬮，公裔諭之乃解。次磁州，軍民戕奉使王雲，隨王軍入州廨，公裔復諭退之。王之將南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三舅韋淵來獻傳國璽。時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尙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正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卽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適帝幸維陽，公裔丐去，潛善以爲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祐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脩玉牒，元帥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脩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己而求于帝，銜之，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卽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爲岳陽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既內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裔律身稍謹，不樹勢，不市恩，又敢與黃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云。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尙冑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尙程頤之學，何耶？張觷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況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耶？若李植、韓公裔蚤著忠藎，爲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爲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宋史卷三百八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子願附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祕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為事君之失懷險皦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為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為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鑾輿尚還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為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知溫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祕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冤亦人所難然紹興己未以後偏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沖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一授恩州司理參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燕雲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取屬邑丁籍視民產高下以為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眙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帥長沙辟為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為吏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論趙鼎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為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漸不可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閤門受旨升轉次翁言閤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

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㬇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聞邊警喜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秩不相遠漳州比興化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于拓皋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蹤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擅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虞副使王㬇貸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自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爲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爲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脩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皋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脩實錄同始贊和議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万俟卨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爲遷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己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卨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謫居筠州十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爲屬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脩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脩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秘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既專政召爲秘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曄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爲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韓擴潤色擴餘二三筆時愿以爲辭己訴于檜諷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閌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九成之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閌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會攻閌去廉州守臣言還客

李光作詩譏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橫傾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再移謫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卽數其害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曰陛下任相如此盡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康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爲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辭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尙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寘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卽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尙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保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爲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黃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秘閣脩撰知溫州朱巽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帝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者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傳勅炤草其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爲范瓊所害敢大受爲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產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爲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胡世將傳炤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導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卽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人嘗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澀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須變動四方當速召君子翦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謫臣曾開以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

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爲。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卽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爲陛下疎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旣以懷疑。卽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以爲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卽擢如淵中司。如淵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卽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爲獻。又言孟庾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爲相。盡隳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爲陛下別白之。於是出庾知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洶洶。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爲然。帝親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於愛君。庭臣將之還。雖曰議論合。而其迹終近於希進。今國論旣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時僞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過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爲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爲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戒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言。如淵入言路。卽劾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異秦檜。擠趙鼎。譖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偰似。

薛弼字直老。溫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內侍王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治。人嚴憚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草從之。爲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𤫉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鬭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爲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常平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甦。王彥自荊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

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閧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詰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遏桃源遠矣俊至則斬以徇遷秘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爲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英殿脩撰與將兩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章貢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以此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爲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爲非欲從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爲備檜怒風汝楫論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論其冤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長江之要革冗名賞籍以勸有功遷起居郎兼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寖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鄉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議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爲臺官中外悚懼多束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爲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頎顒頡頌願類皆有文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命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爲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守以賊去振獨爲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數奏數事皆中時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七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

浙西刑獄尋召爲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盡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求便豈不知朕有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爲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供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煒將上書責李光徇秦檜議和時振爲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煒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奢告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掊克卽先告檜謂振唱爲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掊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還成都父老懽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草之當嚴今繼苛刻非寬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昔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瀕江自父徽時見遺客與爭渡者每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饕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黃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逵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祕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㒟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己，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柩歸葬故鄉。既窆，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荊南府。荊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効，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荊淮曠土，畫爲丘井，倣古助法，別爲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脩而武備飭矣。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藉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爲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祖、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書市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還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嚮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遴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皐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皐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寖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墾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蓄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

以息瘡痍宰相擬袤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袤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袤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袤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秘書少監同脩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袤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袤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袤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尙離侍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爲之今以爲難不復有所爲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爲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爲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衞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參議還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爲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鸜鵒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鸜鵒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爲太常少卿還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帝欲遷趙令廳太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廳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爲承宣者不旋踵求爲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恃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彊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非是乞速如所請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

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脩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貢羅御炭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溫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据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卷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畝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爲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聖聽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嬴指揮紀綱敗壞馴至危亂正踏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既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毁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賚敗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毁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己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擢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爲自治自彊之策既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謫粘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如是澄媿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爲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竊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閤既退

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洺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脩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頤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己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喚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譏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卽可黜況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僞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懸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鄉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爲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閒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人舡王珦晝別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珦珦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珦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卽位議割三鎭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汭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卽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寖廣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宜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爲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會斡离不粘罕爭功故斡离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鎭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請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召爲司封員外郎還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祕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脩政局其目曰省費

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衙單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𤫊本無兵機今呂頤浩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為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即劾益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為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衄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己逐興祖魏安行鋟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佐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弗辯求嶽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官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軍需皷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為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褎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

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無功賞乎隆興元年眞拜工部侍郞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三嘉獎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帝用眞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三年闡請益力迺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物物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尙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鎭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嘗爲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出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還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祕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爲起居郞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溫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爲禮部尚書還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皷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郞官與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溫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五諡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鎭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

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嘗徙蜀。家於資州。逵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尙友其人。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即罷知舉王曮。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逵屢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目逵。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逵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爲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靳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閻安中。始逵未出貢闈。將擬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擬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逵書讀。逵不可。擬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逵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鄭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逵以疾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帝爲之抆淚嘆息。逵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逵一人。而帝亟稱逵不附麗。又謂逵文章似蘇軾。故稱爲小東坡。未及用而逵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信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張闡傳靈壁縣○一本作靈壁虹縣。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書爲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倘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洸特賜進士出身洸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燾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洸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科第不爲過乃與書行燾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洸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倘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爲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遷還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燾言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爲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爲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爲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爲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爲僞齊履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爲彼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爲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爲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吏部侍郎晏

敎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驟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爲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群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特以爲心腹信之如蓍龜今其爲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恥以思復讎加禮其使厚賚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彊以俟天時何爲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如淵曰建議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猶附會陰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苑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荊湖帥臣岳飛濟其役燾與士㒟道武昌出蔡潁河南百姓懽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兆燾等入柏城披荊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

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燾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環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倘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寢不用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俾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爲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陵積歲負內庫錢帛鉅萬悉爲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謬繫父逾年不決燾移大理斥其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

上知晉安郡王賢，欲建爲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方今大計」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土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早爲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還太中大夫，給眞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

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埏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諡忠定。燾外和內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歉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陛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爲其力，中獨不徙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illegible]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當惜不爲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爲秘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宮，必徙居，見邊宜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

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爲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還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十卷。諡簡肅。

孫道夫字太沖，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廱。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恥。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

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爲重鎭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秘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爲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爲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爲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士爭趨之幾與李綱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爲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閹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盜駱科起郴之宜章郴桂皆震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護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閑得崇道觀復爲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尙淸淨民安之黃巖令受賄爲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秘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悅授秘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命權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爲之人以爲榮吳越大水地震幾擧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韙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倘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擧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詰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爲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還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三仕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眞州司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

居舍人權中書舍人被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宮判南京國子監復爲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卽位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潁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虔寇訖事乃之鎭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臥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鎭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爲刑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廬宿衞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閎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閎慰以温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閎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閎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閎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閎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尙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閎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眞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閎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閎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閎言議論妄發實錄國事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爲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居閑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升黜卽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閎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閎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屬下郡得以無犯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荼務箭竿砦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沖薦召見論五事除兵部郞中七年遷右司郞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閤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荊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疏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酈瓊叛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帝駐蹕建炎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心因薦劉錡帝卽命以其衆鎭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朘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玠功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鎭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濤察沔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濤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己便民憂勤宗社疏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雖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嬪之譏臣亦恐復蹈媒孽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

錄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爲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荊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官劾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論王倫變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敘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令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爲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爲鷹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大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壘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還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爲心不宜於內侍細故更勤聖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倨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己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爲然詔廷臣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二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咈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

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戚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取或謂下詔罪己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鍔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既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爲腹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戍崤澠間以遏敵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承興帥范致虛糾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爲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己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黄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議廢絀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恆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實其後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輔經諷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師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建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冤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橫亂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思退罷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讒者間隙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為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褒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張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

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諜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姦人讒謀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罷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己即相當引共政俊卿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進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

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即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覿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懼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敝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覿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

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諡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宓有志于學終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宓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寖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荊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諜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

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
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
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
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
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
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
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
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
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爲
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
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
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
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
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遂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
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有萬戶者曰
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離陣恆以自衛衆
患之有蕭遮巴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
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
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鎭江奏收兩
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尋議回蹕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荊襄路宣撫
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
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爲然允
文至蜀與大將吳璘經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華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
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
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
不得吳璘遂歸河池竟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孚任古附和

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
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
書陳康伯康伯奉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
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難服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入可
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
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
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
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
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
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
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
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倨甚不
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王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
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
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
廷閱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
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爲
之跋陛辭復以所御鞍履及甲冑賜焉過郢奏築黃鶴山城過襄陽奏修府
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
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
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與洋義士民兵
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率之先官軍死亡略盡命利帥晁公
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
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遮巴以刷軍中
人爲言允文奏論三衙揀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遣道新襄縣之

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給敵將姜挺白折遵御札募鞏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僧往竟無成說時邛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劍倅獻羨錢五萬卻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諜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堪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爲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謂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聞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覿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覿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還良家子以備戰用初北界有寇降者擁衆數萬在商虢閒允文秉政日納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既而降謀覺金密遣人捕之棄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書諭允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爲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爲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苑汝爲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甌城遏賊衝比至寇黨熊志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苑黑龍破鄰邑閩帥張守檄次膺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彊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庾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顧敕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從巡江左飢寒殞仆願

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徯后之心。還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敕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願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懦兵。韓世忠男直祕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啓。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爲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爲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閒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爲其妻兄王仲薿敘兩官。次膺劾仲薿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㬇違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㬇繼其後。何顏見吏民。㬇。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責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蔽之漸。求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爲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茶陵爲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曰。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深慮。近覩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媕阿趣和。謬以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祕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閑卿於彊健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傳策士。且金人嫚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禁衞稀少。當過爲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集遺甿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爲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

北勢定。允文釆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鎭蜀。受命興復。尅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㳂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爲首稱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虞允文傳趙逵○按趙逵當是趙逵。然逵傳無薦允文之事。及考別本以舍人陸逵薦。存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芾 葉顒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建炎末，爲勅令刪定官，預脩紹興勅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選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閒作，朝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冤，士大夫存歿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爲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荊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實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爲己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爲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褎。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宜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

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震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遣閤門遣還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閤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臥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俌護喪歸。二子：偉節除直秘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退，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最其遠慮。召爲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算，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算，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爲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爭，奏繳甚多。嘗論：「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爲諱，則諫爭之路塞矣，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衆所擄俘虜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illegible]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奏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爲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射爲左右丞相，拜克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爲己憂，既得舜，固宜甚樂。」允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己，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效爲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爲之垂涕，贈少師，謚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雋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爲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爲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緋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攢宮乾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爲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夾樗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堠界內不許開故合祔，顯還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鑒。今將驕卒惰，宜加蒐閱，使有關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在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今歲要

無統督江海之備槩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爲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蕚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潁相次歸職方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爲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卽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倜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閑民汰冗卒雜耕爲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倜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倜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撙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澈爲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常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苑宗尹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爲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遁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苑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敘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銜異己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還侍御史朱倬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鎭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媟駡之又聞敵據瓜洲釆石兵甚衆復欲還鎭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弒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卽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攬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拔擢可

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蓋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累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精兵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顒魏杞罷芾採衆論參已見爲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芾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軍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芾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葉顒字子昂興化軍僊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爲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顒顒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爲也帥曾開大善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顒請分爲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爲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貲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顒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顒固辭賓正中薦顒辭退遂召見顒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顒以所獻光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犀酤犯禁顒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遺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顒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顒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召爲尚書郎除右司詔求直言顒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爲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爲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顒對曰沙田乃江瀕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顒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爲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顒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顒云顒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顒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顒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顒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曄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貪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顒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誰顒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顒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盡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秪蠹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書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顒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顒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謚正簡顒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顒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顒曰以獲罪固所願

也。卽爲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卽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饑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卽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倣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責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二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李垕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垕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荊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目卽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今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眞萬世龜鑒。」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賈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己。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卽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覿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顒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爲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郞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事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榷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趁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遞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茶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氓上特召復令輪對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創國用司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剋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說以說之子除知閤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華商沒入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邲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閱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舉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瀘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爲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爲六務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疏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辟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趣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書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書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及抃還上

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諜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還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爲相此懼不可爲子孫法遂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爲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爲太子端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諡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爲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爲參議官還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爲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禮不具豈不虧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之倘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尙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爲形迹使彼遂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上鼎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人葵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廣舉改官之弊宜聽減舉員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尙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諷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

衆。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卽奏爲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閤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旣絀，葵以不附檜落職，主管太隆觀，復置祕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復直祕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諛者爲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幷擇秋試考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躐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黨，乞幷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俌等言于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起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孝宗卽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也。孝宗色爲動。金主亮爲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葵言：「春秋鼷鼠食牛角，免郊。況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卽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尙未命。平生學問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諡，賜諡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旣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磬，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爲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執散，士氣耗薾，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旣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尙欲何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爲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憮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爲。」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爲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書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爲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卽追寢其議。

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十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宮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爲廣西轉運使知儂知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察官闕朝論多屬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閱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昪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之族叔秬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兵未強財未裕宜臥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賚往往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丁壯以爲用從之夔帥李景孚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孚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孚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餘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朘士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羣擾市燧密籍姓名涅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靳職名非功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爲請諸朝發太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兼國子祭酒九年爲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閤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爲之燧言債帥之風未殄羣臣多迎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書充金使館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典霈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權監修國史日曆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諡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逵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逵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逵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爲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

辯歸鄉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薦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惏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爲可惜竟寢其謚嘗論大淵覿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覿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領其實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爲羣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蔵寄暴露者皆揜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爲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爲淮南只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飢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飢色卿之力也湖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鞫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覬恩茂良慨然歎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擬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覿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閤倖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慚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覿衙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覿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黄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覿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

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諡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覿密令人訹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爲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之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己也則以不欺爲本錢端禮以戚屬爲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劉　珙　　王　藺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諡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兼權祕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爲浚所知此特爲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第爲賜李珂祠通近習求爲督府掾詔從中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諸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拱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欽等卻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龍大淵曾覿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覿欲還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實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珙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珙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爲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矣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事新有復出租稅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正稅并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壓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轄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

舉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迨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
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迨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
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
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遏糴得商人米三
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
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糶貸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閫
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
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令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
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
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為
國報讐雪恥為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
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
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
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藺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
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
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
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
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
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
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時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
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
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
吏部嘗因手詔諫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鄭僑林大
中等八人乞擢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爲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即位
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藺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
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爲不可因應詔上
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
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藺
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黃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
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
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干祿老於韋布乞自科舉後有學
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
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爲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
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
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爲帶御器械
兼權給事中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
年今乘食無代坐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爲之限制遂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
戶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爲
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
養孫也並閤門祇候祖舜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右文殿
脩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秘閣脩撰祖舜言脩撰本以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
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廢其命秦熺卒贈
太傅祖舜言熺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傅之秩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
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
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
無快於敵乎上嘉納薨于官諡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溫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
州教授以祿不逮養移病而歸閱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
年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
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栻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

人爲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奏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爲變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內除執政擬國子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樁錢無定名數吏緣爲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盍委監司覈月樁爲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敷文閣知溫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蛟横曰蔡岡聚蒲葵嶺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刼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扶藪鑿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廣東刑獄孝宗卽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徯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寬歲月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横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讐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財計乏軍儲虛符離師潰名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銓爲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令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銓奏事上復論之曰大寶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大寶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爲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删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爲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直祕閣安節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今彥直復因父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竭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爲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僞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爲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鞫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幷逮悅道悅道幸醫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爲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迓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欽宗升遐安節言宮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侍讀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爲進取招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節言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藉藉方解軍政復授茲職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剝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

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貲爲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近不見纖毫有所見，但纖毫朕無不聽。」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覿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覿並除知閤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爲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卽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卽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爲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卽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脩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諭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羣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爲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陛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爲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姪，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爲中司時所薦，盍往謝之？」安節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己，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爲普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韙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吳璘累官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齎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且使頤指，內外響應。諸汰遣使臣困絕不能自存，剛中以爲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諸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癃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圮，屬九縣維先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表黃巢墓，表賢癉惡以示民。有女巫奮蛇爲妖，殺蛇黥之。孝宗受禪，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爲國信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

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建炎間。詔階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强記。寬金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趨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泳豪放。酒家業爲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之。泳怒。戒吏煅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叩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葛邲。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宮僚。以爲詹事於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審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不言多訐激厭之耶。比歲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諳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尙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覬進。奏慨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弁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弁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勸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丞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

還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民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嚚訟，成大爲䂓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爲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幷載書中，不從。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爲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爲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修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爲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爲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擾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群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具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爲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三年，加大學士。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追厲續以未雪讐恥爲深恨。王藺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蹤，大寶獨從之遊，遠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檜，排淵、觀，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歟！若祖舜奮揚歷恩，褫秦熺秩，銖檜惡於既死，彥穎論事激烈，披忠盡直，氣亦可尚已。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爲太學國子博士。樞密院編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爲謀。上矍然。洽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繇祕書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祕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行黃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首奏諫臣非具員。職在諫爭。朝政有闕。所當盡言。上亦以爲端士。許其盡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宮。心則壇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洊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力。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倘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遠邇。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擿撫細故。他歷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志肄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奉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彊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者具獄。洽曰。彊盜異他盜。以其故爲也。若止免役三年之後。圜檻一弛。稱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薦揚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爲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爲問。應辰答以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爲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爲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

山卽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兩鼎曰不然乃狀元兩也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書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沿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窒滲漏悉爲補發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尙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滌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不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閑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瑋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書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爲得援元豐自卻爲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概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鎭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璘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請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勸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書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勸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爲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爲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

興精兵爲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嚴四川匿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緜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緜劍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爲盜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紿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謗譏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慽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遂貶秩力疾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欲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不可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逵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爲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爲本任賢以爲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物焚之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爲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焉嘗爲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養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

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鎭之相爲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爲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爲國至若清資加於嗆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以爲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亟請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師金陵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直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司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爲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羣臣奏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爲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眞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顧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

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旣降宜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讎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臣其可偷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鎭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剗奉錢捌貢闈又爲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槪量鬬者相告猶逋亦願償訟至庭諭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恩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趣力疾進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錫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聘先奏其名歿

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迨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亟勤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士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陛辭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宮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冊以槩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羣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貲產重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遂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楊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栻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講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猶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

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襄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等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稽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荊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荊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眞奉有司坐獲譴閤門王抃矯詔遣妄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爲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實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諡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孛氣所生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爲首進一階還敕令刪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眞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莘老因奏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俊卿輩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衞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冑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器械劉炎倚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爲姦利一日見莘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莘老以聞斥監嘉州稅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嫚書至聞金將戚兵犯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幸醫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幣偏畿甸數十年無敢搖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髮不足數臣所奏其大概耳上作色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得其根本脈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長姑置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舉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爲諸州最。孝宗受禪，華老進三議，曰定國是，備內政，審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良翰、華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

吳芾傳致仕後十年卒○臣其睿按此云致仕十年，又云晚閒十有四年，一傳之中，前後互異。一本此句無十年二字，疑是。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李浩
陳槖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宗擢爲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西。還，親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挺爲變，令大恐，不知所爲。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爲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詔奉常習肄之，訪樂書，閱尨國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實與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譁然，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溱播夷叛，其衆帥請進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爲長，今一方緣爾興，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一兵不可得也。」衆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懾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首進二說，以爲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爲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既成，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爲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癃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與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爲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爲聚斂，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況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爲朕言者。」即詔從之。充安恭皇后攢宮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時闕尹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爲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年，召試，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屛徒御，躡屩以行，恬不爲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呂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爲起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辭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奉召記以

示儀屬一幕官舉業塗數字，舉坐贓停替。若呂寬之書其不阿蕭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舊傳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貢鄉薦，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錄、樞密院編修官。中丞汪澈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為福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乾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右司諫。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雖能信之？豈有不印文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使通行漸收之，當使不越千萬之數。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嘗奏：「太宗致異，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舟，招蕃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敕，俾能改過，富貴可保，如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金革之事，宜使之終喪。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歸其責於眾同，不可不察；得其斷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眾而興，亦有以用眾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億，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略，寇至則逃，寇退則言功，死於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退，茲敢輕棄，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遣重兵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守備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使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彼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猶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宜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帝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間合當遣，浩補知，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illegible]上恩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并及宰執，惟奉行文書，謀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數千言，傾倒無隱。見者悚慄，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眾心，不逞者因謀作亂，怒聲刃於庭。浩聞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眾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遂無事。除直秘閣。州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illegible]，拜即籍[illegible]民，郡縣以賞給事，權貴人門[illegible]為[illegible]事[illegible]之，死獄中，並籍其家。從其事者，權貴人怒，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論之。疏方上，[illegible]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頗[illegible]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

歛還其財侯寘上其事復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寅實采不給還沈徙如
故浩繼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石董其事者賤糴溼惡隱剋
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竟戶部欲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
浩爭曰非但農寺且爲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
得剛正知李浩者爲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
有爲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
兩淮之實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膏地心嘗痛
之條畫營屯以爲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
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修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
遣泛使浩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詠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
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
矣又論大臣曰李浩嘗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
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特除謀聚兵
爲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徽水欄聽大
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
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
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闢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
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
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
者實繁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
相與媒孽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強很之資挾奸詖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
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闕帥命浩以秘閣修
撰[illegible]州曰思州世襲爲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
浩[illegible]二人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
舉[illegible]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五十一有司奏浩盡瘁其職以
死[illegible]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

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
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
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譖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
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
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
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
浩欲授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
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
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
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
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
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教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
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
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
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
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
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
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
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
往歲金書嘗爲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爲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
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
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
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
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
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

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穎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悉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橐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橐爲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陞沅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給省餉饋東作方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贓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略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酤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曾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覿不屏去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挽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元年冬召爲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讀尋兼侍讀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閱時不無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言此法可行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爲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姦詔行之尋以目疾丐祠六年出爲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索冠不少惰蓋其爲學所得者如此諡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羣爲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溺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秘書郎爲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譏蕭侁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單則彊矣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有爲宣和參政請恩爲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譏己劾文若狂疑出知邵州上屢爲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州與學宮減田租貴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累不病遂

以著令餘干書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三十一年召爲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騏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狃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善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殆將爲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扈親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慇書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鎭建康府將以爲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奉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內禪前數日手詔追榮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旣書黃因過闕必大稱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請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疏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鬬先訓乎盡歸思之三日復來泣悔交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強斂迹於是以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堰爲隄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寺參校同異條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五年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子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倚此舉必不從此舉旣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垕壁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敘遷變古爲戒又奏禹貢九州荊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旣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萊賦尚十八上命之條畫旣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備牛而犂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横加科斂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曹故事勸誘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擿其專歲餽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市敘州羈縻馬

等遂嘉眉官民錢益葺渠，募山伐木造舟，委輸水於開港浚池，皆報可。淳熙改元，就召還。城中火，上書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燾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爲誣謗。上曰：「燾臣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蘩究火事，詔熙志貶二秩，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道或勸以方旱饑，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端忠所以爲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疾箴，引太祖罷朝悔事，決事以諫。上曰：「朕嘗揭之座右。」進秘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燾爲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請兩郊明堂初無推殺，合視圜壇，特免出郊祭叢至。是申言之，詔集議，學者沮止。其後周必大爲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廟柱，燾言宜責有司，被劾皆釋，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爲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禄，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燾爲社壇祭告官，伐鼓禮廢，特舉行。垕既中制科，爲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修撰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其次子壆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黜。垕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爲御史所劾，語連及燾，垕罷，燾亦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邊，苑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燾爲轉運使，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権茶賦，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國宮。秩明堂大禮成，以其前職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垕、塈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修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謂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燾嘗顧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事。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識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稽手劉賀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擬倚當路，擯死始聞于朝。晚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稱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兩漢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

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諡文簡累贈太師温國公子垕至塾壁𡌴垕著作郎至夔州路提點刑獄壁𡌴皆執政別有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爲戒希呂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熺陳橐以呈身爲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高宗之世李燾恥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考證

周執羔傳劉義叟○南本作劉羲叟

陳良祐傳遷右諫議大夫○臣謙按齊東野語張說嘗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客畢集獨良祐不至說不平奏臣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尤袤　謝諤　顔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坰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袤與祕書少監陳騤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袤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袤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袤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顔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袤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官乞定喪制袤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閒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袤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袤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遵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袤奏

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論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甫兩旬開講筵、袤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乃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卽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讀、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己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袤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袤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袤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袤以後表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袤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群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己、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袤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眞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諡文簡、子棨、棨孫焴、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爲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瓶、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

楮斂之郡民陳氏僞竊其籙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僞者所誣帥韓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祲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糧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權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樁錢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論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學問甚好嘗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闢陂溢綿四十里歲大祲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爲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爲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兩土日青無光鄰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上韙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鷄豚壘榻折產力過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撙節緡錢盡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祕閣農民有墾闢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豪多爲己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緣以盜種法失勸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爲令入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爲法今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掊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十年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傳廉恥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諄諄以治己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加獎勸由是人知飭勵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久自強不息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賚雖南郊封椿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爲國制變禦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袤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還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民寬屬邑爲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閱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謚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為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書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容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楊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徙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為遏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下建此策也還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聽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荊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閑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年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寺深識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極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僞券還陳氏田吏才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為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盧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為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委記浚曰復讎伐敵天下大義不出督府而出諸將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擴士大闢移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

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饑，官發民振糴，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發糴數而不遏其直，未幾米舟輳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前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為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為式。召為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為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邊之豐無虞，今莫氏方橫，柰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諭令安職。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奏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為一年之蓄。擢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譖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宮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聞靖康、明受語，變顏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刻期，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人以為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糶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猺，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貧無以為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凝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書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鳴，左丞馮澥甚推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仕進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資陽縣酒稅，為果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有旨令侍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辭以久離場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秘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遼也。乞俟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讀。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屏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疏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

與虞量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塤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塤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塤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塤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陽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首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言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浚薦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寸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辦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適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畯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李衡 王自中 家愿（楊愉附）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淙
劉章 沈作賓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晏然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涖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歿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王自中字道甫溫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緣是忤世乾道四年擴遺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將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客王藺既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爲彥古報讎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伏閤上書薦彥古爲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恆懼自中入臺將不利於王淮知彥直輩譖己行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遺至受賂伏閤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不知孤蹤忤王藺但不敢曠職蓋欲併中藺以媚淮上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留爲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沖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爲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言疏辨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熙寧元豐取畢漸爲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爲普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孛星出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與元帥臣

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宜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轍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爲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溷殽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擯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遷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勳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願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驃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乘傳覈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修國史著爲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愬冤告訐者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赦囚後有告勿受宗室令慮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奈何以令慮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愬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尙書時以彗出東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難察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盡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所在州郡恆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諡文定吏部尙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爲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感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歎大經首陳士風掊克婾惰誕慢浮虛四弊時理官闕多居外大經奏非便乃作會寺庭還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歉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讜修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貪理冤去苛斂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俁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

所論韓侂胄恩之賊是也又論宦者董遵恣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閻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黜罷寘南康軍除侍御史上言論曰卿論事得體且肆言大經選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麾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廓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還清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備從嚴贓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紬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嬴關市苛征權酤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疏斥憸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地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殿帥補外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民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壽逾八袠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訃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簡肅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晉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為刑部郎徙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為一體不得自為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諭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為喜洸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陛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霜也朕有二方賜卿洸謝即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洸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諡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轡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蒙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為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擊者乃得釋黃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覈竟既至咸以冤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鬭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抵梧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諜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為慮濛力為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為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圮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闉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開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周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為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憚行首命淙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

置砦自衞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秘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攜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誦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徽猷閣。帥維揚。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蹂躪。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獎諭。賜金帶。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除秘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迨進御。上擢爲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爲正字。明年。遷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當國。章不附己。風言者媒孽其罪。出倅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官。權秘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初。章在秘省。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觀。舉朝嗟歎。起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黜。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命知漳州。爲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秘閣修撰。敷文閣待制。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削去道釋符瑞志。大略以爲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略中原。綱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譖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貴趙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輩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誰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宗所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詳複且言。太宗問徵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茲願益加意。將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謂曰。卿歸侍爲朕致此意。旋遣閤門祗候蕭職至家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疋。四年。上表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爲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永平監。冶鑄堅緻。又承詔造扈蹕刀。稱上意。連進兩資。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爲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崈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屠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己。巧媒孽之。罷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爲立留實碑。除大理正。以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因其任。權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爲卿。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樁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爲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領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手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遽捕寘于獄。而寘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鹽本。四萬有奇。丹雘未敝。加之塗飾。牆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國不足計。士論驚駭。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修繕。

閣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繼兼戶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刪修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言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寧國府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鬬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遺負梲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會臨安闕知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戶部尚書以母憂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嚴詭戶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弁永新縣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諸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敕其懦弱者為廂軍在郡撙錢二十餘萬緡條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歷奇邁危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重繩糾封駁之司張綱抑令慮恩大經劾韓俁斥董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洸瀠綜章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宋史卷三百九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詵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迺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上以蜀爲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宗講和時書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爲之屈曾覿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之並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爲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眞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賚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民輸上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曮疾速撰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爲眞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日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銜橛之變乎正以讐恥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久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弗許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圜丘合宮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

事情爲一時謂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覿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請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檄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辭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末可暇卿也山陽舊屯軍八千曹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從增必致敵疑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盡移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鄂杲請移荊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上論以金既還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言敵情難明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惟邊將不可不精擇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諭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擬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權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廳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兵於金怨曾太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要務兵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額備錢二萬更請勸當必大曰此豈當勤時耶立國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徇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今昔事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illegible]乃後[illegible]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並爲[illegible]見十五年[illegible]行乃擢

太傅爲山陵使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事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嗣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illegible]三相稱抑揚不同上召嘗令帖麻改定既而斥嘗子郡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復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府不赴[illegible]判潭州復大觀文坐所舉官以贓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府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傳致仕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逐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紀之蓋絕筆也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爲清源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虞茂夏守番禺正言在法劾茂贓滿五萬死猶[illegible]小民[illegible]上[illegible]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夏廣郡堂帥密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召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遂不復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illegible]

時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
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然其言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
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歷官考功郎官太常丞兼權閣恭讀正復陛言議問將兵
出權不知敵人情偽及金犯邊嘗視其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韙之擢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賀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
矣遷詹事太子左諭德正言起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
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
勢違戾沉舟溺卒除知閤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
邦直為邑人所疑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
復而相位不能任事宜審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
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苑仲芑劾前帥臧六十萬有詔罷黜正明其非辜御史怒
并劾正降職尋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尋復職知贛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
為相獨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
西蜀折租價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羌酋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砦侵
漢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奴兒結以鐵鍊鎖其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
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篋人服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
皇太子參決侍立上側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
特立隨龍恩權知閤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
會副參闕特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議擇一人執政
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
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雖嬖幸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
政用黃裳為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
牆外非便適令登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
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
未出閤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閤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

再月不報擇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呂誨張方平所奏節其要
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
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
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
部侍郎丘崈行及吳挺死韓侂胄為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
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
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
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
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
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
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眾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
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
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為禮儀使
稱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
日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
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
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
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
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
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
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
此他日必難處諭既遠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即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以正為
大行攢宮總護使寧宗即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為請上亟
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罪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
相入賀且[illegible]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內徹去新增排衩詔悉從
之進少[illegible]奏言陛下勉循喪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

得已之意實非頒壽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經筵曉講賜坐正執奏以爲非上不懌侍御史黃度論爲大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閒之八月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實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祿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丞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爲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寶慶三年諡忠宣子恭丙端智爲倘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爲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對號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鹽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爲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抑恩倖惜名器爲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曰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既而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謦沃懇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諡文靖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宗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趙汝愚 子崇憲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為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為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為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遇病者，必收恤之，躬為煑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為吏部郎兼太子侍讀，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樞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請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為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

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驚遽聞之，憊，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稱疾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偕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閤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

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閒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星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慚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

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疏不虞其姦趙彥逾以書達意於郭果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為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憸和附疾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鍪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汝愚既歿黨禁寖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為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嶽廟汝愚既貶死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廢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眾升藉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為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衊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祕書郎辭弗許尋為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請令

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
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而閒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盡
亦罕見施用婾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
學以廣聰明敎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
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憸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
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于朝丞蠲之且轉糴旁郡數別廩
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一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
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蓰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
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盡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
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
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
寖移爲宅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
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
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
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
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理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蘿蔓
峒者仍歲寇鈔爲暴實民何樹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
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搏擊俘獲
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
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
者以歸邕爲邊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
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
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沖
周公以王室懿親爲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
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
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
丕祚者實係于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實固不及周公其位
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
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
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爲韓侂冑所構一斥
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
至于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
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趙汝愚傳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為樞密使○臣宗楷按貴耳集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故典故題筆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騤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閒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鬭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閒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閒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閒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閒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整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拔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巘京鏜黃艾鄧馹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

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沖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遒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蘩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緜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遷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荊、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矣。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寖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效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論荊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晏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

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
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
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
是義端與郡裳在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冑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
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
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
朕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
防亂改過不報裳書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
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
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
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炳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
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即
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
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
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
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
生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
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
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
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
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
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
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
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
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
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

職有三曰侍讀曰翊善今使供侍讀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救主失
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侍讀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讀之
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讀何書乎是侍
讀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
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
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
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
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
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
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
後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
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
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
爲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
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
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
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
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
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
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
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
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
徵十漸以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
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冑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
之覺故裳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
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嗟悼贈

資政殿學士襃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盡有自來云嘉定中諡忠文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摭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郞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還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凊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

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黜屢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黜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力不辦，黜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除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託己爲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擿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擿之易耳，然長小人讐敵，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舉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還。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遊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闕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匪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

節可貴不失為君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
於讎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
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
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排為道學之目陰廢正
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
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
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
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馹以
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為不能容言
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
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荊襄為國巨屏而權任輕
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荊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為四
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
歸武臣而江東荊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為副久其
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
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
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
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
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
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
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寶
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
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閩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
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獻論
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
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

憾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
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閣無虛
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
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
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為
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
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
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
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救之汪義端頃為御史以論趙汝
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
府城南民田瀕溢不可種大中損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
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為立捕蹤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
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
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
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
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
禍豈可懼而免耶侂胄既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
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
死於瘴鄉雖贈官畀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
威柄皆為中傷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
並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
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己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
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
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勤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之計
儻初志略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
夫諡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

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彊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詔之路再歸故官還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為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貢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雷雪詔陳時政得失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諜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騤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為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冑侍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秘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潦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眾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還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敘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

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曹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思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躐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獨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振救而後以聞侂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頳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騤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騤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爲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決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稾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二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議第其門多佳士不可倂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護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邇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闚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絀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以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園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舉祠卒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僞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兇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爲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爲請栗上封事言前日之和誠爲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爲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

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
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眞揚海道之防偏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
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
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也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
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還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
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
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
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治權大臣審權
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
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
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
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竊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
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
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
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尙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
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
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扼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
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賊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
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缺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
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
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
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
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
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
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
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

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
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
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
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
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
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喩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
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跖盭又類辟且病痱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
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
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怒則默間有
反以詰臣卽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
在內眞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
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尙盛自淮以北
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
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
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
以售其方則湯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
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眞氣與邪氣相敵眞氣盛則邪氣衰眞氣行
則邪氣去然眞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
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
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
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眞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
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南劍除夔路提
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
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
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
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遣屬吏往撫兵職以漸收

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爲釁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集家丁及役八砦義軍，列陣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栗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既而汝翼入都，訴栗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栗親書奏狀繳還，併辨其事。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坐栗身爲帥臣，擅格上命，鐫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栗累更事任，清介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除秘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爲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傳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剙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諡簡肅。栗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嚮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閌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爲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迺人人各爲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修撰、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

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爲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館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揖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衞、秦國公。韓侂胄顓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塡，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剏國用司，自爲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嚴爲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語侂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爲蜀王。侂胄姦兇，久盜國柄，自強實爲之表裏。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僞，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爲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爲多。嘗知泉州，爲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諡簡肅。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薦鏜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爲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銳志恢復，羣臣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爲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鏜於是極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上說，擢爲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鏜爲儐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緊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卽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卽席。金人迫之，鏜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恆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斂，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爲刑部尚書。寧宗卽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爲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既得位，一

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僞學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爲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侂胄意也。居無何，以年老請免相，薨，贈太保，謚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缾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卽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尙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僭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請：「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郞。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郞，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卽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彝憲。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壞紀綱莫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孜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

之爲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卽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恥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卽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爲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守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祕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爲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徽猷閣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戶部侍郎進權尚書兼江淮荊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學士知明州知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擬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爲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爲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擠善類亦何憚而不爲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譏爲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僞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諺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伏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爲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僞學之詔以是爲非以正爲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況僞學之目識者以爲鏜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溫州教授，爲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綱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殺禁爲不得已。凡有刱意增益者，癈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爲姦，多所壅底，鑰曰：「闕要清通，倘書郎之選，蠹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尼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冑，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冑以知閤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冑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冑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冑嘗副鑰爲館伴，以鑰不附己，深嗛之。侂冑誅，詔起鑰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冑函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丐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爲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爲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爲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曆、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郡統制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熙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遂罷戎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

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臣所以爲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
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
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皋爲之
衰蓋言成人畏子皋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皋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
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
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爲司農卿明年兼
戶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爲戶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
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韓侂冑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
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
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榷
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
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爲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鐵錢重楮輕民持貲入
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
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還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
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
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
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爲諫議大夫其後任閩因家邵武希
夷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
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
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請周惇
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惇頤諡元顥諡純頤諡正皆
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
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薨贈少師諡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
已繫獄妄指逸者爲首吏信之及獲逸盜詒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
應龍閱實其辭詰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
事將實逸盜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
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
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冑謫死高安應龍爲之經紀其喪且
爲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
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凜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陳自強當國乃奮
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戶部侍
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
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爲可
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
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爲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垍之疏遷吏部侍
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爲卒吮疽事應
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專事掊克未免多怨上
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
會景獻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
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肅子榮叟官至參知政事諡文靖深叟官
終將作監丞清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
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
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
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
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
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爲宗正少卿兼國史
院編修官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
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

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壻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開湟鄯父彥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尙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鎭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皐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匿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爲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舉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冑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諭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韶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冑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爲屬入爲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庭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釋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譏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敕令所删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覿用事游爲樞臣張燾言覿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爲炎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憧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爲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帳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爲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

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彊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指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酋於彊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卽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爲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東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事忤侂胄得辠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柟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柟爲通謝所參謀官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躐其過朝論以柟不掩人揚己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媿其先任希夷請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爲韓侂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柟北歸請錄信孺之功長者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溫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祕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浩為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召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上聞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惟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市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令軍民首讙敓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讙軍掠人奪貨至於鬭則始讙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鬭罪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為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

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追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宮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著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還校書郎高宗命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掊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備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啓邪心出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請不核真僞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請二將戮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師吳拱郭田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請授官當論實否不事形迹誠實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員外置宜令諸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卽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焞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為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請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卽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藁秉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為升

簿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顛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館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啓絕其請嘗言斥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困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爲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還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斷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嫌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爲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嚮栻衆皆忌嫉洎栻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脩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瀘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諡文定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爲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召爲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鐫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琪殘徽州邦彥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

者所以衛國家之急比年如權邦彥奚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三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略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黷諱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僞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諼罔上之兼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脧己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質密勿留宿衞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弈之爭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虛名耳盡助頤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爲後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奉使北松爲傔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爲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監察御史權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讜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眞決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以期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爲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尋加曦爲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爲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盡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爲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與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稱郎揖二人起去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買舟稱曦爲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劍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詔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降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字益之溫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勑令所刪脩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鎭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矍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內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猺加直煥章閣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爲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援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爲盜謙移書侂胄曰今若倚畫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亡爲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上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隨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士豪趙觀復之中流士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侂胄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謙有儁聲早爲善類所予晚坐僞業中廢嘗稱侂胄爲我王士論繇是薄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興末渡江居湖州爲人機警[illegible]登乾

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詆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嚴與程松分帥兩淮，已而召還，爲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還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胄趣嚴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僞帥。未幾，川陝戰屢衂，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嚴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胄誅，御史章燮論嚴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嚴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僞學之禁，毒痡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詆誣之徒，何足算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書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知徽州，陛辭，屬光宗初授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餓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冤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怳惚，眞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冑，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冑同在閤門，可因以勝招之。侂冑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冑請于憲聖，侂冑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

寧宗卽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冑恃功，以覬覦旄鉞，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冑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譙侂冑，侂冑疑將排己，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侂冑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諡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責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鬬，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怡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爲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脩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卽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會僞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爲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冑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

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民家子。以衞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荊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荊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祕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祕閣修撰。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糴。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荊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置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坡潰卒得萬人分援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叛反于蜀。驚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潰果歸峽。以待王師。及曦伏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諡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軍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荊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

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閑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璟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祗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為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戶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盡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纔度少差，豫圖銷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國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謙駐漢陽，為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鑒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父著，為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為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亙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衄，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驀關之戍，金自板岔谷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政事李壁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遠

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爲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卽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鐍藏之。未幾，金自鶻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冑誅，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糴爲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蘩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與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蘩成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爲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朝廷討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罷之。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封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郞，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郞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鎭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邱崈，言統制官李奭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崈然之。挺卒，崈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爲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卽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秘書監、禮部侍郞，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冑決意用兵，以吳曦爲四川宣撫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蠟書告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爲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鎭江俟命。著作佐郞楊閎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尙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買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閱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卽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郞，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卽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郞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御史郞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

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遠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淸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懟憤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尙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關當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從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弃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

孝宗崩又詒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釋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閤門事韓侂胄浸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郞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聳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請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贊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爲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靑鄆閫會求通弗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尙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

睽。柰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胄敢視之如卑。喪還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婿之翊之。竑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遭之事也。吳獵之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威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璧　丘崈
倪思　宇文紹節　李蘩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垻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擊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為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遷為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讀。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所請。為蜀計。為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攬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寖竊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寬。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子嵘。工部尚書。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卽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師襲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胄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茍且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貶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於是四川荊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茍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拯潰民於殘虐湔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初侂胄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酣及師旦事壁微擿其過覘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壁又言郭倬李汝翼僨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參知政事金遣使來微示欲和意丘崈以聞壁貽崈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復以和爲意壁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爲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茍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嵒代崈壁力爭言丘崈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崈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議須用重臣宣撫廣制置使楊輔爲宜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壁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壁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壁曰嘻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密旨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誅壁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壁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壁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卽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涓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壁父子與弟𡌴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丘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崈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崈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崈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崈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崈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擬築三月堰成三州舄鹵復爲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崈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

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樞密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嘗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權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奏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冑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冑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雠冀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言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冑曰此事姑爲遲之密因贊曰誠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冑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冑移書欲除密內職宜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冑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尙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冑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靚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釋韓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帖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遣陳壁充小使壁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爲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冑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冑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冑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分爲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秘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請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

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遂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置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計，胡不顯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事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諡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爲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刱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諂於侂胄，謂紹節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須爲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隘，彼必固守，若駐軍荊南，徐擴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諡曰忠惠。

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祲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襯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卭蜀彭漢成都盜賊蜂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眡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眡量勿務取盈攘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畫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蘩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讙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蘩像祠之范成大歸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蘇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爲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爲怨後蘩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糲惡孝宗以問蘩蘩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蘩雅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璧丘崈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璧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璧固無以逭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嗣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尙焉李蘩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鄭瑴 王庭秀附　仇悆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爲

鄭瑴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爲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遷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瑴奏曰：「陛下南渡，出於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權吳中之秀以爲用。況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瑴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燄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爲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瑴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瑴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論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瑴對，請付外行之。又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錢伯言與黃願皆棄城，呂源與梁楊祖皆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瑴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譎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瑴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瑴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俊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俊等聞之，皆感激奮厲，爲赴難計。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爲在庭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爲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爲有法，行之于今爲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瑴與宰執同對簾前，瑴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瑴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瑴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瑴、庭秀。瑴、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澂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瑴等共止之。

瑴與李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瑴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進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賣官僭寵，罷之。既與鄭瑴力爭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參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

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爲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悆餽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悆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悆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悆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尙囂訟，悆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爲姦，悆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悆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遮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悆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悆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悆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嘑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爲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懲丐者甚多，眞僞錯亂。悆親爲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爲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爲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悆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迫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悆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爲保江計，悆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感恩自奮。監押閻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爲賞，悆悉引班坐帳，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悆復壽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悆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兀朮爲之殿，人心恟駭，不知所爲。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皐統兵適至，悆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皐既至，以忠義撼之，皐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皐掖以上，手剸數人，因免冑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悆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眞、渤海歸附者，見悆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悆度其宜處之。悆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擬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經兵火，既饑，悆斥廚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悆在郡多黥胥吏爲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爲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爲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悆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爲異己，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悆言，迺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悆性至孝，母歿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彥文薦于朝，起復之，悆不就。悆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爲邑子，

以文謁悆悆他日語其父兒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悆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悆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悆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薦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卽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歛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諛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攝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爲廩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僞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建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卽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卽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鬲不棄亦坐鐫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愼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衞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承命也臣輒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玆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爲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爲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郞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威怒劫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爲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爲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爲然以汝爲儒士乃授通直郞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淩唐佐李亘李儔爲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爲邏者所獲汝爲所遣王現邵邦光等達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三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尙書蘇符憐之爲言于朝換宣教郞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郞汝爲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眞乘虛取契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兩河以成盜據之功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鬬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創平羣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懺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朮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馘兀朮爲急又言兀朮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羣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朮深以爲慮故爲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撒離喝權合諸帥爲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爲宣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合不爲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繇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內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

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爲計矣久之有告汝爲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爲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覬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爲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爲倜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戴之邵博宇文袞臣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會闕民先楊宋惠轉經紀其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爲之死哀愬于朝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瑴王廷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韙哉仇念惶惕君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爲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迕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悕矣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王　信　汪大猷　袁　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　祥　王　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溫州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爲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爲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爲是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爲博士從之論除官壓冗之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入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秖之信鉤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賕爲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不已以聞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遇者私相語指爲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蔭厲肆爲姦欺不可控摶爲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爲獄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梲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夏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汞州入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爲能而不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覈而寖失祖宗忠厚之意章敝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廓然知鄉而無復爲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爲擾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戶部酒庫久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驚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蓋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闥封駁而右府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坐黥遠州寺赦還而遽復故職滑璿恩書之隸徒權酤宜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祠恩典與正不異閤門多溢額祗候妃嬪進封而冒指宅姪爲甥姪既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聞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爲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甘昪既遷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昪復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昪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爲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昪可任實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歐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析敏如流

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山陰境有狭猔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壩，化匯浸爲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職修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寖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游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還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還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祕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爲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爲甚。又論亭戶未嘗煮鬻，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强盜贓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卽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强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請太祖朝强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强盜爲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寖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强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卽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鬭，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歿，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敍宗族外族爲與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藁、備忘、訓鑒等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媼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

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遭丁家艱寧宗即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為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為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皐有馬為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皐皐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為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士豪孟宗政扈再興輩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為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關額繕械器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秘閣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謚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權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敘州董蠻犯犍為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横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興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樞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怨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遏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

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禍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語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語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侶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參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侶淳祐五年爲右丞相各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因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實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慶定城與國漢陽監更鑄紹興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既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劾介實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恆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

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葉秦之覆轍。可以為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黄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祕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修、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事。一為諫大夫。兩年之間。臺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輕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為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為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雞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直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屢擁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德之預以為慮。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偽事。平。始赴閬。權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為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書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為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為書以諫。力請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而以言不聽從為恥。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饕富貴甘豢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皆食祿懷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挺死。今尚不以為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

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壅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擁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卽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宋史卷四百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爚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閒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匄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眞相乃靑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幷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幷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刱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幷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剷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閒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荊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乃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傔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成雄鎭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糶者配強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糶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沖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提舉沖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牓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還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光宗怠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匄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寧侵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爲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樁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壓地其聲如雷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匄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者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盍念饑民棄病殯死退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弊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恥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宴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箠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詞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

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斃久矣于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適召二卬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宅事繫獄鞫之卬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卬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為國深害迄如其言為浙東倉司幹官職事脩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頗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為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還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己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為也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雞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爚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汙爚而已自以贓抵罪去郡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偽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張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新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斂客丁錢之斂小官奉給之斂舉留守令之斂吏商之斂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還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斂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

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鬭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敝，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修省，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數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集。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中行書檄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毋汙我。」攝昭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嚴錢贏。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邕，審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贓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糗糧百爾具備，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概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言淮、襄士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脩纂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上關朝廷，下關制閫。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奸。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緣爲奸，中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擢宗正少卿，上疏請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奸，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寵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雷雨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震驚，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要，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

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爲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爲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己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爲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逼者掩以爲誣真怯者譽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匄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爲浙東總管知孟傳爲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末上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蕪沒既久加葺之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爲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宮又移書宰相還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遣大稷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獵與侂胄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廈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價功能倘蹶而意以馳鶩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敝將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爲等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慚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悅匄歸復知處州還廣西提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勤甚孟傳逆知其意卽謝曰孤蹤久不造覲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卽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莩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再上加直秘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誡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稾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僞學劉爚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宋史卷四百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翊郎以楊存中薦擢閤門祗候時閩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為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荊漢間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為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尺寸況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䃮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漣水軍密款本朝糾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為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荅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為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為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鋘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薪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剋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

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屈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會兵疾趨。次靈璧。遇孝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璧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璧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脅。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璧。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乃火靈璧。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崈代鄧友龍爲宣撫使。檄倪還維揚。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攜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帥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

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龐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壩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旦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遷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特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寖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潰。再遇威聲始著。遂爲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鼒。發常平粟振之。尋又疊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

食丙以家財助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之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吳曦方與程
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遣三泉從延
丙識丙又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宣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爲
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爲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
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
掠關外四州如蹈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
還興州留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
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詭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牓諭四
川二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興州爲興德府以
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
禱神祠以銀杯爲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
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既
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
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土人擅財賦丙遣弟焕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
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
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逆制法物與
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爲韓侂胄與曦書亦
謂嗣頒茅土之封亟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
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而爲所脅諒
以凶焰方張恐重爲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
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
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
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褒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言也時都統孫
忠銳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傑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
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謬大失軍心且逗遛鳳州以關事付偏將陳顯
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

欲屬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援丙遂以忠銳附僞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
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巨源遣其親校傳檜敘功于朝語見巨
源傳於是丙拜疏乞閑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即授
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恫疑虛喝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
遣吳獵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備仇池
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
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
水十里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爲掎角又增堡雞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
黃牛堡與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原尤爲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
玠嘗作家計砦前即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
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
器械爲捍禦之備矣又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遠
事定則保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宜爲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
爲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
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
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
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興師之
人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誅賜
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
僚吏經畫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
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
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韙之升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嘉
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蜂起願降者衆丙以爲此正冉閔告晉之時乃與宰臣
書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春丙使所愛吏安
蕃何九齡合宣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
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肄大成樂而政術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併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閤門舍人聞人璵錫命賜旗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洋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述節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曦之變張方首奏勤王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請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時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己酉詔起丙爲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專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讒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況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慝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燿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儁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焴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斬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交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濡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孫寶客無聊之累賜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絕產首白契許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糴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僕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脩嘗雅責楊嗣勤不能舉義誅叛嗣勤云德脩特未嘗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獄治之先是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寧子寧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已丙卒訃聞以少傅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爲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謚忠定丙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曄以右職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爲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　安傅檜之徒曦署安丙爲丞相長史丙稱疾屛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李好義好閑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

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剌之好義曰彼出則嚴巷從衞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園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今先爲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略且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決君玉先屬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爲之例用合江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漏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衞者始拒闕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後患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捘丙遂以忠銳附僞賀表聞于朝且待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吶以在夔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爲亂丙命書鞫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遣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戰敗于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巨源疑禍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薦爲隨軍搬運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爲謁己也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執捘其裾巨源猶叱之則已爲騶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愧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整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參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殺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聞者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壁在政府聞之曰噫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遂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冤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謚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邽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侂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爲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衞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誡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僞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

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紿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迺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夏、鄧王芾。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訣于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

既行，小將祿禧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為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鬨，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僞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

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賫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旁獨頭橫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贈檢校少保，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獵為請諡曰忠壯。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權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愎，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僞宮，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為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船欄橫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為變，擢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而死。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為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為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媢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圖，宋知喜為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慨乎。

宋史卷四百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寖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以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祕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荊湖制置司。時金倦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獎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偷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諭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瀼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掎角追擊，金人遂潰。化光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鶴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衆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黃繼陷，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

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鬩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士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葟、蕤、范、葵。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襲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請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喂餒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傳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軍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其南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

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遽爲主帥所爲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遽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掎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殲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長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璽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彊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達、字尤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達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弘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宅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略失大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宅曰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援涉嗣冠重

父冤，不避寒暑，泣涕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踣七八，敵卻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濠者佯走，金人爭濠，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刱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苑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淅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濠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義，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砦于久長，嚴陣以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乃斂髑髏立人頭堠。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疆埸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獵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喋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晡薄邏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閫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抵事，一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戚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培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熾樓，掘深坑，防地道，捌戰棚，防城隙，穿穽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刲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草衆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追前。自昕至昃，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草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鬬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置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荊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追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豬水爲濘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捌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總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實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嚴實裁抑威逃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威貧甚賣藥自給威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復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西和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爲軍命威爲守屢立奇功權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爲荊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炤連卻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焴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焴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柰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與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游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劍綿至廣漢威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並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揚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鶻眼威立澤天鶻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棓號紫大蟲圜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陳敵皆靡荊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異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買倍於市迄無敢嘩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爲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宋史卷四百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詣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斃。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犄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用為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㮚執異議，以道梗為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為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請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還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許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擬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懷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支軍監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祗謁陵寢事，遷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柘皐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參議，知道州。陛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祕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恥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賈，右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藍山縣丞。縣闕令，運攝縣事。縣與諸傜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傜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檄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谿江撫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撫摩瘡痍，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斂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遭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濠。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壖以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既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交奏，升監為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讀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知建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為度支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

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荊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祐昭慈二陵官地與民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明於治獄獄爲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鑷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與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贊決以爲上策金人果敗走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之閒以爲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既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郡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賑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運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爲郢州教授徙睦州入爲辟廱正遷博士改宣議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罷內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秘書省校書郎進著作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進左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然孤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樁管以備軍費皆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脩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兵而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恐爲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耰大呼譟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閒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鉛

坑罷雖久小戶猶數銀本錢官爲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鐘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熊劉淳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秘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入事去蔽缺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浸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咨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沈詵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潰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脅持臺諫蔑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秘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使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聞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獲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胄事僅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防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繼之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憸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既罷侂胄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將與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胄至扈從者却入斂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閤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汙閤職即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爲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即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己任調護以爲功孝宗謂其言大訐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閱繼母訃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朝列集議豈將啓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譁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侍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辯汝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

祠需次知建寧府侂胄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讀對延和殿上歎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讒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制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羈違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

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熏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迕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祕閣修撰爲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從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餉時斂散稍稍以裕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聞免由是知名遣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威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濬水湖以殺吳松江一水禁民侵築毋使倡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爲任閱諸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穎因接伴金國使人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揚以額鈔抵賞除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所賞數論實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爲都釀抱淨息而利羸餘其後稍虧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爲失王人之體遂罷之內府實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蒐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耶移尋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威德孝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踈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書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蕭寺泥雨不能佇足但揖穎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實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參政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爲祕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列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赭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饑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疏

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柟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已誅，尙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尙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謚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慶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宋史卷四百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爲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爲祕書郎。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謟諛，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巵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祕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也。行之既久，損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尋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憤，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牢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是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祗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荊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遠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荊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

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財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權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爲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爲難苟聞之不以爲戒玩之不以爲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救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閒耳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檝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擲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譴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又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樁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與脩陂塘剏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負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倘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處民情易動分榜撫安之檄諸郡關制司閩于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以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剏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剏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爲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幷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

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郎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于外篤意爲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擿撫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擿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淸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尙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宅志翼日迺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淸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又爭之淸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淸叟與甫並召而淸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淸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爲虐楮弊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尙書暫兼吏部尙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淸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概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淟涊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棄髭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觀之以爲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温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脈自此絕矣比年朋

邪扇熖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迺今歛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過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躐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窾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鹹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静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祕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關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謇謇諤諤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倘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玷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圜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尙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蠹投閑散地惟覬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脣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韡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讋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尙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雖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

者相繼禍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頗不違敕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爲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爲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懇惻開陳疏上論曰未嘗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忍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愧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貶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學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爲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惻怛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勳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番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銅錢有損無益宜過絕禁止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秘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關進取之實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邊事無若王秘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

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寵籍於官庭，搦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荊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後至曦，侂胄與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憸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姻郭倪、郭僎寵積表，天下快之。擢兼侍讀。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己，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讁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事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近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籍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詣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為？」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於貲，嘗誣父之嬖，既去而誣以盜，株連瘐死者數人，懌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寘論罪，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敝，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矣，放兵四劫，掠永新，撼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兵屯衡贛，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往，幾為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嘗戰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為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為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撫郡事，召士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固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縑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駭，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己，

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僚曰，兩虎鬬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誘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擒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擒，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僚請班師，居安不許。世傳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爲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攻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鎭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與地寶玉之歸，盡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溫州，郡政大舉。理宗卽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禧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士齊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酋懸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邸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卽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擢汀守者，倔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卽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宋史卷四百五

宋史卷四百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子卓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竊於豪民遁，負毆死其子，翅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保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買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閧。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傳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蔃，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實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戣，戣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郎。侍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進逼，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淮兩軍，月以三人曰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橫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釁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郎，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衄，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

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書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皁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沖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關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還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趣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

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屑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勅以政事之執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者謂其所言出於

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皐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丘壽雋代與之爲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壽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遣斥堠精間探飭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遁山陽兼帥事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麩金率科鑛戶咨夔曰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邊復苦餫饟爲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祕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閑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審薾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倉鹽課及苗稅多取之敝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請當引咎悔過且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廷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徇私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嗜欲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倂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

時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擘抄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於世。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內艱，免喪，調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喪，召為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遷起居舍人。韓侂冑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為參謀，廟堂之義，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衞單薄，乞鞫勘贓吏永慶勿用。特與放行，以啓僥倖者，宜加遏絕。」所言皆侂冑所不樂也。蜀盜既平，以啓居舍人宣撫四川，奕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既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為指，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又請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御坐東南面西立，可以獲聞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詔下其疏討論之。遣奕使金，奕與骨肉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耳，外此其可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為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於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奕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為天下愧之。」權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為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況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於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閒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執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為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讙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𤫉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俾免，襲仲何人，驟為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為剴切。擢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說。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還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韙之。加楊次山少保、永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疏入不報，奕遂臥家求補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敘瀘俱接夷壤，董蠻米在大入，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近安邊司。夷酋王粲浮𣠽木萬計入買，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譏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艴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荊湖還，亦曰：「僕願亦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益專，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疏候問愈數。移知夔州，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為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於學。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為十縣民代輸，於是其民亦相與祠於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坐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宮，未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宮。遺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議大夫。初，奕之守瀘，帝顧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

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胥鼎稱之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書
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尙書周禮講義奏議雜文行世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爲汾州
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曾衮壘譬曉降之鄭僧王法恩
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爲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寬宥之居仁
年四十而孤以廕授鉛山尉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
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丞豐令入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
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
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
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酌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
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因出疆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杞秉國
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爲用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
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爲
之色動徙主軍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
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
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
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祕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
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
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
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燾莫濟對甫數日召燾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
令陛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濟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
乃招三衙軍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遣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
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恆裹贏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
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
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
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嘗出萬死策勳

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匄於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
堅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
軍爲之呼舞留爲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爲
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闕員
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爲郎乎即授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爲
右司還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按牘
書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敘復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冤
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尙復何疑詔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御史
京鏜極論從窄之敝此風未革假吏部尙書使金還遷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
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逋負
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
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
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
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詰旦令淸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
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
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安樂寨
以養貧病之民撥閑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
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稅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
之將覆出爲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子行匄于道聞而憐之
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教之鎭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鎭江請以緡錢十
四萬給兵食不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閒遣糴運於荊楚
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
治古海鮮界港爲石碶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加寶文閣
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牙兵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
暴橫申蠱毒之舊禁有召命求閑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己應物壹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

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稾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譏其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己詔京師感動皆卓所草也爲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乞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閒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諡於朝賜諡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祕書省正字序遷祕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升著作郎知嘉興府兼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尋爲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編修國史檢討實錄權監察御史出知溫州尋權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菑弭菑之道爲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閫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撫以用人才爲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爲言官帝獎諭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久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倘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嵩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逵韓祥濮斗南王德明皆嚮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楮五千緡給其家諡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覯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宋史卷四百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杜範　楊棟　閻鐵時附　張虙　呂午子沆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爗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熏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祕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銷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買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饒韶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駭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

知榮獎臺諫爲威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盡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淸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參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淸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逐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卽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熙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卽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鬭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荊襄擾我淮壖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飮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釀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憧憧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讎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頹靡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秪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郞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尙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昭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誶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尙可相依苟活萬一敵

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壅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便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幷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留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佀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諛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衆讒抵巇者無所投其閒曰儲材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抵僥倖布告中外各務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塹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惟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

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
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
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
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
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
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
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
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
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
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
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
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
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
士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
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
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戎服立西序數其罪
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
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讙踊名楊
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
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
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
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蹴蹴莫敢就主席使
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
今天子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
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
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
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
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
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
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
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
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
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
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秘閣修撰主
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
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
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
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
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
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
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
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
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
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
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
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
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
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
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
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

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數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舉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閒守李鏞祠于學。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升名，虙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爲浙東帥屬，帥督新昌舊逋，虙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稅當寬爲之期，使田里久饑之甿少遂已耗之氣血，尚可理舊逋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多選小才，虙言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媮靡而刓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加納焉。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盼盼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特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時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凡祖宗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輟，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圮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驟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駭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追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朘，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對，願力主正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秘書郎，預編寧宗會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儻以爲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曰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決滯訟，衆皆悅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爲築城費，虙至曰：「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爲倡，繼是儻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於郡，虙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償，剩視元直償之。徙知處州，移知溫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使者倚威力愎諫自用，虙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數暢厥旨。入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虙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秪奉故事，如或爲其所紿，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詔贈四官。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猶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聽，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爲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牘，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爲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牘則可，有則縣不爲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

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知午。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在郡，驚喜，辟爲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後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既而僑行部，以田事迕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遂當塗。監溫州天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攝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攝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免喪，還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閫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以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鄭啄喋、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說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娶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撼之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瓚爲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力辭不允，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巖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重囚逸閘，沆至自歸。淮西總領辟充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特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展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罷。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官。德祐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一。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虙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宋史卷四百七

宋史卷四百七考證

楊簡傳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臣宗楷按象山集象山過富陽夜集雙明閣數提本心二字因問如何是本心陸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是本心簡曰兒時已曉此語畢竟如何象山終不易其說次日有一鬻扇者訟至庭簡斷其曲直訖又問象山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君之本心簡忽大省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執弟子禮終身師事焉

宋史卷四百七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埜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調漢陽守黃𠏉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閬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尙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顥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貢田備單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攝官奉饋皆如真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與社倉郡政畢舉與元帥趙彥吶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昌裔獨奮筆力辨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平元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兩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耎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邪助國脈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牘乃趙善湘之子汝櫄汝榟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燮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怙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燮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寮屬爲朝政之累進言嘽咨寵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償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吶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抨彈經營復用欲起韓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靡王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褒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略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譏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滅騶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闇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稡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淸叟杜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謚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綱鎭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鎭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揭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

色請買舊制冶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皦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蜑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二綱謂向者銀礦坌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為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為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請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文字未赴權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卽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飭軍實備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陛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瀕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鹵守毛澤民置石䃮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

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為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餫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結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尙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鬬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功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為營田綱以為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業產撥官頁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閑田甽澮堙塞則官為之助變瘠為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抉擿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為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為樁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己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餽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六萬眞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成分餉事賴以不乏發疾乞

閑得直祕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處囚王麥有奴挾刃欲
殘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讞議妄牽連徑出斬之稱衢囚之冤者台盜鍾百一非
共盜尉覬賞躪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尙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
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為異
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
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
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
問晝夜暑寒竟行利涉歡䜣忘勤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
漑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堰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
溢入邑居田閭淪蕩瀕海藉塘為固隄岸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
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圍者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
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
弱乃招水軍刺叉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
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詔為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
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二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
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其中二
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憚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費償增蕩綱請負殿
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敝因是著明矣紹定
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
退縮奔競貪饕相與為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
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為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平皆朝廷威德所及
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
卒越人聞之多隕涕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
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
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尤長於
翰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嚴肅不喜奢靡供帳車乘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
左帑志漫存錄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
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
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
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華靡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費於妄用此宮闈儀
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
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
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圍田執己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躐躋殿巖庸鄙之夫久
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
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
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
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
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
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
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荅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
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壅閼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
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
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
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
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藏以巧請而
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
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
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
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糜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
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請豈祖宗

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惕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亥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諸史彌遠別彌遠曰予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亥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祕閣主管崇禧觀亥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亥爲請而歿已閱月矣初亥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亥歎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焴服其言亥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眞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亥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與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霆爲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閱總效軍尋委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臺辟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請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嚴平居則無以稽其虛籍冒請之敝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東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特差充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安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意之命董三城事勝交鋒出城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廬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蘄徐舒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犄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爲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敝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困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徼官易以近意而遷謫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餧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皆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衛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橫班諸使交薦之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于道朝論以爲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繕錢十萬勞其軍霆以召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尋爲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萬邦傑聚衆三千人爲盜霆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

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
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邏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
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霆曰秋防已
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盍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
使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差知壽
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
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
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
卒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
本也有玉溪集行于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
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
之直于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
而敦詩書也

宋史卷四百八

宋史卷四百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璘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鄞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誅，轉府幕守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秫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榷酤，民以爲便。麻菽舊有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洊饑，貧民競愬無所於糴，定子曰：「女毋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廼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溢于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辦爲能迫促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榷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榷也。」乃止。制置使鄭損彊愎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鐵錢，百姓貿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況又隆興閣得旨爲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顚末，損乃釋然曰：「二司相關處，公每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軍。長寧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淯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封殖，制置司又榷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蠲重賦。差知綿州。大元兵守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皷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綿以闚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淯塘禦皷，皷就擒。已而劍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羣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戢諸司之餫，爲朝廷扞蔽全蜀。我去藏，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斬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怒，奔告曰：「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卒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咸陳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爲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在，苟終不獲，我當爲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我是守臣，死則死于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器安用多爲？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爲罪滋大乎？」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亡幾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虎、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將以兵入，欲何爲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爲恭敬，要索甚大。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若敵至，爲國一死，則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戢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饟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極其勞勤。以收撫張皷功，進三官；以防遏招收潰兵功，又進一官，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首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而歸，了翁亦至自靖州，適定子於綿，定子爲築棣華堂，飲酒賦詩爲樂，一時以爲美談。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養壽靜，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

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為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違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視諸人為難。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帝曰。淮師巡邊。卿知之乎。輔車之勢。漕運為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定子因上疏論邊事甚悉。帝嘉納焉。踰年。召入奏事。會稼死事于沔州。上疏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遷太府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對。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豫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險。求為水陸可進之策。升兼樞密都承旨。又遷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視新城大橋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即軍中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勞問甚渥。特進一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兼直學士院。未幾。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曆。書成。上進。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時禮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或臥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稱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粹駁。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應故事。畏縮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好。逃避乎耳目之官。則凡論思等事。皆不必論矣。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子作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為先務。所著存耆齋文集。北門類藁。掖垣類藁。經說。紹熙講議。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少從李坤臣學。坤臣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為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為史館檢閱。秩同祕閣校勘。蓋創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為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挂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勦入邪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為太常博士。遷祕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言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諱姦。俾於艱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為之地。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宅臺諫累疏論嵩之罪惡。竟不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輸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腐夫巧璫。而使傳幾搖。妖蠱外通。而魁邪密主。陰姦伏蠱。互煽交攻。

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爲虛言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也言尤切直帝嘉納焉又言羣臣應辭宮禁奇衺賄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願乃幷包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憂穢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覬之漸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能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羣憸悚懼或泣愬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瓌山爲郡雖豐歲猶仰他州夏旱斯得蠲租發廩招糴勸分請于朝得米萬石以振濟還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塈等七人以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上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人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營救惑誤聖聽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贓吏之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塈者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己任臺諫而反見攻徧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劾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廣提點刑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彊賊刼殺平民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下獄羣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鞠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籍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濶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于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幷言於朝下其事大府寺出贓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書留之又薦李晞顏等五人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脩注官言水災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近習諸臣遏絕衺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臣絕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會斥左司徐霖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還霖事乃徙汝騰翰林學士汝騰聞命卽去國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踊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上封事言得失者衆或者惡其譊譊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衺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爲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好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卽爲之罷董槐入相召爲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大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爲首惡黥配廣州捐貲免行至是爲相府監奴嗾炎發其端京尹顧岩傅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竄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點刑獄之命炎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卽位召爲祕書監又論罷復還祕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時每於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

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大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論言事最爲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尙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疏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及經武要略大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傅斯得言贈恤之典所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太師又言實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太薄乃加贈待制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籍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籍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閒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錄恥堂文集行世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閒已許嫁女夫家以牛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開禧末入爲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爲雷雨壞神主遷御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遷軍器丞進太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請于朝得賜僧牒五十米十萬七千餘石常平使者欲均濟而勿勸糶忠恕慮後無以濟遂核戶口計歲月嚴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闕　所見瘦異以言去主管沖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召爲屯田郎官丁內艱免喪入爲戶部郎官入對極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且曰孝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強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于今日於禮無稽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霅東淮狂悖洊興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躔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權殯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閒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舛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御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嶄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閒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殄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幸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尙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況邇來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彊敏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饋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閒見今縉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爲己物薦舉獄訟軍伍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至其避讒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隳家聲及是歎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辭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忠恕自

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秘閣知贛州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歸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沖佑觀卒遷一官致仕魏了翁嘗許忠恕拳拳暢滅似淺撥繁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聞乎栻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爲緩之果得賊太湖與舟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圍將壅渠涌舟諜言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迕使者意移監鄞稅璘遂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榷貨務門辟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屬出師楚州盡瘁焉捷聞以金人據淮陰欲乘勢取之璘言捷奏多誇詎得信乎須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二萬調夫幾萬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沒漣海謀結北邊政欲迭出撓我爲方大爾淮陰堅壘與楚城等濠之廣又過之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復美名也而實禍猶危之不聽制司恐楚城之捷自趙范與葵出議贖淮陰二城爲功洎聞金變即轄攻之我師死傷者六萬璘在兵間憤之著讜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晉陵縣隣州田訟至有泣愬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韡留守建康辟爲通判察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擢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呈駭辭不敢就職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迕權貴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論奏繳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紫衫而讀首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衛大開小帑盡罄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盡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違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上爲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爲統帥起贓吏爲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儒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薦之陛下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適清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會趙栻夫遣史寅午囑清之父子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匄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以利害又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徼當塗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且奏損總領所錢二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民非臣不敢撥本召糴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至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母教之助爲多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宋史卷四百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婁機　沈煥（舒璘附）　曹彥約　范應鈴

徐經孫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七攝鄰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輕賦稅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遭外艱免喪為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易淮東已而復舊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冤獄蜀帥袁說友辟參議幕中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敝遷宗正寺主簿為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上與館閣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遷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郎官秘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句閱不許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不忍舍機亦為之感涕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儳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聞之不說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殷嚴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儲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荊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營土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議官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胄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首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因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讎未復且為沮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貲專為養兵之助機里人有故官吏部與未舉而予赴調者機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肆之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稱善旱久飛蝗為災機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勢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申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朝官實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為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案楔卒為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憚服之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復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弆云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

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己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閑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聲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諡端憲煥之友舒璘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徽習頗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諡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嵩偉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觀方略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爲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吏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困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還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鄢洣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爲功遲留以徼重賂彥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徼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

一令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鬬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鎭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還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卽位權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哀佞若蟊賊其有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搢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實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爲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卽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歎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辟爲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卽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下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眞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償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內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卽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榷酤興利斬五邑悉改爲戶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戶人勸之榷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羣飲其可誘之利其贏耶永新禾山羣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略檄

之擣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擣其巢穴禽之誅其爲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謹誅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辭踰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錢盡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模欲變累年上甑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敝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識者韙之遷尙左郎官尋爲浙東提點刑獄力匄便養改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併詭挾三萬戶風采凜然丁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尙左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官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長寇亟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應鈴親臨誓師號令明壯士卒鼓勇以前禽蔣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條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聞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修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守正不阿別白是非見義必爲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猾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賞曰彼之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修潔案姦贓振樹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爲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慚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師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由豐儲倉提管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爲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爲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韡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韡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席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韡老繆至此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閑明通判無罪識者韙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數陳經義隨事啓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者以靖共爲主有懷者以譁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拜授端明殿大學士閑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胄之爲相豈用兵之時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煥舒璘學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愼有守卒以爭公田忤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宋史卷四百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

湯璹　蔣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孫

歐陽守道

湯璹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祠。璹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顒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忤權相意，而璹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璹負直聲，與韓侂冑、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璹，生平奉祠閑居之日多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璹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曲，言者摭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璹嘗擇壻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霅川，移文閤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與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譬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乇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為君難六箴。召為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微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事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實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疏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顧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去者五：徇私調

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還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諡忠文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八世祖允旻生期歲淳化間盜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襁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權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泌衆人過之子才拂衣竟去泌以書幣謝不受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詔李心傳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制置司遣之文州視王宣軍鎮鄧艾縋兵處也道遇宣曰敵且壓境宜已退矣君毋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庾而還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府溫江縣事未上連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將下殿復召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祕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怒子才言己遠曰姑遷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轉通判衢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寀臨安府尹趙與𥲅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寀尤無恥請先罷之寀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與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還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饑民嘯聚爲亂子才言于上立罷經界謫謂禮浙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振之又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證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即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己並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辭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恥與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爲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犄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讀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爲書行以爲敘復地帝曰繳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爲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湯漢黄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譽嵩之罷蛻正字去還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宮致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

三醮有樂用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適專用醮庶專用醮也樂章入學士院故事況面論臣不敢不作詔從之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荊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請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荊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緜劍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子才請行其言文翁別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辭內轄職而宋臣錄黃竟不至院蓋懼子才復有言也吳子聽之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聽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曰子聽依憑城社勢燄薰灼以官爵爲市搢紳之無恥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聽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卽爲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聽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聽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而頒之閒詣學爲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政負上供綱及總所綱七十萬緡悉爲補之蠲黃池酒息六十餘萬貫三縣秋苗畸零萬五千餘石夏稅畸零紬帛四千五百餘匹絲七百餘兩綿一萬三千餘兩麥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韡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自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威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韡之狀係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愬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己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槧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無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憤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聽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詔劾子才者悉寘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卽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温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爲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爲我彊起故事近臣自外召者必先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關請内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奈何懷宴安以鴆毒而不明閑瑕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妨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今當反其所爲奈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論者國之元氣也今言及乘輿尙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閤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對帝聳聽久之卽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要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尙書祀明堂子才爲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小迕權臣輒寘流子才請重者量移輕者放還兼直學士院前是僚直多以疾免子才始復舊制帝賜詩褒賞每直輒召對内殿語至夜分或就賜酒果兼給事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公田更七司法正爲尙書力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徐敏子以星赦量移似道惡其爲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不可葉李呂宙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他事下天府獄子才請宥之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辭甚忿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蓋懼子才再有所論駁也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

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甚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歸安吉，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即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芾、趙卯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爲忠義士。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卻之。身後家無餘貲，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稾、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獻，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嵩之聞貔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祿未及親辭。喪父，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湖南制置司參議官，馬光祖、趙與𥲤皆薦之。丁大全在臺，勢焰熏灼，天久雨，貔孫應詔陳時事，言國積陰少陽，去姦邪，擇手書蠲米稅，姦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薦數士，擢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策試冑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光祖辟添差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時大全執政，使其黨許以驟用，貔孫力拒之，且謁告歸省。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懷姦誤國之罪，得言學校六士之冤，又以急務人才，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牧內郡，選命才以守江面，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勢，以保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筵，言及宋臣撓政事，忤旨，遷大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貔孫論導得體，衍說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聲戒，太子每爲之改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時大禮成，封命叢委，吏持詞頭下，每夕無慮數十，貔孫運筆如飛，夜未中已就，皆溫潤典雅。遷宗正少卿。丁母憂，服除，授祕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並緣爲姦，貔孫疏其敝，推春秋尊王絀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淫聲奇服之禁，他所論苦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宋臣復出，朝論紛然，貔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升侍御史兼侍講。長星出東方，貔孫力詆外戚內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爲之感動。升侍讀。貔孫之再入臺，屬疆埸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貔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貔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尙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貔孫，使者旁午於道，而貔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貪爲先務。郡倉受租舊倚斛面取贏，吏加漁取，貔孫知其敝，悉榜除之，許民自槩量，宿敝頓革。田里歡聲，興學校以勸士。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與恩澤二，令所在給喪事。有文集、奏議行世。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瞯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食肉。鄰媼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迕，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苛求瑕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爲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雩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戶。其次十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爲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齋，吾何爲至此。」仲齋，新之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其子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里有張某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會己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

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瀆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
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收出之其舅醜詆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轉
運使包恢爲請祠于朝萬里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秘書
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煚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
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書自
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
曰老自與蠻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
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
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爲太則子爲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
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圉上下所通用也時病足不及
與議遷校書郎兼景獻府教授遷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
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反諸身化之以儉而彼不爲儉吾惟有卑
宮室菲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與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厚無益之藏以
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
偉奴孺子各爲悲哀咸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呂文德舉九十
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
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
族毀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
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遷著作郎
卒家無一錢守道之兄之妻喪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浹生甫數月守道三
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
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顛頓不釋者終身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
厚誣以贓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曾早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
郡守吳侯也冤莫甚於前守冤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婦藏冤旱或三
年冤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
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璹立朝謇諤將重珍自擢巍科既居威名之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爲
難矣牟子才朱貔孫直聲著于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宋史卷四百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孟 珙 杜 杲子庶 王 登 楊 掞
張惟孝 陳 咸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闞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救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宅遺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祇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乾葬趨就職又辭轉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刱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都監丁母憂又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大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犄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爲少然須木查腦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二萬二千有奇殘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殘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乾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僇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威見德敘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椊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絶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赬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

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隘，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　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倴盞遣兎花忒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爲兄弟，酌馬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擁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倴盞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倴盞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鉤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鉤致生俘郭山，戰少卻，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蹀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己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倴盞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與倴盞分守緒骨，得金盌、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太常寺簿朱楊祖、看班祗候林拓朝入陵，諜云大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刱章家山、毋家山兩堡爲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大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金門守朱陽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度江，珙以全師繼之。大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隨縣男，權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大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甸，蘄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退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盌，珙益以白金五

十兩賜之諸將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勳勞趣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迺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荊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爲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諜報大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奬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大元兵自隨闖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將塔海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大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爲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諜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剏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大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

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棗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百餘老稚百一十五人馬二百六十匹來降創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鬭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蠲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閻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猺林賽艮爲亂遣王瑀平之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領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荊門出襄樾劉全齎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髙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大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

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爲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十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閉關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大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荊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要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鄂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輟朝，賻銀絹各千，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江淮制置使李珏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屬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得禽獸而雖若丘陵，弗爲。」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朝廷察蘆無虧，三劾皆寢。淮西制置曾式中辟盧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爲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全犯邊，衍時爲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范弟葵出師，還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奉祠，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大元兵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大兵復大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書獎諭之。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大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

愈力，權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爲三郡。杲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萬沙上者，請以帥營爲程顥祠，總領所卽張栻宦遊處，陳像設祀焉。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復與大元兵戰于真州，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不許，兼吏部尚書。杲謂資格通其礙，銓綜爲精。梁成大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徽猷閣學士奉祠，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遺表上，贈開府。杲淹貫多能，爲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書得於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大元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歡心，卒協力捍禦。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壽斌軍與大元兵戰朱皐、白冢，遷將作監簿。杲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奉祠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罷。命赴淮東制司議幕，遇闕遷將作監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陛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淸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尋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宮。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祕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火，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嘗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爲制置使，邊事甚亟，因幕僚咸言王登才略，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躍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偶試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卽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釃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參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幾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辦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炣劾思忠，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略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掞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數月，拂衣去，遊襄、漢。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掞攜之入倡樓，傾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爲。明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它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掞。逾年，安豐被兵，掞慨然曰：事亟矣。掞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掞念置身行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爲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費用。掞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掞償之。掞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掞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

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始冥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掾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掾爲動色，因歎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兜鍪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爲京湖制置使，掾與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掾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者，如掾副之，何事不可爲也，但恐終以勇敗。」後登死，人以爲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別之傑爲帥，盡監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買服前行，密窺監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爲敵兵，曰：「後隊亟至，守監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峨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禍難猶劇，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燿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爲叔父巨卿後，登淳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聞于部使者，爲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稅司免下戶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爲虧漕計，咸白安節曰：「苟利於民，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爲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椎輸絹錢，民以爲病，咸白安節，嚴入節出，奏歲減二十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二千餘石以振，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宮，政以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守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緩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用，副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務爲闊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爲緩急用，據險阨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還利路轉運判官，曦叛，臣於金，關外四州繼沒，人情大駭，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丙密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僞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望大合樂以享，咸力拒之，初，咸自大安東下，遇僞將褚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與共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絕曦援兵，既而釜棄官歸，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沮，李道傳聞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爲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僞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峽，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吳晛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爲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勉其出，丙尋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榷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請丙奏于朝，罷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椑賣官幷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

晝備至故軍與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
餉廩緡不過一千四百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
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塲楮撥二百一
十餘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軍糧百
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劍外民久苦役調
或建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憚行馳愬于安丙乞討直
輸錢以免行久而不克輸者十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千餘萬半
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三司增搬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
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
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兌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
截上流咸不動疏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
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爲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
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爲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初宣諭使吳獵
嘗表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値我國家與師討罪聲震河朔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
滅其國以雪百年之恥而珙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杲王登楊掞張惟孝
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曦雖不能死然理財於
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而莫經溝瀆者哉

宋史卷四百十二

宋史卷四百十二考證

孟珙傳倂達○臣宗楷按元史作塔察兒與宋將孟珙合兵圍蔡則倂達其別
名也

宋史卷四百十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二

趙汝談　趙汝讜　趙希錧　趙彥吶
趙善湘　趙與懽　趙必愿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冑閽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召爲大社令時侂冑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侂冑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末坐白晳者何人汝談不爲動以參知政事李璧薦召試館職權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爲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赤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豪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爲之險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親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將欲畔則自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爲吾緩急哉其備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匄諸朝廷安得力給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則併租稅市權之利盡與之免其共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爲其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異車服給美田宅官其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爲公卿雖貴曾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上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爲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蓍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知溫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匄祠授江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倘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敵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之蠱而成終泰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姦似聖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見甚失久乃寖至差訛則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賣直至是則不特是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吾聽雜吾目撓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虛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導我聲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扃我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于之哉改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錄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時朝議履畝稱楮汝談言非便迕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上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草答詔以爲貶秩易審舉措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四辭不允至郡力匄祠召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關增秩稱提官楮四郡獲賞汝談獨蹙額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蕭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御庶幾伸縮由己機用出心盡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歎久之且謂鄉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爲率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率輔兩

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爲文章有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趙汝讜字蹈中少倜儻有軼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冑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冑憚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爲之畫策惑亂天聽爲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實徐獄徐訴其冤汝讜以反坐法黥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宮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溫州卒汝讜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趙希館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爲危之希館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諜窺關希館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繇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館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莫敢自陳希館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館易班希館力辭弗克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館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闒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以寶璽推恩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希館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爲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斂贈以金幣希館風資凝重負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趙彥吶字敏若彭州人登四川類試第少以材稱吳曦叛以祿禧僞守夔彥吶結義士殺之遂顯名嘉定十二年關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檄使經理金人再至戰却之因請脩州北水關募民耕戰以守又勸丙盡捐關外四州租結民兵使各自爲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軍民心轉提點刑獄尋帥沔時譽甚都及崔與之代丙始察其大言無實謂他日誤事者必此人請廟堂毋付以邊藩尋奪其節制寶慶元年乃移帥興元三年會鄭損棄四州退保三關彥吶力爭不勝罷歸家者五年紹定四年桂如淵代損起彥吶於副使更李𡌴黃伯固皆彥吶副之端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趣其出兵以應入洛之役不從奏

犨之豪汪世顯久求內附至是彥吶為力請數四清之亦訖不從三年金人大入至三泉彥吶大敗貶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留之江陵兩年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以恩補保義郎轉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轉忠翊郎又轉忠訓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五年知餘姚縣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出判無為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四年改知常州八年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內艱明年起復知和州三辭不獲命還知大宗正丞兼權戶部郎官改知秘閣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舉常平兼知無為軍進直徽猷閣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兼知廬州兼本路安撫仍兼轉運判官提舉常平十三年進直寶文閣以平固始寇功賜金帶許令服繫十四年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集英殿修撰兼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進寶章閣待制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賜御僊花金帶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捌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等功皆升其官進龍圖閣待制仍任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仍任進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專討許便宜從事四年進封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時善湘見范葵進取慰藉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遣諸子屯寶應以從范葵亦讓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櫄等提兵草報善湘季子汝楳丞相史彌遠壻也故奏報無不達以平閩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五年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縣四城及策應京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仍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眙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九疏乞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監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筆以善湘有討逆復城之功幾其奏嘉熙二年授四川宣撫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乞祠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請休致四乞歸田復提舉洞霄宮淳祐二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少師賻贈加等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約說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詩詞雜著三十五卷

趙與懽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改建寧司戶參軍中明法科攝浦城縣丁父憂作善慶五規示子孫免喪還大理評事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駁勘動涉歲時類瘐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而親往鞫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還籍田令久之拜宗正寺簿歷軍器監司農寺丞還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改倉部權度支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抑榷酤禁網峻密與懽首捐以予民毀銅鉦縣門欲懲者擊之冤無不直有富民懲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懽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嫠媼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廳日為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喪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趣朝自恢復退師又議納使與懽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必得智識氣節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兼權檢正還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剖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懽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懽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實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為悚然又建言秦刻須有端平法度語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殘破或望風棄地召見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施行與懽招刺三千人為忠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

乞省不急之費薦文武士四十人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爲深切星變上章請罷大火力言災變之烈謂臣罪擢髮莫數猶欲以去國爲言少悟上聽願祇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振恤五請竄於是中書方大琮言與權素自潔脩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權請先敘復同降官屬又言艱難不可爲之時當慷慨厲志深爲人才兵力思還戶部尚書兼權吏部累匄祠不許論楮幣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內帑收換屢稱提而折閱益甚嘗請兩界並展十年勿議造新貫州縣毋以損污抑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絕其疑所以區畫者甚備其後詔宰相徧詢侍從與權又以前說陳之有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乎每言端平以來貪贓吏禁包苴戒奔競戢橫斂而風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爲常肥家爲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疏乞別邪正警婾惰擬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內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謗議者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又言軍政弛而尺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嫌隙內則班行惟求速化守牧類多貪庸楮事日非浮冗不節指陳無虛日大風震雷數見因具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民力兵威願乘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授老歲月於行移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奈何也遷吏部尚書講筵言青雨不降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踊民譌士躁在外兵權渙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並建宰輔謂宜風采振揚而事勢猶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歸田會潮汐齧隄執政道帝意留治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竣事獄空力匄罷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戶部財用兼侍讀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會饑民相擠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奉詔亟榜諭曰今申奏振救宜忍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奉朝請與權至浙江上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權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舊職知溫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挪水砦脩貢院以侍讀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五匄歸又不許進春秋解升大學士薦士六十人史嵩之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權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立名譽必不宜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權請優恤漢弼元杰家帝從之而請優恤手詔則與權所擬入也又請以兵財分任輔臣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與權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贓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盜昔伏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賢否無別國將誰與立邪願富一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伏之禍帝爲改容袁士宋斌少從黃榦李燔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權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帝逐二諫臣與權力爭之五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封詩忠邪辨自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君憂國本諸天性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帝震悼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諡清敏累贈太師手注六經及仁皇訓典詳釋又有高宗寶訓要釋奏議詩文百卷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奧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故斂之多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趙必愿字立夫廣西經略安撫崇憲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憂哀毀骨立服闋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開禧元年銓監平江府糧料院調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悅願

輸華胥吏鬻鹽之斂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吾牧職也吏何罪柬擔侯讁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惠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貲買田助役則勉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榦服除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陛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知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權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依舊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元年以直秘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倉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丙辭綾羅申省免用舊例預解諸色窠名錢罷開化稅場還大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己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外貴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倘可含糊意向以啓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閹宦而人或疑於閹宦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斂之心而動步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三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救江陵之

急節財用之宜罷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閫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爲稱提之法必愿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爲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關略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費尚堅故革奢華戒宴殿無度之讌酣節內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獻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兼勑令所刪脩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兼刪脩勑令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尋兼左司還太府卿仍兼編脩檢討還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彗攸熠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霓疊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脩行祈天永命而已還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畏天戒下脩人事易沴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閒耳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羣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嚮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爲國生財程异皇甫鎛之徒乘閒捷出推剋剝以術

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專掊斂聚羨餘關架緡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己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必如衞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右侍郎乞免兼檢正從之兼國史脩撰時邊事急必愿應詔言宜勑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關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芮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稱其平允暫兼權戶部侍郎兼同詳定勑令請立國本請親禱兩還戶部侍郎暫兼給事中先是錢相常繳陳洵益贈節使不行必愿復繳奏曰李韶向爲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乞予外祠以絕窺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韶不能自安徑求外補今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超贈洵益又繳駁不行韶愈無來期矣陛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內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寢洵益節鉞趣韶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許權戶部尚書疏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荊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夔峽徙涪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眞陽援安豐危成都遺燼靡有孑遺又曰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諭太府丞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宮府之一體二疏迕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聞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勸政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卽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脩水教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召又三辭皆不許卒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論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見汝談汝讜希館是已彥吶帥邊而墮功亦由廟算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懽以長者稱必愿世濟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宋史卷四百十三

宋史卷四百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補承事郎。八年，轉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四年，舉進士。紹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遷太社令。三年，遷太常寺主簿，以親老請祠，主管沖佑觀。丁父憂。慶元二年，復為大理司直，尋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實，濬溝洫，固隄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為水旱之備；葺城郭，脩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為邊鄙之防。丞相京鏜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為託。」四年，授樞密院編脩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丐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祕書少監，遷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為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為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戢浮言以撓嗇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衂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幷陳自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命為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院脩撰。詢立為太子，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太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嚴其尺籍之關，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智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丁母憂，歸治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以使者趣行急，乃就道，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落起復。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諡，釐正誣史。一時偽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於外。十四年，賜家廟祭器。寧宗崩，擁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六辭不拜，因乞解機政，歸田里，亟出關，帝從之。寶慶二年，拜少師，賜玉帶。勸上傾心順令以事太后，力學脩德以答皇天眷祐，以副四海歸戴。紹定元年，上太后尊號，拜太傅，八辭不拜。夏，得疾，累疏丐歸，不許。都城災，五疏乞罷，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復爵。六年，將拜太師，三具奏辭，乞免出命，不許，乃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又三具奏辭。紹定五年，上疏乞謝事，拜太傅。未幾，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戶部支賻贈銀絹以千計，內帑特頒五千匹兩，遣使祭奠，及其喪還，遣禮官致路祭于都門外，賜墓偏玉勳纂。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為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

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韓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挾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羣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為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說書。帝問外人因閣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故事月進鞵數兩，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垂澣，革舃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元年，改兼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仍兼史官、說書、樞密院編脩官。二年，權工部侍郎，暫權給事中，進給事中，升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升兼脩國史、實錄院脩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彌遠卒，命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𡌴、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淸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為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乞罷，不可，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乞去。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聞邊警，密疏恐陛下憂悔大過，以汨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嘉熙二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為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淳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衞國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亦疏匄歸，不允，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國公。居無何，與其子士昌決意東還，又不許，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賜玉帶，更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脩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為盛也。」帝褒諭之。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洽，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接踵而至。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為之。」帝以邊事為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韡遂往。於是戰于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依前太傅。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西，併軍分頭，日以節廩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罣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鴈汊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十

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于明堂有旨閤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為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累奏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遂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藁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幹辦公事寶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軍器監丞兼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以直祕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乞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掎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為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荊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為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既慮其始必慮其終謹而審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為異同嵩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潰道並進復上疏乞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覈實理財等事且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內引賜便宜指揮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學士京西荊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兼節制光黃蘄舒乞免兼總領從之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黃州圍解降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疏視執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荊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兼督視淮南西路軍馬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黃州十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荊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久旱乞解機政地震屢疏乞罷免皆不許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于朝還之二年進高孝光寧帝紀

孝宗經武要略寧宗實錄日曆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遺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濅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謂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為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苦口極言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驚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閑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春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忠簡以家諱改謚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謚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汛掃中土以還天子槐貌甚偉廣顙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嚴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數其善學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說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擿諸死地以傅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桷械枉今不為出之生無繇矣乃為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春入為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兼權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至州會全叛涉淮臨大江大府急發州兵槐即日將兵濟江而西全遁去乃還五年丁母憂端平三年差通判蘄州辭嘉熙元年召赴都堂審察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閉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購彥直之家差充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當是時宋與金為鄰國而襄漢揚

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爲羣盜。浮光人瞿全寓黃陂。有衆三千餘。稍出鹵掠。槐令客說下全。徙之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又享賜之。用爲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府日夜徵發。民且困。槐爲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不匱。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沿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師軍中肅然。三年。進秘閣脩撰。四年。召入奏事。遷權戶部侍郎。賜紫。進集英殿脩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爲精兵。六年。召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宰相移書槐曰。國家方用兵。人臣不辭急難。公幸毋固辭。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阯及符奴月烏流麟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阯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年。遷工部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遷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讀。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羣臣奏事。少與法違。憚槐不敢上。兼侍讀。進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辭。進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爲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權參知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荊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倘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荊蜀輔車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爲岐意者。苟以臣爲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曰。卿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爲容悅。帝問糴民粟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脩太乙祠。則對曰。土工涝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爲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爲朝廷惜此。苟非姦贓。皆願爲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墮退方。稍稍內徙。令得生還。願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爲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變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爲佞。帝躐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爲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己。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姦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罷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逵龍學。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撫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嬖近。明年。輪

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閫六事同番易湯巾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祕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閫帥獎用介直雷斐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衺蠱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蘖易搖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民湯頎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鼎遂還之毀萬載旗簡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投閑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賊之冤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陛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書進講尚書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尋兼侍讀丁母憂五年以集英殿脩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定元年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脩國史兼實錄修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祠不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七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爲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脩之日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懋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己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閑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上屬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瀛國公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于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大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爲

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藜藿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寶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辭至池以禮帥諸生二年調主管戶部架閣三年還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彊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還祕書省正字四年尤焴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鉤致之廷鸞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屋往瞯焉廷鸞素厚持屋且同館不虞其諜也密露大意持屋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屋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入廂貌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尙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卽行會日食與祕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遷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年一再乞外補不許廷鸞論貢舉三事嚴鄉里之舉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擢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權直擢祕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入奏言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願陛下翕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郯之說進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程奎污穢詭祕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爲大全黨不當通判江州朱熠不當知慶元府及爲制置使林彝趙必逵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兼國史實錄院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尙可爲也兼權參知政事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江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度宗初年詔詢故老專以脩攘大計叩之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黥室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瀛國公卽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既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喪起復羣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宋史卷四百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黃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閩清縣丁父憂服除知連江縣東湖瀕田餘二千頃隄壞即下流南港為石隄三百尺民享其利慶元初召為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臣僚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為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禨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為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甫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為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為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為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雖數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驟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閩帥倪思以為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思為戒李壁謫居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為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乖異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雪其冤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圌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圌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金帶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愁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纂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為樞密

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掊克之禁彌營運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饕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廪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繳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諡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文二十四卷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爲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搢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爲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隨不激其歿也士論惜之

黃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一歲而孤外大母杜教之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邑民有訴僧爲盜且殺人移鞫治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點刑獄馬大同且爭之甚力已而得眞盜大同薦之調柳州教授又調靈川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略司選疇若條畫招捕事宜疇若謂須稽原始亂爲區處之方再任嶺外用舉改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錢三十餘緡爲民代輸兩年諸司舉爲邑最官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元年都城火疇若應詔上言曰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兼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遷太府寺丞又遷秘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說書遷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爲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於前善爲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韓侂胄敗疇若上章句去帝批其奏曰卿懷忠藎朕固知之疇若遂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罷不更置疇若奏以爲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乞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科條人才爲宣撫使帝即日以丘崇爲江淮制置使尋遷疇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朝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侂胄首詔令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敵國人譏其有失國體疇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若必睥睨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撙節逐年樁積遂置安邊所戶部侍郎沈詵條具合節省拘催者疇若復乞依仁宗孝宗兩朝成訓凡節省事在內諸司選內侍長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廷三省則委宰掾樞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侂胄萬畝莊等一併拘樁既而內廷及酒所減省議多格獨得估籍姦贓及房廊非泛供須五頃總緡錢九百一十三萬有奇外樁留產業每歲又可得七十一萬五千三百餘緡疇若乞令後省類聚更化以來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閣付之中書都城穀踊貴詔減價糶樁管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交集臨安府按籍振濟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麥熟罷振濟各給糧遣歸疇若謂此實驅之使去耳遂奏乞令覈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振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

既破又無贏貲必難遽去仍與振恤侯早熟乃罷於是詔振濟至六月乃止帝以蝗災令刺舉監司不才者曦若同臺監孜察上之又言湖廣盜賊固迫於饑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風峒寇實由官不爲決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爲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砦官巡尉侵漁權戶部侍郎金使告主亡差充管伴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詔令侍從臺省條上所見曦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寬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質朴屏絕浮薄之論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戶察一員專監安邊所帝皆是之因面求補外退上章降詔不允又連疏匄去會旱蝗復熾御筆令在朝百執事條上封事曦若奏官吏苛刻科役頻併賦斂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冊皇太子差充引見禮儀使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吳曦叛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擇人故輟曦若以往三辭不允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屬軍民利病吏治臧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曦若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敕命差注者悉罷之爲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別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糴米十五萬石有奇足廣惠倉之儲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曦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四年董蠻合其部族入寇犍爲利店曦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曦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平戎莊是年茇佸麻租令莊子弟卽日上邊爲守備會嘉定關守蠻窺利店無備遂入寇曦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拓牒轉運司折支不報蠻再犯龍堝堡轉運司始頗從所請蠻復到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進龍圖閣待制依舊知成都府大使司之師出栗路提刑亦徵兵三垂告警敘南之報復急兩路震動曦若亟移書兩軍俾速還師守險爲後圖西師遂退守沐川既而曦若兼制敘州兵甲公事既得專行益嚴守備蠻酋昔丑竟降朝廷賞平蠻功進曦若一秩曦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耨髮櫛如乞揀留移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以救傷重更用東南賢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爲東南監司庶杜州縣姻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抗疏請於朝乞力行之復念大玄城乃張儀所築高駢所修圮壞歲久復修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爲修城備曦若以制置使留漢中則護諸將爲得宜召赴行在入對延和殿遷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八年四月不雨詔求直言曦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楮幣州縣奉行切迫故因坐滅陌被估籍者衆乞與給還乞蠲閣下戶畸零稅賦乞振贍雄淮軍之乏尋皆行之落權升左庶子仍兼修中權太子詹事曦若引范鎮故事乞歸田里十年春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改提舉鴻慶宮關外軍潰言者論及曦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所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冑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冑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從

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爲之賞激，調南康軍教授。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歎獎，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調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且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免，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論，改大學錄，明年，遷武學博士，又遷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其教養之規，稹所論建。遷祕書郎、著作佐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請敘復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拔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券二，更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明年，又論謀國者欲以安靖爲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爲安靖，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不可爲，意向不明，無以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應不亟，無以趨事機，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番易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之，迕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僑書論罷，提舉千秋鴻禧觀。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爲常，往往棲寄僧剎，稹命營高燥地爲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横經自講，人用歆動。邑令有賄聞者，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都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屬民爲甚，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辯，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稹性至孝，父疾，願損己算益親年，疾尋愈。真德秀登從班，舉稹自代。沒，又爲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寶奏議曰玉府，曰藥山，弟和，字梓仲，開禧元年進士，爲上元主簿、大關祠，宇祀程顥，真德秀爲記之。知德興，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敘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踰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崇寧縣，辟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關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𡌴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者緘增膢於書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招秦、鞏大姓於𡌴者，衆多從臾，獨公許謂山東覆轍未遠，反覆論難，𡌴從之。其後趙彥呐開閫，復行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應詔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論對，言志士仁人嬰逆鱗，冒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退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矣。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擲爲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羣臣忠告者衆，而聖意確不可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奮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峴劾去。差主管雲臺觀，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

議官不赴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臺諫謝方叔王萬及磊卿相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爲弗靖陽爲還除陰奪言職此中外所以怏怏還將作少監大旱應詔疏時事四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易楮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省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披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宗勉及參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論罷尋以直寶謨閣知袁州請蠲和糴之半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而厚其貲免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退處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密柬韓祥嗾殿中侍御史王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不堅凝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三制皆公許爲之兼權中書舍人時一相尚遜機務多壅公許奏輔臣榮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埸之事帥才不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爲嵩之臺察充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技拭之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復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韓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改紀之初所爲錯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臥帝見公許疏稱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漢弼頗風淫末疾範亦居耆多病猶曰天命猶可也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發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爲之雪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閽籲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鞫勘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莅其事盡情研究務使得實集議朝堂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篡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篡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詔殿中侍御史鄭寀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權禮部侍郎差充執綏官鄭起潛劉晉之及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還謫公許疏其附下罔上之罪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詐以死聞清之造闕號泣請于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糅恐其積習沉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清之頃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敘官復職公許駁奏命遂格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臺諫給舍文章論奏公許疏乞睿斷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以論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議大夫鄭寀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與繕逐諫臣閫遭實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更張之爲士亦當自反未可盡歸咎朝廷也今行之始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既出之令今士子援

擾道途經營朝夕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淸之益不樂授業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黃門取垓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不宜去同知樞密院徐淸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論垓朝廷尋授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嗟悼進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沖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壆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華講義進故事行世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迕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審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眞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爲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爲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爲直之言于州曰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脈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鰌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卽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爲鎭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官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卽遣金爲歸貲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羈平兇輩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還國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凜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還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於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模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閒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計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暫兼權侍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府以論罷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改溫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尙書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爲時耆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稹以通閩徐僑獲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需羅必元受學於稹者也程公許王遂讜論壘見豈不偉哉

宋史卷四百十五

宋史卷四百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吳淵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穎 冷應澂 曹叔遠從子豳 王萬

馬光祖

吳淵字道父秘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强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楊子縣兼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爲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再遷秘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衷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巽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權戶部侍郎再爲總領兼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罷蓋淵所薦者也遂仍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使之什伍令士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祲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澉浦等處兵船歲亦大旱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爲沿江制置副使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禽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府歲亦大祲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拁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脈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匄祠以本官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領江淮茶鹽所轉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于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淵有

材略迄無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尙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議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招進軍充制置司參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大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謬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迺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讙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棋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

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蟇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迺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嗛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迺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

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為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己。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託，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齎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遺諭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殺。

汪立信，澈從孫也。立信曾大父智從澈宦謫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辟沿江制幕，知桐城縣，未上，辟荊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荊湖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閫外之臣與己分功，迺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在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荊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擢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昭信軍，權淮東提刑。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舉江東常平，權知常州，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即嘉興治所講行荒政。尋改知江州，充沿江制置副使，節制蘄、黃、與國軍馬，提舉饒州、南康兵甲，升江西安撫使，乞祠祿，差知鎮江，尋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與，學校士習為變。以潭為湖湘重鎮，剏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果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荊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非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

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大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爲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祿大夫致仕遺表聞贈太傅大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寠甚會歲大祲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盍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罷起爲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又以監察御史胡泓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丘岳又論罷起知安慶府知黃州還淮西提點刑獄兼知黃州加直寶章閣仍舊職奉鴻禧祠特授將作監京湖制置參議官進直煥章閣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還太府少卿大理卿進直龍圖閣合州告急制置使馬光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帝亦語羣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仍舊職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夾江爲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楊州移賈似道以樞密使宣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璧以軍事付呂文德士璧不從以計斷橋奏捷具言方略未幾文德亦以捷聞士璧還峽州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爲宣撫司參議官遷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撫司參議官加右文殿修撰尋授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頃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將兀良哈䚟兵自交阯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璧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聞賜金帶令服繫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依舊職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遣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遺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元年三月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錄用其子孫詔從之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父璟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事見趙范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己每加賞鑒成童即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儆服行諸營察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即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歸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

甚著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徼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命僧舁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旣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還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穎爲人正直剛果博學彊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驚歎臨政善斷不畏彊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浙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默然

冷應澂字公定隆興分寧人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卽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尤爲楊長孺所識拔調靜江府司錄參軍治獄平恕轉運使范應鈴列薦于朝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通判道州入監行在榷貨務遷登聞鼓檢院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爲變僞城六十里而營應澂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或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澂知其勢解卽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猶千餘人乃請諸監司歸郡之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初經略曹宜中意應澂必以濟師來請及是戢服亟上其事薦應澂可大用屬縣租賦輸道阻久不至郡應澂爲之期曰首輸者與減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凡諸綱官屢稍軍券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上下欣附應澂亦極力摩撫與爲備便期年報政奏罷抑配鹽法及乞用楮券折銀綱等五事以紓民力詔就升本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首劾守令貪積不法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時經略使陳宗禮入爲參知政事帝問誰可代卿者宗禮以應澂對旋召爲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叢劇應澂卽分時理務不擾不勸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笞杖以降亦加審愼至其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爲撓奪後卒于家

曾叔遲字器遠溫州瑞安人少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爲國子學錄迕韓侂胄罷通判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咸角孫郃皆登進士第族子㽦

㽦字西士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㽦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歎改知建昌縣復故尙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淸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尙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鎭江府時金初滅當路多知其人豪也咨問者旁午鄭淸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大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徧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擧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併

兩淮爲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豐城淮流深廣敵所難度濠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撫可立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盡此無地無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又謂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楊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軍兵以行此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及請寬邊民請團民兵請援浮光請邊民之能捍邊者常厚其賞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後兵與用礬履畝之令行則又言之廟堂曰令名更化可反爲故相之所不爲乎其他數陳往往累數萬言其自任之篤切於當世如此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六年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還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遷倘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壽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其事體追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然當時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真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充督視行府參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暫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後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

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撙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為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為京尹則剸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而志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向仕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好毀淫祠非其中之無慊不能爾也冷應澂安邊之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迄今遺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

宋史卷四百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兄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秘書郎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聽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闕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閑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常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長護且言群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憸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恤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爲鴟張之計楊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

三京行闕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鬬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　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闕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鬨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朝以闕戢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又遷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四年授參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爲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州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諡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兩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塡眞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撫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甯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爲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時邊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揚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傅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者至久長數十騎出山椒葵帥楊大城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與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俟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與遽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鬭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與葵率士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歛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穽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衞一得朝命

必歷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寶應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毬射與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爲擅遂奉祠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刲股雜藥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盡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毅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闊略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皇生事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爲國之臣子爲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又言於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爲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略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斷賴之兄也拳力絕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使顯及葵各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言甚多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事見全傳進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八月召封樞密院稟議受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實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堤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牐兵多溺死遂潰而范上表劾葵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葵上疏曰移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報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示顯揚優榮寵數使爲人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彝制又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

討逆適丁家難閔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矣覩恩不報獲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苫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與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招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為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荊湖城荊門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宮留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諡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間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乘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久長與弟葵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葵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祕閣通判揚州十六年為軍器監丞以直祕閣知光州十七年入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撥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乘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足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琸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乘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

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鎭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旣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諂賊而不知諂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淸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淮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怨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屯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鎭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臯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書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三數人若復惑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尋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幾爲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繇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尙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謫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敘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候卒于家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忽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爲命官鞫獄立賞捕姦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如法宮蟻蝨之邃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爲兩淮謀者有五一曰明間諜二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砦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絕遊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赧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昴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褫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敘復官職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左司諫趙順孫給事中馮夢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己官贖其罪咸淳七年詔敘復致仕八年卒特贈少卿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讒余玠之類是也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諫范鍾游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衞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爲人主壽坐視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宋史卷四百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爚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鎭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疎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恆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衺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衺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爲祥易亂爲治又言畺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爲金人既滅與比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大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襄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脈五曰廣畜人才以待乏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策策以直諭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祕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鎭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察郡情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與轉運使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鎭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

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婞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𥲅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竄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皷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諡特贈少師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遷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錄父憂服闋還太學博士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六年進祕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以爲厲己勾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證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冶司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斂之不足者芝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召奏事辭不允還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兼右司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還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凱燧得召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又言邊備謂當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帥救災異莫不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貪黷無覆出之患謹姦變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侍讀還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讀亟辭出關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爲執綏官答問多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宮力諫止之三年遷權工部尚書力求補外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璧爲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進參知政事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尤焴領其事纂修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上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萬石拜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特贈少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遺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於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召爲屯田郎官未行還直秘閣江西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還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還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還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匄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書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爲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爲參謀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里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兼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之萬里四匄祠不候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匄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游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歛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爚子爲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榛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知常熟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轄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遷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事淳祐二年改監三省樞密院門乞免所居官詔從之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秘書丞戶

部郎官、淮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爲尚書左司員外郎，賜對，乞祠，不許。七年，還秘書少監，以侍御史周坦言罷，爲福建提點刑獄，差知溫州。十年，差知寧國府，還太府卿。寶祐元年，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兵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疏奏：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亟惆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羣陰之氣，[illegible]保護微陽之根本，批札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內治明如天日，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彙昭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爲判官。開慶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權吏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爲眞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帝聞之甚喜。二年，還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進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咸淳元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許。乞放歸田里，帝遣尚醫視之，且賜食，復兩乞歸，皆不許。二年，拜參知政事。三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官，不許。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免，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爚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八年，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詔遣刑部郎官董樸起之。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年，乞致仕，不許。十一月，以爚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授爚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閑，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爚以鎭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爚兩請毋署省院公牘，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奏爚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尙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爚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鎭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覆思之，咎實在臣。乞罷黜以荅天譴。荅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光祿大夫而已。辭降官，乞罷斥，又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夢炎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爚與宜中必難共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矣。遂罷爚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爲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値國勢危亡之際，天下所屬望也，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別院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還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錄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芘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臥，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爲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爲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爲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測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

宜中請建昌軍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爲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戶部架閣秘書省正字校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爲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爲崇政殿說書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閩闕帥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爲刑部尚書十年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卽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刼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以王爚爲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爚還朝論事卽與宜中不合臺臣孫嶸叟請竄籍潛說友吳益李珏宜中以爲薄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珏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爚力爭以爲當如嶸叟議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爲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爚進平章軍國重事爚拜命卽日徙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己請行宜中媿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爚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爚子 乃唆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以爲趙溍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狠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爚命臨安府捕遣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觀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爲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鄰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卽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閤羣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宜中初與大元丞相伯顏期會軍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顏將兵至皐亭山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溫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溫州而其母死張世傑舁其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王立復以爲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歿於暹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贓當黥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爲黠吏卒寘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illegible]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illegible]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爲賈似道所薈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

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爚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爚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爲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戮力猶懼不逮所爲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爚死鑑遯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幷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衞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皐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鎭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進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鎭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

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㵯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㵯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濚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鄒㵯以贛諸縣兵搗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閭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㵯于永豐㵯兵先潰恆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㵯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㵯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濚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 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

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宋史卷四百十八

宋史卷四百十八考證

陳宜中傳寶祐中丁大全至號爲六君子○臣人龍按癸辛雜識開慶六士陳宜中曾唯黃鏞劉黻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嵩之起復上書時人號爲六君子而本傳則以丁大全上書號爲六君子彼此互異

宋史卷四百十八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八

宣繒　薛極　陳貴誼　曾從龍
鄭性之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　別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韡 崔福附

宣繒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以太學博士召試爲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還考功員外郎又還祕書少監時暫兼權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爲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吏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明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召赴闕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詔繒嘗預定策以王堯臣故事贈太師諡忠靖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溫州知廣德軍以參知政事樓鑰薦還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還右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樁庫兼敕令所刪修官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刪修敕令官拜司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爲真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競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奮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還權刑部尚書尋試戶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遂爲真時暫兼權戶部尚書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觀察推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還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錄還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及使姦惡稽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主更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激怒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爲危之還太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還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還祕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媕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恥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恥言棄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災疢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救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　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歛掊克之敝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倣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理宗即位以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還起居舍人寶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疏嘗試爲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無逸者欲其克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長則可謂愛君切而慮患深矣還中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內侍盛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捲爲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還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權刑部尚書升修玉牒官兼侍讀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紹定六年冬上始親政進參知政事上面諭之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曾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張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枉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又請已振濟者免其後開糴閉囚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內從龍寘于法索得婦人衣命梟于市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繳還張鎡復官詞頭以鎡抑令姪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子故也尋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爲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參知政事疾胡榘憸壬排沮正論陳其罪榘嗾言者劾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丁內艱服除爲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提舉洞霄宮改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荊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之專畀江淮以荊襄屬魏了翁朝論邊用不給詔從龍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屬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謟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以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發遣金州兼幹辦安撫司公事制置使鄭損薦于朝乞召審察授司農寺丞遷駕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面對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講進對言荊襄制臣有當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懲怒權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簽書樞密院事端平三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嘉熙元年復爲參知政事明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資政殿大學士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復爲參知政事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宮觀後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爲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尋遷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復兼太子左庶子試戶部尚書使

金，遷爲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太子詹事、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遷刑部尚書，乞祠，以數文閣學士提舉安慶府真原萬壽宮，以徽猷閣學士起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以數文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爲弟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爲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絕江與越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爲沂邸後可冀也，集姻黨且詫其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爲理宗。天錫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監慈利縣稅、籍田令，超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遷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試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皆兼知臨安府，升兼詳定勅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仍舊職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召爲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旋蒙趣覲，躐玷邇聯。時權禮部侍郎曹豳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豳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豳遂遷官，臣竟汙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丐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亡莊士，則將謂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諒多益，實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爲相，而天錫卒。贈少師，尋加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爲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官尚書，出帥全蜀，嘗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違言論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丈夫才吐鳳。」爲對四坐嘉歎。入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掾，差戶部架閣，遷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歸附，應龍入對，有「并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即位，應龍首陳正心爲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遷秘書郎、兼權尚左郎官，遷著作郎，丐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韡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士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途，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橐中金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齊民，靜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丐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鬪，應龍平決之，其酋感悅，率父老鳴缶擊筩踊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爲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以爲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力卻之。兼權直舍人院，遷

國子祭酒，攝侍右侍郎，兼學士院權直。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應龍諭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勅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試吏部侍郎，升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幣虧甚，行簡主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猜懼。應龍奏從民便、節用二說，行簡然之。兼吏部尚書，遷兵部，兼中書舍人，三上章匄外，不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外，詔免兼中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溫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大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薦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尋遷左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永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還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為江東提點刑獄，直秘閣，知婺州，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召為行在司諫，復兼說書，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追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既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充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還

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西安撫司參議官，還太府寺主簿，又還將作監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以京湖安撫制置使陳垓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安撫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視行府參謀官，還軍器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加秘閣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又進寶謨閣學士，依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邊事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甫論罷。寶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為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襄陽軍，辟荊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俛笏儼然，聲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寖廣，糧餉益艱，請預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願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召為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真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

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爲太學博士遷太府寺丞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祕書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遷將作少監兼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崇政殿說書拜監察御史論曹豳項寅孫兼侍講遷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改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知貢舉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政予祠監察御史劉應起言落職罷祠十一年妻戚氏愬于朝乞曲加貸宥少敘官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爲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𡏖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爲能復古之制而羣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爲兵部侍郎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陳韡字子華福州侯官人父孔碩爲朱熹呂祖謙門人韡讓父郊恩與弟韠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從葉適學嘉定十四年賈涉開淮閫辟京東河北幹官韡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內郡之貸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閑田倣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爲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士豪統率鹽丁又別廩爲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捷韡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椎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韡如盱眙犒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琸調卞整張惠范成進夏全諸軍應援擣虛皆行韡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四駙馬者遷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東提點刑獄加直寶章閣依舊提點刑獄兼知寶應州遷宗正寺丞權工部郎中改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韡提舉四隅保甲韡有覲期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韡莫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韡籍土民丁壯爲一軍沙縣紫雲基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捕者韡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詔韡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點刑獄七月韡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寧化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砦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磜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瞿張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韡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

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點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韡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韡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韡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請「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請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韡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二月，至贛，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雖厓而遁，韡親督諸將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銳下山迎敵，旗幟服色甚盛，韡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厓上，賊巢蕩爲煙埃，賊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禽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僭僞服物各數百計。三槍中箭，與敏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之，餘衆僅千餘，薙獮略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就禽，檻車載三槍等六人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曰：「韡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討捕之責，江閩東廣，訖底寧輯。」乃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未幾，爲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稱其平寇功，韡頓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逃曠敗耳，何功之有。」遷權工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巡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十月，詔遣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利，遏要衝，以伐姦謀。嘉熙元年，進煥章閣學士。四年，拜刑部尚書，辭免，加徽猷閣學士、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淳祐四年，召爲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辭，以舊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落致仕，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諡忠肅。

崔福者，故羣盜，嘗爲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韡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韡留隆興。既而韡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懟凭者，福擒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莫敢攖其鋒。韡知之，遂檄建康署爲鈐轄。福又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及追逐總領所監酒官親屬，韡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韡因厚遣之，福不樂爲鑑用，遇敵不擊，託以葬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請必正其慢令之罪。會韡亦厭忌之，遂坐以軍法，然後擧其罪于朝，且自劾專殺之罪。下詔獎諭，免其罪。福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軍中惜之，時論以爲良將難得，而韡以私忿殺之。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揜，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爲名臣。陳韡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矣。

宋史卷四百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九

王伯大　鄭寀　應䌹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磻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炣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戶部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直秘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尙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鎭江建寧府轉般倉，兼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翹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主；議威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儉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愎，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近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崖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遽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閒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闒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惡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至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纔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又極言邊事曲盡事情。以直寶謨閣知婺州，遷秘書少監，拜司農卿，復爲秘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復舊祠。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尋爲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刑部尙書，尋爲眞。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陳垓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鄭寀不詳何郡人。初歷官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憂去，遽欲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謗議未息，事關名教，有尼其行。帝荅曰：「卿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權殿中侍御史，疏言：「臺諫以糾察官邪爲職，國之紀綱係焉。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逵，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兩月，忽復敍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可廢，臣非爲漢弼惜，爲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鐫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外

而諸閫不問勳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淳祐九年五月卒案之居言路書按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繇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入爲國子學錄兼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又遷祕書郎請蚤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繇請修實德以荅天戒帝問州縣貪風繇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帝問藏書繇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尙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敘復奉祠還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崇政殿說書遷祕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繇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遷吏部侍郎仍兼職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元年詔復元職致仕

徐清叟字直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士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還者江右閩嶠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倣傚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主簿入對言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別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觀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以進詔卻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宜付史館以垂法後世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脈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羣惑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軍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兼侍講三疏丐外給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還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召赴闕還戶部侍郎再爲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溫州改知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煥章閣直學士差知泉州辭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改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赴闕權兵部尙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吏部尙書遷禮部尙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上章乞改機政帝不許十二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改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朱熠論罷久之以舊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景定三年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尙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勅令所删修官遷太府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荅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

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實與不可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待制又加寶章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尚書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乞早易閫寄放歸田里又請修淩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淩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東閣進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度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為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之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旨嘉熙元年輪對釆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為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為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宅命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船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將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楊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楊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末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度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第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埜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遷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江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特授尚書司封員外郎進直寶章閣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召為國子司業兼資善堂贊讀兼玉牒所檢討官時暫兼侍立修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進直龍圖閣知隆興府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翊善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差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諡文簡以犯祖諱更諡文肅

張磻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辟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遷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遷國子祭酒時暫

兼權禮部侍郎尋爲眞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加集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復爲禮部侍郎權兵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尚書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寶祐三年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參知政事進封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遺表上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二年進士補簽書領南判官廳公事還祕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遷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輪對假司馬光五規之名條上時敝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當天下四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爲強陛下有能致之資乘可爲之勢一轉移間耳遷祕書監直祕閣知吉州還宗正少卿以祕閣修撰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知慶元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改知廣東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寶祐四年還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兼國子祭酒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朱熠右正言戴慶炣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等論罷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郎章鑑論罷有旨依舊職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提舉洞霄宮褫職罷祠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于家

朱熠溫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閤門舍人差知沅州改橫州復爲閤門舍人知雷州入對爲監察御史陳垓論罷臣僚復論降一官久之授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差知興國軍還度支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寶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爲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久之監察御史張桂常楙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爲言驅之還鄉尋卒熠居言路彈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尤焴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徽州遷祕書郎升著作郎兼權右司郎官遷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遷司農少卿兼左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司農卿直龍圖閣福建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以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權禮部侍郎尋爲眞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寶祐六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暫通攝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夢然再劾之褫職罷祠四年仍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炣字彥可溫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尋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未幾守本官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運化之名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融遷祕書郎升著作郎入對因及眞德秀崔與之廉龍榮曰今天下豈無廉者願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爲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府召赴闕還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還吏部員外郎兼直講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官祕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兼贊讀封醴陵縣男還集賢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進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荆湖南路轉運使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爲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右正言曾孝慶論罷咸淳元年以舊職奉

祠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劾削一官宅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託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爲似道所擯德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加贈謚未及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嵊縣主簿廣西經略司准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有功改知金華縣沿江制置司幹官通判知州沿江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官爲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景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年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按劾福建轉運使高斯得觀文殿學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左丞相吳潛然論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爲公論也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諒鄭寀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拄之吾不知其何說也應繇清慎沒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爲君子史闕其事若張磻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者戴慶炣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附權臣爲所擯斥而死猶爲可取慶炣無所稱述焉朱熠在臺察如狂猘遇人輒噬之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家鉉翁　李庭芝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還判南制置司，改辟西川，入爲太學正。丁父憂，服除，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飛蝗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弭災咎。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尋加直祕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尋爲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除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至爲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宮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爲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還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崇政殿說書，繼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泰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奏事，以舊職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遷工部侍郎，仍爲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遷禮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拜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復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虎言罷，仍奉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磐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調嘉定府司理參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希得綏彊扶弱，聲聞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召審察，還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徙步至侯官，吏不知爲通判也。召爲國子監丞，遷大府寺丞，時暫書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時帝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爲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脈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

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雖以病告曷若留奉內祠侍經幄亦足爲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惠民局帝皆以爲可行進秘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提舉常平役法久壞臨川富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秘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僞號崔太尉者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喪免召爲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辯且曰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爲國計非爲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爲身計非爲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爲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之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敘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召爲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爲閫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爲之廣募水軍造戰艦蓄糧食糴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爲工部尚書兼侍讀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勞士卒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廩勸分全活者衆剏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務兼權參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授參知政事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仕詔不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爲帟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蜀之親族媚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己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士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爲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爲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檄平寇還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汗衊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略使遷侍右郎官尋爲大理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

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滅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買一棺紿其婦臥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輕上者。恢上疏。指爲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奏惻然。罷任事者。卽歸民田。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卽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盆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恢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臥簣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諡文肅。賻銀絹五百。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歷官爲太學錄。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祕書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曰奏實功。曰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曰擢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爲萬世之法程。昭德塞違。以示百官之憲度。還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直舍人院。遷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堯道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進帝學發題。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祕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爲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還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虙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還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卽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遷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諡文定。所

著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使者交薦之。調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劇繁裁劇稱。臨安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例，戢吏卒苛取。發運使趙與籌兼提點刑獄，屬楙檢覆，雪無錫翟氏冤獄。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贏，光祖谿敬之。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分和糴，按籍均敷。發運使王爚、提點刑獄孫子秀俱特薦于朝。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爲權勢撓。有爲淮東提舉常平，辟楙提管，楙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廂，聽訟嚴明，豪右益憚之。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爲勢要官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無不聽命。又力拒戶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獎焉。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鞫封樁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迺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穀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遷戶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弊。上進故事，首論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悅，匄祠，不許，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爲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修府庫。既代，有送遺事例，自給吏吏外，餘金萬楮，楙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絕，民各祀于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殮者，迺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敕敘改法，與廟堂爭可否，辨僞關獄，救入倉虧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獄，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進觀察使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楙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辭，累詔不許，專官趣行甚峻。楙入見，首言：「晉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楙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爲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聲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拳表祈請于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迺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卽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恆出長老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

入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決旬日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荊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己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鎭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鎭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荊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大兵在蜀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𥲅爲淮南制置李應庚爲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璮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璮兵殺璮將屬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璮于喬村破東海石圍等城又明年璮降徙三城民於通泰之間又破蘄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大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爲武銳軍又大修學爲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卽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鎭重軍民安之今邊塵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虎以輕舸遁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

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擕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芘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大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卽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鬬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參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知揚州貴不至事遂已十月大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鎭江以遏淮兵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

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貴臣之第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貴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貴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投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屈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歟？姚希得藹然君子。包恢以嚴爲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著聲望。常楙、曉訟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二君，足爲臣軌。李庭芝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一

林勳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程珌
牛大年　陳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揚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爲贛汝二州教授復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弘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祕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宮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注擬行之而便遷軍器監既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卽城東開渠十有四爲牐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㰂溪居士集行世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寘文館今茲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爲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撩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

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横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陛下方發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群驚動我陵寢戕毁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寤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嘗兩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䙝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敢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疏入不省後忻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爲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蘭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埸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修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它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又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堂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明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爲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卽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爲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

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雷化聞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光宗卽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卽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冑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戶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數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宮中外疑懼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他事不合求去三聘謂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闕庭之內閨門衽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討決言之何嫌乎遷祕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冑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冑誅諸賢還寘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迕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閒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還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闢主闕下遠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閒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迕丞相意力匄休致帝論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諡文清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尙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儆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饟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幄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廟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

年大裕之義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程珌字懷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郎官祕書監丞江東轉運判官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遂復舊職遷浙西提舉常平又遷祕書丞升祕書省著作郎尋爲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遷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直舍人院遷起居舍人兼職依舊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仍兼侍讀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授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子五上疏匄祠以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授福建路招捕使以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宮進封伯進敷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改知贛州皆不赴進封新安郡侯加寶文閣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又加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有九贈特進少師

珌十歲詠冰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珌舉家大驚珌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瞯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珌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爲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珌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珌珌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託尊而爲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俗而風俗之醬懸在朝廷惟陛下爲之振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遷軍器監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直寶章閣爲工部郎官入對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遷守祕書少監宗正少卿升祕書監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年舉進士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輭不任事闔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并饑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糶抑強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宅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知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鄞邑有疑獄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問立決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通判黃州職兼餉餽以身律下隨事檢梔軍興賴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辭曰職分也何最之有復通判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迕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敘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尙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剋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舌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盬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彊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賣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慆優之歎以逢其君託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恩之人之所少不止

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乎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閫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捲懸於敗闕之後有誤其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養颯靡涼不足以蕭軍容壁壘堡柵折獎罅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爲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祕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我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禀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恥作縣滿秩詔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嘗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還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尙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衺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褋流矣言不違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辦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爲已甚遂止鐫二秩明年三月又奏楊長孺罷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是冬拜右正言紹定元年進左司諫四年正月還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權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省劄之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鐫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鐫秩徙潮州成大天資暴狠心術險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擔當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寶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尤嗜褻器胃占宇文氏賜第既殞歸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字孝章參知政事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爲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爲恥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鐫二秩放罷胡夢昱追毀除名勒停羈管象州知孝猶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狀變詐如此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諳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亂萌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膽牒示導信邪說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爲高致以共命爲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趣召之人計其程途限以時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鐫秩罷郡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遷右司諫進右諫議大夫五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越月進兵部明年理宗親政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令提舉嵩山崇福宮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鐫秩罷祠泳復封駁繳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鐫秩徙瑞州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領袖庶頑懷諼迷國排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醉從官之家傒欲斂積不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爲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澤爲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於井地，可謂密矣。劉才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爲忠懇，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韓侂冑，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徐僑之清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珌之竊取富貴，梁成大、李知孝甘爲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二

吳泳 徐範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塤子蒙 趙與懽 李大同
黃𥌓 楊大異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爲軍器少監，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秘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輪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蔑壯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務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務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務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務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袞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火災，應詔上封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潰之形見矣。」遷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頹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敏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使之以祠庭，言論聞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溫州。赴官，道閩，聞溫州饑，至處州，乞蠲租科降，救饑者四萬八千有奇，放夏稅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與之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集。

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丞相趙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寘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辟江淮制置司準備差遣。屬邊事紛紜，營砦子弟募隸軍籍者未及涅，洶洶相驚，一夕秉燭招刺千餘人，踊躍爭奮。差主管戶部架閣，改太學錄，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紓一時之急。獨柰何坐視其無救，而以虛文自蔽哉？願懲既往之失，廢無用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旬外，添差通判澤州。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舛矣。」遷國子監丞，徙太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秘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

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毀此更教韶以廉勤薦遷主管
三省架閣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論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
甚懇到又捄太學生實式詆學官句外補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
異顧韶改知道州葺周惇頤故居錄其子孫於學宮且周其家紹定四年行都
災韶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入爲國子監丞改知泉州
兼市舶端平元年召明年轉太府寺丞遷都官郎官遷尚左郎官未幾拜右正
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
蜀邊防又論史嵩之主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
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
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
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
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
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
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
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
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
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
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爲了翁罪樞
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烨然有
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陳洵益刑餘腐夫粗通文墨掃
除賤隸竊弄威權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
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免二相韶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
舍人復疏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
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額謂韶曰曲爲朕
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
稱提官楮韶疏極言其敝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云端平以來天下

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劵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
無可爲臣竊論以爲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臥薪嘗膽使上下改慮易聽然
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他莫有以爲說此其不敢進者一史宅之故相
子予郡外議皆謂扳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
己人才一變矣環視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擯棄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
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爲郎蜀受兵方亟廟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於家而
言者攻擊不已臣妄論以爲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
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者嘗試其說於閫外不知事勢推移遂竟罷
廢而款敵無功者白麻揚廷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進者
三又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退惟聖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幾首相去位
臣亦出臺傳聞其人謂臣受廟堂風旨故決意勾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
竊恐或者譏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重不敢進者四四年詔趣
赴闕辭還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韶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
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
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
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
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
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
己雖得而盜之哉會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
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
直中外稱爲李杜兼侍講累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辭還吏部侍郎兼中書
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愛會頻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
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
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
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學士
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慶宮淳祐元年韶被召再辭韶

本州通判詔勉赴闕遷禮部侍郎三辭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正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觀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又曰陛下所謀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令諸國戚命婦若女冠尼不因大禮等輒求入內者許臺諫覺察彈奏乞申嚴禁廷之籍以絕天下之疑世臣貴戚牽聯並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進將何以抑之耶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為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況議論紛然實者不過苟容而去不肯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曰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胔威斷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媼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又三疏乞歸時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韶奏云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為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韶落職予祠韶同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嵩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臺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韶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琰昴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職韶復上疏留之七年韶十上疏匄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繇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韶內祠未報韶陛辭疏甚剴切其略曰彼此相視莫行其志而制裁庶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束而臺諫之口可鈐朝廷之事所當力為不可枚舉皆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即出國門力辭遣次三衢詔趣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祠萬壽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王邁字實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為潭州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覆摘其謬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評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遍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捄楮幣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若此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危聞邁所對善之帝再相喬行簡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相姦憸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為欺天之著邁由疎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為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侍經筵為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邁應詔

言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蹕回頓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陳晦剿覆絕倫攸嬉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遂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州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摘前日邁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徹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時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祓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彊記紹熙四年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時李壆開鄂閫知彌鞏持論不阿辟諸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首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保江之策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冀陛下殊知者謂晉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蒙蔽把握夏有以也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祲謂振荒在得人俾鬻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爲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徽之休寧有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爲盜貫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乃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匄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匄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嶠然不污有如此五子長肎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肎之子蒙卿咸淳元年進士調江陰軍教授嘗受業包川陽恪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檠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鶡鷄啄金桃鑰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爲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塤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塤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宗即位詔求言塤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審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莅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塤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詔還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吳潛狂泰事上彌遠書乞正馮榯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惲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諡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

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與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覆議合官者陳洵益欲改塤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同寅心叅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勾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侂冑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州寇卜日發滲坑遵江山縣而東塤獲諜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塤覩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貪害塤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塤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塤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徇于市因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賦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蕕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塤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實亦不許

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塤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塤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錄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趙與𥲅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差主管官告院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嘉興府遷知大宗正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爲都官郎官加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進煥章閣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農少卿仍兼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獄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司農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命官權兵部侍郎遷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爲真兼戶部尚書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皆依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暫兼權浙西提點刑獄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權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揚州尋兼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提舉洞霄宮復爲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贈少師與𥲅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矣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爲秘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 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語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遷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遷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

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

黃𡼖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𡼖亦以道自任，反復論辨，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爲瑞昌主簿，兼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獷悍，𡼖爲詩諭之，獠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𡼖會十年中成賦酌取之，閣免遺負錢額鈞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𡼖乃不樂，閒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匃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𡼖求之民閒，收而教之。勸告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爲濟糶倉，爲抵當庫，葬民之棲寄暴露者爲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剏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業。適謂𡼖條目建置，憂民如家。還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糴，民甚德之。提刑趙與𥲅大怒，据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爲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賞還吉州戶曹，改廣西經幹，復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闤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權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兼庾事，進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時常平司逋負山積，械繫追索，姦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九齡。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所至姦吏屏息，寇盜絕迹，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在忠義傳。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吳泳、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塤，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𥲅揚歷最久，甘爲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爲相，薦起之。黃𡼖出仕，以恤民尊賢爲急，可謂知本。大異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三

陸持之 徐鹿卿 趙逢龍 趙汝騰

孫夢觀 洪天錫 黃師雍 徐元杰

孫子秀 李伯玉

陸持之字伯微知荊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爲敷繹之荊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冑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憮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荊謁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懸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燮薦于朝謂持之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彊起持之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卽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實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遺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勤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戚畹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眞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斂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祿又幫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柰何爲一人壞成法持不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龍會兩堡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斂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斂禁掊克汰贓濫抑彊禦恤寡弱黥黠吏訓戍兵搬百丈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督府横取秋苗斛面建昌爲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召赴行在將行盜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權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刪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又奏援眞德秀爲漕時撥錢以助振給不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價以糶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寡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横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絀於初命鹿卿覈之吏爭寬匿鹿卿寬其期限俾自鉤考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賁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弛苛征糶米石蕪湖兩務蠲稅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

丞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鹺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還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仗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匄祠，還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匄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知，請復舊制，從之。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寖多，有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還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藁、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爲學淹博純實。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決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爲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爲平糴本。還，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上開陳，疏奏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庳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相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於心？」逢龍寡嗜欲，不好名，數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官差主管禮、兵部架閣，還籍田令。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尋升祕書郎兼史館校勘。輪對，言節用先自乘輿宮掖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煥章閣知溫州，進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直寶文閣，差知婺州。召赴闕，還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起居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還吏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諫陳垓論罷。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入奏，言：「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務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脈。則陛下私惠羣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兼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辭歸故里。累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谿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

閒有十八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算，泛入者盡籍于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匃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特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入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圖閣與祠。授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敝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長史盛氣待僚屬，天錫糺正爲多。丁內艱，免喪，調潮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於守，還之。帥方大琮辟真州判官，留寘幕府。改秩，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邑劇，牒愬猥多，天錫剖決無留難。有倚王邸勢殺人者，誅之不少貸。調通判建寧府，大水，擅發常平倉振之。擢諸司糧料院，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爲王府累。」上令吳燧宣諭再三，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燄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爲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迹捕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還廣東轉運判官，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爲秘書監兼侍講，以贖辭。升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聞監察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寢姦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物稀疏，精采銷耎，隱情惜己者多，忘身徇國者少。」進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事戶買鹽至破家隕身者，天錫首罷之，民作佛事以報。罷荔枝貢。召爲刑部尚書，詔遵守之臣趣行無虛日，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宮觀，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

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祀輯略味言發墨陽叢文集

黄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黄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詔爲楚州官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懾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爲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師雍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爲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師雍慕徐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谿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料院與相府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下懾禍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肎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竄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卽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之以帖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籍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𥲅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昴英并及琰鄭寀乘間劾琰昴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昴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閶乃與𥲅腹心琰昴英去國寀於是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著類日危矣未踰月坦攻參攻吳潛去陳垓爲監察御史時寀與𥲅坦垓大有合爲一師雍獨立寀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寀坦等爲起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榻前辨請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爲至前因發其僞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寀迺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權師雍左司諫未幾寀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寀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壻曰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卽力勾去清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擊之清之卒起師雍爲左史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師雍閒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褒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甚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眞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鎭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嘉熙二年召爲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耆艾身足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及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計時諫官蔣峴方力排竑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卽謁告歸勾祠章十二上三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或相語曰侯不來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悅而去輸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丁母憂去官衆遮道跪留既免喪授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爲心言錢塘駐蹕驕奢莫尙宜抑文尙質兼崇政殿說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指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宮壼拜將作監進楊雄大匠箴陳古節儉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閽力爭元杰時適輪對言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

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爲得而不悔悟大臣爲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駭泣訃聞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聞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問狀賻贈銀絹二百計已而太學諸生伏闕愬其爲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叩闕訟冤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于朝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既又改理寺詔殿中侍御史鄭寀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黃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然獄迄無成海內人士傷之帝悼念不已賜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賜謚忠愍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辟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檄督宜興縣圍田租既還白水災總領恚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爲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爲身計寧罪去爾力爭之遂免調滁州教授至官改知金壇縣嚴保伍覈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齎牒自詣里正幷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實計振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附五袋名五釐鹽未幾提舉官以爲正數民困甚子秀奏蠲之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牐補城壁浚水原助葺民廬振以錢米招通鄰糴奏蠲秋苗萬五千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稅幷除公私一切之負坍溪沙壅之田請於朝永蠲其稅民用復蘇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踰年無專饗之廟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既成行釋菜禮以政最遷太常丞以言罷未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官金部舊責州郡以必不可辦之泛數更顛倒爲姦欺子秀日夜討論給冊轉遞以均其輸人人如償切身不遣一字而輸足遷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辭爲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鐫罷時婺倖朱熠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十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盜劫吳大椿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與兄子熺爭財自劫其家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徙繫其臧獲子秀廉得實乃悉平反之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擊貪舉廉風采凜然犴獄爲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

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爲厲己嗾言者罷之尋還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爲之清安吉州有婦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萬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又釋傍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爲神明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之不應使者下車或親書戒州縣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三而專卒四出巡尉等司繳限拘匣費不貲則其勢必違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無違者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管內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於是事無小大纖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謂專卒淩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更今名授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焴楊棟盧鉞三人忠衰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奉雲臺祠差知南康軍還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泰來遷著作郎帝怒降兩官罷敘復知邵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移福建還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迺吳潛之死黨奉祀還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召赴經筵還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拜太府少卿祕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怒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罷召入覲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峯集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明建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四

劉應龍　潘枋　洪芹　趙景緯
湯去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陳塏　楊文仲　謝枋得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遙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鹹毛隆其實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宅官隆輒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貳聞變先遁應龍固守不去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為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大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遷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為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羣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迺按劾丁大全請加寬斥疏言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討軍實以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助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覈民數稽檢放以蘇民窮嚴戢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為勸糴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救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糴二十萬石擢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靖恭自守者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重其疑畏抑廷臣奏對咈意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諛臣吃舌官非盛世所有遂迕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為江東轉運使辭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寇聞應龍至遁去應龍勵遣之南海大治特旨屢召拜戶部侍郎仍兼侍讀七上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兵部尙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靑海軍節度使力辭隱九峯子元高亦舉進士知侯官縣沒洪天錫歎曰朝廷失一御史矣

潘枋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枋對曰陛下承休上帝敂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枋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枋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歷浙西提舉常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為令故王一抔淺土其為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之而枋卒

洪芹尙書右僕射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並薦之有旨召審察丁內外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入為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感激蓋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方國本多虞潛屋靴趨闕理躬鎮撫陳力為多一旦視為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懷慨

敢言天下義之還禮部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惇頤程顥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規度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菴懸霤山江東提點刑獄吳勢卿辟爲幹辦公事不就召爲史館檢閱辭不許乞換待次教授不許乞岳祠又不許乞致仕不報有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不允景定元年特授秘書郎兩辭不許遷著作郎辭不許以疾匄祠差主管佑神觀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進直秘閣與在外宮觀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禮景緯爲堂長以疾辭依舊職差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援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者再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釆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爲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爲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爲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彗出于柳景緯應詔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卽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敝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利之限力破繫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闔闢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再辭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先務三乞辭不許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又曰雷發非時類迹今日之

事而有疑焉內批軰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戚倉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閽或於請禱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拔拭之書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屛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親沒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所註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矣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霖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爲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閒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艴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參政牽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爲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徐霖字景說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喜甚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睹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丞相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畏姦人覆出爲己禍故也擢秘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未屛瑣闥之姦衰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祲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尋令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拜受十二年遷秘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之霖復以正太子名爲言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迺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羣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悅乞補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寶祐元年差知衢州三年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不入口七日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將終

謂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罷閒居衞守，遊釣築精舍，聘儒為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攲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而自幹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忠褒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氣。遷國子監丞、秘書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觀，遷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讀敬天圖，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兼侍立修注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閭論罷。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提領豐儲倉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侍左侍郎，乞假督府名稱往本州同守臣防拓，不允。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衞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危昭德，昭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為史館檢閱、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遷秘書郎。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為己甘厭，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為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討。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廉能正直，尤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威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具孚，而課吏之實得矣。」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蠹。又言：「願陛下為萬世根本之慮，為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為當因，孰為當革，孰為可罷，孰為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窒壟斷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脈蘇醒，意向翕合矣。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尋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徵，孫咸淳元年進士。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江西提點刑獄，改直敷文閣、提舉千秋鴻禧觀，轉司農寺丞、主管崇道觀，知安慶府，召赴闕，加直顯謨閣、湖南提點刑獄，再召為右司郎官，加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事，召為右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浙西提點刑獄，遷司農少卿，以秘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大理卿，進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戶部侍郎趙必愿舉塏最，詔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為重，利祿為輕。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甘言容悅者必斥，真情勾閑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

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入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爲諸路憲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別仍乞除授自臣始自是屢言於帝前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尋提領江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教之進顯謨閣待制知廣州權兵部尚書又進寶章閣直學士知婺州遷權戶部尚書尋爲真時暫兼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依舊宮觀久之加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諡清毅增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幕客咸多而增又樂薦士所著可齋雜藁二十卷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淳祐七年文仲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廊學錄丞相謝方叔嘗問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意未喻當以死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丁母憂釋服屬從叔父棟守婺州罷歸寓餘杭文仲往問伊洛之學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明嫠婦冤獄應飛悉從文仲議且薦之荆湖宣撫使趙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德江萬里合薦文仲學爲有用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召爲戶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諱學益詣精邃遷國子博士旬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勞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廷芝檄主管機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爲事不可妄興蓋與民之患有限不擾之患無窮江北風寒之地民力竭矣爲利幾何安忍重擾吾民乎事遂不行召爲宗學博士郊祀攝圜壇子階監察御史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餘國脈癃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爲夬尤軫蒐陛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與焉峨冠千千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邏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遷將作少監又遷將作監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越二十年代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屬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諫移闤闠之聚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黃老之居爲輕重哉翼日面奏益懇至丞相賈似道怒曰楊文仲多言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柏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救太學教諭彭成天迕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濟倉召爲秘書少監尋兼崇政殿說書以疾乞致仕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瀛國公即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有事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議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沖比即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

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請謚金華何基及柏時大元兵渡江幾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丐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謝見山文集焉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稾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鎭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迴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奸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欑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於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生進抱父屍亦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牥論皇子竑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塏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嶔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曄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錄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實多其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爲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壁仕陳洪進爲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爲亂者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爲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爲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寘上科喪父起復秘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還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犂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爲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爲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爲京畿均田使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徙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爲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爲行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爲鄉里官於是以祕書監致仕卒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錄上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於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權閤門祗候益彰簡等州都巡檢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衆乃定徙荊州提點刑獄還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奉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峒彭氏內蠻寇以知辰州綸至築蓮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爲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蠻酋禍福贖還所掠民遣官

與盟刻石於境上。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於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磋，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爲吊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閤門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潁州，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荊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爲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於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荊南，賜緋魚。還，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覿物，及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書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季隨犯贓，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起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進士第，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迺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己，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揵，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饑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還，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嘗服其鑒云。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

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衡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聞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洺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張逸字天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爲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與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再還太常博士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官使契丹爲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赴又徙河東居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禁命婦干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稼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爲秘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爲淮南轉運副使會罷江淮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廣屬郡常平倉儲畜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遷工部郎中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復置使乃以爲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尋詔料揀河東鄉民可爲兵者諸路視以爲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徙陝西都轉運使還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遵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爲政簡易不爲聲威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賙其家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郎不待老而歸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蠱者窮治寘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

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又徙梓州尙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眞定縣通判劍邢石州成德軍知衢州俗尙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尙寬菑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尙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爲兗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冤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淩煙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媿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靑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鎭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爲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敘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爲大理少卿還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讞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鶉殺人王安石以爲盜拒捕鬬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鬬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爲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鞫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旨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卽行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淸如水平如衡會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徙

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詔事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爲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爲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戩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顚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鎭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

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
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
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
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
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
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
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
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
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
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
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
不察其飢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
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
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
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
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
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
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
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
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
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
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
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

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
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
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
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
每退必曰頻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
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
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
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
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
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
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
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
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
改僉書鎭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程昉
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
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
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
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
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鎭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
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
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
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類脅取行舟財
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

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燄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尙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

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班可書附於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

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屛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閿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爲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縱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蘗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抃有愧色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於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

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頴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考證

程顥傳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臣人龍按宋通鑑敦頤在南安不爲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珦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顥頤師之是則二程子之聞周子論學由於父命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廕爲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扑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行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爲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爲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業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寘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

自信其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瞶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猖獗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茍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授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于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

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

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衞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

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

以後廟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直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與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

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考證

羅從彥傳南劍人○臣人龍按弘簡錄作羅源人豫章書云南昌人考南昌縣西南七十里有地號羅家原爲仲素故居楊時稱仲素爲南州冠冕則仲素之爲南昌人固不誣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陜荆襄軍馬招松爲屬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

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聽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

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

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練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

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浸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諭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

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

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

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

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懼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陳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辯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道學四朱氏門人

黃　榦　　李　燔　　張　洽　　陳　淳

李方子　　黃　灝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歿
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
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
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
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
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
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
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
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稾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
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
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
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
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
雅敬榦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
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
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
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
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
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

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
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
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
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
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
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
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
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
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
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
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
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
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
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
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與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卽至後
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
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
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
議榦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井
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榦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
親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
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
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
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
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
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

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擐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擕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官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諡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澇燔白于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産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

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
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詰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
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
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
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祕閣主管慶
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
孺丁黼葉宰龔維蕃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第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
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實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
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補其子舉下州
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
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
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
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
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
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
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
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
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
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
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
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

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
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賂其子焚
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
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
洽廉之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
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
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閒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
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縣之湖南鄉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
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
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
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
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
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款狀
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
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
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
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祕
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
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
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
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
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
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韞趙汝讜陳

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欲薦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持，特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娛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聖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鐵鉞，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

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語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資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罵，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荊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藺、劉穎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奉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事。移居筠州。已而疑請命。止削兩秩。而從其錮閉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先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宋史卷四百三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子頤附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弟偓佺附
李之才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廟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强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

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卽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卽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眞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昺以是監處楚泰間泰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爲急請改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雍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端拱初賜金紫累遷金部郎中眞宗卽位改司勳郎中俄知審刑院以昺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同領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陳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淸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俄爲淮南兩浙巡撫使初置講讀之職卽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內艱以昺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願霑贈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宮邸舊僚歎其淪喪殆盡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宮庭賜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卽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皆賦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以昺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爲對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爲甚蓋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六月上親臨問疾賜

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贄者以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言家無遺稾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為臣之道當若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為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理以對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與邊肅毋賓古閻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昺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以是德之昺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書用為三司判官後至祠部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終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為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濟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閒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眾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

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狩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還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典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發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修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爲言頗施行焉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月特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生獨奭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

賦詩太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奭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常援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謬誤及律音義初圜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冪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奭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尊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愚戇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慚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爲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明鄢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爲考試官調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爲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爲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況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藉田是則觀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皇王渙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坰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爲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請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

經據以章討史館耨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爲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始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爲司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至維自恥衣緋因求見上訴言高麗使問臣賜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爲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戚故舊有書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晉朝任祭酒仍兼侍郎原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然縉紳惡其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太學上以侵壞民舍不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初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萬爲掌事黄門所發維憂懼遺以家財償之疾遽亟上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壻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爲恨景德四年錄其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値秦難藏其家書于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爲尙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謚夫子爲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爲太尉三以疾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爲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羨仕魏爲議郎黄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晉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黄門侍郎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有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鮮生乘博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乘爲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祕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褒聖侯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天授二年賜德倫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侯中宗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開元中歷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爲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璲之生萱襲封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爲兗州司馬陷於東平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晊歸魯詔以惟晊爲兗州參軍奉夫子祀復五十戶以供灑掃惟晊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尙書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充春秋奉祀自璲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爲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爲曲阜主簿三年遷龔丘令襲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慕容彥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爲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黄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鎭市征宜上言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建爲軍詔以爲縣就命宜知縣事後以爲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未幾通判密州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抄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爲曲阜主簿歷閬長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束

帛及太宗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憲，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聖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泰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至兗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氏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從臣觀古碑，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爲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譓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充奉祠廟。時勗爲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舉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令本州選儒生講說。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勗爲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及第，後改名道輔，爲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爲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爲左拾遺，遷右補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爲吳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師，爲軍士剽奪殆盡。世宗鎭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爲觀察判官，賜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愜失罷職，守本官。卽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曰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爲所親求便官，出爲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頌好歡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文，當時稱其遒麗。篤信釋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鄜州官舍，嘗召圬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曕字文炳，雍熙二年進士，淹雅有士行，累爲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爲曹國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在資贊導，維迂儒循默，不能規戒。聞崔曕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攝本鎭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爲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爲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校虞部郎中、忠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爲右補闕。明年，轉侍御史。會詔拙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寇，趙延壽鎭常山，以拙爲掌書記。漢初，召爲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荊南，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爲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爲國子博士，上言請四郊置齋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太常博士。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須公卿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顒、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縞等同校九經。改戶部員外郎，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俄兼戶部侍郎。開

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止可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卽改授檢校右僕射復爲祭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軼契丹不許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卽位眞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爲儒學之宗師乃薦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章願致官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所請宜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卽位加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衞爲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三年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文悅後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弈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秘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衞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滿州人借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卽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秘閣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算雉兔首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備淑意其宿製卽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歎伏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爲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爲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爲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閒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眞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

尙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閤恤甚至賜器幣聽以本
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僎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
判國子監李至奏爲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
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僎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
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角音權兩點爲甪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
成字咸平二年眞宗幸國學召僎佺說尙書即特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
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
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靑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
師河南穆修修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亦謹卒能受易
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
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衞州獲加
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
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
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
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
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
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
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
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
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
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
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
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
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茍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
素不喜楊責任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
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
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上
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
州官舍寶曆五年二月也時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之
才歸葬靑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羲叟
林概　李覯　何涉　王回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儁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舜粤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罷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闐闐衛兵程是丞民民以盡力臣以勸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著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咸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讀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尙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費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鎭在燕分從今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過春夏則氈裘皮履羊弓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乘不能寒往北違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乘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責糴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來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飢粟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愼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爲一將多則分部扞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新者先實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爲兩地費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貲則勸之於積故必民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爲後繼今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實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起爲左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以尙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穎者旦嘗與之善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爲大臣又與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爲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還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爲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眞宗聞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爲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祕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再遷祕書監卒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斵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

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眞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爲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衞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譏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爲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淸紹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鎭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闡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愼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闑爲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

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廬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同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蹴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眾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稾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眾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賻其家。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為編修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羲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弇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羲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羲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概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概幼警悟舉進士以祕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閉糴以邀價概出奉粟庭下誘士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用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爲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爲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辯籍土民爲兵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爲渠堰概奏罷之又言蜀饑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西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夫辯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謂八窗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落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

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款籍召為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祕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綱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為完人豈敢自忘曩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語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視[illegible]出[illegible]泉險不足比鬭善於彼陽譽陰非反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illegible]口播綴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illegible]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己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衛

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爲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遺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州司理參軍說湖州歸安主簿謐諷譓說誼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鎮撫四方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爲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三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紬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穎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修撰。書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傳。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纂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荊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荊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

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衢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淩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壻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閌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執政薦之召爲祕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閌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閌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閌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閌所建明閌又言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國子錄維藩眉山人精春秋學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薦之新學成閌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閌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閌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掃地矣閌少宗程頤學宣和末楊時爲祭酒閌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閌爲首稱由是知名閌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閌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秦檜檜疑閌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閌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檜嘗使姚孚請婚閌辭之其著述有春

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為太學正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己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遷為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大昌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贛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為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為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況自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為然兼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為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諜者裹甲縱火為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還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為秘書省正字轉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

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
爲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
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
職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
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
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荊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
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合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從光朝轉
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
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
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
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
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
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
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
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
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
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
民讙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
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
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右侍郎官轉將作少監
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
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
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
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
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
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
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
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
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
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壻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
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
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
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
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
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
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
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釆石之功不以
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
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
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
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
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
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
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
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
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兩雪
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
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
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

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官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

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
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
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
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
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
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
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
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
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
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
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
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諡文節子長孺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子沉
陸九齡弟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沖贈太師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少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葬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珙別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府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待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揆不得已

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卽而祠之。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冑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并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歿，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翻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摇旁郡，人心震懼。舊有義社以備

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刧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瀕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遊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門之腹自此之

外鬪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關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洒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荊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荊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圖以習射禁賭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列附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歷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罄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半郡調度頓安所出殆復

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趣賣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鬢鬚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朝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諡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

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還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

大之臣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斂斲削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眾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慕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雖扶持紀綱日亂將雖整齊人心益搖將雖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雖正救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竊職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卒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

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所刪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茍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權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還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藉藉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與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樁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贛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滅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催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尙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閤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闥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𢍰除知臨安府𢍰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𢍰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狠藉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𢍰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困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尙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學臥不設榻幾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始

書曰使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爲既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爲也改知嚴道縣擢通判嘉定白厓砦將王壎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實壎于法又罵絓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廩數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蹄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爲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即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無奪於邪說以救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斵喪無餘民無恆心何以爲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爲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以爲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蜀川水患之沴桀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歿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錄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宅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爲書以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理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范沖　朱震　胡安國子寅宏寧

范沖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召爲虞部員外郎俄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沖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沖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譴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沖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待制提擧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沖德行文學爲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數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章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卽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沖震可備訓導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沖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沖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沖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沖所沖撫育之爲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荊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立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荊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鎭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嘗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眞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擧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漑漑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

事尙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郞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闡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郞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慍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譖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郞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衞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郞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郞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偏觸權貴今陛

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驛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讀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恤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祗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書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坐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

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㮚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爲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黃潛善與汪伯彥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爲迎二聖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恐非爲自全之計願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彊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彊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鞏出房帷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儀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虛器狃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

然彰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厭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榮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羣賊北連懷衞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爲子弟欲北向而有爲將見舉四海爲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愒息遁藏蹈危負恥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爲不然彼或順與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姤忌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爲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爲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爲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

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藹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還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嘗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催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閌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為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寧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陳亮 鄭樵林霆附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鄢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

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鎭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鎭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儁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彊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

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要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

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六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蘄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儻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

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寘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僮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祕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爲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掛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爲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從蓬州教授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閻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爲動兼權考功郎官還著作郎時薛拯胡榘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傳甃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侍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爲忤除兵部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諡文節道傳自蜀

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道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爲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焉。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爲心傳後。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匊家平素所不快者皆胥疑逮獄州屬迥決禁囚辨其冤者縱遣之匊訟不已會獲盜寧國匊猶訟譖所縱之人迥曰盜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冤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為己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迥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凊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偏愬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衞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儆天下之為人母者民饑府檄有羨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迥即諭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過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諭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稅至薄迥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迥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為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迥廉得之為紀其事白于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絕之書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恩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迥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人之子終辭焉或為迥言其事迥走告于郡守月給之錢粟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間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閔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貴溪民僞作吳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迥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迥言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衡三器圖義四聲韻

淳熙雜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餒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鄂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閥閱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羸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羸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爲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弁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閒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偪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覲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改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僞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尙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爲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樁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爲酒麴謂之麴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偏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柅吏姦摟戶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爲閱武場凡禁軍役於他所

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每展閱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藺流落新吳族父瞬寓丹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儔爲邵州錄事參軍死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文集農書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尙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螟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詆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勸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倘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勸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糜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

王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宗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薛拯每銜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偽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濟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擢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復偏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盜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功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遍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熹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又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今饋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敢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錢夫對，擢錢夫直秘閣，為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過，德秀謂民困如此，

事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謝曰：「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閩金滅，京湖帥奏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章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弊，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盧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盧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沒，上思之不置，諡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遲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卽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恤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蔚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難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逼，人始服預防之慮。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己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愧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責以才用，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遺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閑，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父母，見群臣，覯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數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竑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關上，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楷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剏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封，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脩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帷進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命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閫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

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己。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毀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慚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還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潯學。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千巾中皆知名當時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為賓客嘗造趙汝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朝詔免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塈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祲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為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克念而報答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掏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彊敵敬心既不敢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以玩熟而貪濁柄國贓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跡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覩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籍藉瑣之勢鄉不如是之濫也徼濟鄉之邇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於召怨槁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為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彊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而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樂樂極而悲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賓贊受命進冠醮詔令太子拜謝升秘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士為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嵓之泉州守謝埴召為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知寧國府遷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為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澄源虛己盡下恢大公之道闢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靈輿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皇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邪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書勉留求補外以秘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

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瀆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邪徑兼權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累請致仕授華文閣待制知寧國府賜金帶久之又召爲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玉隆宮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諡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事伯熭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閩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各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實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閑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歿家貧爲之斂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聞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爲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夢莘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簿書間擿撫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於境，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概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爲轉運使。夢莘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爲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訌，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祕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敝篋筆略、鼓吹詞、郴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書嚴子陵像而事之。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勢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與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齎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

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聞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闊屢授倍難科配日繁饋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從王埜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爲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遷國子錄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與國歷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強爲善增修德無自沮嘉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儲嗣既對帝問其父名曰撝父以諫書爲忠可謂篤矣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脣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爲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擢祕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迕權臣意故應麟及之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擢禮部郎官草百官表暨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遣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鸞知貢舉詔應麟兼權直俄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値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遷將作監帝視朝謂應麟曰爲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競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既而轉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權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遷祕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會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今令不專姦蔽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應閤門直前奏對請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祕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摧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讀遷起居

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
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
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即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
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
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
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
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
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
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為所搏噬者
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
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
而咈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譚
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為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
辭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藁二十二
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
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
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
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
學諷詠四卷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
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
洲華亭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庚孫守常朱熠
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與皆倚嬖倖厲民華甫病革彊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
海制置司辟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
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職入為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
擢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
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
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
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
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
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
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買
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
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為常鬬爭致
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貴自狀其罪卒
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
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
封鐍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郡
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
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
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彊糴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
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役官田三莊所
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
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錢捄軍營五百間皆善政
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
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為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
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
溪而處歲常忿鬬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
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請收哺
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

官贍之業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彈發富人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饑民折盜賊萌芽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考證

王應麟傳假館閣書讀之○臣謙按至正直記應麟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鄰幾（何承裕附）

鄭起（郭昱附）　和峴（弟幪）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鄠、杜間，嘗館於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重交友，在詞場中稱甚著。建隆二年，竇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緋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中，閻丕、王祐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贄文，有緋衣之賜。及即位，擢為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修太祖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置書授職。」白謝於輦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為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既眾，羣議囂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蓋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求為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為辭，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及去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為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為衛尉卿，俄復拜為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秘書監。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牓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辭疏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丞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貲產，虞其匱乏。時白繼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賜帛五十疋。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鼛孫為將作監主簿，孝孫試秘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謔，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綴緝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謗，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會有司諡白為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為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延州馬步軍都校。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質、溥仍為相，引為秘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

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辯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騖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疐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珮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爲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爲武之宗蹔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爲虜韓信彭越悉菹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爲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列魄將有恨於明時況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邃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爲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飲戲爲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殺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爲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爲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邅回下位遂命兼史館修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爲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尋還起居舍人五年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厭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爲民周翰被譴尤多所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爲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

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兼用若錢少於貨幣卽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市物卽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榷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爲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爲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卽位未行慶賞擢爲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刱意爲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錄其子忠寶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疏儁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纂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蕘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昂嘗閱行經廬陵遭遇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爲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卽表授本縣令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雖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聽兮無瑱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啚會將使同方姬孔抗跡孫蘧精騖廣漢心游太虛儀朝曦兮南榮遡夕飈兮北琥非道之病惟情之紓繇是含穎懷粹凝和習懿髣髴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并無媟兮泉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胭雄之倘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絲歎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瞻烟景兮飄颻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譽蛩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冒而爲弁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宜願在足而爲舄何坎陰之權變欲效勳於堅支恩追蹤於浮丘願在履而爲袂傳繪素而飾躬異化緇之色涅畢拭面而道羈願在目而爲鑑分妍醜於榮朝驚青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爲簟當暑溽而冰寒伊盾章之倘疲胡寐寐以求安願在鵠而爲醴不亂德而彌真體虛受之爲器革稱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爲劍每輔祚而保據殊鉛鈍之效用比硎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爲矢美善羽之斯全嚬懋勳而錫晉射鵠畫而妍燕願在體而爲衣託鍼鏤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願在軒而爲篁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鄭虛心而有待人之願兮實繁我之心兮若此苦爲志兮瓖藏發爲文兮綺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藝芷始無吝兮植杖終俛首兮嗟髀攝襟兮自適觀物兮解頤雲無心兮退巢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況玄黃之易絲人可汰而可鍛己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蓽兮峚樂鳩飛枝躍兮胡難指夜蜡兮爲伍仰疎籟兮邀歡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我眼兮瑱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爲贄昉深所嗟賞歷宜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蓬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爲妖者置不問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嘗作隋河辭譏隋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所以亡隋也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今日之利哉嘗聚淮水琉鬲三千爲塚壟之有戍卒謀亂昂誅其首惡凡支黨之詿誤者悉貰之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爲峽路轉運副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祕閣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復請老召還再直祕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卽位遷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祕閣書籍既畢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

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搢紳榮之昉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爲樂及是閑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昉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昉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爲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裕先生詔加賻贈錄其孫适出身昉好學純厚有清節澹於榮利爲洗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王邸時眞宗居儲宮知其素守故每加褒進然昉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辭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爲農鄰幾少好學能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周顯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四年郭贄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鄰幾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鄰幾體貌尩弱如不勝衣爲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搆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爲恨至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鄰幾追補唐實錄事鄰幾一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邊沒焉其家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鄰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鯫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幷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爲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眞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諭曲直訴者多心服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嘗受杖杖訖復召與飲其無檢多類此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爲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爲黃金往依焉遂削髮爲侍者久之知其詐耀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尙詩賦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簿秩滿以書干宰相范質薦爲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又書遏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爲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負才倨傲多所詆訐數爲羣小窘辱終亦不改時有郭昱者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開寶末普出鎭河陽昱詣薛居正上書極言詆普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鎭襄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翌日美遣還歲餘坐盜用官錢除名因居襄陽游索樊鄧間雍熙中卒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倣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羈旅積年淳化中以詩干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覽而嘉之復授大理評事未幾卒又有穎贄董淳劉從義善爲文章張翼譚用之善爲詩張之翰善牋啓贄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奉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續長安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峴生之年適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

三奚。七歲。以門蔭爲左千牛備身。遷著作佐郎。漢乾祐初。加朝散階。十六登朝爲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太常丞。建隆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卽以峴門閥對。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於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於別廟。峴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各殿異室之說。今二后同祔別廟。亦宜共殿別室。孝明皇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內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州。峴通判州事。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峴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置爟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廷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請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二舞。並從其議。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沒。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峴卽令樂工調品以諧律呂。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拱辰管。詔備於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婺晉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卽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爲判官鄭同度論奏。旣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爲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嶸。

嶸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一歷輒不忘。試令詠物爲四句詩。頗有思致。凝嘆賞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雍熙初。知樂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爲詳覆官。遷光祿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冤枉等事。著爲疑獄集。嶸因增益事類。分爲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爲太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第三牓碑以獻。上甚稱獎。命直史館。淳化初。嶸又撰七牓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是歲。太宗親試貢士。嶸預考校。作歌以獻。上對宰相稱賞之。召問年幾何。時摹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相。而嶸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嶸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嶸者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歎。遣中使就家問疾狀。并恤其孤。賵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卽授大理評事。次子璥補太廟齋郎。嶸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嶸眸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嶸弟嶧。始爲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祕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卽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家人皆大笑。及爲少卿。頗不得意。以栝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

明憲皇太后諡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紿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皞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皞門下生也皞以頔語之遂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於大名彥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頔復為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疾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頔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為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逾旬月晨暮對接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頔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於家頔有清節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彥卿待之甚厚或過致優給頔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彥卿左右多肆貪虐民不能堪及彥卿罷鎮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心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頔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為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於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遊集未成編而亡弟康亦善詩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搢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黃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授猗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魏縣開寶中趙普為相擢為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為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為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謀字有開雍熙中進士有材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仲謀集其父所為文成二十卷弟瑜周廣順中進士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秘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於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即授秘書省秘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還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

知貢舉出爲河北轉運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莅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嘗懸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年試祕書省校書郎準從弟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祁並天聖二年進士甲科別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穎異有膽勇周顯德末從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中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裁十三亟取劍逐之盜踰垣出開揮刃斷二足指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儁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爲柳范王祐知大名開以文贄大蒙賞激楊昭儉盧多遜並加延獎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治獄稱職遷本州錄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運糧選知常州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會大舉北征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裁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爲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黥面送闕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爲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年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趨環慶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曹邢二州真宗即位加如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國家剏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掎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戎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二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

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翊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至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濫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卒年五十四錄其子陟爲三班奉職開善射喜弈棊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開王祜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

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灝沆並進士第灝秘書丞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於巴陵爲洞庭賦曰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淼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促然跂慄然駭愕然眙怳若驚吞雲而臥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憯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蹐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悸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爲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樂丘望大澤有雲崪兮興歛兮止興止未齊怒若有過由是潰陽輝沐芳澤覩一異人於叢之際霞爲裾雲爲袂冰膚雪肌金玦玉珮浮丘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辯者耶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譁談吾爲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瀆則爲江令遠則爲河積則爲瀦令鍾則爲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宇陰玄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嬪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婦奴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威處庭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莽蒼蒼靄靄不辯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之爲巨澤爲長川爲水府爲大淵縱之不踰蹴之不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守邊澎澎湃湃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沖沖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胷溟海之郛郭也三代之前其氣蘊蓄浩浩滔天與物迴薄滅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堙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巽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劃象爲坎本乎羲皇外婉而固內健而彰降以垢始升以復張其靜處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翠物鴻洞鑠爲隆暑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趣怪觀杳不可覩蒸之爲雲散之爲雨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爲神素氣清洮蕭蕭翛翛羣籟四起澤之動勁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宮離離爲之騰風蒼梧崇崇爲之供雲四顧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瀰瀰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湊海門一瀉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革氣然而染滓然而脈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脣帶三吳足跬荊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披甲而逴或曳裾而圓或禿而跂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呿而牙或心以之蟹或目之以蝦或修臂而立或橫鶩而疾或裘於首或冓於肘或儼而莊或觳而勵彪彪玢玢若大虛之含萬彙

各循其生而合乎業者也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
矣至矣邈難知矣攀於古古有所未達形於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
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況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鼇鯉之賢攀龍之仙
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齷齪而遊曾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
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爲固爲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
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爲旌聚心爲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
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爲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
爲金其水爲湯守之不義欻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
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
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其知而後得也於是盤桓徙倚
凝精流視罄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
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
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
賜之有狹劣終難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爲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
詔以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
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子紓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祖袞唐末爲諫官父濟仕
蜀爲升朝官歸朝至太常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曰先儒以太史公論道
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
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況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爲聖人者
爲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
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卑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
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敘九疇之祕煥二帝之奧
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
述堯舜而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
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
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
十七年郯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
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於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
之與六經孰爲先而孰爲後乎又何必繅藉玉帛然後爲禮簨簴鏞鼓然後爲
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說病之
者可以觀徼未可以觀妙人多重之登第爲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
王禹偁知長洲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
之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
曰伏覩今年春詔書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寺三監之官亦得盡其讜
議陛下處恭勞神厲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
有所以散玄黃之協氣爲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
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
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
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
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筦榷之所出
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
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
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
士以多可爲身謀蠹弊相沿爲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弊
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爲垂世之法臣嘗讀說
命之書以爲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
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
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
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
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況此却復都省之
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況陛下聰明濬哲乎然議者以爲不行已久難於改更

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從孰為不可盡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而刱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況三司之名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元為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皇極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受詔荊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為開封府司錄太宗尹京頗嘉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兄賁同舉進士上臨試知賁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處約復登第賁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為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於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皐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於真定未期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將出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為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為事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為誦讀羣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卻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祕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獎俄改太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並為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周翰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俄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為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擢有集四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熙幼穎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辟為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熙不敘舊職舉進士雍熙初攜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為延譽於朝令子宗諤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掌吏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充王扶洎熙皆有文得試中書還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宗言趙鄰幾追補唐實錄鄰幾卒家睢陽即令熙乘傳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搆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遷右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厚善熙乃與梁顥趙況趙安仁同表請復熙舊職不報尋通判杭州政多專達為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熙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為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吉亦進士及第

宋史卷四百四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

文苑三

陳充　吳淑（舒雅）　黃夷簡（盧稹　許洞附）　謝炎　徐鉉

句中正　曾致堯　刁衎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娛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場屋雍熙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爲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真宗憐其貧病令致仕給半奉未幾病間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謔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詞職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歸朝久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淑性純靜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閈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閑談五卷子安節讓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祕閣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僊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樞爲王審知從事甚被親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祿卿夷簡少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爲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興國初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祕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以襲衣器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淮海國王府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加夷簡倉部員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爲考功員外郎累遷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祿少卿初宰相張齊賢欲引夷簡與曾致堯並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即封除自命夷簡草之物議以爲不可故但進秩而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真宗以其吳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祕書少監三年丁內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絕其奉給特授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

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嘗撰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爲慊既而夷簡又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於怨詛復言所未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眞宗甚鄙之且不欲其詩歌流布於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爲人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字淑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爲士子所宗覽稹文甚奇之爲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眞定束鹿主簿至府値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慕韓柳爲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溫儒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遷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夫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疎儁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嘗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鈐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又仕南唐李昪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鍇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所作悅與齊丘誣鉉鍇洩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戶掾鍇貶爲烏江尉俄復舊官時景命內臣車延規傅宏營屯田於楚州處事苛細人不堪命致盜賊羣起命鉉乘傳巡撫鉉至楚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即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鉉饒州俄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李昉獨直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塡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加給事中八年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下吏道安坐不實抵罪鉉亦貶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胡仲容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鉉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愼說文十四篇幷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生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勢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

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典粲然復興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鍇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摹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趨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蒼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堙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校閱而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鍇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五音凡千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爲之篆鏤板以行於世鍇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鍇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爲秘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稽神錄多出於其客蒯亮鍇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於其相毋昭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爲昭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氾水令又爲潞州錄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爲高麗加恩使還遷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上進面賜緋魚俄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太宗神主及諡寶篆文皆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中正因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蜀人又有孫逢吉林罕逢吉爲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刊刻石經罕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蜀中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

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秘書丞出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詔戒致堯毋擾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致堯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卽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誥既而以與議未允而罷李繼遷擾西鄙靈武危急命張齊賢爲涇原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選致堯爲判官仍遷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陳願不受章紱之賜詞旨狂躁詔御史府鞫其罪黜爲黃州副使奪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泰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一月奉降掌昇州權酤轉戶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僊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一十五篇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

刁衎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爲昭武軍節度衎用蔭爲秘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金陵平從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衎上諫刑書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令遠方囚人盡歸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皋勝地天子所居豈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敕杖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滅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還國子博士會考校百官殿最衎被召以無過得知光州就改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卽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至人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王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燾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慘舒而被物所以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桀紂懷凶德以害世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毀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毀而求譽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遊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秘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比部員外郎改直秘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並預檢討衎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衎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爲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於時恬於祿位善談笑喜棊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湜渭皆登進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員外渭太常博士湛子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閬宣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獎之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俄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彊明莅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條教除其煩擾然校胥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藏記

籍審公盡政莫甚於此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歷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東南注鉅野又淮西城中積水壞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於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儁爽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撫鉉罪狀數條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鉉過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鉉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摘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擔以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爲百卷目曰文粹卒後子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永城主簿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爲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逵唐左衞兵曹參軍祖稠梁商州刺史辟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命功臣左衞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洛陽聚學以自給攜文遊京師爲王佑所延譽館於石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岳州錄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薦其能再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歷通判道鄂二州柴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宗嘉賞因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榷易務蘇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建中父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潁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致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爲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並進士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喩令歸宋至寃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爲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爲齠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實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閤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詞意狂率太宗怒時沆坐呂蒙正親黨已出爲宜州團練副使上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臣澆薄若立太子即東宮僚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沆知蜻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閤門祗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閤門祗候程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葺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詩不移晷以獻深被褒賞五年春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納賄登第事下御史臺鞫得懿款云咸平二年補太學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泰爲道地署紙許銀七鋌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爲五鋌惠泰素識王欽若已在貢院乃因館客寗文德僕夫徐與納署紙於欽若妻李李密召家僕祁睿書懿名於左臂并口傳許賂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過五搨睿復持湯飲至省欽若遣睿語李令取其銀懿未即與既而懿預奏名授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雅馳

書索銀形於詛罵德方者賣卜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言具其事奏白請逮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爲亳州判官睿其廳幹及代歸以睿從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還鄉行服託爲睿去籍名至是欽若訴云睿休役之後始傭於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邊肅知許州毋賓古就太常寺別鞫懿易款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迺以爲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甯文德徐與悉遁去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至不識惠泰故無與左證又固執知舉時未有祁睿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儋州懿杖脊配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已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脊配隸郢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贓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爲護喪還揚州因詔命官配流嶺外而沒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杲署連州從事謝病終於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試貫古道因試巵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凡數百人咸瞪眙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釋褐大理寺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略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嘗作祭戰馬文曰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騂飲泉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驚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華方著幹宜乘旋膺蠵臆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脈張獸惡恐噬虬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圍人負絏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攝而受絏牧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躈纍纍通乎鬼區名駒大駃銜尾入塞勞其酋長飾以翩僉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格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踶而嚙或軼而吪原蠶申禁駔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闋之於內殿養之於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邊塵入我河濟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琱戈霜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嗟嗟之無勇反還延而避敵冰霜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餧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敝帷成禮瘞爾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中使福建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軺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尤長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醮亳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事典綸翰牋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錄其子綸爲太常寺奉禮郎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

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換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祕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為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遷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墀上。嘗避過樞閤。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嘗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為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減。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蓍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盡昭昭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策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恭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為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為右正言。復亦責為工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賚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邸進封。改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贄薦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幾召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册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爲勤職真宗以其奉薄並命月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之勳貴家以銘誌爲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羣牧判官祀汾陰擢爲左正言越耿槩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遘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傷之越兄咸嘗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列奏爲言真宗憫之及册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出身故事中書章奏皆舍人爲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考證

徐鉉傳揚州廣陵人〇臣人龍按南唐書鉉世爲會稽人父延休爲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一

文苑四

穆修 石延年劉潛附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
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
州中道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冤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
出遊丐以給養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修性剛介好論斥時
病詆誚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
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
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為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
用浮屠為佛事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
天下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修雖窮死
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
等數十首集為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率族南走家於宋城延年
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為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真
宗錄三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諭曰母老乃擇祿
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
通判乾寧軍徙永靜軍為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
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
職通判海州久之為秘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
戰三十餘年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
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
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
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唃廝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
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
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
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攖以世務然與人論天
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
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進士起家為淄州軍事
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
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同時以文學稱京東
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皋集二
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槩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
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
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為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
彈恃功為不法前後長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為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
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
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紿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於
官齊斷其髮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
捽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於州及轉運使皆
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
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更敕捕緝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
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而卒貫臨事敢為不茍合
於時初感疾夢緋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榮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

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爲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

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乃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雷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謇諤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閒，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寶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又不及此宮，彼尙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賞任分別，官人有敘，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而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倘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觀望陛下發德音，播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或謬傳，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寇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朝堂之上有非才者秉權異寵，而侵上事者乎？又豈寵愛之政有不

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前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爲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閒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聰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紀綱墮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覩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卽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愼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閒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閔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蜷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誣譏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鈎賾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滓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棲棲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

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刺，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伐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乘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譏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辨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眾，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於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敘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爲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

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爲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銳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靑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鎭之彊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鎭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所習尙皆疆埸戰鬭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衄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餘文多不錄

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淸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隕於懷掬而呑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嘲士人爭傳之亢爲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爲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衞眞令黎德潤爲吏誣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冤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亡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飮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爲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嘗所爲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譏之詞遂報改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恚死守憾之捃摭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於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兗繹兩山之間號兗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子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爲奉議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周廣順中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爲乾州司戶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滌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跅弛逢人無貴賤輒呼飮有佳山水卽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旁凌澌稍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復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預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卽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

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太宗即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時擅鬻官物。取其直。詔減死。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稾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屍將改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幷釋文並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黄庠楊寘附　唐庚兄伯虎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黄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詢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爲詩文，自以爲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法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飭曠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遊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幷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黄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

幾則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遺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隕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為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為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踰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泛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
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
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
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
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
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
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為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
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為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嘗著書有易傳十
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甚器之與黃庠楊寘
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為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
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
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
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
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
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
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
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
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
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
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為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
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
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內
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
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
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
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
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
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
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
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
臨邛語連伯虎臨邛刑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
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
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於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童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
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
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
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
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為襪好事者傳之以為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
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
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
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
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
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
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於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
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
僖祖配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孝章宋
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

於祖宗廟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几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制樂成詔褒之元豐末晉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顏子並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鋼量叩之不合黃鐘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為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少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為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檃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於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髮即起自袒其膚杖之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鑄所為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裒歌詞名東山樂府俱為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虔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奇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躓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為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為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除除河南府戶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上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龐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弆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幾遷秘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

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眞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爲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荊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詔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褒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弟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弇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服除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纔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骩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荊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庭堅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愨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澶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徼警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覿字少章，覯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祕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殽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尙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敵，必至自衛，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尙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

豊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
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
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
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
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蕆其事
軾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窆華
山下范鎭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
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
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
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
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
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
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絕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
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
閙倉卒閒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幷獻
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
加寬大當時韙其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
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
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
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
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謁丞相
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殊親
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
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
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
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
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
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
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
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
者唯劉恕耳即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
證差謬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
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
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
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
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
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
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閒
輒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
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
馬光遊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
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
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
書而去目爲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
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
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
別行及潁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
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
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羲仲爲郊
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爲文慕石介有俠氣亦

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爲江都尉、真州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衞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氓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爲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

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鄭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鐘聲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續因革禮卒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丱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正祕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邊守約不犯邊盟書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貽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川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顧愷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疏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爲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貧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官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刻厲瓌穎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爲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卽之趙蕃附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為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閑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卽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豔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賞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嘗甄復盍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聖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歷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甌懇其數羅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沖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閑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恪懤柄懍憺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為治廣狹小大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

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入貫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慚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蔡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錢就糴京師，怨嗟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兵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

又請命重臣爲宣撫使，一居泗上，鎮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鎮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宜罷。上論以兵食二事最大，嘗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皋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卞、皋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置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拓皋，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輩。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撰述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

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
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
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犯臨安遣兵破崇德薄嘉興檄諭降俱率官
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
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
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
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
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
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
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
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
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
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除授皆須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
特進爲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
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幷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
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皁隸輩爲橫行者
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
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
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觖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
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
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荊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
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
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
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
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
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閎
奧爲世所稱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
子羽辟于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
年召對嵲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擾晉地王師屢捷一朝背遁金有自敗之道非
我能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
似未可遽臣竊謂爲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爲久戍之資
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荊襄要害皆古重鎮敵之侵軼
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
年地震嵲奏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轉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
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致之術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
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嵲因對言吳蜀皆國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
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
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
臣不可今早得一實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荊南
爲意今宜亟遷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
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嵲出爲
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圖
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剔取新奇
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
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
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
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九年除司勳
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嵲
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
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

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韓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遂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韓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為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圜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為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閎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為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為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為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為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為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為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為首差提舉議歷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歷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況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為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修嘗裒集為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蘗其短罷歸建炎中范宗尹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復知湖州時羣盜縱橫擊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邲為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穎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

為提轄文思院會以文獻會覲覲持白于孝宗書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態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熱閑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欵擾置一巡檢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凭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貲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即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寧國府城下酒麴務簽書荊門軍判官廳公事為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投入其貲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即之雖閑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為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即之倡義云即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惟忠字省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秘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為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為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匄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厚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五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　孔宗旦　趙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韐　傅察　楊震　父宗閔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埸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次矣。若蒼黃遇難，霣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況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惟均。以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父再遇，為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為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歿，詔以保裔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即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出為幷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幷代列狀請留，詔褒之。復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為洛苑使，繼明為內園副使，幼子繼宗為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為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埸，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為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稍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吒，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氣不苦，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毆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擊，至斷一臂，猶詬罵，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屠割前支解之。則倉卒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為旌德縣君，賜冠

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束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爲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按鑰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覲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杞爲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鬭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罵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覲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東乃爲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尙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瞻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賓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稹廕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己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只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即臥內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幷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爲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幷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柩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貨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劇盜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衆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祕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即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爲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羣不逞並緣爲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詿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樓木豆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

由邅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掠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詔擢為供備庫副使廣東諸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為竊緘戮之於市又坐譴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阯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緘致書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輒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至閱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羣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因公事攜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邕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隳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召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儻如欽廉即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彝皆坐謫官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桑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荊湖間子亶溯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煦卒復以煦弟昉為三班奉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謁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為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邪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飴狗鼠矣賊怒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錄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誄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罵聲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絛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横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

解褐侍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與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歿尙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鎭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爲使見粘罕于雲中議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令慶偕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㮚行㮚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尙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尙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己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眞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其脣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卽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効死兮死亦何慽聞者悲之

劉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龍城令王原鎭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邊兵屯多食不繼韐延致富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遂爲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夏人攻震武韐攝師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皆以爲詐韐曰兵與累年中國尙不支況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請會兵乘之韐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埸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韐求東歸拜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鑑湖爲民侵耕官因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隸中宮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則勒鄰伍取償民告病韐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韐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爲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師道之軍潰韐意謂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兵勢尙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韐卽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諭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戎事再舉以韐議異徙知眞定府藥師入朝韐密奏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罷起知荊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眞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斂聚衆剽掠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韐單騎赴鎭遣招之宏至服罪韐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諸民韐曰空內郡畾騎付一降將非計也請止之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韐諜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犯及還治梯衝數圜示欲攻擊韐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韐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嘉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許割地賂金人而議者乘士民之憤復謀進擊韐以亟

戰爲非是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翰爲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斜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初翰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翰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翰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殯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曰忠顯翰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予羽孫珙自有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清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彊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迓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取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斡離不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還朝當具奏斡離不曰爾尚欲還朝邪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辯斡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可得邪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狎嬉不肯就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慍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卒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閒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煢煢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謚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爲安邊巡檢河東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爲城下瞰官軍諸將合兵城下震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第一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衞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轆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轆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我兵擒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將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年四十四建炎二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謚曰恭毅

張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爲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爲令者踵故抑首務爲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衞尉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爲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銜怨於張氏以微事黜克戩踰年起知祥符縣司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

入辭留爲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孛菫來攻，縱兵四掠，克戩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爲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略使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克戩引誼開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紿云出戰，遂率灝、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琥相繼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爲汾大邑，久與賊抗，既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爲降語，斬以徇。諸酋列城下，克戩臨陴極口，砲中一酋並斃。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縋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亶，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訖，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爲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三百兩、絹五百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諡忠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即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脩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列于上籍。宣和二年，召至京師，青溪盜起，確言：「此皆王民，但肩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之外，一切蠲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爲功，旬浹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悉賫之，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盜平。知坊、汾二州。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脩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子寔，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何恨。使爲將爲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歛容嘆息者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行，不自表異。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冑來，以氈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爲城下之盟，畫河爲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聘眙服其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圮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汙，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鄉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舁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衢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塹，賊擁曰：「得朱將軍矣。」欲生

致之昭瞑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雁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彼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柰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啟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小鞠鞍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閒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懾容遂見殺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考證

康保裔傳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臣宗楷按康保裔遼史作康昭裔聖宗統和十七年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十九年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爲昭順軍節度使是保裔之外又有一昭裔耶然宋將未有名康昭裔者而瀛州卽河閒其爲康保裔無疑二史不同若是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考證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六

忠義二

霍安國　李涓　李邈 劉翊
徐揆　陳遘　趙不試
趙令宬　唐重 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祕閣爲轉運判官。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脩撰，徙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官王美投濠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使夷官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李涓字浩然，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蔭爲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均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敵至矣。」即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己，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稍亡卒誣已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初調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以近臣童貫換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還知霸州，爲遼國賀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之，使附己。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懼邈有異議，即奏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機事，願誅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據邈罪五十有三條，鞫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隄岸。盜起浙東，改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貫欲以西師入燕，邈復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敵柰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爲進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上稱善，而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岡，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樞密副都承旨，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濼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濼不可爲，奪制置使，下遷提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爲死守，民恃邈爲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

粟十一萬石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鬬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韐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斡離不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顴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強尙可恃乎金人諱其言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摑其口猶吮血噀之翼日自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爲眞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眞定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僞徙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堞而上城遂陷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爲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絛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不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教郎而官其後

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猺地建平從允三州遘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薿攟封駁力沮止之遘懼請外以直祕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閥閱者執政以遘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遘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爲黜勔人進遘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遘遘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采撫官吏姦贓尙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寘于理詔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嶷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嶷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爲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報役遘以冬月檄眞揚潤楚諸郡凡守牐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閉牐軍卒無以食率凍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

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遘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爲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孥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遘妾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石呂頤浩張愨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衞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彥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爲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㦒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衿兄也初名令裨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黃州縱掠而去令㦒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黃州賜今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㦒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卻之叛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起服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㦒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筲蠟箭浮江告急令㦒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遣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爲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廷以拓土爲功邊帥爭興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爲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于金尙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衞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即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倡上開納而宰相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遺致虛書言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人無鬥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爲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聞西夏使掠鄜延爲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西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衞王室致虛銳於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爲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既

北行重卽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卽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先次則建藩鎭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安謀帥劉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對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鎭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爲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爲進退選宗親賢明者開府於國中此爲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據成皐崤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驛至永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幷條奏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虢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偫以守關中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爲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衞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遣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逵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筦庫間宣和間爲河東路提舉解梁猗氏與河東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羣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爲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爲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趨澤潞聽宣撫司節制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殽澠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爲然檄河中守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郛會大軍失利殽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荅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尙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鄜延兵戰死永樂迪以門廕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爲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慨有以報國不

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使蔡禹謨知其謀以告唐重揭牓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爲制置副使去者悉還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士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柰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卽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尙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鬥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諡恭愍子昌齡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彥薦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祗候平陽府軍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遷秉義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定天德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遣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赴石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饟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幷取嵐石等州敎戈舡率衆羊皮渾脫亂流以擣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津遣守領爲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俟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迺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尙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堇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瘡傷遺沒人泅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壘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芻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偫殫罄鎧仗空敝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桴鼓傷夷之餘裒折槊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笓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縶帛書飛笴上陰約婁宿啓外郛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說徽言盍具冠帶見金帥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汙僞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幷有之徽言益怒罵

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耶汝當劇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覩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巖狠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孫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荊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縑羨餘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寖不可長士論韙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行在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褰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蘄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忝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爲御營使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𤫉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磧沙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𤫉擁兵弗救淬被擒𤫉兵遁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過城時李棁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棁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棁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爲斂葬即其地賜廟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娼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七

忠義三

曾怘 弟悟　劉汲　鄭驤　呂由誠

郭永　韓浩 朱庭傑 王允功 周中 辛附　王寓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彥仙 邵雲 呂圓登 宋炎附　趙立 王復 郎褒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怘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溫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八爲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怘獨不往爲隣人糾察逮捕見琶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怘弟朝散郎悬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忳子崈兄子宦皆將仕郎方遇難時崈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顧見崈亦蘇倘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崈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怘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劘之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爲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鄢陵縣奉行神霄宮不如令以京畿轉運使趙霆奏從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攝守下自獄靈素厲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每白府奏罷之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召爲顧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行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請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尊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詔鄧州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諜知鄧州爲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捗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靳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犄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卽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鬭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諡忠介

鄭驤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驤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驤曰著令約二稅爲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岢嵐軍改慶陽府姚古奏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熙奏辟幕下地震秦隴金城六城壞驤爲蓋言六城熙河

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盆機灘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唃廝羅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氈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貫意欲絕之驥謂貫欺君請辨其僞貫怒將厚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驥按格爲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驥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爲駐蹕計驥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驥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驥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威愍詔賜廟愍節驥在熙河嘗撫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爲拓邊錄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爲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爲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温董氈世族爲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酒稅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斂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擢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縣王中立种諤往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尋改知乘氏縣丞相呂大防爲山陵使辟爲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温綿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薦由誠剛正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合且憂其藩籬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羣盜所在蠭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圮糧竭於是晝夜爲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羣盜中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爲忽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佳同遇害子僕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彝于江陰知令佳與由誠同死被褒典乃愬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謬爲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斂諸大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旱巫乘此譁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遊蠹不歸莫敢近永械致之府府爲弃它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買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在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決之吏有不能辨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寄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

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幸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掎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皆齷齪小人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對其鋒待外援之至柰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億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玆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為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真卿為人充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宅日閣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為治乎充大慚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彊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廌皆全家陷沒浩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廌各官其家一人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聿請贈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錄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張忠輔宣和末為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紿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障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瞷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嘗為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諜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彥仙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語壯之留為裨將戍殽澠間金人再犯汴永與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殽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為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

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眾皆奮金人攻三鬭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眾來願受節制彥仙辟與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從婁宿率叛將折可求眾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煑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閒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登楊伯孫自外來援閒關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爾秩彥仙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命彊弩一發斃之毀鉤索曰鉤取金人眷斷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眾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審其家惟弟婁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即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廟閬州乾道八年易謚忠威彥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爲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眾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擊於臨真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並贈官錄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爲兄弟閻胡夜义者眾彊乃舉所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义官夜义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絕

呂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淆澠閒彥仙保三鬭圓登歸之功最多爲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身方臥聞城陷遽起戰死

宋炎陝縣人驍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責之炎不應力戰死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羣起立數有戰功爲武衞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倚先去州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爲兵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事立奏爲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眾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

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琉聞。累還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麥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菽麥野生，澤有鳧茨可采，後皆盡，至屑榆皮食之。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踰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益急。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飄反爇。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有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聞楚乏食，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矣。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爲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喜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冑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捽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嚼齒而怒，所俘獲磔以示衆，未嘗獻馘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東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金人不敢斥其名。圍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命其衆鼙鼓曰：「援兵至，聞吾鼓鼙則應矣。」如是累月，終無至者。立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訃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諡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屍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諡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衞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

曰鄰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爲乃顧鄰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營入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爲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縛諸庭柱臠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屬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塞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避之蒲圻萬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猝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秦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己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輿陂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八

忠義四

崔縱 吳安國附　林沖之 子郁 從子震 霆附　滕茂實
魏行可 郭元邁附　閻進 朱勣附　趙師檟
易青　胡斌　苑旺
馬俊　楊震仲 史次秦 郭靖附　高稼
曹友聞　陳寅 賈子坤 劉銳 蹇彝 何允　許彪孫 張桂 金文信 曹顏 胡世全 龐彥
海江彥清　陳隆之 史季儉附　王翊
李誠之 秦鉅附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言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爲後。

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還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王命焉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林沖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歸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使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迫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沖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沖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安。既歿，遘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僧瘞之寺隅。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

從子震、霆。郁字鼓休，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卒鼓譟取庫兵爲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字時夢，崇寧元年進士，仕至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勑令所刪定官。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即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屢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林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勸忠義云。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爲金人所留。時茂實兄陶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即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拔歸，錄所爲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詵爲陝西轉運判官，上其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尙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爲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訾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實於奉劉氏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十三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沒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翹于朝，遂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行可之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爲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

閤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進武校尉朱勳亦從之，分在粘罕所。勳見粘罕數日，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內人妻之。勳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勳含笑死梃下。蓋勳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趙師檟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往戍。既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爲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尤溪之民爲之立廟戰處。樞密王埜請加褒贈，乃贈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易青者，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袞本軍士也，已受詔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袞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閤門祗候，官爲薦祭焉。

胡斌爲殿前司將官，章德與提禁旅戍邵武。江、閩寇作，知邵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與稟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己卯，盜衆大至，他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一人。樞密院編修官王埜言邵武民即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爲廟額，從之。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士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盡點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三年，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闔郡爲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吳獵宣諭西蜀，爲之請廟與諡，名其廟旌忠，諡曰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遷延固避。僞知大安軍郭鵬飛趣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末生附子傳之，比至，目益腫。次秦母年高

而贊聞亥乘爲曦所招卽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訃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爲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厓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內艱免喪辟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名改辟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鄭損爲制置使卽求去朝廷以稼贊閫有勞未幾改知綿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之此盡紹興隆興之間得旨爲之者令下民疑爲之罷市稼亟出私錢以給中下戶稼弟定子時爲總領所主管文字相與徼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僅濟歲大饑有司置弗聞稼損橐中裝市粟以食之全活甚衆損之入蜀也稼同產弟了翁誦言于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損棄沔而遁桂如淵鎭蜀辟通判沔州尋檄兼幕職稼首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剏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北兵由東道以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爲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爲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靑坐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賙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追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如淵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後爾茍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淸州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讎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遂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砦軍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關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旣罷李𡌴代之以稼久勞請改畀內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之又劾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宣撫使黃伯固辟稼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吶以參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吶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會召還彥吶密奏留稼以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吶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嘗代彥吶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吶至罝口檄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先是友聞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卽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

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濶元章率吏士方請稼少避稼不爲動城既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爲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縮齋類稿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綿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屬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𡌴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陳還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力不能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爲士卒先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關北兵東破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驅入劍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閒道過氈帽山至青萬堡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魯珍爲陳隆之所斬珍部曲肆焚劫友聞討斬其將郭虎閬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群援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閒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青嵩谷而後大戰數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青領所部爲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彥呐傳節制利帥司軍馬任責措置邊面擢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岭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閒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弈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陳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喋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依舊左驍騎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州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擊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入鄉㑹擁萬餘衆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遊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橫擊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遠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

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綵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鬭黎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感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壻迪功郎萬特贈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特以為固已而進徙屯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貲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諭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為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尤為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譙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千緡即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制謚襄節

買子坤字伯厚瀘州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為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封其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果州通判卒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純孝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辟江淮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閱召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尋授祕書丞權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為右司轉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鄉乘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沔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為之感慟汝鄉宣城人善射城破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殺之銳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彝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漢州德陽人祕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為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邛崍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死不憾帥設帟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羈屯日又呼之欲薙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監州也可棄吾民使殺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遺以酒茗羊牛肉皆卻之自是水飲絕不入口敵知其不可強將尚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即死於是斬其首充妻陳罵不絕口初充之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

殺之方充夫婦之嬰禍也親戚勸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長子士龍得免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爲四川制置司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爲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整既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納溪曹贊闔門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鵬彥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將江彥清巷戰死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儞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合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謚立廟又有史季儉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艮震與壻楊城夫爭相爲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因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理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蒲東卯死之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煒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出戰力盡而死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鄉相誓死守更迭出戰 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鄉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事聞翊汝鄉皆立廟賜謚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北兵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屢墨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單馬牆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閫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蘄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櫃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造鵝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素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

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榯援二郡，榯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燄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瀈從父俱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贈浚、瀈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寧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與、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鬭死。司理參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黃州之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宋史卷四百五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九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　張貴　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陳炤　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　楊霆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檡　趙孟錦　方洪

趙淮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扉載異敵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避，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予亦爲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入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閫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攔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衘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荊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延舟之役，克濟爲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砦兵，將勇而知義，爲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爲屈，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

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卽至矣居誼不荅又射勝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爲居誼降己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幷中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營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傒漢樓樓火延爇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爲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朐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守趙與鑒走匿郡人錢訔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爲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訔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訔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訔以入訔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雖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禦無不爲之訔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將張彥攻呂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炤與訔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再加訔太府寺丞炤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爲陳矢盡亦不降城破訔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訔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直寶章閣並官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爲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爲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卽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爲捍禦授閤門祇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凰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詹守常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召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遇謝榮會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胄如蝟毛援絕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頸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藪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贈田二頃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振荒卽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幹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鄧坰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饑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還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扇民爲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溫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悉遁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竄穴太湖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規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追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捄芾以書往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

閩火具民有不爲具者聞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贓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縣盜起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衞縣與一皁幟令曰作亂者斬轄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士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戍蜀歸芾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與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大軍已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將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卻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顧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二王恭詔入閩官之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即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衞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圜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楊霆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士郎銓試第一授脩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還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未上徵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荊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

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密薦諸
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
處庶務叢集應隨事裁決庭之素無留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籍官閑田
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伍習熟閱試行賞
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
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慮有心計善出奇應
變帥府機務皆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慮帥兵巷戰抵
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慮赴水死妻妾奔救無
及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爲遂寧州司戶潼川簽判宣城
宰素以節行稱中教諭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
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
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
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閒以保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保身也此
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
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
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
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
散其家貲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
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升從容堂死卯
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退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
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
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
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爲京
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爲小官有
權貴以賄薦之者震內賄篋中已而干政震取賄還之封題未啓其人大媿後
爲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
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
獄將寘辟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六年江東大旱
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
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爲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爲盡力所活無算州有民庸
書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
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
刑適關陞辟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辭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
僧甚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
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兵略饒
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
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
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
李希聖者謀出降械寘獄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
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
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
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
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
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求震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廟號
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從守獨松關新之守關之新邑皆戰死

趙與檡爲嗣秀王德祐二年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
與檡每以國家事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
與檡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檡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之孝
宜留輔以鎮國本讒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圍城中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
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檡洪率衆巷戰兵敗被執董文炳問之曰汝爲秀王耶

今能降予與禪屬衆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問爲遂殺之洪亦
伏節而死又有趙孟錦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爲將佐北兵攻真州每戰輒爲
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爲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
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
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
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宋史卷四百五十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十

忠義六

趙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馬塈
密佑　張世傑　陸秀夫 劉鼎孫附
徐應鑣　陳文龍 姪瓚　鄧得遇
張珏 趙立附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太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舉。初以蔭爲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尙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屛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通百事廢弛，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爲盜，所在蠭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追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茇舍障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閤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耶？」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荊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爲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尙書，道隆與賓客千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傳爲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爲提點刑獄。時文天祥師至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曾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皋亭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閒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諡，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爲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大軍設礮架轂車弩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亘，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衍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瀛國公避

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濘而止乃令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奪之才與戰連旦弼幾殆阿朮麾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朮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之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謾言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朮怒咼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秖候彭元亮統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諱曰怯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亥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馬塈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塈與其兄墊特顯咸淳中塈知欽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塈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叛平諸峒皆上幔冊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閤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衞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塈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東隅特阜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牐攻東門破其外城塈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塈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嚼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爲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劄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贊舍人爲江西都統是冬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明年二月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荊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都統夏驤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過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鬬者乎佑曰鬬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䚟曰壯士也欲降之羈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䚟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蕪草坪奪還所俘加

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遶舟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數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此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載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圌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皋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昰爲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軍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衆遂解去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卻之因徙碙州至元十四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碙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淩震王道夫襲廣州震敗績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木砦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大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劉師勇者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常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海師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然之時姚訔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訔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彥馬躓陷淖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大軍實彥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絕有羣鵲飛鳴繞城衆惡爲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鬭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鬭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恆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

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衞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衞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幷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鎭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賁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鎭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制臺諫皆闒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稿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稿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稍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爚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叛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叛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卽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

中欲降之不屈左右淩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閩者笑之大兵既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鄧得遇字逢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藏庫出知昭州遷廣西提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𩦎馬應麒赴援𩦎潛叛而還得遇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塈代閫議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玨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川虓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奫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玨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玨代千玨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楫失大食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臥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玨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攘重慶夾道出合城下玨破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玨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鬃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剌統軍率諸翼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玨不可曰無實平毋得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鬃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鬃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陞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不得達六月昝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絕糧盡玨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日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玨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玨入重慶爲制置時楊立以涪州降玨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玨以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盡退玨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玨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參政矣早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玨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玨遣總管李義將兵出廣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玨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𢀣兒戰扶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玨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玨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玨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左右匿鴆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慽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玨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

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珏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弦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趙立者，字德修，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斥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衞。至重慶，則昝萬壽已降，珏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還至涪，沉水死。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一

忠義七

高　敏 張吉　景思忠 弟思立　王　奇　蔣興祖
郭　滸 朱友恭附　吳　革　李　翼 阮駿　趙士隆 士晉 士眞 士遒
士跋 陳自仁 叔皎 叔憑 謝之章 之量 之劉 玠　陳　淬　黃　友
郝仲連　劉惟輔 高子濡 韓青附　牛　皓 高萬任 安泰 元蒔 琪 張亨
魏彥明　劉士英 王稟　翟　興 弟進　朱　蹕 朱昺 方允武
龔　楫 蔣子春　李　亘 孫安道　淩唐佐　楊粹中
强　霓 强震 李仲　郭　僎 郭贇 王銳 吳從龍　司馬夢求　林空齋
黃　介　孫　益 顧錯 顧珣　王　仙　曹　琦
吳楚材　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遣重傷范仲淹韓琦皆薦之爲閤門祗候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主蕃部事羌圍大順城偏將趙懷德力戰其下以鬻買級主帥李復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懷德善用人戰必勝當略其小過且蕃官難繩以漢法復圭乃止羌人聲言將出鄜延敏屢白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讎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遮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夾檜木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詔贈嘉州刺史錄其三子爲侍禁殿直

張吉者廣州卒也爲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降賊怒害之詔贈內殿崇班又錄其子

景思忠字進之晉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閤門使泰蔭累官西京左藏庫使爲遂州駐泊都監夷人寇淯井鈐轄張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爲前鋒夷衆陰薄官軍官軍戰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勸思忠引避不聽奮劍疾戰而死走馬使張宗望爲言詔察訪熊本考實得其事神宗憫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餘皆賜其家錢帛

弟思立以蔭主澶州治平砦囉兀用兵韓絳使攝保安軍夏人寇順寧思立擅領兵赴援諸將敗一軍獨全以功知德順軍策應王韶取熙州過洮築當川堡克羌酋子珂諾城遂定河州嘗與羌力戰斬不用命者數人軍聲大振韶言其臨事忠勇進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東上閤門使河州刺史賜繡旗朱甲又遷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命其弟思誼爲秦州判官以便養青宜結鬼章擧兵襲殺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書抵思立詞不遜思立不能忍帥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鈐轄韓存寶蕃將瞎藥交止之不聽自將中軍使存寶及魏奇爲先鋒王存將左賈翊將右鬼章衆二萬分三砦以抗官軍戰數十合羌從山下圍中軍他將王寧李元凱歿于陣思立存寶潰圍出衆將多傷譏曰日暮兵疲宜移屯東岡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創重獨徙其軍方遣之而殿後兵亂前人望見亦皆潰思立已醉且退曰我適以百騎走羌數千人無助我者今敗矣當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少頃再戰遂死時已除忠州防禦使會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輕敵致敗不復贈官

王奇汾州人武擧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峒以爲將領降其酋舒光貴緯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如京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歿經略使移書迫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蔣興祖常州宜興人之奇之孫也以蔭累調饒州司錄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料吏卒繕戰具盜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府武陽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脈疏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溢埽且潰興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使走避

與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斬以徇。金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益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相繼以悸死。詔贈朝散大夫。

郭澣，德順中安堡人。從軍積官至武經郎，爲涇原第八副將。金人犯陜西，渭帥以下叛降，獨澣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下之獄，脅使俱降。澣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汙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訴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卽殺之。建炎三年，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翊郎爲涇原第一副將，步兵扞金人於華亭，數有功。會金兵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所得。渭帥既降，誘以甘言，許優進官秩，不肯從，更詆辱之。帥不勝忿，斷其脛以徇，經日乃斬之。後贈敦武郎。

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陽人，國初勳臣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譚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之圍，使粘罕軍，見之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勁，粘罕少屈，爲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欽宗閱割地與不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陜西。行至朱遷，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請於帝乞幸秦州，又乞出城劫之，使不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衝突，尾襲應援，可一戰而勝。時衆言已入，皆不果。後金兵攻安上門，填道度壕，革言之守將，使洩蔡河水以灌之，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車駕幸金營，革以爲墮其計，往請叔夜，欲身見其大酋計事。叔夜問其故，曰：茲行有三說：一則天子還內，二則金騎歸國，三則革死。叔夜爲言之，不報。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之，不得，乃與傅謀於啓聖僧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至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既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三月八日起兵。謀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事。革乃披甲上馬，至咸豐門，西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爲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會粘罕欲臣之，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閻誠、將官折可與同死之。阮駿者，興化軍人，紹聖元年進士，爲河南府少尹。金人犯京師，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

趙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既長，遊庠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歎曰：昔賢有不願爲章句儒，出玉門關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爲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春。劇賊丁一箭衆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禦之策悉委士隆。賊三旬不退，士隆募軍中敢死士與之謀，有張宣者應募，獨持槊縋城下，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乃選壯士數百人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數十里。以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轄。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隆及副鈐轄劉紹先禦之，進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頤浩屯鄱陽，既復南康，與建武節度使楊惟中兵會，遣統制巨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紹興元年正月，詔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入辭，頤言成兵衆，高宗責以立功，俊悚懼受命。未至，城已陷。時守城罷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隆毅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賊入城大掠，成素服士隆之義，欲以爲僞安撫使，士隆怒罵曰：賊欲屈我耶。陰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爲我雪恥。遂仰藥而卒，年五十二。賊怒，并害其家數十口。事聞，上嘉悼，贈武功大夫，官其孫二人。士隆六子，皆有文行：不竑、不忞、不愆、不愿、不遯、不隱。是役也，不忞、不遯、不隱死焉。又宗子有士醫、士眞、士遒，皆以死事聞。

士醫任秀州兵馬都監。建炎四年，兀朮入州，士醫乘城拒戰，城陷死之。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士眞權知賜信軍，寇劉滿至，士眞拒之，兵潰，滿執之去，荆門遇害。後贈右朝奉

大夫，官其一子。

士遒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紹興五年，馬進寇江州，士遒遇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跋，濮王曾孫也。靖康末，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金人驅宗室北行，士跋得間道遁去，居邢州，結土豪將舉事，有告者，金人執而殺之。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果。

叔皎，秦悼王四世孫。元豐中，爲右班殿直，累遷至德州兵馬都監。自靖康以來，劉順、呂拱、劉事相繼謀叛，叔皎皆設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圍城，郡檄叔皎率兵禦之，前後六戰，圍急，有江詰者與郡守宗諒謀以城降，叔皎斬詰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猶力戰，勢窮被執，恚罵不屈，遂遇害。

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累官武翼大夫，就遷通守。金人圍陝州，既久，援兵不至，城危，時叔憑子官盧氏，遣以蠟丸書曰：「人臣當死國難，況吾以近屬，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時通判王澣、職官劉效、陳思道、馮經、李岳、杜開、縣令張玘、將佐盧亨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

訓之字誨道，秦悼王五世孫。父叔侯，官至惠州防禦使。訓之登政和二年進士，調東平儀曹，知平江府吳縣。朱勔怙勢役州縣，訓之不爲屈，勔嘗執數輩詣縣請治，訓之悉縱之。忤勔，遂移疾去。宣和末，盜起河北，訓之屢與人言契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未幾，金人犯京師，訓之居揚州，率大姓募士勤王。聞都城失守，乃止。建炎三年，知吉州永豐縣。孟太后避地虔州，護衛統制杜彥與其麾下叛，後軍楊世雄應之，將犯永豐。訓之與尉陳自仁飭兵分爲二，一取間道邀賊後，一據地利，匿其精兵以誘賊。賊至，伏發，殲其衆。會賊別校繼至，官兵未成列，訓之率數十輩拒戰，勵聲罵賊，與自仁俱被害。事聞，詔贈訓之朝散郎、直秘閣，諡忠果；自仁通直郎，官其子。邑人爲立祠。太后之發吉州也，至太和，衆皆潰，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爲金人追騎所殺，官其家一人。是年，金人過江，陳淬戰死，岳飛等兵皆引去，上元丞趙壘之帥鄉兵迎敵，死之，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也。建炎中，爲成忠郎。金人圍潭州，帥臣向子諲率衆守城，聿之隸東壁。子諲循城，顧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突門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戰，大罵而死。將官武經郎劉玠亦死之。事聞，贈聿之左監門衛大將軍，玠武經大夫，皆官其家。其後朱熹爲請立廟，賜號忠節。

陳淬字君銳，興化軍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酋主，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比酋河北第一將，尋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權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敗，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司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軍，王璷將後軍。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薈間，俟其旋濟旋擊，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胸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壻。

黃友字龍友，溫州平陽人。少不羈，十五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遊，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門下。會西鄙軍興，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其後幕府奏功，沒永年之實，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憮然，遂加贈諡，友亦免省試，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婺寇復作，守留友攝兵曹，爲殄滅計。友請往諭之，既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持釘一檣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

黠然婺人圖像祀之通判澶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之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即位制置使詹度奏友久服武事籌略過人丞相何㮚從而薦之召對問友唇齒破裂狀為之稱嘆賚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三千奪榆次得糧萬餘斛明日大軍進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嘆曰事去矣迨曉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諭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密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為識也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郝仲連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時為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虛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金將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劉惟輔涇州人以同州觀察使為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既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將三千騎禦之金前軍踰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惟輔舞矟刺其先鋒將孛堇黑鋒洞胸墮馬死敵為奪氣退深檄隴右都護張嚴往進之至鳳翔境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吾山出寶雞獲金遊騎嚴擁大兵及金人於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自石鼻砦遁歸金人略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捽以出惟輔奮首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復言而死張浚聞之承制贈昭化軍節度使賻金帛布以二百計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成州號忠烈有高子儒狄道人知蘭州龕谷砦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韓青為熙河馬步軍第六將閒行從惟輔為金人所擒亦罵不絕口而死

牛皓福津人為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後軍中部將紹興五年金右都監撒離曷與其熙河經略使慕洧欲犯秦川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之皓至吾瓦谷與金將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謂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力戰死有承信郎高萬且罵且戰與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死於陣金人相謂真健兒也後皓安皆贈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三官錄其子

魏彥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併兵入鄜延王庶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天大雪世才戰敗自是金兵專圍西城初受圍時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晝夜攻城閱十有三日城陷彥明坐子城樓上金人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犬彘使背吾君乎婁宿怒殺之詔贈中大夫官一子

劉士英宣和間為溫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具舟欲遁士英奮謂不當避自郡將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獨身任責推郡茂才石礪為謀主治兵峙糧籍保伍分其地為八隅委官統率以鐘為約令民聞鐘聲則趨所守堞未幾賊來攻拒守凡四十餘日官軍既至賊潰去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純孝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之笈在金因講和使附書言二人死節後刻石于溫衢二州

翟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少以勇聞劇賊王伸起興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師西道總管王襄檄興統領在城軍馬以保護陵寢功補承信郎辟京西北路兵馬副鈐轄為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為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斬之羣盜冀德韓清出沒汝洛間興以輕騎追襲德就擒清僅以身免會進為叛將楊進所害賊衆勢張敗官軍興帥餘衆拒賊保伊川明年擢進死事于朝以興代進為京

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兼知河南府楊進屯鳴皋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退保巖畫山興進攻免冑大呼曰賊識我乎我翟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金人犯河陽鞏縣丞安軍興遣子琮與摶戰屢捷追至澠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韓武略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士豪聚衆保險興遣蠟書結約之向密王劉王英輩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東北路軍馬使偏撒山砦由是汾澤潞懷衛閒山砦首領皆應命金人入陝右興遣將邀擊俘五十餘人又遣子琮生擒金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春金重兵犯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震恐興授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侯敵至陽遁金衆果追玘伏發金帥就擒鄧州人楊某擁衆河北僞稱信王興遣將董先追獲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禪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云路偉爲內應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髯輒張軍食不繼士以菽粟雜藜藿食之激以忠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琮沈勇有父風繼興爲鎮撫使琮閤門祗候

進字先之以捕盜勞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坐熙河帥劉法涇原戰失利降官俾任尋敘復女真歸故地改河北第四將往至遂城會契丹兵奄至都統制劉延慶以進爲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岡盧溝河皆捷又與契丹大將遇于峯山力戰彌日契丹潰去金人犯京師朝廷密詔西道總管王襄會兵三萬赴京城至葉縣襄欲引兵而南進諫止之因分軍遣進持書而西時經略使范致虛已合五路軍馬次澠關以進統河南民兵收復西京進至福昌遣兵襲金營時金游騎往來外邑進設伏擒之金人遇靈山砦進父子兄弟與之戰潰圍至高都集鄉兵七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關入擒高世由再捷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昭遣至洛陽以進戍澠池界授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金人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未幾洛陽再陷進在伊陽復散亡才千人金人犯薛封進選精銳三百人夜縱火斫其營焚死者甚多又戰于龍道堰生擒金將翟海追至梅花谷賊葉德韓清嘯聚南陽進間道擊之德降清斬清于艾蒿平勒兵抵龍門屢與金人在夾河戰乘勝入洛陽或曰彼砦尚固城未可守不聽金人聚懷衛滑孟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士卒巷戰文子亮死之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京西北路兵馬都鈐轄尋授馬步軍副總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楊進號沒角牛者擁兵數萬殘害汝洛間進謂其兄與欲力除之會楊進遣數百騎絕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賊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害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後五人

朱蹕湖州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白允之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敵使杭民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朱亘者字亘伯吳郡人世儒科建炎中爲海鹽縣尉金兵入境亘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也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人奮而前擊金兵數人死衆爲披靡然力不敵竟死事聞官其子恩後守漢陽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舉上舍補官爲常州宜興巡檢建炎三年金人入縣之金泉鄉允武率土軍鄉民迎敵殺獲數級奪弓箭與旗後遇金兵梅嶺村力戰而沒詔贈兩官官其家二人

龔楫字濟道兵部侍郎原之孫世以儒學顯楫懦如不勝衣建炎初聞金人陷郡縣輒忿恚不食念有以自見而不可得兀朮據和州以僞師萬人築堡新塘遏絕濡須之路楫率家僮百餘人襲之鄉里從者三千餘人獲千戶二纍纍者數百人輜重稱是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滁和鎮撫司遇金兵大至乃取道圩上金騎兵據其衝不得前衆多赴水死楫麾其衆曰今日斷死亦足稱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戰敗爲金人所獲猶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絕口金人

擒劉之年二十二。金人初至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見其挾書，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乃殺之。

李亘者，字可大，兗州乾封人。少好學，有知慮。大觀二年進士。徐處仁當國，擢尚書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避，劉豫使守大名。與凌唐佐謀密陳豫可取狀告于朝，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事泄，全、萬、惠欽爲邏者所得，亘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愍忠。又有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後贈忠州刺史。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寧人。元符三年進士。建炎初，提點京畿刑獄，加直祕閣，知南京。南京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江淮都督呂頤浩過常州，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閤門祇候，俾持書遺之。憲至睢陽，事泄，豫捕唐佐并其家。憲脫歸。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境上。李橫復穎昌，言于朝，詔贈徽猷閣待制。

楊粹中，眞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擣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圖不下，粘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守禦官杜績亦死之。贈粹中徽猷閣待制。

彊霓自金歸宋，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環州、環慶路統制軍馬，兼沿邊安撫使。隆興間，金兵圍環州，與其弟武經大夫、環慶路統領沿邊忠義軍馬震堅守孤城，招誘使降，不屈，城陷死焉。與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吳挺言于朝，並贈觀察使，立廟西和州，賜額旌忠。

康傑者，權知扶風縣，與金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降敵。宣殺之。

李仲者，知天興縣，堅守不下。城陷，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

郭僎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任調海州東海縣尉，權祥符縣尉。時童貫子師閔死，敕葬邑境，僎任道途之役。貫命徹民屋之當道者，僎先籍童氏屋數十間欲毀之，貫遽令勿毀，由是民屋得免。再調濱州招安丞，又爲亳州蒙城丞。令以豐科邑民，僎爭之不可。郡守以僎丞鹿邑。中貴人楊達周率軍士二百人以捕寇爲名，入邑境所至騷動，僎檄達周取所授文書，達周不與，僎令尉譏察之。達周歸，愬於徽宗，詔遣僎赴開封府獄，獄以狀聞，乃使還任。辟權威平縣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界者，僎率民兵擊之，得犯者斬以徇。會金人大至，力不敵，其僚欲降之，僎走南京，從趙野乞師，不從，慟哭而歸。尋知宣城縣。苗傅、劉正彥之變，呂頤浩傳檄諸郡，僎說郡守劉珏請募勇士倍道赴難，揭榜復用建炎年號，人皆韙之。通判金州，權饒州浮梁宰，未行，時有賊張頂花者已逼縣境，衆止之。僎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聞之僞降，入邑爲變，邑官竄伏。僎曰：吾爲宰，義不可去。端坐公署。賊從責僎，僎大罵不絕口，遂遇害。詔贈承議郎，錄其後二人。

郭贊，汝陽縣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獨聚軍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爲所執，見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擔，因乘間而逃。獨贊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王迸字純父，饒州樂平人。鄉舉恩免，爲固始簿，攝邑。紹定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風遁，迸度力不能禦，懷印自投于井而死。

吳從龍字子雲，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先鋒，援不至，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誘降，終不屈，死之。廟祀楊、泰二州，賜額褒忠，官其弟從虎至武經大夫。

司馬夢求，敍州人，溫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母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景定三年舉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才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之會，恃水爲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横過中道，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逆戰于馬頭岸，制置使高達束手不援，文亮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郎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

時王積翁以安福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至層承福必大全祖等走他邑空齋威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生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意氣卓越喜兵法制置使朱禩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禩孫愛之以自隨夏貴辟充廣濟簿尉平反死囚尹不能抗錢真孫復辟入幕及與真孫別誦南八男兒死爾語以勉之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不出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爲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爲黃孝子云

孫益揚州泰興人少豪俠紹定中李全犯揚州遊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爚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衆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卻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緒顧珣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

曹琦蜀進士也知南平軍亦被執脫身南歸制置辟主管機宜文字閫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死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時江西制置使黃萬石走邵武遂繫邵武守黎靖德請于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授楚材迪功郎權制置使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與兵楚材不聽二月己亥自領村率衆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南至近郊之龜湖北兵三道蹴之奪其長梯鐵鉤因進攻領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材宣議郎帶行大社令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材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爲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錄事婁南夏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綠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夏愧而語塞及吳浚爲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福州聞而哀之贈官朝奉郎卽邵武境上立廟賜名忠勇

李成大字賓夫南康軍建昌人文定公李迪之從子也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諡忠節制曰外難方熾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昏卞氏可無褒乎通直郎知鎭江府金壇縣兼弓手砦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壯志弗就以沒其身褒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仕爲鎭江錄事參軍北兵攻鎭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曆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師至閩居仁死時語歎嘖之爲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瀕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爲立祠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十二

忠義八

高永年　鞠嗣復宋旅 項德 丁仲修　孫昭遠
曾孝序　趙伯振　王士言祝公明　薛慶
孫暉李觀 楊照 丁元　宋昌祚　李政　姜綬
劉宣　屈堅王琦 韋永壽　鄭覃　姚興
張玘　陳亨祖　王拱　劉泰
孫逵李熙 靖 趙俊　姚邦基　劉化源　胡唐老
王儔朱嗣孟　劉晏　鄭振　孟彥卿
高談　連萬夫謝皐　王大壽　薛良顯
唐敏求　王師道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爲嵐州都巡檢。王贍取青唐，永年總蕃兵爲先鋒，贍入邈川，而宗哥叛，永年以千騎直抵其城，開省章峽路，擊走叛羌，結陣還青唐。羌攻甚急，復擊之去。會苗履、姚雄以援師至，戰溪蘭宗堡，履少却，永年領勁騎斷羌爲二，乃退，復與李克保教谷。又戰于乾溝，單馬挼矛，刺羌酋彪雞廝葛衆之中，斬其首，餘衆宵遁。已而隴拶自乾溝過鄯州，永年佐贍拒守，及雄棄湟鄯，皆以永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州。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二萬出京關，王克安川堡，遂至湟，即知州事，自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爲熙秦兩路兵都統制，將前軍駐宗哥北。溪賒羅撒萃精勇據高阜，欲衝官軍，永年擇選鋒突陣，師乘之，羌大敗，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其州。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過宣威城，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遇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戶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爲多羅巴所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云。永年略知文義，苑純仁嘗令贊所著書諸閼，作元符隴右錄，不以棄湟鄯爲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鞠嗣復，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十人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尙可得，何爲脅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撓，厲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難，率吏民修城立門，衆赴功，守備略就，朝廷知之，進其官二等，加直祕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度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卒。

宋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爲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雖頗殺獲，終以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韐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

丁仲修，字敏之，溫州人。方臘黨俞道安陷樂清，將渡江，巡檢陳華往捕，死之。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八接橋，橋斷馬蹶，溺死。賊至帆遊，夏祥遣輔褒迎戰數十合，褒死之。仲修帥鄉兵禦諸樂灣，鄉兵失據而散，仲修以餘兵與賊戰，力屈乃死。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項鷂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合，會賊盡銳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祭之。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間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鳳翔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金人圍太原，宋師多潰，欽宗遣折彥質乘傳同昭遠招集，會洛陽陷，西京留守西道總管王襄徙治襄漢，授昭遠西道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永興路安撫苑致虛會諸軍入援，昭遠𤔡其進，且檄諸道使

出師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會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皆後師期昭遠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諸道兵得十萬命馬祐昌統之昭遠與致虛同出關祐昌與金人戰敗京師陷遣使至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遷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四年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晉江人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監泰州海安鹽倉因家泰州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遇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民爲邦本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削籍寘嶺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罷相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猺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知袁州尋復職再知潭州道州猺人叛乘高恃險機毒矢下石官軍不得前於兩山間作巨木橫累以守孝序夜遣驍銳攀援而上以大兵繼進破平之進顯謨閣直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士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與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後贈孝序五官爲光祿大夫謚威愍子訏承議郎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一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二子

趙伯振太祖八世孫宣和六年進士靖康末爲鄭州司錄捍禦有功上聞之就遷直秘閣通判州事建炎二年金人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戰中流矢墜馬遂遇害事聞贈朝請大夫官其一子

王士言武舉進士累立戰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權河東廉訪使者方臘爲寇詔擇材略之士濡熙載薦爲東南第三將首解嘉興之圍靖康元年詔以浙西兵往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守禦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他將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親卒持劍歸報巷戰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贈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後五人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盂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棄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踰年城陷不屈子陶爲唐州司戶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薛慶起羣盜據高郵兵數萬人多驍悍敢鬭能以少擊衆附者日多張浚聞慶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慶感服因使守高郵尋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保寧鎮撫使金人還自浙屯天長六合間慶率衆劫之得牛數百悉縱估分畀民之力田者金人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金左監軍昌來見兀朮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金追騎所獲馬識舊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太尉其死乎金人殺慶承州陷訃聞贈保寧軍承宣使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碩人

孫暉爲泗州招信縣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守呂元閣瑾焚淮橋遁金人由招信將渡淮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敵曰金人莫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又戰且卻城破竟死于敵書樓

李覯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遣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擬大憝安能佔嗶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嘗歸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覯與部

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楊照者濠州將官也金人圍城急照躍上角樓刺賊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統領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圍元大罵其徒勉以毋得負國一舟二百人皆鬭死詔並贈承信郎錄其後

宋昌祚和州鈐轄也建炎二年兀朮犯和州州人推昌祚權領軍事率衆堅守金人圍之數匝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奮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閱數日軍士胡廣發弩中兀朮左臂兀朮大怒飛砲兩集徑登弩發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與權倅唐璟歷陽令蹇譽司戶徐兟縣尉邵元通及立廣皆死譙樓上礫裂以徇軍士多不降潰圍西出保麻湖水砦推鄉豪爲統領聞於朝遂以趙霖爲和州鎮撫使昌祚璟譽兟元通各贈官錄其子弟

李政爲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駐劄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金兵來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卻之夜擣其砦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十數人皆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幾政死城遂陷權知州事單某者不降自經死

婁綏處州麗水人金人再犯京師內外不相聞朝廷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綏以忠翊郎應募乃刲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遂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

劉宣爲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遣蠟書密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臠之其家屬配曹州

邢堅爲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圍陝府堅引所部救之爲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爲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王琦爲弓門砦巡檢建炎四年金人還自熙河琦禦之金人立招降旗牓改年號阜昌衆皆拜琦獨不屈金人執而殺之

韋永壽者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張浚以聞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鄭量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量挈族辟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即貰死量號泣指所瘞黃金斂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量挐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量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量厲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量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量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建炎初張琪聚兵歸東京留守宗澤興往從之又從琪依劉洪道于池州紹興元年琪叛掠饒州呂頤浩招降之琪既聽命而中變執總管巨師古將殺之興密諭所部挾師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頤浩頤浩義之請于朝授武義郎隸張俊軍中復從劉錡守順昌復宿亳下城父永城臨渙蘄縣朱家村遷武略大夫戰淮壖有功授右武大夫累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荊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遇金兵五百騎于廬州之定林興戰卻之生得女直甌殺虎初金主亮在壽春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權將兵迎敵權怯懦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廬州及金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金人以鐵騎進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衞興告急數不應統領戴皐帥馬軍引避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閒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事聞詔贈容州觀察使又特官其後三人即其砦立廟既復淮西又立廟戰所賜額旌忠開禧元年戶部侍郎趙善堅言近守邊藩詢訪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謚於

是賜謚忠毅。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時翟興制置京西，玘以衆屬焉。金兵長驅渡河，玘禦之白淚口，金人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商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從騎不能屬，單馬至四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劍關，爭門蹂踐死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僞齊經略司李諤屯渭北，與金將折合孛堇相爲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與平、咸陽、渭河、石鼈谷。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號州，從僞意堅，玘患之，會別將董震自商州來，倚喜曰：「震與我善，今以兵來，天贊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震陽許而陰以告，翼日，倚詣玘議事，玘叱下，責以大義，幷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爲商號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制軍馬，玘囚其使，至是幷戮之。於是僞齊河南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皐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初，翟興既死，朝廷命其子琮襲。至是琮言于朝，眞授玘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銳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詔先一行並聽神武後軍統制，玘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衞大夫。入侍衞，始以誅王倚事聞，敕付史館，賜褒詔，進親衞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衞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鎭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賊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玘戰于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即位，又命祠於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立廟光州，賜額閔忠。

王拱，建康府前軍統制，從都統邵宏淵收復虹縣，進取宿州，屢立奇功。隆興元年五月，與金人接戰，深入營中，自辰至申，力戰死。詔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家八人，許奏異姓，賜銀三百兩，即其砦立廟，賜額忠節。是役也，中亮大夫朱寶亦死之，贈承宣使。

劉泰，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也。慷慨好義，以私財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金人犯壽春，泰率所部赴援，轉戰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孫逢，眉山人。大觀四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賀，逢獨堅臥不起。夜既半，同僚彊起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攣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冠去。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與汝礪復于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還官，以重汙我，我其可俟。」遂發疾而卒。

李熙靖，晉陵人。提舉醴泉觀。邦昌使直學士院，熙靖固拒，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邦昌又命禮部侍郎譚世勣權直學士院，世勣亦稱疾堅臥不起。熙靖尋卒，後並贈延康殿學士。

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安世無恙時，居河南，暇則獨一過之。徐處仁與俊厚善，及爲丞相，鄉人多覓用，俊未嘗往求，處仁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獨不肯，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不動。劉豫以俊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彊。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贈承直郎。

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間，授徒自給。時宗室南渡不及者，尙散居民間，豫募人索之，承務郎閻琦匿不以聞，爲人所告，豫杖之死。

劉化源，耀州人。紹聖元年進士。建炎初，金人陷關陝，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時知雕州，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茹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時通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卒不汙僞命。有劉長孺者，亦耀州人，時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與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爲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不從。紹興九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苦風痺，化源、長孺老病，遂命各轉兩官奉祠。又言新鳳翔教授陰晫守節不仕，詔特改令入官。其後金復渝盟，長孺之華陰縣，不屈而死。有李嘉者，開封人，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令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嘉言於所司曰：「昔爲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劉麟聞其賢，命張中孚以禮招致，嘉力拒之。紹興九年，死原州。事聞，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胡唐老字傒明，樞密副使宿之曾孫也。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歷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召爲秘書省校書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攻圍日急，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㮚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時朝廷趣西兵入衞，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虛爲宣撫使，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虛以孤軍與金人戰，潰澠閣，宅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朝廷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遂解去。以功擢秘閣修撰。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城壁頹圮，兵不滿千，獨倚浙西制置韓世忠爲重。世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諭以逆順禍福。方衆環脅之，唐老怒罵，方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諡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凝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凝，之戩孫也。

王僑以通判真州權通判廣德軍。建炎末，盜戚方既爲劉晏所破，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郛，僑不屈，與權判官李唐俊、權法司潘偶、權知廣德縣韋績、權丞蔣夔皆死。後贈僑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錄其家一人。

朱嗣孟，饒州樂平人，宣和間進士，爲廣德司戶，兼司理。叛卒戚方破鎮江，犯廣德，守倉黃遣招安，無敢往者，奇嗣孟狀貌有膽略，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負，不復遜，直詣賊壘，問所以涉吾地何故，爲陳逆順禍福，使自擇所處。方以迕己殺之。事聞，贈宣教郎，官其子。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頗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爲疑兵于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羣寇犯常州，郡守請晏爲援，晏以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衆千五百人，郡人爲晏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衆迎戰，晏不能敵，猶手殺數十人，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鄭振字亨叔，興化軍仙遊人。建炎中，盜楊勍起，邑令檄振糾集民兵以禦之。振力戰，賊衆披靡，一夕遁去。紹興十三年，羣盜曾少龍、周老龍、何白旗、陳大刀衆至數萬，帥司檄振行，盜素聞振名，不戰自屈。十六年，盜詹鐵乂者入振井里，振帥衆拒之，殺數十人，遂遇害。廟食里中。有孫知微者，以朝請大夫通判舒州，紹興元年，賊劉忠入其境，執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臠而食之。

孟彥卿，忠厚從父也，頗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中叛卒焚掠，自東門出。帥臣向子諲命彥卿領兵追之，已而招安其衆。未幾，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手殺數人，賊勢挫，退還瀏陽。彥卿追與之戰，俄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斬彥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戰孟通判首也。」因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赴之，鏖戰瀏陽城南南流橋，依山爲陣，殺傷甚衆。偶爲間者折其陣中認旗，衆驚譟，民彥已敗，遂潰。民彥爲賊所得。邑士謝淳以才勇衆推之，帥民兵爲前鋒，助民彥戰，淳手殺數十人，力屈亦被執，賊并殺之。事聞，彥卿、民彥並贈直龍圖閣，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祥，贈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帥湖南，請爲彥卿、民彥立廟，以淳侑之。

高談字景遂，邵武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盱、贛，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爲諜，戮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在，將焉之？」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食暴民，無所愬，我爲直之。」談曰：「獨不能擿皺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爲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連萬夫，德安人，或曰南夫弟也。補將仕郎。建炎四年，羣賊犯應山，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砦，賊不能犯。寇浿子者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之。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爲用，萬夫怒，厲聲罵賊，爲所害。贈右承務郎，官其家一人。

謝皐者，開封人，爲鎮撫使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壽，泉州人，爲左翼隊將。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領卒百人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歿，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剖心祭之。事聞，贈官，恤其家。

薛叀顯字貴勤，溫之瑞安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爲大宗正丞，出爲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叀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贈卹叀渥。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諫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升朝官，仍補其子楠將仕郎。

王師道字居中，兗州人。爲人沈勇，任吉州粟傳砦巡檢。紹興中，與盜戰于吳村，每射輒斃，追擊數里，遇賊有伏于民居者，挺身力戰，遂死。立廟其地，部使者以聞，官其二子。王輝者，青州人，亦嘗爲粟傳砦巡檢。靖康初，詔起義兵，輝應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熙二年，茶寇犯邑郡，以輝驍勇，檄之使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士卒不繼，爲賊所得，以刃加頸，欲全之，輝含血大罵，遂死。帥司以聞，贈忠州刺史，與恩澤二人，立廟羅陂。陳霖者，字傳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瑞金尉。盜起江、閩，霖迎敵力戰，盜縶之以去，不屈，遇害。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三

忠義九

趙時賞　趙希洎　劉子薦 黃文政　呂文信
鍾季玉 潘方　耿世安　丁黼　米立 楊壽孫 趙文義
侯畐　王孝忠　高應松 張山翁　黃申
陳奐　蕭雷龍　宋應龍 褚一正　鄒㵯 劉子俊 劉沐
孫㮚 陳龍復　彭震龍 張鏜　蕭燾夫 張雲　陳繼周 張汴
呂武 林琦　章信 蕭資　蕭明哲 徐臻　杜滸 金應
何時 陳子敬　劉士昭 王士敏 趙孟桼　趙孟壘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罷之。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濼提兵趣贛州，取道石城，復寧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尤爲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敗走吳溪，爲追兵所執，不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戚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見係纍宅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爾，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衆。

趙希洎，宗室子，居宜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咸淳中，迕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邵守邀其軍，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聶萬孫，希洎內婣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官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夢麟，以進士歷官知澧州，歿於王事。子薦以父任爲湘鄉尉，以獲盜功調撫州司錄。有慤王應亨毆死荷擔黃九者，獄成矣，子薦閱愛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戶，裂吏挾，殺人者實孔目馮玫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爲理官者。改知贛縣，監行在左藏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陛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著，聞，主管仙都觀。廣西經略司檄爲參議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略使馬塈遣子薦提猺兵藥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爲，吾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爲。」竟死之。有黃文政者，淮人，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馬塈邀與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呂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諮議官。德祐初，帥舟師次南康斛林夾白鹿磯，與北兵遇，戰死。特贈定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閤職，與兩子承信郎恩澤，仍立廟，賜額。河湖砦巡檢張與宗亦死之，贈武翼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恩澤。

鍾季玉，饒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爲都大坑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薦之，遷審計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修，出知建昌軍。會有旨江西和糴，季玉至郡才半年，屬歲旱，度其經賦不能辦，請于朝，和糴得減三之一。還，提舉常平。未幾，改轉運判官，皆不赴。後以江西轉運判官強起之。郡大胥以賄敗前使，百計譖之，季玉卒窮治，投檳表。俄以秘書丞召，還遭前使構讒而封駁之，改都大提點坑冶。北兵渡江，季玉徙寓建陽，兵至，不屈死之。有潘方者，溫州平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爲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諜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增戍，衆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鏖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

都轄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獅街兵散潞力戰死之方大兵未至轄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從轄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大異死而復蘇轄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事平賜額立廟

米立淮人三世爲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大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階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與授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

趙文義者郢州都統制更戍歸與北兵遇力戰死之初郢州之役文義兄武義亦死焉有楊壽孫者爲雲安軍主簿兼教參佐忠勝軍端平中北兵至中江縣與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夛坤等連戰二日俱死之壽孫贈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學庚等各贈承節一子進勇副尉

侯畐字道子溫州樂清人三貢于鄉兩試轉運司皆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泗畐壘城下死之闔室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諡曰節毅仍立廟其鄉畐所著有霜匡集

王孝忠爲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楊貴叛孝忠率衆迎戰勝氣百倍俄水軍統制朱信降賊孝忠孤軍力不敵死焉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爲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召爲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北兵自獨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尋遷權工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從瀛國公至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張山翁字君達晉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爲荊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譏讓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黃申字酉鄉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事多所辯明丞相江萬里提刑黃震交薦之調安樂丞申爲政廉謹有治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拔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令怒俄而吏民數百人集于庭彊輿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衆捽蹴詬叱曰爲爾不順將累我輩申陽死爲不聞令無如之何申有惠愛在民至暮衆舁入寘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陳奎字肇芳一字偉節饒州安仁人父詩川以武功補沭陽令咸淳元年父子同舉進士調滁州司戶參軍父喪免改荊閫糧料院又以母憂去調朐山主簿制置使印應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奎繇海道歸杭授南安軍教授不就還家奎少與謝枋得遊會枋得起兵安仁首拔入幕執安仁令李景景奎里人也景請得以家貲二萬贖罪奎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財獨非朝廷錢耶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怨奎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會守吏遁去奎聞於朝就攝郡事益王即位奎入覲還宗正寺簿太府寺丞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郡縣所部才千餘人屯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至豫章元帥憐其才羈縻館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煙山中自到死所著有鶴心集其詩多譏刺當時之士大夫弟年同時被執死焉

蕭雷龍字顯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淩沖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纔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爲諮議官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

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經於圊中是時提刑諸議褚一正字粹翁廬州人武舉進士督戰高沙被創竟沒于水知與化縣胡拱辰縣破亦死之

鄒㵯字鳳叔吉水人後徙永豐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俠鳴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副使復與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及永豐敗繼從天祥閩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㵯脫身走至潮州及天祥被執㵯自殺當是時從天祥勤王死事者㵯與劉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見左方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閈相友善天祥開督府與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潰復招集散亡與鄒㵯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贗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好弈與沐對弈竟思忘日夜以為常及起兵辟補宣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為督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召沐性沈實而圖機晝夜應酬亹亹不倦云

孫㮚字實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抃之後天祥長妹壻也天祥起兵檄㮚招忠義士補宣教郎帶行監官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㮚復龍泉拒守不下尋為判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壻也性跌蕩喜事嘗以罪墨天祥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起兵天祥兵出贛震龍接應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為親黨所執至帥府腰斬之屠永新

蕭燾夫永新人與兄敬夫俱天祥客燾夫為詩有豪俊氣天祥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贊之縣受屠兄弟俱死之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貢于鄉以捕盜功行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豐縣知錄淮東總領幹官藤州觀察推官知吉州承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略司準備差遣知衡陽縣辟淮東轉般倉江東提點刑獄幹辦公事未上會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贛州即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為具言閭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其為方略甚詳於是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率贛士以從繼周雖弱不勝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視為父兄進止疾徐惟指呼無敢先後詔改繼周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淛制置司主管機宜所部夜襲大兵於南柵門殺傷相當質明猶戰渴赴水死

張汴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吳潛兄弟門出入荊閫歷年明習韜略潛兄弟既失勢斥者十餘年繼文天祥起兵辟為祕閣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為空坑兵敗為亂兵所殺處置使鄒㵯得其屍葬之

呂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應募從行偕脫鎮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武力為多天祥開府南劍武以武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崎嶇數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難化賊為兵以環衛官將數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無禮死於橫逆一軍揮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彊禦而好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鞏信安豐軍人為荊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詣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快快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厓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旌之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

幹架閣監軍師出贛明哲以贛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杜滸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滸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閫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滸力爭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滸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鐙脫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達永嘉益王卽位授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滸自來欲殺之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入天祥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滸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滸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臨安琦於赭山結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天祥開府南劍琦佐其幕琦外文采內忠實數涉患難無怨懟辭及潮州移屯琦俱被執至惠州遁復執之北行赴水爲吏所拔至建康以憂憤死

蕭資天祥幕下書史也天祥起兵資于患難中扶持甚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閤門路鈐轄資性和厚臨機應變輯穆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陽移屯與大兵遇死之

徐臻溫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會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款至隆興病死

金應者性少剛知義爲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官路分天祥奉使被執左右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脫走鎮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尉尋入江西轉運使幕府還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壞爲肉身阜閣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湛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衞時任留司分司吉州饋運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脫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引以時帶行監江西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軍奄至兵敗削髮爲僧竄迹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又有陳子敬者贛州人以貲雄鄉里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閫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阜口據下流及天祥攻贛子敬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黃塘砦連結山砦不降大軍以重兵襲其砦砦潰子敬不知所終

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同時有趙孟壘者合州人登開慶元年第爲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擢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方大軍駐紹與福王與芮從子曰孟桀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桀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冑欲一刷宗廟之恥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桀至此都人莫不隕涙既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宋史卷四百五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四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莫謙之 徐道明

陳東字少陽鎭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刱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追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譎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鎭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鎭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山河閒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郞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鎭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郞祕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尙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爲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爲書幷上閱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迕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

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為三巨軸廢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豐城范應鈐為立祠學中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騖每調官未嘗擇便利為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誘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俟蚤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俟薦于朝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註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嫉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秦檜迎辟之擢監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臾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略曰相公服事累朝為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昧邪所以忍須臾死而曉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讐脅汗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為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尙當非據僶俛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洶洶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為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相公包藏已深至慮轉異外飾事端偈日待期而陰結寇讐合從為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籍龍德宮寶貨斥賣鹽招魚藕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爾等逆節甚矣力爭乃止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還不能死請就寘削上知其有忠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過州縣廉察吏之貪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伸自湖廣將入奏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章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附耿南仲倡為和議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覿受金人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不報伸又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虛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歸汴都方危前日遣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動其不恤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諸羣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闇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

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害，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摭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伸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條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以是爲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伸既遠貶，雖有詔命，邈無來期，君子閔焉。責以龍圖，猶未盡褒勸之典，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而所蘊深厚，恥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藁，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檐，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留于鄆。常稱孔子言「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有何兌者，昭武人，受學於伸。伸沒，兌盡輯其事狀。紹興中，爲辰州通判，郡守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它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獄辭皆出吏手。兌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略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沭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正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束擔待罪，有旨呂祖儉

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祖儉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筠。韓氏之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贐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枏爲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爲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恐其扶植正論。極力詆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

立而公議之不直己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熒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勳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驛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嶸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甚懽侂胄銜之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嶸與汪逵趙彥櫄薦授戶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旱上封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故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衡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端朝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久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範自有傳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闤闠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衞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曩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膚瑣之資請媚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奭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僕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刻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閤鬻館之賈子爲郎富宮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儈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憑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二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荊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饋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

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優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峩九錫陛恩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壓百世之遺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縶伯成去又迕守李大異復寘獄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譏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爲文章有氣骨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方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刲雞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懷刃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況知縣乎此何等事而使我爲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更命實相否則必爲宗社憂考官寘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譏其出入將寘之罪或爲之解乃已理宗即位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幷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偃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制置司不敢爲附驛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爲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污無路自達今其書尙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見之懼幷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翼日蚤朝奏出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召閤門舍人問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

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參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獨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務躬行恥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僧真寶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縟真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鞠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爲溧陽尉是冬歿于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爲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訔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迺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焫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爲動遂死焉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考證

陳東傳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臣蕭封按揮塵錄葉夢得進對聖訓言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并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于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東等皆贈官及子弟恩澤優恤其家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五

孝義

李璘 甄婆兒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翰
羅居通 黃德輿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沈正
許祚 李琳等　胡仲堯 仲容　陳兢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畢贊　顧忻 李璭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溫 榮恕旻　祁暐
何保之　李玭　侯義　王光濟 李祚等
江白　裘承詢 孫濟等　常真 子晏玉金等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朱壽昌　侯可　申積中　郝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 臺亨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 李籌楊芾
楊慶　陳宗　郭義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鄭綺 鮑宗巖附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爲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京兆鄠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殽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劉孝忠幷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以衣服錢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諭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嘗於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晉末皇甫暉爲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爲客將及暉叛歸淮南麾率衆剽劫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掠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得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輒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

實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史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鬭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端拱初秦州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即號呼褫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鞫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偉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釁景鴻溫州陳侶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兼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身侶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彥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彥逢教練使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賑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復至闕貢土物改大理評事屢被賜賚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後遷光祿丞致仕天禧中特賜緋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鈉爲後試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瓘高安丞瓘孫伯宣避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袞江州司戶袞子昉試奉禮郎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兢即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員外郎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弘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爲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爲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父贇以勇力仕南唐至雄州刺史延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蔭爲奉禮郎顯德四年周師克淮南贇歸朝授道州刺

史延慶亦授大名府兵曹參軍後爲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柏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從葬積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書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凥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爲贊美之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贊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潭州長沙人畢贇仕郡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贇解職終養

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紝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緡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舖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鳶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復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斛賑貸貧民景德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韓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蠲其戶雜科詔從之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爲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刃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樂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檜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邢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

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兎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表，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羣烏飛集墳土，哀鳴不去，又嘗有兎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藁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皇皇然唯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玭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壙，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餱糧。踰年，墳閒瓜異蔕，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奬，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鄆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藿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冀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判兗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並即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養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注、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閭，賜以粟帛。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茇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奬。事族父衍甚謹，衍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廕入官，至贊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捐俸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餘，又出俸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爲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爲不可及。誼生平敦厚，尚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子撰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

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曆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饌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巽廕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通判陝州荊南權知岳州州瀕重湖多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旁郡取以爲法富弼韓琦爲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敎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壻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人至今傳之知廣德軍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黨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還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隨計入京里中釀金贐行北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爲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輟己馬載之徒步而歸孫沔征儂猺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尙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爲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櫝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凶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寘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簽書儀州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爲誘騎不敢擊韓琦鎭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顏爲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匳具一日自遠歸家以寒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申積中成都人[illegible]祿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

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書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黄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賙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奬異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郝戭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經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戭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倘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諮其妻聶氏使勸戭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戭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支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貍兔擾其旁白鴿白烏日集于壠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夜拊棺而臥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亨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亨工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貺溫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佪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佪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絕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三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鍤荷土以爲墳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籌者洵同縣人字彥昊與弟衡字平國三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慶鄆人父病貧不能召醫遂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

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悆爲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悆曰韓退之作鄠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俞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杙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書譜廬陵故詡爲吉州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殷伯威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祥之子紹熙元年武舉進士祠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入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刲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驚而成疾伯威復刲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刲左臂肉作粥以進逾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踐圄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愬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纆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傴德璋鞠之如己子有鮑宗巖者字傳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六

隱逸上

戚同文　陳摶　种放　萬適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懌　徐復　孔旼　何羣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摶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廷，亹亹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焉。作隱逸傳。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即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爲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誠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楊慤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爲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戶。見鄰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同文嘗謂翼曰：「子勢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歷京西轉運使，預脩太祖實錄。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致仕。子信，自有傳。滕知白善爲詩，至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子涉爲給事中。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彊幹稱。象先淳化中三司戶部副使，卒于光祿少卿。郭成範最有文，爲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書記，辭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王礪事母甚謹，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渙、濆、淵、沖、泳。渙子稷臣，濆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子夢臣，進士出身。

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陛辭赴任，世宗令齎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摶。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

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摶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摶齋中人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雲臺觀閱摶畫像除其觀田租又有許瓊者開封鄢陵人開寶五年子丞罷盧氏縣尉詣闕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榮養上覽奏召丞訊之即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于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丞鄢城令是時澶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已上呂繼英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真宗時凡老人年百歲已上者州縣以名聞皆詔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羣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修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爲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人頗稱之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賚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賁即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藩之奏彌彰遁世之風載渴來儀副予延佇今遣供奉官周旺齎詔召汝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巖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爲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爲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

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行又遣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閒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放每至京師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唉野蔬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卽物議未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卽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棲心巖竇屏跡囂塵蹈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賁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覲敷納蔚有材謀深觖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國彊兵之術陳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息訟輔予不逮删至太平登用機衡彌成寡昧卿宜體茲眷遇罄乃誠明敘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寡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言曰臣讀書業文實自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於麋鹿蓋無心於紱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埸兵偃羣黎鼓舞庶集胥悅蒲帛之聘寵綏巖谷君命荐及肅聽祗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巖林之賤奉聖顏於咫尺聆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峨冠諫諍雖愚者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瞽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盡念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國家謀建皇極聽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之闕漏豈伊蒭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驥戾止如臣之才假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節之志俾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爲器免溢蕩之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況臣首獻納之行不爲無位預清閑之對不爲疎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願且齒於諫署庶少覩於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唯茲保全之恩仰繫仁聖之賜時先俾陳堯叟諭旨堯叟手筆審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還諫垣無所補報爲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書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齎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稾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尙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遺玄子六七歲卽爲時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伾交遊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狂

閒集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籍摘科討論計四十卷。淳化中，伾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聲流頗有遺逸否？」伾以適及楊璞、田誥爲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強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惟翰、許袞皆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於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卽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眞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瀆，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令。坦生仲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鄑，卽瀆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鎭留後，拜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蟠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爲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爲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遺，責授右贊善大夫，卒。初，蟠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于廛閒，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卽鬻之。其惡諠如此，州閭化其儉德。眞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過醉而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卽設外榻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製集七十編洎書畫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迨茲晚節，彌卲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式慰營魂。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贈，兼推給復之恩。申飭守臣，優恤其後，豈獨旌於泉壤，亦足厚於民風。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蠲其羨役。」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詣。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置賓次，戒閽吏野至卽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居士往來，留題命話，累宿而去。野爲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藪，臣實愚贛，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早樂吟詠，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嬰心疾，尤疎禮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閒，永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賁之命，以輝丘園；申卹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賵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免其差徭。」瀆卽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

壽。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為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修天爵，超然處退，亦既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參郡學之職，用精儒業，以寵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稾，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為侍御史，連被臺移出治獄，拒不肯行，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高懌字文悅，荊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為太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頁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通士持素書聘為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瑀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効。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祕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滍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還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羣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善

知何羣乎羣曰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羣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爲白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說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郯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羣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羣遺稾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稾不下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考證

陳摶傳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臣淸封按邵氏聞見錄摶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騾欲入汴州中塗聞藝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華山居焉據此則摶居華山乃在宋開國之初非五代時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七

隱逸中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督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舉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撤屋爲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儁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弈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積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贅隅子著歔欷瑣微論十卷以謂贅隅者栟物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翰林學士楊億億攜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爲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性介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畋張逵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

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賓父兄訓子弟，必擧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擧。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擧烈以厲風俗。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爲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尙，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俸，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擧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稱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稱爲隱，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爲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渭，延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寧，訪察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擧，召試學士院，爲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過門下，知封駁司吳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薦，徙兗州錄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母，又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詔擧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稈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擧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興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尙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脩、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脩，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汚也。庶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爲應山令，緣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督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督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予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尙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督爲解述大旨，再復擬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

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濶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
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慮行義教道詔仍
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郡南之崑山為人溫溫有禮讓諭不
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
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捗歷州縣無少譽進
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
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
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
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
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
為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
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
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
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
終相去纔十日孫俟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
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書直進其室知其不娶
戲以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為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
道州裔之也隱遯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為國子錄
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
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
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
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
詔為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

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
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
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爾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
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緣高其價使
縣賈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
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
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詔訣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
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儆俗宜敦厚而勿薄浮侈是尙公卿大夫民
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離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
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
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
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為三司之官稍
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栗睽孤之戒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
義以親睦九族與墜典拔滯淹遠奇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
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
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
日與交友為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
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
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為所賢所推尙如此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
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
師年四十六卽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嘆服
以為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
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
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

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官某績書爲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畫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直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即閉閤謝醫藥至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閑曠遁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尙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養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飮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櫂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閒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尙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餰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稍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尙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冊無題號其閒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而氣韻閑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忘言不敢嬉唯閒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臥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閒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拾俎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買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閒累典州郡翁急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諸稿在否兒曰見作一束置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歿罷之任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

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修於家，忠信行於友，舉名聞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諡曰正素先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八

隱逸下

徐中行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程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寘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慚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歿，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尙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儼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衰爲守闕其名，遺書程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遁，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闢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鄰曲有恩禮，無貴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荊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鬯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舃，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圃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圃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桉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

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寓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穎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實櫝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弱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愨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沖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遂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曉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憲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

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祕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卽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紹興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大中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畫得于人而明人羲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卦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爲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居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藺致書劾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與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頹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東脩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几凡克丞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韋

魏掞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譴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牓以艮齋自是人稱曰艮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掞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掞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掞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

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滿還在道掞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捄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方掞之之未行也覿至國門外已久伺掞之去乃敢入掞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舉爲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督不葬其親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主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爲粥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掞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毋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八後上思其直諒將召用之大臣言已死乃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與掞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掞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襃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倘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倘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倖因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其室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安焉豈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其所矣其可忽諸撰卓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都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初名穀字元脩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

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槖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聵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疏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筴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實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即心存不欺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饉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惸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爲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爲今士大夫所難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宋史卷四百六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九

列女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節婦廖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袤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妻　譚氏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韓氏女
王氏婦　劉仝子妻 毛惜惜附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媼。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偕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既死，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為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吳充時為開封府判官，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崔氏，合淝包繶妻，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瀚滌之事幸矣，況敢污家乎！生為包婦，死為包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詬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為賊污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爲所得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忿然舉梃縱擊遂死杖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爲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淩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以聞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爲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爲收葬之城外江上爲雙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閔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污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爲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慚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榮氏襄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潁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維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爲賊所得將縶其姊及何何紿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剉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列女也葬之爲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因於虔盜中數日有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剉之而去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今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遑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葺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牓其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

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強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氈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走山中爲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垺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爲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爲掎角賊屢攻弗克所括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韡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爲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王袤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袤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袤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縶袤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袤謂袤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袤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己殺之袤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袤後仕至孝順監鎮

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蜉蝣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即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閤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弔之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以進又愈尚書謝諤爲賦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

門已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女，父以鬻果爲業。紹定二年，盜入境，其父買舟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茍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因婦人雜守之，婦乃陽爲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埧，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與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旣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自沈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封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爆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守眞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污之，不從。度不能脫，紿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之通遠鄉建奧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爲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污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彊使從己，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

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劉仝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仝子爲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仝子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爲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宋史卷四百六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

方技上

趙修己　王處訥子熙元　苗訓子守信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淆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禬禜，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脩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爲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脩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禨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趙修己，開封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李守真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爲司戶參軍，留門下。守真每出征，修己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漢乾祐中，守真鎮蒲津，陰懷異志，修己屢以禍福諭之，不聽，遂辭疾歸鄉里。明年，守真果叛，幕吏多伏誅，獨修己得免。朝廷知其能，召爲翰林天文。周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邠、史弘肇等，且將害周祖，修己知天命所在，密謂周祖曰：「釁發蕭牆，禍難斯作。公擁全師、臨巨屏，臣節方立，忠誠見疑。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即位，以爲殿中省尚食奉御，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嘗遣副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以御衣、金帶、戰馬、器幣賜吳越錢俶。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章告老，優詔不許。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煑洛河石如麪，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智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末之亂，避地太原。漢祖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即位，擢爲司天夏官正，出補許田令，召爲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鄴舉兵入汴，遽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祚短事，對曰：「人君未得位，常務寬大；既得位，即思復讎。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讎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矍然太息。適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旦將行孥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曆以獻，頗爲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處訥別造新曆，經三年而成，爲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爲應天曆。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曆二十卷，拜司天監。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算。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封，隨經度制置使詣祠所，禮畢，授權知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纘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爲製序，賜名靈臺秘要。及作時紀之初，上所修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伏其精一。上嘗對宰相言及曆算事，曰：「曆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爲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玉清昭應宮成，以祗事之勤，授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爲少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

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爲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爲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爲翰林天文，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餘卒。子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算，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天臺主簿，知算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小差，詔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真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衞尉少卿元象宗與明律曆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曆，頗爲精密，皆優賜束帛。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爲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爲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爲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中丞，權少監事，立本品之下，俄賜金紫。至道二年，上以　梁雍宿兵彌歲，凶獗，心憂之，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曆宮分，其荆楚、吳越、交、廣並皆安寧。自來五緯陵犯，彗星見，及水神太一臨井鬼之閒，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水神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爲國子博士。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爲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寺丞，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歷太子中允、秘書丞，出爲平恩令，歸朝，復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爲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於家。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詣闕自薦，得錄爲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爲翰林天文，授樂源縣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爲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爲遠趨江外，以蘇臺爲吳分乎？」與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仍令同定本宮四時祭祀儀及醮法。宮成，特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淳化初，與馬韶同判監，俱坐事，芝蘭出爲遂平令，卒，年六十。錄其子繼芳爲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眡辰象，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即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降及虞舜，測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爲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遣日官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後，訖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者，近十餘朝，考而論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曆算漸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下講求歷墜，爰造渾儀，漏刻星躔，曉然易辨，若人目窺於下，則銅管運於上，七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逆順，明吉凶，然後修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器驗之。昔漢洛下閎修渾儀，測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侍臣占驗，既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沙門一行修大衍曆，並以渾儀爲體，又有梁令瓚造渾儀木式，一行稱其精密。迥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德殿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疎略，不可施用。

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僞算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詳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算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嘗推步曆算太平興國中補司天學生太宗親較試擢爲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隸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爲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晏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東火在中金最西漸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崇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累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運太子洗馬脩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爲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卽真三年卒年七十六序愼密勤職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衆頗稱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穫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算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數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恥以星曆事僭僞乃謝病不出龑襲位彊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龑大喜賞賚甚厚龑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龑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卽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卽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脩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爲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其壻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與二家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衞尉寺主簿太祖北征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覈實故方技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爲優絀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裝錢所在廚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錢鞍勒馬嘗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素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議凡神農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翰等又參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種既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詳覆畢上之昉等序之曰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百藥卽辨本草序其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注釋列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爲二十卷本經漏功則補

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刊爲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名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類至於雞腸蘩蔞陸英蒴藋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窮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類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爲印板乃以白字爲神農所說墨字爲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辨之者署爲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爲今按義既判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焉翰後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命爲翰林醫官使再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劉遇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瘳既而卽死坐責受和州團練副使端拱初起爲尚藥奉御淳化元年復爲醫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爲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祗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爲景州刺史後舉家陷契丹父知喦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喦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秦國長公主疾有薦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爲醫學再加尚藥奉御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主簿適素彊力無疾詔下日自化怪其色變爲切脈曰君將死矣不數日適果卒至道中有布衣鄭元輔者嘗依自化之姻史部令史張崇敏家元輔時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銜之乃詣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駭命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輔於都市自化坐交游非類黜爲郢州團練副使未幾復舊職咸平二年加正使景德初雍王元份泊晉國長公主並上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遙郡上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爲請求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診治無狀降爲副使二年復舊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頤錄爲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爲製序自化頗喜爲篇什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爲之序又嘗纘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爲名醫顯秩傳三卷

馮文智幷州人世以方技爲業太平興國中詣都自陳召試補醫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逾年轉醫官加少府監丞嘗隸幷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御卿表薦之賜緋加光祿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愈加尚藥奉御賜金紫六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醫官副使祀汾陰又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疾必遣內侍挾醫療視羣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官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祗候療視將士暑月卽令醫官合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便坐閱兵有破金瘡者卽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醫官閻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文有醫學劉贇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晸從太祖征晉陽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贇視晸贇傅以藥出之步履如故晸詣見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贇之妙賜贇白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巴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眞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又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蘇澄隱字栖眞眞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道致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鎭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鎭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卽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僅百歲而卒

丁少微亳州眞源人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通陳摶所居與摶齊名少微志尙清潔摶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淨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爲業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卽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覺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嘗爲元道歌言脩煉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賚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脩養之術委發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還侍養許之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餓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柏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丱角詔賜名度爲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一

方技下

賀蘭棲真	柴通玄	甄棲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	孫守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煙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久懷上士欲覿真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內品李懷贇召師赴闕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帛詔為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奉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焚香庭中望闕而坐遂卒明年時又召河中草澤劉異華山隱士鄭隱敖水隱士李寧寧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緋袍銀帶隱以經術為業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嘗隱居華山王刁巖凡二十年異[illegible]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嘗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為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異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並作詩為賜加以茶藥繒帛獨異辭賜物不受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徇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摭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楚衍開封胙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算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曆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自陳試宣明曆補司天監學生遷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曆衆推衍明曆數授靈臺郎與掌曆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曆進司天監丞入隸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曆十二卷久之與周琮同管勾司天監卒無子有女亦善算術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璲誦經勤苦志言忽造璲既薙髮為弟子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書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其至不俟款門揖名取供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俄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紙作字若篆籀狀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高嗣

未立，數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大統，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追之，得潤州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見寺童懷璉，撫其背曰：「德山、臨濟。」璉既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膳者，幷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纜引船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眞引舟者也。吳曹州士趙業，嘗後業棄官，僧居番禺，人傳業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觀書如面而達。業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過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眞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種之，見額上煥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眞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眞定構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洨河鑿石爲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欹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爲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于其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班。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饘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顱顖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瘈瘲，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

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癎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浸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痹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啖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為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闚，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痺浸劇，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眾，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既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為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親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其子中復為閤門通事舍人，許陪進士徑試大廷，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天信覺已甚，乞還武爵，又從之。政和初，拜定武軍節度使、祐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內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僧德洪輩道達語言。商英勸帝節儉，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間言浸潤，眷日衰。京黨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旨，動息必報，乃從外庭決之，無不如志。商英遂罷，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單，幾其起居，再貶行軍司馬，置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還吏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崇寧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鐘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為律身為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眾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鐘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成，賜號沖顯處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頒其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昺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為非，將議改作。既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密為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餘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召宗堯為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為田為所奪。語在樂志。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

賜漢津為嘉晟侯有馬賁者出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劉任田異論時依違其間無所質正擢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者謂當時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臨濮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賄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政和三年太僕卿王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發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京虞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稍畏乃乘間絶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請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時坐鑑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初王黼未達時父為臨濮令問黼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書一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嘗說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己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因之東太一宮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籙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盛章王革為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浸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世惑眾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設幄其側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詼以資媟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脩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靈素益尊重升溫州為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沖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眾所怨始不樂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遣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療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荊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

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者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氣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爲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強予益殺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予蓋上其功克明力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還至額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朐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儀若狂者身衣白襴晝丐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既寤求弔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迺釋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翁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卽有外夷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遽飽卽去帝歲命內侍卽其居設十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僂音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臥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江衆益服其神光宗卽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聞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識也然其術率驗寶慶間遊吳興閱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嘗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卽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閽者以童稚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閽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爲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橄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剝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贏縮宋祿其始終乎後爲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二

外戚上

杜審琦 弟審瓊 審肇 審進 孫守元 曾孫惟序 從子彥鈞 彥圭　賀令圖 楊重進附
王繼勳　劉知信 子承宗　劉文裕
劉美 子從德 從廣 孫永年 馬季良附　郭崇仁　楊景宗
符惟忠　柴宗慶　張堯佐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腑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間有文武才諝、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母后之賢、自有以制其戚里歟。作外戚傳。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其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為義軍指揮使、天成二年卒、年三十五。審玉前一年卒、年二十二。太祖開國、贈審琦左神武軍大將軍、以其子彥超為西京作坊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二年、拜左領軍衛將軍。三年、與其弟審肇、審進皆召赴闕、審瓊改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乾德初、領富州刺史。三年、以本官權判右金吾街仗事。四年春、步軍帥王繼勳坐事、詔審瓊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是秋卒、年七十七。太祖為廢朝三日、發哀成服、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諡恭僖。審瓊性醇質、在公畏慎、宿衛勤謹、從巡京邑、里閈清肅、人皆稱之。景德三年春、加贈審瓊太傅、妻吳氏隴西郡太夫人。是秋、改葬陪陵、又贈審瓊太師、中書令。子彥圭。

審肇、建隆三年、起家授左武衛上將軍、檢校左僕射致仕、賜第於京師。乾德初、領澶州刺史。開寶二年、改左衛上將軍、仍致仕。三年、起為右驍衛上將軍、俄出知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匯于鄆、濮、壞民田、恕不以聞。太祖怒其不即時上言、遣使案鞫、遂論恕棄市、審肇免官歸私第。俄復舊官、令致仕、特以澶州刺史月俸給之。七年卒、年七十二。太祖為廢朝二日、素服發哀、贈太保、昭信軍節度、詔遣中使護喪事。景德三年、加贈太傅、妻劉氏東海郡太夫人。子彥遵、至南作坊使。

審進、建隆三年、起家授右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元年、領賀州刺史。二年、知陝州。三年、就改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五年、加本軍節度。太祖郊祀西洛、審進來朝、賜賚甚厚。太宗嗣位、加檢校太傅。太平興國二年、會許昌裔刺虢州、摭拾使州闕失事上訴、詔右拾遺李幹鞫之。幹因上言請支郡不復隸諸鎮、皆得專達、從之。三年秋、以審進妻卒廢朝。十一月、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四年、上親征河東、審進與嵐州團練使周承晉、德州刺史孫方進、成州刺史慕容福起皆上言、願率所部擊太原。上以審進耆年、不許。五年、來朝。是歲、契丹寇邊、出師禦之。上幸大名勞軍、留審進巡撫都邑、肅然。六年、復歸陝、親王宴餞、供帳甚盛。其年、就加檢校太師。九年夏、上以審進年高、不當煩以劇務、授右衛上將軍、奉給如故。雍熙四年、復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上親耕籍田、審進預其禮、恩賜彌渥、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七十九。上趣駕臨喪、哭之慟、廢朝三日、設次成服、親王、公主以下並詣其第舉哀、贈中書令、諡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勸農教本、民庶便之。雖居位節制、無驕矜之色、人推其醇厚。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妻趙氏南陽郡太夫人、後贈尚書令。子彥鈞、彥彬。彥彬至禮賓副使而卒。

彥圭、起家六宅副使、遷翰林使。開寶五年、領信州刺史。六年、改領饒州團練使。俄加領本州防禦使。從征太原、與曹翰、孫繼業攻城西面。北征班師、命彥圭與孟玄喆、藥可瓊、趙延進率兵屯中山。坐市竹木矯制免算、責授洛苑使、饒州刺史。裁數日率復、餘年、遷沙州觀察使、出知定州。雍熙中北伐、命副米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部署。彥圭不容軍士餔食、設陣不整、以致亡失、坐左遷均州團練副使。雍熙三年、卒于貶所、年五十九。贈歸義軍節度。景德二年春、加贈中書令。是秋、又贈太師。子守元。

彥鈞起家補供奉官，累遷崇儀使。端拱初，加莊宅使、領羅州刺史。淳化四年，特置昭宣使，以彥鈞洎王延德、王繼恩爲之。未幾，加領恩州防禦使。西鄙用兵，命爲永興軍駐泊鈐轄。真宗嗣位，改領穎州防禦使，出知河中府，占謝便坐，求解內使之職，可之。歷知邠、慶、延、鳳四州。景德中，爲天雄軍副都部署，車駕駐澶淵，爲駕前東面貝冀路副都部署。契丹騎兵攻月城，彥鈞率兵擊走之，以勞優加封邑。召還，再任河中。彥鈞由戚里進，保位而已，會有言政事不舉者，徙西京水南北都巡檢使。大中祥符五年，復知莫州，馬知節爲穎州防禦使，彥鈞換秦州。九年，拜密州觀察使，出爲并代副都部署。天禧元年卒，贈安化軍節度。錄其子贊文爲供奉官，贊寧爲殿直，孫宗壽爲三班奉職。

守元，開寶中，補左班殿直，得侍便殿，帶御器械，遷供奉官、莫州監軍。契丹入邊，與州將固守城壁，出兵邀擊，獲生口羊馬，以功加崇儀副使，未幾，改正使，秩歷如京、洛苑使。至道三年，領梧州刺史，連爲并代、鎮定、高陽關鈐轄。大中祥符二年，副趙稹使契丹，復涖鎮定。頃之，屬疾，詔遣其子殿直惟慶挾太醫乘驛診候，既至而卒，年五十八。

惟序字舜功，自三班奉職累遷知惠州、莫州，以供備庫使爲梓夔路鈐轄，徙環慶路，知邠州，又權慶州。會任福敗，以騎兵數千繇懷安路破賊三砦，斬首數百級，獲牛馬千計，以功領忠州刺史，爲涇原鈐轄，敕巡警邊州。久之，改六宅使、知雄州。時契丹勒兵燕薊間，遣使求割地，未至而惟序購得其草，先以聞，徙知滄州，又徙定州，再遷東上閤門使、知涇州，改四方館使、知瀛州，復知滄州。入朝爲祁州團練使，出知恩州，徙大名府路總管，改乾州團練使，卒。

賀令圖，開封陳留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爲散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出爲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雍熙三年，從楊業北征，[illegible]陣。令圖少謹愿，隸太宗左右。洎即位，補供奉官，改綾錦副使、知莫州，遷崇儀使、知雄州。雍熙二年，領平州刺史、充幽州行營壕砦使，以所部下固安、新城兩縣，克涿州。會父戰死，起家爲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先是，令圖據兵邊郡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事，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旣而師敗，議者皆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而無謀，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使諜紿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無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私遺以重錦十兩。是年十二月，于越率衆入寇，大將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嘗爲所紿，意其來降，而終獲大功，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于越據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今送死來耶！」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令圖與其父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令圖時年三十九。是役也，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死之。

重進，太原人，少有膂力。周祖鎮大名，以隸帳下。廣順初，補衞士。宋初，累遷至內殿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初，改龍衞軍都校，領徐州刺史，從征太原，出爲萊州刺史。隨曹彬北征，爲右廂排陣使，改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都部署。會契丹兵至，與之力戰，遂沒於陣，年六十五。

王繼勳，彰德節度饒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后故爲內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建隆二年，加領恩州團練使，又改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領永州防禦使。四年，收復湖南，改領彭州防禦使。是秋，將討西蜀，命繼勳戒期將大閱。繼勳素與太校馬仁瑀不協，陰勒部下市白挺，將以相圖。太祖知之，爲出仁瑀密州。俄遷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領虎捷左右廂都虞候，權侍衞步軍司事。繼勳所爲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妻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爲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也。」繼勳不能諭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爲之紛擾。上聞大驚，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乾德四年，繼勳復爲部曲所訟，詔中書鞫之，解兵柄，爲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爲樂，前後多被害。一日，天雨，牆壞，群婢突出，守國門訴冤。上大駭，命中使就詰之，盡得繼勳所爲不法事。詔削奪官爵，勒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殘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

胥棄野外女僧及寶稍者出入其門不絕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及爲彊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其後家寓西洛頴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真宗聞而憫之授惟德汝州司士參軍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遷晉天福末鳳翔帳前軍使改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皇甫暉禦邊有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之妹也乾德初封京兆郡太君六年進本郡太夫人開寶三年十月卒太祖廢朝發哀追封齊國太夫人陪葬安陵贈遷太保知信三歲而孤宣祖憐其敏慧建隆三年起家授供奉官丁內艱轉六宅副使開寶五年遷軍器庫使掌武德司六年領錦州刺史屬郊祀西洛爲行宮使駐洛中又爲西京武德皇城宮苑等使車駕出郊又充大內留守太宗即位進領本州團練使拜武德使從征河東又爲行宮使太平興國五年坐遣親信市竹木於秦隴矯制免所過算緡入官多取其直左授軍器庫使領錦州刺史俄復爲武德使會改武德爲皇城司即爲皇城使七年坐秦王廷美事改右衛將軍是秋出爲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九年起爲左衛將軍領營州刺史雍熙初改左神武軍將軍尋領檀州團練使護屯兵于鎮州會大舉北伐與六宅使符昭壽爲押陣都監師還諸將失道知信獨整所部以歸俄知定州兼兵馬鈐轄押大陣右偏一日宴犒將士契丹騎乘間至知信不介而出追之數十里斬獲甚衆以功就拜邕州觀察使四年召入改幷州路副都部署端拱中代還知杭州淳化四年又知天雄軍府太宗崩充倚奉永熙陵部署咸平初拜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平軍府契丹犯邊復知天雄軍真宗北巡充駕前副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車駕幸澶淵命爲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二年以疾求還京至鎮州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太尉天平軍節度知信以戚里致貴尤被親任中外踐歷最爲舊故雖無顯赫稱亦以循謹聞于時子承宗承渥

承宗幼善射兼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祗候咸平初轉供奉官鎮定高陽關三路承受公事遷掌軍器庫會真宗臨幸見其整肅面授閤門祗候知信卒轉內殿崇班未幾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大中祥符初就加內殿承制歷如京文思二副使從河東緣邊安撫又知保州俄拜東染院使知定州副薛瑛使契丹使還　歸本任又兼鎮定路兵馬鈐轄俄改宮苑使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郡有治迹詔書嘉奬召歸時靈昌決河初塞擇守臣以承宗爲皇城使知滑州未幾復代還會西邊言吐蕃唃廝囉作文法頗爲邊患命副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爲鄜延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秦州路巡撫使詔令堯咨等所至軍州犒官吏將校諮訪民間利害郡官使臣能否功過以聞或有陳訴屈抑經轉運提點司區斷不當即按鞫詣實杖以下依法區理徒以上驛聞仍取繫囚躬親錄問催促論決既行就命堯咨知秦州承宗爲西上閤門使充鈐轄乾興初進東上閤門使徙鄜延都鈐轄而卒中使護柩至京師賜以葬地承渥蔭補殿直累任使書爲條奏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承宗子永釗右侍禁閤門祗候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祖正晉幽州營田使兼平州刺史父審奇武牢關使閔穆皇后即文裕祖姑也審奇三子長文遠建隆中爲供奉官與幷人戰葛驀而沒次即文裕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八年權管雲騎員僚直預討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多得親接太平興國二年擢爲內弓箭庫副使特封其母張氏清河縣太君出爲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太保致仕鑠之孫秦州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爲其家所容常往來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游處縱酒蒱博爲務以其父故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有妻父張季英爲鳳翔盩厔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馬詐爲使者夜抵殿置呼卒索馬卒秉炬出迎飛雄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一馬前導以巡邊爲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至隴州率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贊皆從行先是秦州內屬羌人爲寇朝廷遣周承璿田仁朗王侁梁崇贊韋韜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之承璿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詔書飛雄叱之曰

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用命令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見先是上卽位分命親信於諸道廉官吏善惡密以聞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擅斬軍吏謀反詔卽誅之故飛雄引以爲言將械承瑨等詣秦州戮之因據城叛遂驅承瑨等行初飛雄詐宣制時自言我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因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依晉邸使者豈不營救之乎飛雄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僞許之飛雄卽命左右釋文裕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佯墜馬若卒中風眩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擒飛雄與文裕共擒之飛雄猶呼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送秦州獄鞫得實飛雄承遂守定貸坐要斬夷飛雄家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棄市廢置卒亦夷其族因下詔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檢甚爲鄉黨所知雖加戒勖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名聞州縣遣吏錮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藏匿不以名聞者異時醜狀彰露朞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文裕後遷軍器庫使四年車駕征太原命文裕與通事舍人王侁分兵控石嶺關六年領儒州刺史明年爲高陽關都監會契丹萬餘騎入文裕與大將崔彥進擊卻之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領順州團練使會李繼遷寇折遇乜寇邊初詔田仁朗與王侁等討之仁朗坐逗遛命文裕代仁朗繼遷等遁去從潘美北征坐陷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事具業傳歲餘上知業之陷由王侁召文裕還俄起爲右領軍衛大將軍領端州團練使封其母清河郡太夫人賜翠冠霞帔授其弟文質殿直踰月文裕遷容州觀察使出爲鎭州兵馬部署端拱元年卒於屯所年四十五上甚悼惜贈寧遠軍節度命中使護喪歸葬京師弟文質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文質至內園使遂州刺史

劉美字世濟幷州人四世祖質絳州刺史曾祖維嶽不仕祖延慶右驍衛將軍父通宋初掌禁旅從潘美征廣南又累戰北面積勞至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刺史太平興國中扈蹕太原卒于師贈穎州防禦使長女爲真宗德妃加贈定國軍節度兼侍中大中祥符五年德妃正位中宮又贈維嶽忠正軍節度檢校太傅延慶彰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通宋興軍節度兼中書令追封曾祖母宋氏吳國太夫人祖母河南縣君元氏許國太夫人母龐氏徐國太夫人初通之卒窆京城西天禧二年詔贈太師尙書令諡武懿七月遣昇王府諮議參軍張士遜具鹵簿鼓吹改葬于祥符鄧公原皇后親臨奠真宗御製祭文置靈坐右美卽后之兄也初事真宗于藩邸以謹力被親信卽位補三班奉職再遷右侍禁咸平中傳潛失律流房州擇美監軍及徙潛穎州又爲自京至陳穎巡檢石保吉在陳州大治廨舍修城壁不以聞僮奴輩假威擾民會有言者遣美廉其狀美曰保吉世受國恩擁高貲列藩閫營繕過度拙於檢下誠或有之自餘保無他患上意乃解歸朝充閤門祗候大中祥符二年護屯兵于漢州歷遷供奉官徙嘉州士卒有病皆給醫藥親察視撫循之召還改內殿崇班提點在京倉場東西八作司以舉職聞遷洛苑副使八年預修大內以勞改南作坊使同勾當皇城司天禧初遷洛苑使領勤州刺史與周懷政聯職懷政姦恣美未嘗阿附懷政左右有過必痛繩之親從卒值邏者多不時更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焉上屢欲委之兵柄以皇后懇讓故中輟者數四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昭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加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太尉昭德軍節度錄其子從德供備庫使從廣內殿崇班旁親遷補者數人追封美亡妻宋氏河內郡夫人仁宗嗣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贈維嶽鎭寧軍節度兼侍中延慶建雄軍節度兼中書令通彭城郡王曾祖母宋氏陳國太夫人祖母元氏衛國太夫人母龐氏鄆國太夫人美亦贈侍中天聖二年郊祀加贈維嶽彰信軍節度兼中書令延慶鎭安軍節度兼中書令通鄭王宋氏楚國太夫人元氏韓國太夫人龐氏魏國太夫人五年再郊又贈維嶽天平軍節度中書令兼尙書令延慶彰化軍節度許國公通開府儀同三司魏王宋氏安國太夫人元氏齊國太夫人龐氏晉國太夫人

從德和州刺史從廣內殿承制有龔知進者卽通之友壻也亦贈衛尉卿其妻追封南安郡君從德字復本父美卒年十四自殿直遷至供備庫副使弟從廣是歲始生亦補西頭供奉官遷內殿崇班太后臨朝從德以崇儀使真拜恩州刺史改和州又遷秦州團練使出知衛州改恩州兵馬都總管知相州從德嘗

少無才能特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其在衛州縣吏李熙輔者嘗事從德乃薦其才於朝太后喜曰兒能薦士知所以爲政矣即擢熙輔京官從事鄭驤因緣從德亦擢美官從德妻嘉州王蒙正女也蒙正家豪右以厚賂結納王郎官爲郡守既而從德病召還道卒年二十四贈保寧軍節度使封榮國公諡康懷太后悲憐之尤甚錄內外姻戚門人及僮隸數十人從德姊壻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演子集賢校理曖及蒙正皆遷二官尚書屯田員外郎戴融嘗佐從德衛州以爲三司度支判官御史曹脩古楊偕郭勸推直官段少連上疏論之皆坐貶子永年

從廣字景元少出入禁中侍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崇州團練使娶荊王元儼女爲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言待罪行間不能扞患疆場坐耗縣官願上所給公使錢帝嘉納之爲羣牧都監改副使從廣自爲防禦使十年不遷特拜宜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請補外自效以知洛州漳水溢從廣穿隋故渠以殺水勢洛人便之徙邢州籍鄉軍之罷老者聽引子弟自代著爲令召還復領三班院出知襄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諡良惠從廣性謹飭然喜交士大夫時頗稱之

永年字君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嘗投金杯瑤津亭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常置內中年十二始聽出外累遷廉州團練使爲陜州都監郭邈山等爲盜永年密遣壯士夜渡河殺其凶桀二十餘人衆遂散遷鈐轄代還召見問破賊狀擢幹辦皇城司改單州團練使永興軍路總管契丹遣使來請帝繪像選副張昇報使契丹以未得志夜取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素有力手擲棄之契丹驚以爲神出知涇州帝賜詩寵之郡兵歲以香藥爲折支三司不時給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聽事請以他物代給讙譁語不遜永年召至庭下數其罪斬爲首二人餘不敢動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使皆爲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過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帝書閫禦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英宗立遷沂州防禦使復知代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王師征安南永年請先士卒度富良江攻賊以獻不許遷邕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諡曰莊恪

馬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初補越州上虞尉改祕書省校書郎知明州鄞縣入爲刑部詳覆官太后臨朝遷光祿寺丞頃之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再遷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院以太常丞直史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擢龍圖閣待制三丞充近職非故事也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直學士同知審官院劉從德卒遺表季良遷二官辭不就而請以其子直方爲館閣讀書會江南旱出爲安撫使再遷兵部郎中太后崩換濠州防禦使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諷言季良僥倖得官降屯衛將軍滁州安置開封府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占富民劉守謙免戶役詔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歲餘徙壽州致仕還京師卒季良因緣以進無他行能在禮院嘗建言攝祠事官致齋三日無供帳飲食非所以重祠事也自是翰林儀鸞司供帳大官給食於祠所云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淳化四年補左班殿直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契丹入寇齎密詔諭河北諸將還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宅使康州刺史再遷宮苑使昭州團練使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拜解州團練使改蔡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禦使卒贈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爲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靜不樂外官也

楊景宗字正臣章惠皇太后從父弟少蒲博無賴客京師以罪黜隸致遠務章惠入宮爲美人奏補茶酒班殿侍累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坐事降左侍禁鄆州兵馬都監未久復官累遷東染院副使章惠爲太后進崇儀使領連州刺史揚州兵馬鈐轄未幾授秦州刺史徙滑州鈐轄遷舒州團練使爲兵馬總管章惠崩遷成州防禦使坐入臨皇儀殿被酒讙譟出爲兗州總管改天雄軍副

都總管。時呂夷簡守魏。常以官屬禮飭戒之。而景宗肆志不悛。遂以不法奏貶齊州都監。徙衞州。又徙鄆州鈐轄。召還。同勾當景靈宮。提舉四園苑。章獻章懿二后升祔太廟。帝念章惠故。特拜景宗徐州觀察使。給留後奉。逾年。領軍頭引見司。出知磁州。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潞州。給節度使奉。領皇城司。坐衞士入禁中謀爲亂。貶徐州觀察使。知濟州。還。提舉萬壽觀。復建寧軍留後。復領軍頭引見。又坐從卒王安挾刃入皇城。謫左監門衞大將軍。均州安置。起爲汝州鈐轄。祀明堂。覃恩。願還所改官。求爲郡。帝謂輔臣曰。景宗性貪虐。老而益甚。郡不可予也。乃復以爲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諡莊定。景宗起徒中。以外戚致王顯官。然暴戾。所至爲人患。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方盛。築第教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仁宗以其第賜景宗。居三十年乃終。

符惟忠。字正臣。彥卿曾孫也。以外祖母賢靖大長公主廕爲三班奉職。後擢閤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瑊繩下急。漕米數不足。綱吏卒率論以自盜。惟忠爭曰。在法欠不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八百。即當坐徒矣。瑊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職有當辨。非抗也。瑊益怒。惟忠爭愈力。如所議乃已。以西染院副使權提舉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鎭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既而誥果以贓敗。時吳奎爲長垣尉。惟忠厚遇奎。白府共薦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鎭碾灣橫鼈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主河自是無復有水害。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東以木岸。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閤門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使。還閤門使。至武彊縣。疽發背卒。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人。祖禹錫。鎭寧軍節度使。父宗亮。太子中舍。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升其行爲禹錫子。拜左衞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眞拜康州防禦使。改復州。舊制諸公主宅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雜買務罷公主宅所市物。從祀汾陰。爲行宮四面都巡檢。進泉州管內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師。求蠲所過稅。眞宗曰。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邪。既而河東提點刑獄劾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貸不問。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歷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即位。徙靜難軍。又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武成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潞州。後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奉朝請。歲減公用錢四百萬。久之。出判濟州。用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盡停本使公使錢。卒。贈中書令。諡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先宗慶歿。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鉅萬而薄於自奉。甚至優人以爲戲。宗慶雖知。莫能改也。無子。及終。願以貲產送官。仁宗以其女尚幼。不許。人謂宗慶選尚榮貴逾四十年。晚上積奉以裨軍用。蓋亦追補前過云。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溫成皇后世父也。舉進士。歷憲州、犍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斂以曉之。訟遂簡。知開州。還。判登聞鼓院。時溫成方爲脩媛。欲以門閥自表異。故堯佐稍進用。權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官余靖言。用堯佐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未幾。遷三司戶部判官。又爲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吏部流內銓。累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端明殿學士。再拜三司使。明年。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言。比年以來。水冒城郭。地震河溢。蓋小人道盛。天下皆謂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誅求。內帑煩於借助。法制冗敝。實自堯佐。臣等竊惟親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仁宗祀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羣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拯等復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羣口竊議。以

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後宮之過。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四塞，宜斷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一焉。如此則合天意順人情矣。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乃詔曰：近臺諫官乞罷堯佐三司，及言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之官，於禮爲善。朕用其言，遂有是命，今復以爲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黜，其令中書戒諭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使，從之。未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舉正又抗章論之，至于三。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決者，多詣育，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畏恐，即奉行之。召還，徙鎮天平軍，卒，贈太師，賜其家僦舍錢日三千。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爲世所鄙。子山甫，引進副使、樞密副都承旨。從弟堯封，孝謹好學，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次女即溫成皇后也。累贈至中書令、清河郡王，諡曰景思。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二百二十三

外戚中

王貽永　李昭亮　李用和 子璋 瑋 珝　李遵勖 子端懿 端愿 端愨 端愿子評
曹佾 從弟傑 子評 誘　高遵裕 從弟遵惠 從姪士林 士林子公紀 公紀子世則
向傳範 從姪經綜 經綜子宗回 宗良　張敦禮　任澤

王貽永字季長溥之孫也性清慎寡言頗通書不好聲技初生十餘歲時其舅魏咸信見而奇之曰後當類我咸平中尚鄭國公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從封泰山領高州刺史再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獎州團練使求外補得知單州真宗戒之曰和衆靜治卿所當先也真拜洛州團練使徙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城南以禦之改衞州團練使進懷州防禦使知澶定二州徙成德軍會有告曹汭變者貽永奏治之遷耀州觀察使復知澶州歷彰化武定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拜安德軍節度使出知天雄軍徙保寧軍節度使知鄆州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爲通衢介梁山春夏多水患貽永相度地勢爲築東西道三十餘里民便之復徙定州又徙成德軍擢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進樞密院使久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加兼侍中徙節鎭海以疾求罷手詔撫諭遣上醫診視帝臨問頒尚方珍藥手取糜粥食之貽永自言寵祿過盛願罷樞筦解使相還第帝冀其愈也乃聽罷侍中徙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卿掖登垂拱殿仍賜五日一朝遇朝參起居許休於殿側至和初復以疾辭拜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景靈宮使卒贈太師中書令謚康靖當時無外姻輔政者貽永能遠權勢在樞密十五年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子道卿西上閤門使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太后兄繼隆子也四歲補東頭供奉官許出入禁中繼隆北征契丹遣昭亮持詔軍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昭亮年雖少還奏稱旨累遷西上閤門使出爲潞州兵馬鈐轄徙領麟府路軍馬事尋爲管勾軍頭引見司兼三司衙司軍士有逃死而冒請官廩者數百人昭亮按發之領高州刺史知代州以四方館使復領麟府路軍馬事遷引進使領賀州團練使歷知瀛定二州成州團練使寧州防禦使延州觀察使威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擢殿前都虞候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徙永興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幷代州路副都總管安撫招討副使未幾守代州再徙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叛殺官吏詔遣王果招降之叛者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於是遣昭亮昭亮從輕騎數十人不持甲盾弓矢叩城門呼城上曰爾輩第來降我保其無虞也不爾幾無噍類矣卒稍稍縋城下明日相率開城門降改淮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復知定州敕使存勞賜黃金三百兩給節度使奉以褒其功都轉運使歐陽脩言昭亮入保州以叛卒女口分隸諸軍有輒私入其家者置不問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代李用和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欒縱弛昭亮本將家子雖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既統宿衞政尙嚴多所建請萬勝龍猛軍蒱博爭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主者諸軍爲之股慄帝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曰宿衞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以宣徽北院使判河陽徙延州以南院使判澶州徙幷州成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勳舊命其子惟賢持以賜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寧軍節度使在定州數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京師乃以爲景靈宮使又改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謚良僖昭亮爲人和易練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以故數更藩鎭無他過昭亮妻早亡內嬖三妾迭預家政莫能制也子惟賢字寶臣以父蔭爲三班奉職後爲閤門祗候通事舍人累遷西上閤門使尋領高州刺史知莫州州倉粟陳腐戍兵大譟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往諭曰邊兵衆則積粟多廩數多且積久能無陳腐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流十人軍中帖然召還提舉諸司庫務領榮州團練使知冀州會遷補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污者皆絀爲下軍惟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令繩之帝爲更其制徙恩州後還四方館使卒惟賢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

愛之。

李用和，字審禮，章懿皇太后弟也。少窮困，居京師，鑿紙錢爲業。劉美求用和於民間，奏爲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閤門祗候，權提點在京倉草場、考城縣兵馬都監。太后崩，詔赴興。既葬，還禮賓副使，領八作司，遷禮賓使，同領皇城司，遷崇儀使、賀州刺史。改葬太后于永安，領捧日天武兵護梓宮。明年春，又詔乘傳行太后陵，還，授寧州刺史，歷遷澤州團練、慶州防禦、鄜州觀察使，既而擢殿前都虞候、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未行，拜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改真定府定州路。舊制，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得私入，而用和悉用爲軍費。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以老乞罷軍職，拜宣徽北院使，逾月，改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以疾告，仁宗臨問，賜銀飾肩輿，進兼侍中。初，未有居第，詔寓館芳林園，用和固辭，又假以惠寧坊之官第。病革，帝入見臥內，擢其次子珣爲閤門使，賜所居第，并日給官舍僦錢五千。既卒，帝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輟朝五日，制服禁中，謚恭僖，帝撰神道碑，書曰親賢之碑。其妻卒，亦輟朝成服。初，仁宗以太后不逮養，故外家褒寵特厚，用和列位將相，能小心靜默，推遠權勢，論者以此稱之。子璋。

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補三班借職，積官爲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訛言水且至，璋據聽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察使，累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祕書賜之。宴近臣羣玉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輒易。時禁衛相告，乾興故事，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果賜食，衆視食中，璋曰：天子未臨政，已優賞，汝何功，復云云，敢讙者斬。衆乃定。以武成軍節度使知鄆州。京東盜白日殺縣令，略人道中，璋信賞罰，擒捕盜爲衰止。歲大雨水，競以船筏邀利，多溺死者，璋一切籍之，約所勝載如黃河法。發卒城州西關，綢失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指爲李公柳。知鄧州，坐失舉，改節振武軍，知鄆州，還朝，道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謚曰良惠。弟瑋、珣。

瑋選尚兗國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樸陋與主不協，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入訴禁中，瑋皇恐自劾，坐罰金。後數年，終不協，主還宮，瑋自安州觀察使降建州，落駙馬都尉，知衞州。未幾，主徙封岐國，復瑋都尉。主薨，以奉主亡狀，貶郴州團練使、陳州安置。遇赦，還京師，至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卒，哲宗臨奠哭之，贈太師、中書令。

珣字公粹，以蔭爲閤門祗候。時兄璋爲閤門副使，珣又求通事舍人，仁宗曰：爵賞所以與天下共也，儻盡用親戚，何以待勳舊乎。後一年，乃念之，車駕視用和疾，自西上閤門副使累遷均州防禦使、知相州，賜御製詩飛白字寵其行。未幾，還相州觀察使。時劉永年亦同除官，知制誥楊畋以爲不可開僥倖之門，詔他舍人草制，御史范鎮復論之，命遂寢。使契丹，預釣魚會，獲多，契丹遺以金器。使還，悉上之，更賜黃金及李珣忠孝字。熙寧中，遷宣州觀察使、知潁州。哲宗初，進泰寧軍留後，提舉萬壽觀。故事，正任遇覃恩止移鎮，唯宗室乃遷官，至是珣與李端愨皆特遷，戚里一覃恩遷官自此始。復知相州，卒，年七十四。

李遵勗字公武，崇矩孫，繼昌子也。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墜崖下，衆以爲死，遵勗徐起亡恙也。及長，好爲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長公主。初名勗，帝益遵字，升其行爲崇矩子。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而所居堂甓或瓦甓多爲鸞鳳狀，遵勗令鑱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歎喜，領澄州刺史，坐私主乳母，謫均州團練使，徙蔡州。踰年，起爲太子左衞率府副率，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真拜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祿。時繼昌官刺史，遵勗請班其下，許之。後繼昌守涇州，暴感風眩，遵勗馳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既還，上表自劾，帝使輔臣慰諭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賜宴長春殿。在郡，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日而堤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而隸籍，遵勗命部校按劾，拔去十七八。復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遵勗曰：臣無他聞，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嘗上

三說五事以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預國事。太后嚴遵易密請置之別院。出入伺察之。以厭服衆論。其補助居多類此。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及知許州。奠億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圖楚圓爲偈頌。卒。贈中書令。諡曰和文。有閒宴集二十卷。外管芳題七卷。子端懿。

端懿字元伯。性和厚。喜閱學。頗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真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爲羣牧副使。杜衍爲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迺以端懿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使移州捕妖人李教。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叛。人有言教不死。在賊軍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無李教者。乃以爲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願終制。許之。仍給全奉。服除。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饑。大發倉廩以賑之。置弓手局。教以戰鬬。遂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以卻水患。民便之。尋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丞韓絳奏端懿無功。不當得旄節。不拜。以留後赴澶州。數月卒。訃聞。帝方宴禁中。爲徹樂。贈其家黃金三百兩。贈感德軍節度使。諡良定。再贈兼侍中。端懿能自刻厲。聞善士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與之遊。甚得名譽。弟端愿。

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爲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爲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被官喜事。飾廚傳以干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帝以疾拱默。端愿求對。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除醴泉觀使。神宗即位。遣使就其家錄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囉兀。端愿手寫趙普諫太宗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禮成。賜金帶器幣。品數視執政。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欽聖皇后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致禮於獻穆祠堂。命近侍掖端愿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賻典加等。贈開府儀同三司。弟端愨。子評。

端愨字守道。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詔特給奉。累遷東上閤門使、幹辦三班院。嘗侍宴羣玉殿。仁宗獨賜珠花飛白字。寵顧特異。知邢、冀、衞三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諡曰恭敏。兄端懿在嘉祐時。嘗密請建儲。人無知者。卒於澶淵。端愨走護其喪以歸。元豐間。因進對袖舊藁上之。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愨之名益著。

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入遷皇城使。以父告老。授西上閤門使。爲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鄜延之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毀撤。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鬱閑之。得以窺我。所論事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效以爲忠。儔侔進用。中外仄目。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州。還。幹當三班院。副韓縝報聘契丹。且分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年五十二。贈冀州觀察使。賜白金千兩。評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改殿中丞。意不滿。辭之。後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悅。至上書辨論。及卒。人無憐者。

曹佾字公伯。韓王彬之孫。慈聖光憲皇后弟也。性和易。美儀度。通音律。善奕射。喜爲詩。自右班殿直累進殿前都虞候、安化軍留後。宦者謂年未四十毋典軍。出知澶、青、許三州。徙河陽。以建武軍節度使爲宣徽北院使、知鄆州。改保寧、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加兼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進對未嘗名。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

太后宜少憩內東門朕當自啓已而召入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亭再升殿乃退以護國軍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爲太一宮使給朱衣雙引騎吏前馬慈聖喪終請郡帝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宮奈何欲遠朕得無禮遇有不至乎佾皇恐即城南爲園池給入作兵庀役疏惠民河水灌之且將爲築三百楹第固辭乃止高麗獻玉帶爲秋蘆白鷺紋極精巧詔後苑工以黃金倣其製爲帶賜佾生日賚予如宰相親王用教坊樂工服色衣侑酒以示尊寵哲宗即位加少保坤成節獻壽特綴宰相班優詔減拜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偕子評誘

偕字光道少讀書知義以節俠自喜爲許州都監幕客史沆傾險劫持爲不法上下畏之偕從容置酒對客數沆十罪將擊殺之沆起拜謝偕罵曰復不改必殺汝沆爲斂迹累遷東上閤門使帶御器械知雄州議者欲廢塘濼爲田偕曰何承矩李允則營此累年所以限契丹廢之不可進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河陽總管卒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爲序其詩

評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引進使知審官西院積遷溫州防禦使元祐中提舉萬壽觀丐外樞密院白爲真定路鈐轄哲宗曰先帝待慈聖家極厚其以爲總管徽宗即位還相州觀察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留後平海軍節度使佑神觀使使契丹者四館伴者十二在閤門十二年預脩儀制多所增損性喜文史書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玉帶旌其能尤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客驚詫在戚里號爲湛厚卒年六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

誘字公善以蔭至左藏庫副使熙寧中父佾以疾告入謝神宗面授誘閤門通事舍人元祐中以東上閤門使爲真定府定州路兵馬鈐轄還文州刺史使契丹至其宮門館客者下馬邀誘同入誘曰北朝使至及朝堂門兩朝積好久無妄生事卒乘馬入使還爲樞密副都承旨徽宗時進都承旨歷慶州團練恩州防禦晉州觀察使保慶軍留後大觀中進安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與兄評同日拜立雙節堂於家戚里榮之性謹密習熟典故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定

高遵裕字公綽忠武軍節度使瓊之孫也以父任累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遁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邪夏人以爲辱亟遣人代對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櫜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縱神武毋肆狂躁以干誅夷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橫山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諭种諤圖之諤遂取綏州帥怒諤擅發兵欲正軍法諤懼稱得密旨於遵裕故諤被罪遵裕亦降爲乾州都監還通事舍人主管西路羌部駐古渭砦分所部羌兵爲三等教以軍法熙寧初朝廷用王韶復洮隴命爲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副之尋以古渭爲通遠軍命知軍事明年持附順羌部圖籍及繪青唐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御器械俾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晨至野人關羌人旅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爲鎮洮軍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洮岷遠通爲一路進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充總管復知通遠軍明年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砦以漸而進故一舉拔武勝今兵與糧未備一旦越數舍圖人之地使彼阻要害我軍進退無所矣韶與李憲笑曰君何遽相異邪檄使守臨洮韶攻河州果不克帝善遵裕議令專管洮岷疊嚴未款附者遵裕以渝龍珂地有鹽井遂築鹽川砦瞎吳叱率諸羌脅青唐欲援邊詔遣張玉攻討遵裕曰青唐無罪第爲生羌所脅耳遣裨將與龍珂率衆禦之青唐人見龍珂泣訴瞎吳叱知不附己潰去從韶取岷州下之令士衆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以數萬捷聞加岷州刺史明年羌衆景思立之敗圍河岷二州道路不通者幾月或請退保遵裕曰敢議此者斬岷城軍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命將縱擊別選精騎繇南門譟而出合擊之羌敗走時朝廷以岷城遠難守議棄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揮使知熙州坐薦張穆之爲轉運使而穆之有罪罷知穎州未幾徙慶州又坐事黜

知淮陽軍元豐四年復知慶州詔與諸路討夏國請濟師得東兵十一將騎不足用以羣牧馬益之又令節制涇原兵劉昌祚先至靈州幾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昌祚傳貶郢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復右屯衛將軍主管中嶽廟卒年六十贈永州團練使紹聖中崇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弟遵惠

遵惠字子育以蔭爲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換大理評事歷三班院主簿軍器丞元祐初上疏言法度之張事有當否如先帝所施設未可輕議擢太僕少卿上太府卿出知河中府改河北路都轉運使未行拜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河南潁昌府加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召爲戶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卒年五十八贈樞密直學士方宣仁后臨朝繩檢族人一以法度乃舉家事付遵惠遵惠躬表率之人無間言亦能遠嫌自保故不罹紹聖之禍從姪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聖烈皇后之弟也累官內殿崇班殿直英宗書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爲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輒止喜儒學涉閱經史通大義尤有巧智嘗監揚州召伯牐稅木舊用火印士林改刃其印文鑿以爲識尤防便傍郡皆效焉卒贈德州刺史神宗立加贈昭德軍節度使紹興初追封普安郡王子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閤門祗候通事舍人累進寧州刺史團練使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聲伎無所好奉祿多以給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遠持宣仁后喪未終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曰懷僖紹興初追封新興郡王子世則

世則字仲貽幼以恩補左班殿直至內殿崇班復用父遺表恩爲閤門祗候後除親衞郎以通經典轉內殿承制累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閤門事宣和末金泛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世則記問該洽應對有據帝聞悅之自是掌客多命世則金人軍城下又命世則使其軍還進秩二等遷知東上閤門使金遣燕人吳孝民請和孝民邀宰執親王詣軍前議事高宗在康邸請行是日世則入對遂除計議副使以從康王復使河北世則改華州觀察使充參議官召對賜金帶當高宗艱難中世則晝在左右寢處不少離大元帥府建改元帥府參議官因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進遙郡承宣使不拜高宗承制轉越州觀察使及即位除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詔令編類元帥府事迹付史館召爲樞密都承旨兼提舉京畿監牧再提舉萬壽觀世則居溫州帝遣中使諭守臣以時給奉祿凡積二萬緡因請以裨郡費常病瘍艱於據鞍又以舊所御肩輿賜焉帝每念宣仁聖烈皇后保祐三朝中遭誣詆外家班秩無顯者制以爲感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第臨安除景靈宮使兼判溫州尋以病丐罷後爲萬壽觀使十四年召入覲進少保懇求還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賜田三十頃諡曰忠節

向傳範字仲模尚書左僕射敏中之子以父任爲衞尉丞娶南陽郡王惟吉女改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歷知相恩邢三州入管幹客省閤門皇城司知陝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熙寧初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諫官楊繪言傳範領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樞密使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神宗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以密州觀察使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諡曰惠節傳範宰相子聯戚里所至有能稱以橐中貲千餘萬葬族人在殯者六十四喪從姪經綜

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爲穎王選經女爲妃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爲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雄州防禦使知陳州歲中閱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僦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爲此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蓋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徙徐州還明州觀察使召還提舉景靈宮進定國軍留後復出知青州既行官給車徒三宮皆遣使送之車馬相屬於道未踰歲得疾還卒于淄州年五十四詔內侍迎其喪皇后出哭于新昌第喪至慶壽寶慈宮交遣謁者予賻后臨于國門之外贈侍中諡曰康懿將葬遣近臣典護穿復

土給太常鹵簿，帝出郊奠之，周視其柩，輟三日。后臨于墓下，賜篆碑首曰忠勤懿戚。經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外補。嘗因太祖忌日，百官班開元殿下，后召經見，行慰勉，以盡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宮爲言，不及其家事。子宗回、宗㒚。

綜字君章，知歙縣，籍閭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輒得。通判桂州、常州，知隨、鼎、澧、汾、密、棣、沂七州。沂阻山多盜，綜請用重法繩禁，歲斷大辟減半。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彊，罰其不進者，卒亦無事。性寬裕，善治劇，於姦惡不少恕。官累中散大夫，卒。

宗回字子發，累官相州觀察使。徽宗立，進彰德軍留後，歷安國、保信、鎮南、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封永陽、寧海、安康、漢東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詔開封府鞫實，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宗回惶懼，上還印綬，以太子少保致仕。言者不已，削官爵，流郴州，行二日，聽家居省咎。踰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恣，有小才，嘗權塁牧都監，數以蕃息被賞。出知蔡州，擒劇賊，殲其黨類。歲饑，發廩與力役，饑者得濟，而官舍稌廩一新。欽聖后服除，起奉朝請，繼命止朝朔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苑中，贈檢校少師，謚曰榮縱。

宗㒚字景蕃，歷秀州刺史、利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海、鎮東、武寧、寧海軍節度使，永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嘗爲陳瓘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恪共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贈少保。

張敦禮，熙寧元年，選尚英宗女祁國長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疏言：「變法易令，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勝軍留後。章惇爲政，言敦禮忘德犯分，醜正朋邪，密封章疏，詆毀先烈，引譽罪首，請當褒崇，欲其黨傳盡見收用，乃責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勒止朝參。徽宗立，有司以敦禮在責籍，奏審恩賜，帝與欽聖后皆以爲當與。惇等執前疏，欽聖曰：「戚里何必預知朝廷事，當時罰亦太重矣。」復和州防禦使，進保信軍留後。崇寧初，拜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能甫言：「敦禮以匹夫之賤，一日而富貴具焉，神宗親愛隆厚，禮遇優渥，而敦禮詆毀盛德，罪大罰輕，今復與之節鉞，無乃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爲集慶軍留後。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徙雄武。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任澤字天錫，仙遊夫人母弟也。英宗入繼大統，召至延和殿，授西頭供奉官，賜第一區，寵賚甚厚。神宗時，累遷皇城使、領昌州刺史，護仙遊柩還祔于濮園，真拜嘉州刺史。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曰恭僖，賜墓寺，寺額爲旌孝。澤起田里，際會恩寵，能自安繩檢。帝欲廣其居，固辭；當任子，弗請；其篤謹如此。

宋史卷四百六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二百二十四

外戚下

孟忠厚 韋淵 錢忱
邢煥 潘永思 吳益弟蓋
李道 鄭興裔 楊次山

孟忠厚字仁仲隆祐太后兄追封咸寧郡王彥弼子也后退居瑤華宮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宣和中官至將作少監靖康元年知海州召權衞尉卿金人圍城后宮火出居忠厚家繇是免北遷金兵退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將迎后授忠厚徽猷閣待制提舉一行事務尋兼幹辦奉迎太廟神主事帝幸揚州除顯謨閣直學士臺諫交章論列帝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即命易武秩遂授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未幾奉太后幸杭州苗傅亂平趙鼎謂張浚曰太后復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寧遠軍節度使尋奉太后幸南昌歸至越以母憂解職頃之后崩以祔廟恩起復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奉太后神御幸溫州紹興九年判鎮江府改判明州兼安撫使改判婺州既而帝以太后攢會稽乃命忠厚判紹興府兼脩奉攢宮事加少保三梓宮歸充迎護使及營佑陵秦檜當爲總護使憚往乃除忠厚樞密使以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壻也然心實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密府檜諷言路引故事論列遂判福州時海寇猖獗帝憂忠厚不能弭其患改判建康府又改判紹興府會郊赦加恩謝表有本無時才出爲世用語中丞曾大方希檜意論忠厚表辭慢侮謂今日不足與有爲遂罷爲醴泉觀使檜死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再改判紹興府過闕入見復詔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二十七年卒贈太保忠厚奉昭聖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簾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貪祿令三省執奏御史劾奏檜當國親姻扳援以進忠厚獨與之忤自越入見語所善王鉦曰忠厚與檜雖有親好每懷疑心今欲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鉦教之但言乞免提舉學事而已然亦見廢帝以太后擁佑功故眷忠厚特優后在瑤華三十年恩澤未嘗陳請詔賜忠厚田三十頃以賞之既奉內祠金使至特命押班且令月遇局如宰執例及卒三子皆除直秘閣親屬六人各進以一官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拱衞大夫忠州防禦使勾當軍頭引見司金人退張邦昌遣淵持書遺康王于濟南王即位遷親衞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言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爲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事淵性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許之淵乃言自宣和及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在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帝遂不許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會建康軍帥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奏以淵代帝不欲以戚里管軍不許淵陳乞恩數帝詢太后家故例賜田五十頃房緡錢日二十千帝久不予淵官闕太后將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從后歸即令致仕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居賜第太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詆毀詔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鞫治淵具狀誣罔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訊謙讜訊紹興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謙子璞淳熙末仕至太府少卿高宗崩擢司農少卿爲金國告哀使金主錫宴其館使欲用樂璞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金人不能奪及入見其閤門令璞吉服入璞又不可日將中乃以凶服見紹熙初除煥章閣論者以爲非祖宗舊制遂換授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景臻尚仁宗第十女秦魯國大長公主生忱神宗命賜名除莊宅副使騎都尉帝嘗謂景臻曰主賢宜有子爲擇嘉配娶唐

介孫女又兒迴外孫忱從二家遊伯父總在翰苑因得識一時名卿哲宗愛之常使侍左右徽宗畢入寶恩爲邕州觀察使遷武寧軍觀察留後喜其靖共除瀘州軍節度使欽宗加檢校少保尋納節高宗立復拜檢校少保瀘州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御書忠孝之家四字賜之進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五年以秦檜主終喪除少保封榮國公三十年遷少師仍舊節致仕給真奉明年卒年八十餘贈太師子端禮自有傳

邢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調孟州汜水縣主簿監在京藥局平準務茶場以勞改宣德郎莫州司錄移知開封府陽武縣都大提舉開德大名府堤埽歷開封府七十儀曹紹納其女爲康王妃靖康初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即位升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遷保靜軍承宣使苗劉之變煥自度不能爭遁病免兼提舉萬壽觀求去不已改江州太平觀遂徙居忠州紹興二年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荊南分兵以圖恢復凡數百言帝甚嘉之復以爲都承旨引疾不拜擢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是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妃初進封詔以梁師成第賜永思建炎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元祐太后在虔帝遣永思迎歸權三省樞密事盧益頗與之交結爲諫官吳表臣所論苑宗尹請出永思帝曰未可姑罷祿以困之庶知悔過遂奪職既而辛企宗言永思嘗捕魔賊有功復爲帶御器械未幾大理推治僞告事連永思帝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罷職就逮獄成追一官尋復爲閤門宣贊舍人遷同知閤門事永思乞增給食錢戶部言其不應格法乃止紹興八年自右武郎權右武大夫知閤門事尋卒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益建炎末以恩補官累遷幹辦御輦院帶御器械蓋紹興五年以恩補官累遷宣贊舍人帝與后皆喜翰墨故益蓋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后受冊推恩益加成州團練使蓋加文州刺史帝爲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鐵爲之鐵明經善訓導益蓋折節事之益娶秦檜長孫女又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躐美官益歷官至保康軍節度使加太尉儀同三司初既建節以檜故授文資直秘閣檜進徽宗御製辭免加恩帝乃特命賜益三品服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以檜提舉編修寬恤詔令又加益直寶文閣檜死其子熺復請於帝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言益以膚瑣之才特覬昵之勢乞褫職名以示至公帝謂鵬舉所論甚切當然朕於奠檜日諭檜妻子許以保全其家今若遽出其壻則傷恩臣僚無得更有論列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爲攢宮總護使始進少保孝宗嗣位進少傅又進太師封太寧郡王乾道七年卒年四十八諡莊簡追封衛王蓋官至武寧軍節度使亦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乾道二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傅追封鄭王益子琚習吏事乾道九年特授添差臨安府通判其後歷尙書郎部使者換資至鎭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寧宗初乃得祠奉朝請尋知鄂州再知慶元府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卒方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大臣請太后垂簾冊立寧宗琚言於后曰垂簾可暫不可久后遂以翌日徹簾琚嘗使金金人嘉其信義琚死後宋遣使至金議和屢不合金人言南使中惟吳琚言爲可信琚弟璹仕至保靜軍節度使蓋子環亦至昭化軍節度使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爲光宗后初道與兄旺聚衆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薨道引軍依襄陽鎭撫使桑仲仲以爲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仲爲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橫率兵縞素圍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移檄攻道道拒破之除鄧隨州鎭撫使兼知鄧州時李橫已命別將守鄧道憚橫不敢受遂命仍知隨州樞密院以道能察軍情不受鎭撫之命理宜褒賞詔領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鎭撫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棄隨南歸至江州詔道屬岳飛爲選鋒軍統制入唐州擒僞將除唐鄧郢州襄陽都統制從飛收復襄陽等

郡授行營護軍累至復州防禦使果州觀察使戍鄂州加中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又升御前諸軍統制武與楊再興連歲寇掠道破其衆擒再興及其二子遷保寧軍承宣使羣盜朱持等聚桂陽詔道移軍衡州經理道遣高仲等擊平之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還鎭南軍承宣使金將渝盟命道以所部戍荊南府帥臣劉錡奏改爲御前前軍右軍就命道統之錡召奏事道代爲御前諸軍都統制金將劉士萼屯光化境道掩擊焚其舟萼遂遁去尋因大將言道與鄂帥不協罷踰年起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荊南府隆興初湖北諸司劾其過帝曰道恃戚里妄作可罷久之再爲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諡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曾祖紳封樂平郡王祖翼之陸海軍節度使父藩和州防禦使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與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歿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初以后恩授成忠郎充幹辦祗候庫聖獻后葬充攢宮內外巡檢累至江東路鈐轄乾道初建康留司請治行宮備巡幸興裔奏勞人費財乞罷其役且言都統及馬軍帥皆非其人徙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闕入見詢以守令臧否興裔條析以對帝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爲之加遙領高州刺史郡縣積玩檢驗法廢興裔刱爲格目分畀屬縣吏不得行其姦因著爲令建劍汀邵鹽筴屢更漕臣請易綱運爲鈔法興裔極言其不可海寇倏去忽來調兵常無及興裔請置澳長寇至徑率民兵禦之又言禁兵專藝不精多充私役乞行禁止尉以捕盜改秩多僞當加審實帝善其數論事詔加成州團練使時傳聞金欲敗盟召興裔爲賀生辰使以覘之使還言無他卒如所料累差浙東浙西江東提刑請祠以歸尋詔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貲劊而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丁母憂去官服闋復故職除均州防禦使再使金還遷潭州觀察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廬爲鄰初興裔在廬嘗卻鄰道互送禮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卻者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揚有重屯糧乏例糴他境興裔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舍易焚興裔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償民甚德之脩學宮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升差法郡以大治楚州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命興裔往視既至闢地丈餘增築之帝閱奏喜曰興裔不吾欺也紹興元年遷保靜軍承宣使召領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內公事寧宗卽位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諡忠肅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三人挺以橫行團練使歷淮襄兩道帥損登進士甲科與抗皆有位于朝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學生后受職宮中次山遂霑恩得官積階至武德郎后爲貴妃累遷帶御器械知閤門事丐祠除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后受冊除福州觀察使尋拜岳陽軍節度使后謁家廟加太尉韓侂胄誅加開府儀同三司尋進少保封永陽郡王南郊恩加少傅充萬壽觀使致仕加太保授安德軍昭慶軍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乾道閒入武學以恭聖仁烈后貴賜第慶元中補承信郎差充閤門看班祗候尋帶御器械嘉泰四年充賀正旦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嘉定改元除揚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進保寧承宣使久之授保寧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進封信安郡侯十五年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子竑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是爲理宗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概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沖或素繇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

政。得無姦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進石少保。封永寧郡王。以壽明慈睿仁福三冊太后寶。進至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恭聖祔廟。除太師。兄谷疑於辭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勳盛德。徒以恭聖故致貴顯。曩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今偃然受之。是將自速顛覆耳。矧恭聖抑遠族屬。意慮深遠。言猶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宋史卷四百六十五

宋史卷四百六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五

宦者一

竇神寶 王仁睿 王繼恩 李神福 弟神祐
劉承規 閻承翰 秦翰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知顒 孫全彬
鄧守恩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畜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閻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竇神寶父思儼五代時為內侍宋初皇城使兄神興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寶初為黃門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擐甲登城中流矢稍遷入內高品監幷州戍兵屢出擊賊前後破砦三十六斬千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駝因築三砦詔褒之九年命與尹憲屯夏州時岌伽羅膩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甚衆雍熙中朝廷遣使綏宥麟府州蕃邊部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狠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兵騎慕容德豐自刑臺徙延州未至郡詔神寶乘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內擾與陳德玄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環慶同駐泊牛家族復結衆叛又破之殲餘黨於極泉鎮獲其渠帥九人西戎寇鄜以援之之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即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擊破其堡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連詔嘉獎遷內殿崇班至道初繼遷再寇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闕下賊圍之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浦洛河清遠軍援芻糧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運糧至環州三年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還奏對稱旨面授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關鈐轄徙貝冀巡檢會原州野狸族三千餘衆徙帳于順成谷大蟲堪與熟魏族接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定其經界遣悉還舊地入為內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遷西京左藏庫使領密州刺史兼掌往來國信神寶莅職精恪性吝嗇畜貨鉅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

王仁睿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于晉邸服勤左右甚淳謹及即位宣傳指揮頗稱旨歷入內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宮闈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嘗與柴禹錫等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卒年四十一特贈內侍省內侍國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歿皆有贈官官給葬事舊制內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咸平中徐志通為溫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為假子又縱卒略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決杖配掃灑班復申前詔以戒屬之

王繼恩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焉累為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戰船抵采石九年春改裏面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彥圭案行陵地尋充永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遷宮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弓槍庫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為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為契丹所擾城壘多圮四年詔繼恩與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濬分路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為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又為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鈐轄淳化初

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命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贓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劍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卽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劍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彊嶺平劍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僭僞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爲賞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繼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鬭志餘賊迸伏山谷閬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衞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乘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遂州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臥帳中指揮使張嶙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嶙猶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嶙卽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士卒斬嶙函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爲鄉導擊賊悉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衆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爲期有潘閬者能詩詠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眞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違宮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諭其爲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爲右監門衞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貴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潯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官舍處之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珪轉入內高班

李神福開封人父繼美仕後唐爲內侍顯德初爲御廚都監時內臣止以服色爲貴太祖特賜紫後至右領軍衞將軍神福少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卽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卽行在所遷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擢入內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內班都知兼勾當祇候內品班淳化四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城司屬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俄加宮苑使太宗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侍藥膳眞宗卽位遷皇城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永熙陵行宮事時模寫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賜第宮城側遣脩內工爲葺之咸平二年秋閱兵東郊以神福爲大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英並爲行宮使四年勾當三班部脩含光殿賜賚甚優景德初兼領親王諸宮使三年改宣政使從謁諸陵復爲行宮使進幸西京賜酺命神福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神福與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顒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以器幣緡錢京師酺會又令神福與白文肇閻承翰同典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爲行宮使禮畢授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整肅禁衞先是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使額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神福性恭愿和易每爲衞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闥五十年稱爲長者然久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敘有請託者不能拒之人譏其所守子懷斌懷贄弟神

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納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禮于葉州乾德
五年征太原負御寶從行開寶二年又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
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
一日甲士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亟命神祐部衛兵爲援斬賊甚衆餘悉潰去
王師伐廣州隨軍賞給劉鋹平先部將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又副
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僞將朱令贇命神祐馳入獻捷書
賜錦袍金帶太宗即位遷南作坊副使錢俶歸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積再征
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陳儀衞城北臺
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命與劉
延翰統精騎爲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
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
寇邊命領兵屯瀛州俄改崇儀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寧
命爲靈環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永興復護糧運抵朔方真宗嗣
位轉內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于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
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
兵敵懼而逃遂達其命俄充邢州排陣監都勾當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
領隨駕壕砦三年遷入內都知從東封還遷南作坊使時內侍將遷秩有屢從
升山不升山或不預從祀者令神祐第其勤狀上親閱而敘遷之有苑守遜皇
甫文史榮貴張延訓等皆嘗有譴累而互陳勞効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
于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遜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俾其官神祐洎石知顒副
都知張景宗藍繼宗並坐削職尋掌御廚七年卒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錄
其孫永和爲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曉音律頗好篇詠子懷岳太宗時嘗請爲
邊士後復內侍多屯邊郡常持大鐵鞭以鬬賊屢中流矢至供奉官懷儼爲內
殿崇班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韜內班都知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
超拜北作坊副使時泉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具府庫會土民嘯聚爲
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衣庫使張紹勍等
六人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
爲鄜延路排陣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簽書提點樞密宣
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爲宣徽
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辭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
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議脩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
崇政殿等諸門遷宮苑使上詢承規西事請益環州本波鎮戍兵以爲諸路之
援從之俄兼勾當羣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營經戰陣等處將
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
城使與林特李溥議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
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還昭宣使長州防禦使會脩玉清昭
應宮以承規爲副使祀汾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
則湍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
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
年以疾求致仕脩宮使丁謂言承規領宮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
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
規以廉使月稟歸於有司手詔襃美復定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
瘵上爲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爲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城
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掫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衞上將
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廢朝贈左衞上將軍鎮江軍
節度謚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精力聞樂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
年檢察精密動著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沈毅徇公深所倚信尤
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脩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聞作玉清昭應宮尤爲
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
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

盜鑄壓地數千斤承規佯爲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
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脩祖宗實錄其後脩冊府元龜國史及編著讐校
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喜聚書間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
見禮待或密爲延薦自被疾惟以公家之務爲念遺奏求免贈賻詔葬上甚嗟
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親爲祭文玉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鄧守恩
就墓告祭子從愿爲西染院使

閻承翰眞定人周顯德中爲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愿稱太宗時擢爲殿頭高
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
西置事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軌狀遣
承翰馳往同逮捕下獄就鞫之考掠過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蜀命爲川峽招
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翰及劉承蘊分充左右金
吾都監兼街仗司事俄罷之眞宗即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
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
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于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爲鎭定高陽
關三路排陣都鈐轄上以其素無執守議別擇人因謂宰相曰承翰雖無武勇
然涖事勤恪乃令代守英時中山屯兵甚衆艱於飛輓承翰請鑿渠計引唐河
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邊吳泊入界河
以濟饋運亦可旁爲方田上嘉而從之渠成人以爲便優詔褒之景德初契丹
謀寇順安軍承翰奉詔發雄霸精兵與荆嗣張延同築壘禦之俄又遣詣德清
軍規度重脩城壘車駕北征承翰先在澶州北城奏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
不聽從駕渡浮橋二年加領廉州刺史勾當羣牧司多條上馬政遂兼羣牧副
使時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大中祥符初
改西京左藏庫使充夏州趙德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蒲洛河置館以待夏臺
進奉使上以荒僻勞役不許四年遷內園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有西京
左藏庫副使楊守倫久典廄牧至是又掌估馬與承翰聯職任雖素爲姻家然
不相得遂各訟訴並付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羣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
違制移估馬司當免所居官典吏當杖脊詔寬其罰承翰贖金十斤守倫贖金
二十斤典吏亦降從杖羣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田敷勾當騏驥院楊保用
估馬楊繼凝皆釋之制置使陳堯叟特免按問六年上製內侍箴賜之承翰表
請刻石省中明年建應天府爲南京作鴻慶宮設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
往授南作坊使入內都知未幾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承翰性剛彊所至
過於檢察乏和懿之譽子文應西京左藏庫使

秦翰字仲文眞定獲鹿人十三爲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
領衆數萬擊契丹翰爲都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爲
瀛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還入內殿頭高品鎭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
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
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
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至道初爲靈環慶州清遠軍四
路都監眞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爲鎭定高陽關
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
轄王均之亂爲川峽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爲曉譬和
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翼日進至廣
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還內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爲鎭定高陽關前
陣鈐轄又徙後陣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爲
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
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
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章埋軍主于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
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
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邢洺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犄角之勢又召爲
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
果暴至翰不脫甲冑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令率所部兵還
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出爲涇原儀渭鈐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

要害鑿巨塹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遷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宣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焉翰表讓不聽大中祥符初求從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宣使又爲羣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羼戶有擾境上者即日遣翰往雕上按視遍巡邊部及翰至事寧復還扈從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禮畢加領平州團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廨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爲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䘏加等修內畢詔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鬭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翰性温良謙讓接人以誠信羣帥有剛很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爲用其歿也禁旅有泣下者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楊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贄物雖朝廷不許而時論美之子懷志內殿崇班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于亂屍間養爲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大中祥符初真宗東封命修行宮頓遞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甫繼明並爲夾侍東封禮成與內殿崇班康宗元留泰山修圜臺轉入內西頭供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劉承規卒擢內殿崇班入內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謁大清宮與閻承翰等同管勾大內事七年奉天書摹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還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醮告使懷政爲都監還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遷如京副使九年建資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壽丘宮觀成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天禧大禮又爲修奉寶冊都監加領長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騏驥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廝養爲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冕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詠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爲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準爲相踰年而罷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鞫訊具狀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于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杖配復岳州子姪勒停貲產沒官朱能父左武衞將軍致仕諤母周氏罰銅百斤子守昱守吉分配邵蔡道州懷政傔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詬之曰斫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街僧錄澄遠以預聞妖詐決杖黥配郴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能書問往還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黃門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宿州楊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責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既誅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李貴康玉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偵知使者至衷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閤門祗候順牢城都頭以劉益等十一人黨能害中使磔于市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八人皆處斬能母妻子弟皆決杖配隸閤門祗候

穆介、知永興軍府朱巽、轉運使梅詢、劉楚、知鳳翔府臧奎等坐與懷政能交結相稱薦，皆論罪。降寇準太常卿，再貶道州。凡朝士及永興、鳳翔官吏與準厚善者，悉降黜焉。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爲內中高品，稍遷殿頭。太平興國中，以善射選爲御帶。錢俶納土，命馳往閱城防儲偫之數。親征太原，從崔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端拱初，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命乘傳之延州，招羌戎之內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酋領。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鄜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掎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覇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槖駝路，驅脅內屬戎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乩遇戰於雙堆，殺二千餘級，掠牛羊、槖駝、鎧甲甚衆，連詔褒諭。繼遷走漢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款，會于石堡砦，崇貴椎牛釃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會改內班爲黃門，命爲黃門右班押班，仍加內殿崇班。又改黃門爲內侍，職隨易焉。既而繼遷貢槖駝名馬待罪，遣崇貴往賜器幣、茶藥、衣物。至道元年，進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劫芻餽于浦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發師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爲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是，保吉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爲鈐轄。其後繼遷復與熟戶李繼福爲隙，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貲畜、器甲、生口甚衆。又與王榮禦賊，獲具裝馬數十匹，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獎州刺史，復泊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衞超領軍入敵境，焚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崇貴屢詷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隊爲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信，德明請俟釋服稟命，詔書慰撫。以向敏中爲緣邊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崇貴專主之。築臺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會議，與之盟約。二年春，召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節度、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奉，聽回圖往來，放青鹽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衞，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爲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來上，崇貴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又持旌節誥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趙湘爲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瓊林苑，崇貴對于苑中，即命爲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供奉官曹信時監邊軍，信善琴，崇貴與石普軍中宴集，令信奏之，信以久廢爲辭，崇貴與普因撫其他過以聞。真宗知其誣，奏不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又在邊，善識羌戎情僞，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邊有二路，其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議焉。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鄙別無經營，茍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署局，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二年，上言久去鄉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與甚厚。復命爲都鈐轄，提舉榷場。崇貴乞留京師，面諭委屬之意，聽歲入奏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七。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內侍護喪還京師。子承素，東染院副使。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贇，晉末爲內班。繼能建隆初以黃門事禁中。太平興國初，爲內品，從征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契丹入寇，命爲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崔彥進戰長城口，多所俘馘。明年，又與彥進敗契丹于唐興口，轉殿頭高品。雍熙中，夏州叛，命李繼隆爲銀夏都部署，以繼能監軍，俄徙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卒三千屯五回嶺。端拱初，還入內殿頭，從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還，掌內弓箭庫。淳化三年，與白承睿護芻粟入靈武。會繼遷復寇邊，命繼能、承睿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驍卒五千同主軍務，俄留爲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議城威州清遠軍，繼能護其役，工畢，命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田紹斌同掌積石砦，就遷內供奉官、靈環慶清遠軍後陣都監，與西人轉鬬，敗走之。復還清遠，詣闕奏事，還內殿崇班。未幾，拜供備庫副使，復遣護環州屯兵，徙涇原儀渭都巡檢使。真宗即位，還

崇儀使夏璟十州軍兵馬都監兼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爲川峽
兩路招安巡檢使成都平留爲利州招安巡檢尋召歸會銀夏寇警復爲邠寧
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軍營于積石河繼能與楊瓊馮守規在慶州逗遛不時
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青岡砦特詔下御史府免死長流儋州景德二年會赦
還爲內侍省內常侍又爲陝西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內殿崇班從朝陵爲行
宮四面巡檢四年宜州卒陳進爲亂初知州劉永規馭下嚴酷課澄海卒伐木
葺州廨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趣山林以采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故
進因衆怨殺永規及監軍國鈞擁判官盧成均爲帥據其城七月奏至詔東上
閤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張煦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
京副使張從古及繼能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顏同勾當轉運事發荊湖蘄黃州
兵討之上語近臣曰番禺寶貨雄富賊若奔驍果立謀主沿流東下趣廣州則
爲患深矣遣內侍高品周文質使廣州監屯兵會鄰路巡檢使控要路集東西
海戰櫂扼端州峽口賊悉衆來攻柳城縣殿直韓明許貴郝惟和以所部兵千
餘禦敵明貴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奉宜州印遣使詣舒賁求赦罪是夕進
復陷柳城官軍退保象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殿直任吉與邕桂巡檢殿直張
崇寶侍禁張守榮擊走之賊退而復集者累日吉堅固守屢與鬬大獲其器甲
又攻天河砦砦兵甚少監軍奉職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衆屢衄頗潰去
衆心攜貳將棄宜州以家屬之悼耄者五百人隕江中率其衆裁三千趣柳象
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度知州王昱望賊遁走城遂陷朝廷以詔書四
十分揭要路諭賊歸順者悉釋其罪賊挈族居思順州分兵攻象州利用命入
內高班于德潤以千兵倍道襲逐利用等繼至遇賊武僊縣之李練鋪賊初不
知覺惟進率衆來拒直犯前軍前軍寄班侍班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賊衣
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卻前軍即持棹刀巨斧破其牌史崇貴登
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心動衆遂潰逐北至象州城下賊砦猶有據長竿
瞰城中者成均始挈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進并其黨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
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利用分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授利用引進使

煦如京使從古莊宅副使繼能供備庫使志言供備庫使又以御前忠佐馬步
軍副都軍頭郭全豐爲都軍頭領勤州刺史歸遠軍士手殺進者李昊劉宗趙
斂並補本軍軍頭張守榮爲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崇寶任吉並爲供奉官錢吉爲
右侍禁又以知象州大理寺丞何邴最有勞優拜祠部員外郎賜緋又賜邴三
子知道知古知常出身邴之親屬同扞寇者悉甄敘之升象州爲防禦使初賊
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無井閉壘之日皆以乏水爲慮賴天雨停水將竭而雨
復下如是者兩月汲之以濟山中無烽候每欲破賊即禱於城西神祠或見巨
蟒吞龜是日果有克獲衆以爲神靈助順之應張守榮俄病瘴遣尚醫馳往視
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錄其子官十二月餘寇悉平東封留繼能爲京舊城內
巡檢鈐轄俄加東染院使大中祥符二年入內都知李神福等坐事悉罷擢繼
能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時宗室多召侍講說書上嘉其勤學令講誦日別給公
膳專遣繼能主之俄又與內殿承制岑保正提點郡縣主諸院事三年兼羣牧
都監祀汾陰留掌大內兼舊城內巡檢鈐轄俄領會州刺史謁太清宮爲天書
扶侍都監七年以疾求解職不許命爲涇原儀渭鎮戎軍兩路鈐轄未幾徙鄜
延都鈐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者止罰羊畜繼能則麗於常法繇是西人畏而
不敢犯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不絕寇境繼能日課卒截竹爲籤署字其上且
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賊聞之甚懼歸朝復涖羣牧仁宗在儲宮常親書一
幅賜之繼能以聞真宗亦爲標題其末人以爲榮九年坐前護修莊穆皇后陵
摧陷左授西染院使掌往來國信天禧初復西京左藏庫使國信司吏陳誠者
頗巧黠繼能欲援置羣牧司而誠先隸羣牧坐事停職至是羣牧吏左宗抉其
宿負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誠不遂所求繼能怒宗之沮己密遣親事卒偵宗會
宗弟元喪妻宗嘗爲假教駿軍校馬送葬及還元抵飲肆與酒保相毆繫府中
而假馬之事未發誠即白繼能請屬府中幷劾其事知府樂黃目受屬獄未就
爲羣牧副使楊崇勳所發繼能坐罷內職降授西京作坊使出爲邠寧鈐轄繼
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領往來國信所三年復爲西京左藏庫使內
侍右班副都知未幾遷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年

六十五，特贈汀州團練使，錄其子懷忠爲大理寺丞，孫遜爲三班奉職。遜爲借職、春坊祗候。繼能性沉密，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於聚蓄，衆以此少之。何郯後歸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崇裁十餘歲，特補太廟齋郎，又徙其姪平夷尉知古爲滏陽尉。省郎無賞延之例，猶以城守勞，故甄錄焉。

衛紹欽，開封人。父漢超，內侍高品。紹欽始以中黃門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擢入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中，部修皇城，功畢，授內侍押班。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鬭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雙流砦，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爲寇，又與楊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槍槊千餘。遣別將曹習領兵捕餘賊于安國鎮，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內殿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領愛州刺史，充入內副都知，修奉永熙都監。既復土，遂爲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從幸河朔，命爲車駕前後行宮四面都巡檢。次澶淵，命領扈駕兵守河橋。三年，加昭宣使。朝諸陵，復爲行宮巡檢。駐洛陽，命爲皇城內外都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鸞翰林司。卒，年五十六。紹欽苛愎少恩，不爲衆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督繕。既訖役，遽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子承慶，至內殿承制。

石知顒，真定人。曾祖承渥，梁尚食使。祖守忠，晉內供奉官。父希鐸，高品。知顒形貌甚偉，建隆中，授內中高品。太宗即位，改供奉官。雍熙中，諸將征幽薊，以知顒隨軍，歸掌儀鸞司。淳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與蕃商貿易，命知顒往經制之。轉內殿崇班、親王諸宮都監。從王繼恩平蜀寇，就遷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還正使，帶御器械。契丹犯邊，上北巡，命爲天雄軍、澶州巡檢使，俄改德博等州緣河巡檢使兼安撫，加領長州刺史。三年，戍鎮定高陽關三路押大陣。是冬，改高陽關駐泊行營鈐轄。歸朝，復掌親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河堤，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浹日而畢，上面加褒諭，賜白金千兩，授入內都知。大中祥符初，遷內園使，俄以定內侍遷秩品第不當，爲其列所訴，坐罷都知。三年，爲并代州鈐轄，還莊宅使，徙鎮定高陽關鈐轄。四年，命與內殿崇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旭同修太祖神御殿。上封求覲闕下，復掌羣牧司、三班院、親王諸宮事。天禧二年，爲并代州鈐轄兼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孫全彬。

全彬字長卿，以知顒奏補入內小黃門，累遷西頭供奉官。仁宗使致香幣于南海，密詔察所過州縣吏治民俗，還具以對，帝以爲忠謹。陝右羣盜殺鳳州巡檢，遣往擒滅之。元昊叛，全彬監鄜州兵救延州，解圍去，經略使明鎬言其勇略善將，得邊人情，除并代州都監，加內侍押班，進鈐轄，徙鄜延，還爲押班。儂智高寇廣南，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于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効，於是使將佐方兵力戰于邕州。南方平，領綿州防禦使。張貴妃居寧華殿閤，命全彬提舉。妃薨，治喪過制，皆劉沆、王洙與全彬共爲之。數月，進宮苑使、利州觀察使，給兩使留後奉。俄爲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命，居二月，復授之。轉領信武軍留後，爲永昭陵鈐轄。時去永定復土四十二年，有司多亡其籍，全彬以心計辦治。還，福延宮使、提點奉先院。熙寧中卒，年七十六，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謚曰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淳化中，盜起成都，從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就護西蜀屯兵。咸平初，爲入內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爲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爲都監。踰年，入掌騏驥院。會龍騎判卒剽劫環慶，遣守恩擒戮之。景德初，爲澶濮都巡檢，又使環慶及戎瀘等州巡察邊事。大中祥符初，按獄于濮州，雪寃人十餘。預監修玉清昭應宮、會靈觀。七年，又兼修真遊殿、景靈宮，累遷入內高品供奉官。宮成，還內殿承制。八年，預修大內，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督造皆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又修祥源觀成，還崇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爲修河鈐轄。郊祀，召爲行宮使，改如京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還文思院使。歸朝，加領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

信二司，整肅禁衞，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又勾當資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守恩長七尺餘，狀貌甚偉，涖事幹敏，以强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淄州防禦使，錄其子官。

宋史卷四百六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六

宦者二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張惟吉
甘昭吉 盧守懃 王守規 李憲
張茂則 宋用臣 王中正 李舜舉
石得一 梁從吉 劉惟簡

楊守珍字仲寶開封祥符人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選為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為鎮定高陽關行營同押先鋒事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辭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徙真定保趙等州駐泊都監邕桂等十州安撫都監從曹克明降撫水州蠻築二柵以扼其要天禧初擒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邠寧路為內侍省內侍押班提點內弓箭軍器庫進內園使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卮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為入內高品從征河東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還殿頭久之以西頭供奉官擢入內內侍押班遷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川為先鋒戰于劍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劍門都監還勾當三班院進入內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幷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再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為鄜延路都鈐轄徙幷代路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邊鄙無事請留騎軍千餘人悉徙內地真宗曰邊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宜詔諸路視此行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皇城司為趙德明官告使歷宣政宣慶二使內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管勾修國史書成進景福殿使又為延福宮使入內都知復提舉諸司庫務卒贈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事劉鋹為宦者歸朝年十二遷為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營陣間多稱旨秦州並邊有大小洛門砦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溫仲舒諭酋豪使獻其地徙衆渭北言者以為生事請罷仲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為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乏水繼宗疏泉陵下百司從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都知為天書扶侍都監詔與李神祐築東封壇從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苑守遜等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脽復為天書扶侍都監再遷東染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修玉清昭應宮與劉承珪典工作宮成還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隧墊貶如京使典修景靈宮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勾留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史院為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為內侍省右班都知還入內都知仁宗即位遷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幸頃之復固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僖靖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同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為樂爾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養子元用元震元用終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元震以兄廕補入內黃門轉高班給事明肅太后禁中夜火后擁仁宗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獨傳呼宿衛以功遷高品為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陵以為式歷群牧都監三館祕閣積官皇城使累遷入內副都知忠州防禦使仙韶院火元震救護火以時息詔褒之賜襲衣金帶卒贈鎮海軍留後元震養子五人不畜閹子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事護塞

滑州天臺埽役還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權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贓敗詔與御史王軫往劾其獄還領內東門司爲修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受時議復用李諮榷茶算緡法乃以惟吉爲內殿崇班復監榷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次遷勾當御藥院而惟吉纔進官衆以爲薄惟吉欣然就職再朞以羨餘遷承制爲趙元昊官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備及元昊寇延州遣按視延鄜環慶兩路器甲幷訪攻守利害敵既退夏竦韓琦謀自鄜延深入乘虛擊之命惟吉募幷汾驍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爲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還奏稱旨領皇城司遷內侍省押班羣牧都監簡陝西冗兵領軍頭引見司還供備庫使盡汰軍頭司軍校之罷癃者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爲入內都知商湖決爲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爲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還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復領皇城司卒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諸宦官皆以爲可獨惟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爲非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逾月又贈保順軍節度使諡忠安養子若水字益之以惟吉奏補小黃門給事章惠太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平貝州征儂賊皆以幹敏選爲走馬承受賊平以勞進官三遷環慶路鈐轄討環州解乜臼族復有功歷帶御器械內侍押班副都知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臨閱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請射連中徹札建慶壽寶慈兩宮典領工作再遷嘉州防禦使以病斷解職領輝州觀察使提舉四園苑諸司庫務卒贈天平軍留後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爲英韶州巡檢捕盜有功再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爲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福禍令推首惡自贖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特遷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內侍省押班闕仁宗記前功特以授之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加如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昭吉敦實慎密人士稱之

盧守懃字君錫開封祥符人自入內內品累遷禮賓使邠寧環慶路鈐轄還爲入內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刺史明道中改葬章懿太后而舊藏有水以守懃嘗典葬事罷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徙鄜延路再遷六宅使加貴州團練使進榮州防禦使兼邠寧環慶路安撫都監元昊寇保安軍守懃率兵擊走之特遷左騏驥使移陝西鈐轄初劉平石元孫被執守懃擁膺涕泣不敢出又嘗易著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將保鄜州雍欲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肯行賊去而守懃用章更相論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懃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幷按二人守懃奪防禦使爲湖北都監用章除籍配雷州本城康伯均州都監久之復恩州防禦使還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鈐轄以左衛大將軍致仕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諡安恪養子昭序

王守規真定欒城人入內副都知守忠之弟守忠事真宗謹愿慎密眷遇最厚明道時守規爲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還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買村決蔡河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留後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即位歷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幹當後苑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幹當御藥院復戰牛精谷拔珂諾城爲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鄜延軍制行至蒲中會木征合董氈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殺景思立圍河州韶趣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旗書敕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晨起帳中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

戰帝實臨之士爭呼用命以進督諸將傍山焚族帳即日通路至河州賊餘衆保踏白官軍出與戰太破之進至餘川又破賊堡十餘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捷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還爲入內內侍省押班幹當皇城司安南叛副趙禼招討未行禼建言朝廷置招討副使軍士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辨遂罷憲而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効衆以爲不可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木征盛裝以出衆聳視皆無鬭志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雞朴董氈懼即遣使奉贄効順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又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支調度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區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搗巢穴若與靈道阻即過河取涼州乃總兵東上平夏人于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趨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憲既不能至靈州董氈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彌責同知樞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但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且從之會李順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闕道賜銀帛四千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衆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衆十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閒諭阿里骨結等且選騎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撒因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永樂之圍逗留不急赴援降宣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初諡敏恪改忠敏憲以中人爲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獲賊還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閒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州團練使爲永興路兵馬鈐轄入爲內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瀛四州生隄及六塔二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衆即撲滅詔曰宮禁不驚帑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嘉之賜以窄衣金帶累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褒之仍進其官哲宗即位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年七十九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爲人有精思彊力以父蔭隸職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之乏廉節者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罪降爲皇城使謫監滁州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靈僊觀紹聖初召爲內侍押班進瀛州刺史徽宗即位還蔡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爲永泰陵修奉鈐轄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諡僖敏諡議謂用臣爲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爲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徙于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諡論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任補入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書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還東頭供奉官歷幹當御藥院鄜延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人有功帶御器械神宗將復熙河命之規度還言熙河嘗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備可取也遂從王韶入熙河治城壁守具以功遷作坊使嘉州團練使

擢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詔率陝西兵援之圍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田肥美西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經靜州等族樣眸不通還年商旅稍往來故外蕃因以乘閒縣至綿與茂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檢緩急可倚仗請割石泉隸綿而塞其故道從之隴東遂不可得還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昭宣使入內副都知元豐初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疃及縣以時閱習悉行其言復往鄜延環慶經制邊事詔凡所須用度令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願從者將之主者不敢違問罪西夏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命權分屯鄜延並邊城砦以俟後舉自請罷省職還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坐前敗貶秩元祐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詔書之罪劉摯比中正與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爲四凶又貶秩兩等久之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爲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冶金爲器既成有羨數幷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爲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頗悅因言承受公事以察守將不法爲職而終更輪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遂刪舊制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御藥院講筵閣實錄院郭逵討交州以爲廣西幹當公事軍中之政得與議畫或疾置入朝稟受成算會逵貶亦降左藏庫副使以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餽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憊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毆擊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入奏其事乃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遂以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諡曰忠敏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藥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孝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石得一開封人爲內侍黃門累官內殿承制神宗時帶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四遷入內副都知元祐初領成州團練使罷內省職御史劉摯言得一頃凭皇城恣其殘刻縱遣邏者所在棊布張穽設網以無爲有以虛爲實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飛語朝上暮入狴犴上下惴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卒紹聖中贈隨州觀察使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還言小寇無多慮諸將之兵足以翦除若得重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矣於是仁宗以文彥博爲安撫招討使賊平又奏請分河北爲路每路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鎮定瀛四帥熙寧初爲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夏人寇大順城圍慶州七砦從吉率兵八百餘人與戰獲其酋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皇城使從高遵裕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身被創甚進入內押班還永州團練使爲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諡曰敏恪

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爲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未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擢幹當延福宮自是寖親信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劉彝貪功生事罪當誅乾德狂童類不足憂帝信之郭逵趙卨南征以爲行營承受逵卨被譴惟簡亦奪一官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撫犒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疏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略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案閱河北保甲振濟京西水災

參定諸陵厲厭。既而爲言者所劾，擯不用。哲宗在藩時，惟簡奔奏服勤，及親政，
召至左右，以內侍押班卒，贈昭化軍留後。

宋史卷四百六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宦者三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童貫方臘附 梁師成
楊戩

李祥開封人爲入內黃門資驍銳善騎射用材武中選授涇原儀渭同巡檢從景思立于河湟以功遷內殿崇班爲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逵討交阯駐富民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鎭戎軍沿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團練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蘭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日虜徹圍去復團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种誼襲鬼章有功升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司宣仁山陵爲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爲眞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爲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爲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閤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涖其刑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揚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爲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首知入內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衞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爲內侍黃門慶曆中爲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關門密呼所結內應者諭以禍福衆言侯李昭亮至卽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爲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闕馬詔秦州置場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勞進官者無拘於年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讙訴亟闔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曹爲一杯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爲定制云

高居簡字仲路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爲入內黃門護作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辦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坐奉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內東門司幹當御藥院神宗卽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憸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卽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況居簡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罷爲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卒贈耀州觀察使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爲高直奏仁宗時常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

衆彊醜二股河導之使東爲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洛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與脩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于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專爲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廢人戶水磑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鋋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則多置捷口指決河所侵便爲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悖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與水利縣用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遷自廣州以閹人從劉鋹入朝利涉初爲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賞激加等英宗爲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欲以爲穎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及帝崩乞與醫官同貶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僊韶院火營救甚力賜襲衣金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勤僖利涉嘗幹當皇城司循故事廂卒邏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爲賢

雷允恭開封人初爲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周懷政僞爲天書允恭豫發其事懷政死擢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爲汝累也乃以爲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爲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弃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竄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幷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爲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爲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爲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爲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實文應爲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幷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御藥院爲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爲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

州鈐轄。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爲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爲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爲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爲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爲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脩已簽，趙概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守忠久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爲左武衞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爲最悉，力薦之。合兵十萬，命王厚專閫寄，而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自玆始。未幾，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討溪哥藏征，復積石軍、洮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寖咈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奮厲謀，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橫山，以太尉爲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因稱貫爲媼相。

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彊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政和元年，副鄭久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張，改江浙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

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峒，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破殺將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殺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剡縣僊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發運使陳亨伯請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三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還據杭。二月，貫、稹前鋒至青州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

實遣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四年三月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國楚臘之起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峒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由湯巖椅嶺八十五里間九村山谷相望王師自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爲眞三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稹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爲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褫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請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爲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皇上過浮橋衞士攀望號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譁起初貶左衞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迹其所至莅斬之及於南雄旣誅函首赴闕梟于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頣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內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菹醢不償責也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賈詳書藝局詳死得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者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建明堂爲都監既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宮使歷護國鎭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中外泰寧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己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寶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黼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爲宣撫燕山平策勳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鷙遇間卽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勔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絀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爲李輔國且言宦官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擁定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逐之師成疑之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廁亦侍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爲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鎭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內內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爲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歷鎭安淸海鎭東三鎭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撼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

丙展轉究尋至無可據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爲西城所築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贈太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彥李士漁王滸毛孝立王隨江惇呂坯錢棫宋憲皆助彥爲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上馬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誣刊蘇軾詩文于石爲十惡朝廷察其捃摭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詔追戩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

宦者四

邵成章 藍珪康履附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昪 王德謙 關禮
董宋臣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衞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爲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藍珪康履初皆爲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師入援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官編隸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淩忽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喏甚至馬前故疾之者衆俄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衒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傅幕客王世脩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筦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爲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傅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諡榮節召珪等還中書舍人季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燄益張中外切齒不報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務尋升內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宮珪奏應干補授恩乞聽慈寧宮施行從之珪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爲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諡自安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諝爲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乃歸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諝與內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爲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諝送吏部後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

馮益康王邸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爲追寢前詔特遷宣政使益自言潛邸舊吏乞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殿舊有騏驥院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史沈與求以爲言趙鼎等皆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帝喜曰聞益交關外事漸不可長與祠放歸浚意未息鼎解之益自

是家居廣祠者十四年先是僞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爲王貴妃季女益自言嘗在貴妃閤帝遣之驗視益爲所詐遂以真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爲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爲韋太后宅提點官累遷至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時見道爲入內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爲寖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爲與秦檜王繼先俱用事升延福宮使累遷至入內內侍省都知特恩干外朝謀議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爲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爲以作士氣先是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爲致仕莘老亦出補外及內禪詔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仍鑄印賜之脩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宮去爲實進之后崩上皇又遣去爲傳旨立謝貴妃爲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涉朝廷事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特恩頡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爲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宇文价封還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閒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閒君親乞行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撫州億年常州居住舜卿任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恩源億年許自便舜卿與內祠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億年湖州義端再駁舜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聽自便億年養婦女以別業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甘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澤之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昇昇以此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爲小官時巧貸於臨安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踰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反之昇之子婦與可女也乃陰爲與可地譖升卿于帝前謂爲豪民馬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遂論罪馬流嚴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覿以使節領京祠王抃以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爲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既而覿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抵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弟昺淳熙末幹辦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慶元初爲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昺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

王德謙初爲嘉邸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黃由時爲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謙固請寢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爲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強之既而無報王即位德謙累遷昭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燈籠自奉爲人求官賦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故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造謁德謙求爲節度使先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爲比德謙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論列宰相京鏜復以爲言命遂寢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德謙屢以計勝侂胄擿之詔與外祠臺諫又交章論駁侍御史姚愈言吳宗旦嘗草德謙制遂罷其官愈又率同列力攻德謙詔送廣德軍居住尋以臨安尹劾其贓濫僭擬詔降團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爲安置臺諫復言其姦詭乞自今不以赦移離特旨亦許執奏帝用其言德謙遂坐廢斥以死

關禮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

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遣戚里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冑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冑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冑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冑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特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冑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禫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祗候特轉橫行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天錫坐左遷大理少卿開慶初大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還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軍器庫翰林院編脩敕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景獻府教授義不與宋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論解庇之祕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兇渠以致大禍中外惶惑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為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卒帝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佞幸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龍大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譙熙載附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爲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熏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德超孝宗有曾覿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李符薦之給事太宗晉邸太宗卽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酒坊使杭州兵馬都監又爲鎭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疾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劾汝輩所爲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就第鞫德超具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卽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卽授殿直累遷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衞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爲幷州駐泊都監權單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横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竇諲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濱州黃河清鄭州用爲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諲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馳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濘而蹪出濘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

趙贊幷州人性險誕辯給好言利害初爲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督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贊右職太原平隸三司爲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之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按問停贊官數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爲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爲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時又有鄭昌嗣者亳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直會市物吏因緣爲姦列肆屢詣開封訴之乃置雜買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事由是益横恣所爲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幷摭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攜家配隸房州禁錮卽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既數日並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荊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爲自安計

如曾孝蘊之類，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以同東漢宦官，賜名黼。為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疏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編修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為父執中言之，擢校書郎，遷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寖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己，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顓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為戶部尚書。大農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為之罪。既而諸班禁旅賚犒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聚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遷為學士承旨。遭父憂，閱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在左，黼父事梁師成，稱為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歎。復為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罷方田，毀辟雍、醫、算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遞郡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儗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乞盡罷以御前使喚為名冗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帝既納，黼復羅章劾之，兩人皆徙遠郡。睦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己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吳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入奉言歸過陛下。」帝怒貫。

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以為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遂復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黼議上尊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卻弗許。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黼請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指，使草代東宮辭諶官奏，覬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為書亭堂牓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黼眷頓熄。尋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閤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為過，而以天討不正為失刑矣。

朱勔，蘇州人。父沖，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趨赴，家遂富。因脩蒔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沖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沖見京，京語故，沖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勔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

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斵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拆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勔小戢既而罙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己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牐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為發運使公肆掊克園池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衞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勔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邪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浸貴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尋以覃恩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雜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柔再駁命乃寢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勞特補其子悅道為閤門祗候尋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力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許回授俄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詔餘人毋得援例吳貴妃進封推恩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繼先遭遇冠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敘拜兄弟表裏引援遷昭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校本草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淵聖成服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薦為閤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姉姦淫加之黥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大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使守道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悅道朝奉郎直秘閣孫錡承議郎直秘閣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為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鬻其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方繼先之怙寵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宗即位詔任便居住毋至行在淳熙八年卒

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覿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

兼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閤門事，而覿除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尙爲諫官。」乞賜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覿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去，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閤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未幾，卒以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覿文州刺史、權知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府，尋放罷。羣臣旣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覿與大淵勢張甚，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選之公，有輕國體。」時又有內侍押班梁珂者，三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探奏自歸，謂爲己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羣臣章疏留中未出，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著作郎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覿、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僥倖，嘗自宮掖近侍始。」茂良時爲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預外事，宜退而訪聞。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姦邪，此其所以姦邪也。大淵、覿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覺耳。」疏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顒、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爲江東總管，覿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覿福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覿猶在福建，帝憐之，欲召之，權[illegible]劉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肅朝綱也。」帝納珙言，[illegible]而覿[illegible]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覿至龍山，已久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使蜀還，與俊卿同奏覿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副總管。未幾，以墨詔進覿一官，爲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爲賀金正旦使，俾覿副之，比還，遷一秩，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覿由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覿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覿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年，姚憲爲賀金國尊號使，覿副之，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覿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法，龔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法繳進，覿大怒。茂良退朝，覿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待罪乞出，不許。戶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廓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竄罷，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覿所使也。覿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實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廓然既以擅權罪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覿之姻，廓然之黨，遂獻議贓之，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覿同賜酒。是歲，加覿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覿始與龍大淵相朋，及大淵死，則與王抃、甘昪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爲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三品服，俄爲浙西提刑，尋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是二人者皆覿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怙權之害，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有曰：「一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疏入，帝怒，諭令分析，丞相趙雄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言：「曾覿、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瑣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illegible]走，十已八九矣，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覿用事二十年，權震中

外至於薦進大臣，黜死竄外，自是踵其姦者附左右者曰曾覿，黨羽不少，遂稍
譏覿，覿竟以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還，遂疾，以進。十二月卒。於
是凡前論覿得罪者皆錄贈，胡晉臣起至執政，錢良臣直秘閣，劉茂夏亦遷
其職名恩數云。

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為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說以父任為右職。
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閤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為都
承旨，加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
恥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
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
歸第。不數月，出知明州。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
胡為見攻？」蓋指所坐事。栻權曰：「是皆致能所惡也。」八年二月，復自安遠軍節度使
提舉萬壽觀除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之，起居郎莫
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
學士王曮草答詔。未幾，曮升學士承旨，憲賜出身為諫議大夫，詔希呂合黨邀
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所言亦婉，止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
皆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焞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即為言
者所論，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攖之者。九年，拜說簽書樞密
必大於是二人皆予郡，必大卒不出。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會侍御史
范仲芑究之，遂罷為太尉、提舉玉隆宮。諫官湯邦彥又劾其姦贓，乃降為明州
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
陳騤繳之，乃止。其子蕭文州刺史兼明州觀察使，說敗，蕭亦貶彬州。先是，南丹
州莫延葚表乞就宜州市馬，比橫山省三十程，說在樞筦以聞，帝有諭其不
便，說不樂。說既遂罷其議，說又嘗薦武郎官鄭鑑為武臣中書舍人，留
正以為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克家罷而說知其權傾
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為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講好久不決，命盧仲賢往使，
許以地，易顯臣而還。乾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欲國
書禮不合，抃以宰執虞允文命，紿其使曰：「兩朝通好，自有常禮，使人何得妄生
事？」已而知對境要點，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為可任，遣詣荊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
樞密都承旨。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捕市人
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
殿前司事。時抃與曾覿、甘昪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
習怙權，帝令執政諭晉臣指其人，雖懼抃等，乃命晉臣指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
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輪對數為帝言之，帝猶未之覺
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如葉顒等皆懼陛下左
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為敵，陛下察數年已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
否？蓋其勢積至此也。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及使歸，
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為離席受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
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遂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
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
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
海賊姜大獠寇泉南，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為
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
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
人謂曾、龍再出。留正為右相，執政尚闕人，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
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
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賜錢二千緡為行裝。正引唐憲
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不許，正待罪國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
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亦為平陽郡伴讀，累官至
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紹熙中卒，贈之特立，熙載子令雍以恩補承信

鄆平陽郡王府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有才。王嘗與論春秋褒貶。齊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即爲三詩以獻王。甚愛重之。及即位。除知閤門事。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復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奎歸。覃恩進檢校少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卷四百七十

宋史卷四百七十考證

王抃傳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弼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弼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臣宗楷按貴耳集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親臨。移時不決。王抃忽撤起國書云。窩與北使失儀。而孝廟喜王抃之機捷。據此與本傳所載不同。

宋史卷四百七十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

姦臣一

蔡確 吳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爲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救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贓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府僚當庭參，確不肯，從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從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詔使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御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逐純。復謂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衞士競，即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三司使沈括謁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爲近臣，見朝廷法令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諭執政，意王安石既去，新法可搖耳。括坐黜，知宣州。開封鞫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充之子安持。及甫，充壻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能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恨舉爲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因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濫，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冤。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做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敍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爲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歸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剗除煩苛，確言皆己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逐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己擁護，故不得逞。確等使陰下韓縝白發其端，事浸籍籍。既失勢，愈懼，蓋恕又益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變未有

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諡曰忠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徽宗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墓前，擢懋同知樞密院事，太子莊爲從官，弟碩猶待制，諸女姪進封爵，諸壻皆得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確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爲其立祠。」帝覽其疏，矍然，即以處厚爲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封侯立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爲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爲自盜，確密遣達意，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又沮之。珪爲永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吳充用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沖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等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僉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輩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書。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州、河陽。恕久斥外，書懇懃問遺，歸確於鄧，繕成前疏，紿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貶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刑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訴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渭上文及甫私書，爲疑似語，誣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使蔡京、蹇序辰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擢刑部尚書，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訓，至仁宗謂輔臣以爲人君當儉素，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爲不足虞。恕言：「仁宗之言，雖合於權，然古帝王執守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屢矣。」帝嘉納

之[illegible]惇欲其大用，勿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屢白其短，竟爲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復摭其妻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橫，謫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勳，起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輩說，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爲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遂徙永興，頻易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爲表襮，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誣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而恕爲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居實。居實有異材，八歲爲明妃引，黃庭堅見而稱之。張來、秦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倞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斡離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倞曰：「金國有余覩者，尚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倞以聞，大臣信之，既爲賜余覩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粘罕，粘罕大怒，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倞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　京闕失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璹習吏事，爲漳浦令。縣負山林，[illegible]間，民病蟒蛇虎之害，璹教民焚燎而耕，害爲衰止。通判宣州，儂智高入寇，轉運使檄璹與兵會，戒勿行，不聽，將二千人躡賊後以往，得首虜爲多。累開封府司錄。中人史志聰役衛卒伐木，事吏多爲之地，璹閱治之，志聰以譴去。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首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得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乜將入寇，惠卿以近世諭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趣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詔於本俸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揚州取奉曆。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爲執政，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削其請。卒哭，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

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勅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棄逐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辯詐有盧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強很傲誕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及勢力相軋化為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為大惡乃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為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還為銀青光祿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蔡京當國最畏其人不肯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起家至職方郎中致仕用惇貴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年八十九卒惇豪俊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敕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為湖南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羣蠻苦其酋剝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于夷婦為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為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既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神宗御樓觀之惇部役兵奔救過樓下神宗問知為惇明日命為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為服所白惇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坐二罪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為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呂公著曰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皆及其禍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

其憾。哲宗不聽。惇意不慊。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媼事。又以文及甫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事。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諷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為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馴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為棄國蹙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挑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己。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遂告訐之風。浸盛。民有被酒誣譌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遂以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轝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為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為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敘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為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掊克之虐。大概以為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為摧抑。故設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卬其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為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駔惟恐裒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為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

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鞫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爲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爲。」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初，章惇爲相，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鐫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成，付執政審錄，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竦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墓仆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執問誰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鎖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婿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轄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館獄，使蔡京與惇雜治。二人肆其忮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憚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繼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爲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爲誅衍，錮摯、燾子孫，遷御史中丞。劉后之受冊也，百官仗衛陳于大庭，是日天氣清晏，惇魏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又鞫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陸蹇序辰初議閱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謠。徽宗雅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虧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潤州，尋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卒，贈特進。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涪，而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遂絕，人以爲惇平生數陷忠良之報云。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考證

蔡確傳左諫議大夫張璪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臣浩按張璪當作梁燾，梁燾本傳云燾論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是也。若張璪乃眞宗時人，與此無涉。又按鐵圍載此事亦云梁燾劉吳安詩則云吳安時。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考證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姦臣二

蔡京 弟卞 子攸 儵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
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京下
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
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
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
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
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荊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州永興軍還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
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
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
右丞以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
良令述陳衍事狀卽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
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
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徽宗卽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
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
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
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
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
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
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爲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
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

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脩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
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
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
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司故事
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
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
由是出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
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爲
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甚
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
鑄當十大錢盡陷縡諸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獄失意黜削者六人陳瓘子正彙以
上書黥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猺叛殺漵浦令京重爲賞募殺一首領
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荊南守馬珹言有生猺有省地猺
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
意白言珹不體國京罷珹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群猺爲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
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
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己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
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干掫月給錢五百驟增
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
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傔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
悉從眞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
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
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
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
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

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
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
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
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茍當於理多言不足
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
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
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
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
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
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為實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
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
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
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圍土聚從郡之惡不軌不忠凡
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
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
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為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
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
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
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
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
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
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
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
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榷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
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帝
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
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
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僴然自以為稷契
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偪側之狀貫俱聽命
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
矣子攸儵翛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儵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無
算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
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
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
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
韓梠為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
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
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停侍養而安置韓梠黃
州未幾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絛以撼京京殊無
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
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
之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
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
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
顓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
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
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
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
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
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儵先死攸
翛伏誅絛流白州死儵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駝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重其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輕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懼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永年竟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錄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爲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祕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祕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

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釁端自攸與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遷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為大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翛初以恩澤為親衛郎祕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尙書兼侍講時翛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計翛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翛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翛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翛前計已乖宜勿行翛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翛昭信軍節度副使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翛亦然於是併誅密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當承門廕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為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修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為言者所攻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言者復論其不學無文結豪民規厚利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為論思侍立集英瞑目自若為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陳在杭州時日聞密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密但復集英殿修撰旋還待制提點洞霄宮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淸宮官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願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諦里覺捕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公弼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乃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企弓等將歸東粘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而覘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粘罕信之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時燕民盡徙流離道路或詣覺訴

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誰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所以急趍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儻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女真讎也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尙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為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為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將為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蕞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遂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寃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闍母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徽猷閣待制宣撫司犒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勅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為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勅金人圍平州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為責且求餉糧凡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既平三州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饑民為兵使之報怨於女真目曰怨軍藥師為之渠首明年其兩營叛藥師殺叛者羅青都統蕭幹留二千人為四營以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為將淳建號於燕改怨軍為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衞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國人貳宣和四年九月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為恩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溝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與諸將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后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失馬幾為所擒遂以敗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王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蕭幹犯塞藥師破其衆於峯山生擒阿魯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劍檢塗金印幹尋為部下所殺策勳加檢校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肆橫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慮其交惡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安中但詔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貝械精甲多遣部曲貿易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頗以為慮亟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

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爲之斂馬引避鄕兵或持矛揭取其羊羖皆不敢爭奏言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萌凶橫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早爲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刭藥師抱持之幷諸使者悉鎖于家斡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祕其事議封爲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斡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內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趍趄京城詰索宮省與邀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也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考證

蔡京傳弟卞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至盡改所修實錄○臣其睿按長編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納之禁中世不可得見梁師成用事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諸人索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有人攜以渡江遂傳于世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二

姦臣三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爲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閒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爲副元帥二年高宗卽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尙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悉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閒啓殺澈幷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垂涕帝悔焉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眞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衞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洲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州幸鎭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潛善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瑴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爲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狠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愨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惠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爲之切齒高宗末年有言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祈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爲虞部郎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州是冬金人陷眞定詔徙眞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橐鞬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爲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曰廷俊言是也既濟繇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爲集英殿修撰北兵薄京城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爲然宗澤曰女眞狂譎是欲款我師爾如卽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卽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伯彥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彥潛善不已復褫前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宜與牽復秦檜張浚曰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內外孚信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七年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諡忠定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割地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久之乃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

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邦昌爲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爲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爲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幵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幵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閱伸言以爲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爲臣子今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爲朱溫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禩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月宗尹罷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郎曾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檜皆不聽既而有譏廢局以搖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說識者笑之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頤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棐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

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頤浩
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璘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
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
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
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
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爲莽卓八月檜罷乃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
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
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
論檜不已詔落職牓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洎金使李永壽王翊
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所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
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
文殿學士知溫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
孟庾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
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
筵七年正月何蘚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
恩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
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
諫交章論浚安置領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
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進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
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
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
鼎鼎素厭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
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
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八年三月
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

矣五月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即宣和始通好海上者議
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矼
所以不主和矼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
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
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
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
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十月宰執入見檜
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
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
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
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
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紹興府初帝無
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懬擇藝祖後得伯琮伯玖入宮皆藝
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名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論鼎專任其事又
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璩節
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
以問檜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約同奏
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
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
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卒授保大軍節度使
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
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
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
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
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
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

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如是上
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
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瀕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
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外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
雍同日上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不能罪曾開
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朱松館職胡
珵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
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
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爲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
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
義問相公之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矼戶部侍郎
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
同班入奏極言屈己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書切責檜檜
始大怒焞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
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
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
史中丞首劾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論咎己與哲等
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京淮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
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州要所過州縣
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
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
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
江守臣向子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
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
三衙帥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
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請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

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
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
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
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
和議榜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簽
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大宗正事士
㒟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
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
疑金詐未嘗弛備也時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復移書孫近
以帝秦之禍發邇而大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
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
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
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祕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澶州推官韓紃臨安
府司戶參軍毛叔度皆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蕘書二十篇大意言
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紃貶循州七月兀
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爲
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世忠有乘懈
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
朮入東京葛王褎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离喝趨永興軍河南諸郡相繼陷沒
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
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
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羣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謂檜地也
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戕其叔撻
懶藍公佐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卒
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檜旨言其規圖復用也言者不已尋

宣撫州。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鄭城。幾獲兀朮。張浚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泇口鎭。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鎭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甯蔡鄭復爲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華國公。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拓皋。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浚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收諸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並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兀朮有求和意。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光遠曹勳使金。又以魏良臣爲通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獄。檜使諫官万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十一月。貶李光藤州。范同罷參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鞫久不伏。卨入臺。獄遂上。誣飛嘗自言己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九月。加太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童貫同。請改封。母爲秦魏國夫人。子熺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爲第一。熺本王㬇孽子。檜妻㬇妹。無子。㬇妻貴而妒。檜在金國。出熺爲檜後。檜還。其家以熺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咎前日之異己者。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采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浚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國室撚語。直翰苑不一月逐去。室撚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淮上。檜常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累及僧宗杲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爲外祠。十四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鍔有燮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故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皓之罪由白鍔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譏刺。及檜者爲守臣所告也。先是議見國公出閤。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沖等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沖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鐵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禖。詔築壇于圜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皐夔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祕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力加禁絕。人無敢以爲非。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帛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先是帝

以彗星見求言張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願謀爲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義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存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子摭于藤州十二月進士施鍔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詔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賜百官宴暨御筵于檜第十八年熺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爲公相必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六月迪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閏八月福州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饑十一月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訕也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爲贊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書語檜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即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之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衞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作私史獄成光竄已久詔永不檢舉孟堅編置峽州朝士連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五月祕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六月熺加少保鄭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蔭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以訕謗也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熺爲相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揚煒袁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訕煒又以書登李光蕭振之門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於謝伋家取綦密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初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焉是歲進士黃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年二月王炬以弟煒嘗累死賓州

炬編管邕州何兌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爲分檜功兌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爲第一檜從子焞焴姻黨周夤沈興傑皆登上第士論爲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師遜爲詳定塤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塤策皆檜熺語於是擢孝祥爲第一降塤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罪檜族黨循友安置藤州八月王趯爲李光求內徙趯編管辰州鄭玘買子展以會中有嘲誚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行編置欽州興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禮也帝書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二十五年二月以沈長卿嘗與李光啓譏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鄰人所告長卿編置化州燁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

州檜又使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俊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塤與林一飛鄭柟夜見臺諫徐嘉張扶謀奏請己為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

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熺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如崖穽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熺厭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三

姦臣四

万俟卨　韓侂冑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調相州潁昌府教授，歷太學錄、樞密院編修官、尚書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湘，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卨召士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陛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與檜合謀擠飛，令卨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卨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無罪，卨劾之。知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又劾之，士㒟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卨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抵罪，終身不復。參政范同為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之，卨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卨請詔戶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緩急。梓宮還，以卨為攢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卨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長沙，卨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辨，浚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囑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大方交章劾卨，卨遂求去，帝命出守，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州。遇赦，量移沅州。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以卨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事，欲受命於金。卨見書大怒，以為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卨提舉刊修貢舉勅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五，諡忠靖。

卨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為，首召卨還。卨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冑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冑以父任入官，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冑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冑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侂冑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侂冑，侂冑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卽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卽皇帝位。寧宗既立，侂冑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冑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冑始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冑，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冑怒，使優人峨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冑，未幾，龜年與郡，侂冑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冑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晉川劉弢者，嘗與侂冑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冑計議，弢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冑愕然，因問計，弢曰：「惟有用臺諫爾。」侂冑問：「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悟，卽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

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罪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沈獻言令省部籍記僞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僞學之禁，二人皆得還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五年，侂胄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侂胄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張仲藝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必大代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浸解。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胄平章國政，侂胄繆爲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羣小阿附，勢焰熏灼。侂胄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爲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胄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傅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軍國事。蕭逵、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四年，以薛叔似爲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爲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胄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崈代爲宣撫使。侂胄既喪師，始覺爲師旦所誤。侂胄招李壁飲酒，酒酣，語及師旦，璧微摘其過，侂胄以爲然。璧乃悉數其罪，贊侂胄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

以助軍而諭丘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崈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怒，崈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強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娶魯暄子爲後，名珍。既誅侂胄，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閫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婢壻，夤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爲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爲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川分司，復兼樞密院編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紿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嘩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爲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寶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袁玠爲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錢甚急，土豪怒，盡以漁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罷，監察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很毒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奉大夫致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居住。臺臣復以爲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置貴州。團練使、興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閒，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貔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

人阬劉虁孫繳奚乞移從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送舟過滕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婣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爲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敕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爲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鎭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爲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歸追兵至問曰何爲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啓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皇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阯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欲殺己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啓爲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圍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撫在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覈諸兵費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眞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跡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有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爲功皆繆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衣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辨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

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捃摭以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
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
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
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
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
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
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
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
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
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
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
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
獻不可勝計趙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
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
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
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
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
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冢取之人
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
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
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矣
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
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
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

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
留己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
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爲得乃就中書
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
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在
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
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繆以大捷
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
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
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
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
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
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
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
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
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
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
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
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
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
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
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
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
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
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季可陳堅
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

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尙居揚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鏞、王應麟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爲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爲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來，嘔惡，況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選餘、黃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黃鏞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尙數十人，虎臣悉屛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嶸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四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立其臣為君，冠屨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振，悍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便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幵、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燕遊，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幵、傅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幵、傅、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傅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幵、傅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

書極論邦昌久典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爲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公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幵、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常盜同舍生白金盂、紗衣。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爲言者所擊，帝不欲發其宿醜，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善中書侍郎張愨，建炎二年正月，用愨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三年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漁者得鱣，豫以爲己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撻辣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裔、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僞位，赦境內，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李儔爲監察御史，鄭億年爲工部侍郎，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豫還東平，升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爲歸德府，以弟益爲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爲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僞詔求直言。十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共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閭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爲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雄州大儈王友直書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爲人所訴，詔鞫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爲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沖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沖，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僞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僞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荊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爲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爲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

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爲衍祖睿仁皇帝親逆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以聞六月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淩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宋汝爲留僞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爲尚書右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爲大總府先鋒將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執與他日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磧之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於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駞岡橫敗績復陷潁昌橫軍本羣盜特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皐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閏五月朝廷遣韓肖冑胡松年使僞齊豫欲以臣禮見肖冑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豫恐有梁衞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酈瓊領所部駐無爲軍爲濠壽聲援賊乃遣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爲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磔僞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語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僞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爲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撻辣兀朮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復遣僞知樞密院盧緯請師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爲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撻辣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朮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恐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丙子朔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起張浚爲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僞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遣將牛皐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正月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僞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爲講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許貫陌而收其算豫

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遣舉六烽，兀朮與劉猊合兵來援，皆為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晨破之，執華知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閩南人久怡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十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猊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舟統之。十月，猊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俊遣人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酈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柴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從者，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糴縱火淮甸，焚劉光世芻藁。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德殿見之，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束拔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豫為蜀王。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朮偽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城，麟騎異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廢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揚言曰：「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偽丞相張[illegible]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酈瓊、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

豫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梟鳴于後苑，龍據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偽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諭可求代豫，後撻辣有歸疆之議，恐可求軼塞，酖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賊犬吠堯，盡無責焉。

苗傅，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為殿前都指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熙和路經略使，死王事。正彥由閤門祗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復為武德大夫、知濠州，權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州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為疑兵，進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恥己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觖望，乃盡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遣大船十數自維揚來

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掠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威福由己出其徒效尤居肆為暴橫傳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逵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得富貴朝廷豈能偏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扈幸杭州緣內侍實左右之及淵驟擢樞筦衆謂淵由內侍傳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傳積不能平與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傳部分既定乃紿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於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執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康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傳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閤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傳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漪閣承塵中傳即樓下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逵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傳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傳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耳是日帝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遣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僚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修將處以從官俾通二凶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改元明受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宮以傳為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浚遣進士馮轓赴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既遣轓即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傳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壬辰以諫議大夫鄭瑴為御史中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為御營司統制瑴面折二凶彥佯狂即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舉官防遏海寇奏遣宗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貶曾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之馮轓說二凶反正傳按劍瞋目視轓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轓共招浚乙未呂頤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兵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投鼠

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擊言防淮德伺彥辭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轓至平江浚復遣入賣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傅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詔竄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轓至臨平見馬柔吉同離入城詰朝與傅等議傅曰爾尙敢來邪欲拘轓浚逆知之謬爲書遺轓言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得浚遺轓書大喜乃釋轓壬寅浚得諭命恐將士解體紿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至平江與浚對泣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李承造草檄告四方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轓勝非議復辟癸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爲知樞密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爲皇太子辛酉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亥頤浩俊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縣掠民充軍庚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丁卯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鎭統制閭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擒之賊將江池殺孟皐擒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逵收餘兵入樂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士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逵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略紹聖閒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康初加集英殿修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爲敵內應殺之無噍類建炎元年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誚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二年宗澤卒充代爲留守兼開封尹三年以戶部尙書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至卽拜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俊遽前充怒戮其使諸將稍稍慴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王𤫊屯常州以充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遏磵砂時以輕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乃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𤫊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𤫊引兵遁充軍潰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眞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敗衆將甘心焉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爲後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上意充詭詞自飭以報源充居眞州長蘆寺守船向子忞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凌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于金爲所用唐佐

雅善充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充爵徙其子萬嚴崑壻韓汝惟於廣州是冬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充猜阻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徙所閒走歸充其副胡景山誣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之因問充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充不敢也粘罕哂之七年命充爲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鎭劄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隸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與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鎭共爲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衞兵松亦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鬻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募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遶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紡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遣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爲四川轉運使褚青爲左右軍統制趙益昌斂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是月爲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僎爲興元統制見僞檄色甚不平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鎭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遣祿祁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遏王師侂胄聞曦反不知所爲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說吳晛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卽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𠰻從弟晛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修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端猶臥後閣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鎭郭榮祿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時年四十六。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五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蜂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斂益横遺民保巖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為帥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蠭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黃摑為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濤水斬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諒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就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崓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黃摑者即阿魯達霆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崓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為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實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珏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斂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尅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別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全軍至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纔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海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剌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邳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禽黃摑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度淮大掠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覘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其將應仙捷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海戰于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國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及摑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詐己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濤旨所作也秋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

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一月大雨雪淮冰合全請於制府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劉琸議琸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嚴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度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捲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崓嚴實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衞開相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參政蒙古剛帥衆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逶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麾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搶突鬭會諸將至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焉林兵還青州全所攜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書策戰勛威望不下己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轂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遁楚城涉不知覺及選還涉恥之乃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為矣其後有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為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　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珌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單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䑸艥舟謀爭舟楫之利焉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琸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琸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顏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屢再與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琸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奮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

分揚稲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愬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閒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己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追林涉間道遣踪胥王翊間壞勞林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己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幷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爲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彌蓋自謂也至是喬行簡爲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幕僚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晞稷觖望乃謄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岳得之即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辭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覘喏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遺全不受國固遺全俟其充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義斌求趙邦永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己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事見竑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福還楚城使爲亂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衆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己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縋水而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

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復獻計慶福曰我僞作書傳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守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丙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僞爲哀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提刑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己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琸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琸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脅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讎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鬨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兼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己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

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潛王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僞爲金兵遣邳州出漣水奪金田租而伏騎八百翼且全引二百騎度淮與鬬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己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翀以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庫止餘槍干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實篋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即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召亟辭全如京己卯全餞夢玉如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鬭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崮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

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
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
附己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
二千他餽稱是恩偏麾下人人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
南軍九百從官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錢三倍許攜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
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春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權
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
來經理三月丙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大元築長
圍夜布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周與祖縋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
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
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
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
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琸久在盱眙雅意建
閫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忯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
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忯亦垂涎代琸從臾尤
力九月以琸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忯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己亥晞稷以戶
部侍郎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
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琸怨其移屯叛己不召也夏全請從琸素畏全狡
亦俾留盱眙忯自揣資望視琸更淺曰琸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琸猶憚
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
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
淮陰復移屯城內琸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
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
求緩師乃止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六

叛臣下

李全下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琸矣辛卯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餘寨東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琸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拱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琸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己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己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琸自劾未幾死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己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翀爲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杜來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城乃入寓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四月辛亥全欲歸于大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慜無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大元大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屬慢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互相猜貳不相見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甯者素厚慶福懼福擬己乃勸慶福往俟慶福約甯同往及寢過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擬慶福就刀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甯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甯甯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金亡河北甯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濼大元兵不能涉甯每潛師窺伺大元將俚呰奴屢欲滅甯以取雄霸號將窩羅虎者歸甯甯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甯千里馬以獻俚呰奴俚呰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窩羅虎醉俚呰奴而推使投閣幾斃籍窩羅虎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甯追者莫及人始服甯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翀翀大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于恭繼奏捷琸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翀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與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來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要戮之來甯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翀及見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髮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閉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閫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傳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幷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忻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忻輕儇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邀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

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鎭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靑望重惟聽靑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靑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靑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旣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鎭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尙衆二人紿忭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忭從之二人每宴忭必徧迫皁隸忭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八月辛酉惠成進縶忭忭左右知有謀多不往忭往如平時酒半縛忭忭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卽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城焉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靑平山以備全全得靑報慟哭力告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大元張宣差犇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邀靑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靑父子同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校而密與李平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全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靑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靑反覆辛酉與登城南樓飮殺靑馳騎往紿靑妻言靑病亟與禱禳靑妻至盡殺之遂併靑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元年春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遙結水砦以觀成敗擢朝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

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戰艦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譽湘禁桐油黏筏下江嚴甚朝宗市黏木往揚州譽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譽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池州求通泰入湖之路七月壬辰全使術德提兵三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靑州爲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奪靑崖崮據之九月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崮人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貿貨輸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斷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餉趙五嘯合亡命雜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艦陽言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未幾還譽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爲有是言也全曰靡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盍指琸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禦爲賊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移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度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靑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旣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喉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庚午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

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鹽城說全退師又遣吏曾玠李易入山陽求揚州襄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應軍遣左璧析璧詰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璥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粘板鍊鐵錢爲釘鞠煞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璥夫以大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邏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爲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二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鐔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大枋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繆爲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富以嘯集儔徒挾品位之榮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逐邊臣虔劉我民輸掠其衆狐假威以爲長己犬吠主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遽敢擾於鹽邑繼掩襲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爲封豕以洊食貪婪無厭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容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僉議堅一意以勦除蔽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氓期洗沈冤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脅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宥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條式孚羣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劫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衍德國安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馮垍于世珎雖爲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爲逆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亦爲逆全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噫以威報虔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之所代也促荊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璥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閽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日毀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威署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買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璥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璥夫亟遣劉易卽全壘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璥夫始知全給己亟發牌印送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旛城而賽之全得距堙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淬乙卯邦傑雄武開門導全濟

師儈吏出迎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
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廳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
葵既入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度江爾曾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
江其可度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
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騎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
丁卯全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
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璡戴友龍王鎰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
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璡等乃入城庚
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
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璡崔福力戰
自巳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丁勝王鑑于後擊走之褱兵萬人至眞州上璵統
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
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青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褱兵敗全兇
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
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
日金珎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珎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
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所支借
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
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
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
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
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珎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糧船數十
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淩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
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珎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甲午全兵
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卽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
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鬪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

出戰諸軍奮擊倂殲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
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佚
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測虎力戰城上
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
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顒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
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
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面培鹿角范葵遣騎將
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
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于後軍而歸始全反計雖成然多
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
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
之訖詞陳過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己盡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闖易國明
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
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
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
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概再拜禮
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抆淚就坐彊歡有朐山于道士者老矣全迎
致之初見全卽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多驗尊爲軍師及見全焚誥命
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爲逆者
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一賊爾盜固安撫提刑
所得捕不死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爲厭己斬之范葵
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
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
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
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
南軍官軍見賊突鬭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

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邀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壘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幷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聞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旱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己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賫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擬賀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甲寅善湘來犒師二月命胡穎部所獲賊會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從行賞又遣趙楷往稟廟算三月庚寅犒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余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于玠犄角取鹽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砦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韓亮戚釆昇率多槳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于喻口丁未亮破賊于崔瀆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與于岡門斬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破賊砦于壽河拔農民脅從者萬家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過漣水戰勝遂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臥會皇起鬭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己亥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銳陣左右救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爲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僞計議馮垍潘于款于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苑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于歸鄭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許奕萬戶兀林答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怪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王賁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己未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漣水壬戌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還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汙詔贈三官全子壇

宋史卷四百七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七

世家一

南唐李氏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蠭午各挾智力擅爲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僨北漢而海內一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南唐李景本名景通後改爲璟避周廟諱後改爲景父昪吳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有傳景十餘歲以父任駕部郎中諸衞將軍後唐天成二年溫卒昪遂專吳政昪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拜兵部尙書參知政事昪出鎮金陵還景司徒平章事知內外左右諸軍事頃之亦赴金陵爲中外諸軍副都統昪受吳禪國號大齊改元昪元僭帝號居金陵自云唐宗室建王恪之後下令復姓李氏國號唐封景吳王諸道元帥錄尙書事改封齊王昪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立妻鍾氏爲皇后用宋齊丘周宗爲宰相郊祀天地天福末遣其將祖思全何洙侵福建漳泉之地漢乾祐初李守貞以河中叛僭遣紓元楊訥間道求援於景景命其將李金全郭全義出師應之金全以聲勢不接初不願行景固遣之至沭陽聞守貞敗乃還周廣順初景又遣其將邊鎬平湖湘尋復失之顯德二年周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進圍壽州太祖時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爲附庸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奉表獻濠壽泗楚光海六州之地願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大破景軍於紫金山降其將朱元克壽州冬又克濠泗二州五年春改元中興未幾又改元交泰是春周師克楚州又進克揚州將濟江景大懼請盡割江北之地畫江爲界稱臣於中朝歲貢土物數十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朔上表稱唐國主世宗答書用唐報回鶻可汗之制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臨汴水置懷信驛以待其使景又上言世宗請傳位於世子冀世宗賜書勉諭之乃止景既失淮南之地頗躁憤惡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皆殺之六年十月冀卒命御廚使張延範充使弔祭建隆元年太祖受命即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繼來降周成等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遣歸二月景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賀登極及澤潞平景又貢銀五千兩爲賀七月還京又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匹絹五千匹又遣其禮部郎中龔慎儀貢乘輿服御物每歲冬正端午長春節皆以土產珍異金銀器用繒帛片茶爲貢每景及錢俶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景生日遣使賜以金幣及賜羊萬口馬三百疋橐駝三十以爲常制是年親征李重進駐蹕廣陵遣其左僕射嚴續來犒師俄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朝行在所又遣其戶部尙書馮延魯貢金買宴幷伶官五十人作樂上壽又貢金銀器金玉鞍勒銀裝兵器及錢銀綾絹皆有加常數太祖亦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窺覦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京城之南池景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辯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衙校景乃安終以國境蹙弱不遑寧居遂遷於豫章上遣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詔撫之俄而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五日遣鞍轡庫使梁義弔祭贈賻絹三千匹子煜又遣其臣馮謐奉表願追尊帝號許之煜乃謚景爲明道崇德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本名從嘉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衞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景始嗣位以弟齊王景遂爲元帥居

東宮燕王景遂爲副元帥就昇柩前盟約兄弟相繼中外庶政並委景遂參決景長子冀爲東都留守後又立景遂爲大弟景達爲齊王元帥冀爲燕王副元帥冀鎮京口周師征淮吳越圍常州冀部將敗之景達屯濠州兵衄遁還及劃地後出景遂爲洪州元帥封晉王景達撫州元帥立冀爲太子景遂尋卒數月冀亦卒乃立從嘉爲吳王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爲太子監國是秋襲位居建康改名煜立母鍾氏爲聖尊后以鍾氏父名泰章故也妻周氏爲國后遣戶部尙書馮謐來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繒綵三萬匹且奉表陳紹襲之意曰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轍傾懇悃上告先君固匪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旣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罰遂玷纘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旣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匪邀名旣嗣宗祊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況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淸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弊土近似深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卽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讐嫌撓干旒扆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太祖詔答焉自景畫江內附周世宗始書於景至是因煜之立始下詔而不名會昭憲太后葬煜遣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貢三年詔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關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卽更以買宴爲名別奉珍玩爲獻吉凶大禮皆別修貢助煜有母妻之喪亦遣使往弔乾德元年煜上表乞呼名詔不許二年又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荐饑特弛其禁三年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開寶四年又以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禮物來上又遣弟從謙奉珍寶器用金帛爲貢且買宴其數皆倍於前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賜詔呼名許之煜又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使府尙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諸王爲國公官號多所改易五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爲常太祖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是歲煜又貢米麥二十萬石雖外示畏服脩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潛爲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使來朝煜但奉方物爲貢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其飢民七年秋遂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乃興師致討以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曹彬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潘美爲都監煜初聞大兵將舉甚憂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愼脩來買宴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及至遂留於別館王師克池州又破其衆二萬於采石磯擒其龍驤都虞候楊收等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覩其印文皆歲賜之馬也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王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徐遼諸孫元楀等爲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栅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爲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贇於上江令建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爲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秉一炬來攻襲北砦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獲其將帥悉佩印符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愼勿暴掠司

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彬軍圍城，又命左拾遺、知制誥李穆送從鎰還本國，諭以手詔，促其降。會潤州平，煜危迫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奉方物來貢，手書奏自以來哀懇，求罷兵。太祖不許，俄復遣鉉等入貢，仍乞緩師，又不答，但厚賜遣之。初，從鎰之還，詔諸將能攻城，而煜終惑左右之言，猶豫不決，遂詔進兵。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駐兵于宮門，煜率其近臣迎拜於門。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上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藏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閒，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召升殿撫問。妻周氏封鄭國夫人。又以其子神武右廂都指揮使仲寓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宣州節度使從鎰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江州節度使從謙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神武統軍從度爲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從信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姪戶部尚書仲遠爲右驍衛將軍，刑部尚書仲興爲右武衛將軍，禮部尚書仲偉爲右屯衛將軍，宗正卿季操爲左武衛將軍，殿中監仲康爲右領衛將軍，殿中少監仲宣爲監門衛將軍，仍賜其弟姪宅各一區。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煜自言其貧，詔增給月奉，仍賜錢三百萬。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先是，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從善字子師，僞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楚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泰寧軍節度、兗海沂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時太祖平劉鋹，將召煜入朝，故授從善節制，仍賜汴陽坊甲第一區。煜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七年，推恩將佐，以掌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同判兗州，衙內都指揮使兼左都押衙崔光習爲右千牛衛將軍，衙內都虞候兼右都押衙子再興爲右千牛衛中郎將，並同正。又封從善母凌氏吳國太夫人。江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出爲通許監軍。四年卒，年四十八。子仲蜎，大中祥符初，賜同進士出身。二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坐事免。次子仲獻，景德中，特錄爲三班借職。

從誧本名從謙，僞封吉王，後降封鄂國公。隨煜歸朝，爲右領軍衛大將軍，遷右龍武大將軍，歷知隋、復、成三州。上表改名。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子仲偃，大中祥符八年舉士。

季操，昇從父弟僞江王遇之子也。從煜入朝，後爲右神武將軍，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出爲單州都監，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卒。

仲寓字叔章，少聰慧，能屬文，多才藝。僞封清源郡公。歸朝，爲千牛衛大將軍。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珍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郢州刺史。在郡逾十年，爲政寬簡，部內甚治。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景德三年，特補供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絹百匹、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爲檢校，上聞其宗屬貧甚，命鬻其半，置資產以贍之。

舒元，潁州沈丘人。少倜儻好學，與道士楊納講習於嵩陽，通左氏及公穀二傳。

與訥同詣河中謁李守貞與語奇之俱館於門下守貞謀叛遣元與訥間道乞師江南江南遣大將軍皇甫暉等率衆數萬次沭陽爲之聲援會守貞敗元與訥留江南元易姓朱楊訥更姓名爲李平元事李景歷江寧令駕部員外郎文理院待詔嘗坐事左遷世宗征淮南諸郡多下元求見言兵事景大悅遣率兵攻舒州復之即以爲團練使又平蘄陽景以元爲淮南北面招討使周師圍壽春景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率兵來救以陳覺爲監軍總軍政元素與覺有隙覺密表譖元於景信之立遣大將楊守忠代元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景欲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大丈夫何往不取富貴豈必爲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衆歸世宗景盡誅其妻子世宗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以爲檢校太保蔡州防禦使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宋初從平李重進改沂州防禦使爲滑州巡檢使與節帥不協誣奏元爲同產妹壻宋玘請求事得釋詔元復姓舒氏開寶五年爲白波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五十五特贈武泰軍節度元辯捷強記治郡日或奏其不親獄訟事多寃滯太祖面詰問之凡所詰元必具誦款占指述曲直太祖甚嘉歎之子知白知雄知崇知白至作坊使知雄初補殿直雷有終薦授供奉官鄜延路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知白嘗奏事太宗語及之即召出授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道歸嵩陽舊隱復爲王嗣宗李元則所薦授供備庫使歷知棣州麟府鄜延鈐轄又知處州復求入道面賜紫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母圖有詔褒奬乾興元年卒年八十一知崇累歷內職至供備庫使嘗爲廣州鈐轄河北安撫副使卒知白子昭遠大中祥符五年任大理評事因對自陳改大理寺丞賜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舉進士名聞京洛父光嗣爲平盧軍節度副使同光末青州軍亂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誅光嗣熙載奔江南歷僞吳滁和常三州從事李昪僭號爲祕書郎令事其子景於東宮景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熙載自言受昪知遇不得顯位是以我屬嗣君也遂上章言事切直景嘉納之又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大爲宋齊丘馮延己所忌昪將葬以熙載知禮令兼太常博士時江左草創典禮多闕議者以昪繼唐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熙載建議以爲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以爲昪興旣墜之業請號烈祖景由是益加恩禮擢知制誥熙載性懶慢朝直多闕未幾罷去晉天福末中原多事江南方盛其臣陳覺馮延魯建討福州師敗而還景釋不問罪熙載與徐鉉同上疏請寘于法覺延魯宋齊丘之黨也熙載爲齊丘所排貶和州司馬語在徐鉉傳久之召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世宗平淮甸景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及煜襲位卒行其議以熙載爲兵部尚書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勝其弊熙載頗亦自悔熙載善爲文江東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賓客生徒雜處煜以其盡忠言事垂欲相之終以帷薄不修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即路煜留之改祕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而集頃之如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左僕射平章事諡文靖葬於梅頂岡謝安墓側命徐鍇集其遺文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被遣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爲韓夫子顯德中熙載來朝廷歸景問中國大臣時太祖方典禁兵熙載對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太祖登極景益重之頗以文章自負好大言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鎭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笑之

馮謐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安李昪僭號立子景爲太子謐與兄延己俱以文學得幸及景嗣位累遷至中書舍人晉開運末閩越大亂景遣謐與諫議大夫陳覺乘傳安撫謐遂矯詔發數郡兵攻福州及敗引佩刀自刺親吏制之不死長流舒州會赦敘用復爲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江南以揚州爲東都命謐副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謐髡髮爲僧匿于佛寺爲官軍所獲世宗釋之授太常卿賜與甚厚數年拜刑部侍郎放還爲戶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而卒子伉歸中朝

與兄儼价並登進士第佐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人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藩郡皆有治跡咸平三年知福州卒特賜錢十萬錄其子玄應同學究出身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子少介僻杜門讀書不交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陳喬韓熙載徐鉉等共薦於景爲秘書省正字直崇文館煜襲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未幾知制誥爲內史舍人有李平者本嵩山道士楊訥依河中帥李守貞漢乾祐中守貞反遣訥與舒元乞師江南守貞敗訥遂易姓名江南以爲員外郎遷衛尉少卿蘄州刺史戶部侍郎平好神仙修養之事動作妖妄自言常與神接佑亦好神仙遂相善二家皆置淨室圖神像常被髮裸袒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撓未幾而罷佑自以爲衆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爲朋比將謀反叛又言國將亡非己爲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尙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爲樞密使小校侯英典禁兵煜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煜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姦惡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父蔭爲軍校父死難於滁州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勤於吏事入爲諸軍都虞候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相次皆死而繼勳尙少遂爲大將貲產優贍營第舍車服畜妓樂潔飲食極遊宴之好及宋師至諸軍多敗衂繼勳欲煜之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羸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爲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霜繼勳又密陳滅亡之兆偏裨或有募勇士欲夜出營邀宋師者輒鞭而拘之又因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關城爲宋師所掩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徧野始驚懼知爲左右所蔽及巡城還繼勳從至宮煜乃責其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爭集臠割其肉頃刻都盡紹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好學閱明易義煜召爲國子博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煜求能使交兵者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解之召爲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之意李煜強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事寧後願得栖隱太祖許之江南平以惟簡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開寶九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也改虞部郎中致仕以其子繕爲京兆府鄠縣主簿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八

世家二

西蜀孟氏

西蜀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其先邢州龍岡人父知祥事後唐武皇武皇以弟之子妻之是爲瓊華長公主同光初知祥爲太原尹知留守事三年平蜀四年以知祥爲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閔帝立乃稱帝於蜀改元明德時淸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天祐十六年己卯十一月生昶於太原初知祥鎭西川不及以族行天成元年奏遣衙校迎家太原明宗因令部送長公主及昶與所生母至蜀公主以長興三年卒知祥初署昶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僭號以昶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知祥疾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止稱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尊其母李氏爲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以事誅仁罕知業乃親政事十三年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晉末秦州節度使何建鳳州防禦使石奉頵俱以城降昶時契丹亂華漢祖起并門中土蝗旱連歲昶益自大開貢部行郊祀禮自此君臣奢縱及周世宗克秦鳳昶始懼放還先所獲濮州刺史胡立致書世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邢臺願敦鄉里之分世宗怒其無禮不答昶愈不自安乃於劍門要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用度不足遂鑄鐵錢禁境內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玄喆爲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及入蜀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如昭遠者出於微賤但自爾就學之年給事左右又保正等皆世祿之子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急此輩有何智略以禦敵高彥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能遵用其言及太祖下荊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等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仍給賜錢帛以遣乾德二年昶遣孫遇楊蠲趙彥韜爲諜至京師彥韜潛取昶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以告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吊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先是太祖已有西伐意而未發及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即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充鳳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充副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方友充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充濠砦使內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充濠砦都監殿直鄭粲充先鋒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充先鋒都軍頭寧江軍節度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廷讓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戰櫂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都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衞將軍白廷誨充濠砦使御廚副使米光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贇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巖充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濠砦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戰櫂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節充戰櫂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櫂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諸州兵二萬人分路討之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矣上壯其言謂之曰汝等果敢如此我何憂乎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砦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及兵至昶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進等來拒戰昭遠等相繼就擒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其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其副以守劍門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

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宋師已破劍門遂遁歸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昶益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頵對以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昶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嚮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三年正月昶遣其通奏伊審徵齎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食庶獲少延末援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昶又遣其弟贊詣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丱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覦之志潛結幷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攜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旣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爲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萬匹又賜昶母金器三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其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即日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爲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晉援時敘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徯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羣吏降于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闕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瑕疵度越彝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鶉首之奧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鎭節度使奉祿餘官除拜有差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於大明殿賜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後數日其母李氏亦卒初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幷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與昶俱葬洛陽詔發奉義甲士千人護送七月正衙備禮冊命昶其文曰維乾德二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朔二十四日戊子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孟昶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國家乘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於勳華體深仁於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剪淮夷之凶暨荆及衡洗湯遺穢以爲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

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至薦伐兩川徂征三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祀知機識變奉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欣懷方欣至止之初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illegible]歔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宁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驃騎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贊持節冊贈爾爲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實超彝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贈昶墳莊一區給守壙人米千石錢五萬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爲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又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署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即議討蜀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昶三子玄喆玄珏玄寶玄寶先卒賜贈遂王昶弟仁贊仁裕仁操昶既降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伊審徵檢校太尉兼侍中韓保正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王昭遠工部侍郎幸寅遜武信軍節度保寧軍都巡檢使李廷珪來闕下審徵授靜難軍節度昭遠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寅遜授右庶子廷珪授右千牛衛上將軍韓保正未授官卒保正昭遠廷珪川中各有田宅詔各賜錢三百萬又成都人王處塲少孤有司籍其金寶昶降輦送闕下太祖聞之令計其直還焉玄喆字遵聖幼聰悟善隸書年十四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嘗手書姚崇口箴刻諸石昶賜以銀器錦綵廣政二十一年領武德軍節度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五年立爲皇太子宋師將至以玄喆爲元帥精卒萬餘旌旗用文繡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玄喆慮濕令解去俄雨止復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識者異之及聞劍門陷遂奔東川數日棄軍遁歸入朝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昶卒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百壺玄喆獻馬二百匹白玉水晶鞍勒副之移鎮貝州在鎮十餘年亦有治迹太平興國初移鎮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爲鎮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遣與軍器庫使藥可瓊深州刺史念金鐸左龍武將軍趙延進殿前都虞候崔翰四方館使梁迥翰林使杜彥圭帥兵歸屯定州俄契丹入寇玄喆與諸將校破之徐河以功封滕國公入爲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未幾知滑州淳化初病求換潁淮一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五贈侍中初玄喆在貝州凡民輸稅者皆令出商算規其餘羨以備留使之用人頗苦之景德中都官員外郎孔揆使河北表論其事詔除之有子十五人隆記隆詰隆說隆詮並進士及第玄珏初封王與玄喆並日封拜仍檢校太保少端敏常侍昶射雙箭連中的昶奇之賜錢三十萬時玄珏方就學爲選起居舍人陳鄂爲教授至是自陳願以錢賜鄂昶嘉而許焉鄂嘗倣唐李瀚蒙求高測韻對爲四庫韻對四十卷以獻玄珏益賞之廣政二十三年玄珏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久之加檢校太傅歸朝爲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遷右神武統軍代玄喆判金吾衛仗太平興國九年出爲宋曹兗鄆都巡檢又改右屯衛上將軍淳化元年四月復爲右神武統軍六月出知滑州三年卒

仁贊字忠美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廣政十三年封雅王檢校太尉二十年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及昶降遣仁贊奉表詣闕太祖召見廣德殿賜襲衣玉帶鞍勒馬俄授右神武統軍丁母憂起復領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師

仁裕字鳴謙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與仁贊同日封彭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年領黔州武泰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歸朝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軍開寶三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傅

仁操初爲右領軍衛將軍同正與仁贊同日封嘉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一年領果州永寧軍節度嘗侍昶射於梔子園仁操連中的者三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尤奉釋氏深究其理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累遷右龍武統軍雍熙三年卒

伊審徵字申圖并州人父延瓌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以女妻延瓌僭封崇華

公主。延褒歷陵、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蜀州刺史、雲安榷鹽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解機務，急召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久之，領蜀州刺史。秦鳳興師，命檢校城砦，俄領武泰軍節度。選其子崇度尙公主，又改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昶事無大小一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經略爲己任。屬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軍前。昭遠時統軍敗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朝，授靜難軍節度。乾德六年，移鎭延安。開寶末，入朝，改右屯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衛仗。雍熙五年卒，年七十五。

韓保正字永吉，路州長子人。父昭運，從知祥入蜀。及知祥僭號，署珍州刺史。保正初事知祥爲押衙。及僭位，以爲豐德庫使兼廣義庫使、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復刺漢州，拜宣徽北院使。會鳳翔侯益歸款，以保正爲北路行營都監，以圖岐陽。時晉昌趙贊亦謀歸蜀，爲王景崇所逼，棄城東奔。僞將李廷珪先退師，保正次陳倉，與大將張虔釗、龐福誠謀議不叶，益亦中變，遂還成都。俄爲雄武節度，領兵出新關至隴州，漢兵固守，保正無功而還，復屯雄武。廣政十四年，赴成都。其親吏楊虔範訟保正不法，昶令斬虔範，釋保正不問。俄改夔州寧江軍節度。李昊讓度支，以保正代之。未幾，加宣徽南院使、山南節度、左衛聖步軍節度指揮使，遷奉鑾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選其子崇遂尙主。宋初，荊南高繼沖納土，昶聞之，以保正爲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聞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爲山南節度、興元武定緣邊諸砦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正棄興元保西縣，王師進圍之，保正懦懼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陣以自固。爲史延德所破，保正以麾下遯，延德追擒之，送全斌。全斌驛置闕下，太祖召升殿勞問，賜袍笏、金帶、茵褥、鞍勒馬，仍賜甲第。未及命官而卒，贈右千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益州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諲爲童子。知祥鎭蜀，一日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屨從智諲得入。時昶方就學，知祥見昭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昶嗣位，以昭遠爲捲簾使、茶酒庫使。會樞密使王處回出知梓州，昶以樞密事權太重，乃以昭遠及普豐庫使高延昭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恣其取不問。加領眉州刺史，出爲永平軍節度。不數月，會昭武李繼勳以目疾不能視事，議以閑地處之，昭遠遽以永平讓繼勳。歲餘，爲夔州寧江軍節度。昶母常言昭遠不可用，昶不從。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及入謝，求解通奏職，遂以左街使張仁貴爲副使、知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許。宋師入境，昶遣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始發成都，昶遣其宰相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昭遠股慄，發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恐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冑棄甲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爲追騎所執，送闕下，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廣南平，奉使交阯。開寶八年卒。

趙崇韜，幷州太原人。父廷隱，隨知祥入蜀。廷隱拳勇有智略，知祥麾下無及者。東川董璋襲成都，廷隱大破之，璋奔歸，爲部下所殺，知祥遂有其地。及僭號，以廷隱總親軍，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累遷至太師、中書令、宋王。卒，諡忠武。崇韜驍果有父風。昶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及死事孤子爲之，始命李仁罕子繼宏、趙季良子元振、張知業子繼昭、侯洪實子令欽及崇韜分爲都知領之。後累遷至客省使。周世宗克秦鳳，將入蜀境，爲崇韜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遷其子文亮尙公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度、山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蜀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爲宋師所擒。

高彥儔，幷州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蜀，累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昶嗣位，遷邛州刺史，改馬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克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遁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彥儔領趙州刺史，俄爲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改右驍銳馬軍都指揮使，加光聖馬軍都指揮使，眞拜源州武定軍節度。周顯德初，向訓攻鳳州，昶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朝廷，彥儔遁歸成都，昶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廣政二十二年，出授夔州寧江軍都巡

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利州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彥儔與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以出時大將劉廷讓領兵自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讓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廷讓得其骨煨燼中以禮收葬初昶母語昶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爲本州義軍裨校乾興中昶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蠲爲諜至都下彥韜潛取昶與幷州蠟丸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幷赦遇蠲出師西討並以爲鄉導克興州以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爲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財物鞫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探取其心肝民家詣闕訴冤太祖怒令杖配棗州

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少有武勇事蜀爲義軍裨校以功遷戰權都將久之擢爲施州刺史乾德中諸將伐蜀分兵由峽路入將壓其境景昭率官吏以牛酒犒宋師迎入城太祖聞之甚悅蜀平即授永州刺史秩滿入朝改右千牛衛將軍開寶三年卒昶之入朝也爲左羽林將軍景昭弟處瑭等四人隨行卒於道太祖憫之以其男補供奉官殿直

辛寅遜蜀人初仕昶爲茂州錄事參軍昶好擊毬雖盛暑不已寅遜上章極諫深被賞納遷新都令拜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預修前蜀書拜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隨昶歸朝授右庶子嘗上疏諫獵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登路而卒

李廷珪幷州太原人七歲隸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僭號補軍職累遷奉鑾肅衛都虞候實拔階州之功領眉州刺史會周取鳳翔令廷珪領兵二萬出子午谷赴援始出谷聞趙贊爲王景崇所遏遂退軍以廷珪權知興元俄召歸授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蜀州刺史拜雅州永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閬州保寧節度護聖控鶴都指揮使周師攻秦州以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秦成階三州竟爲周所取廷珪奉章待罪昶釋之以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分衛聖光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呂彥珂爲之使並隸廷珪總領之時論以廷珪不能救援階州不當復總兵柄廷珪亦自陳求解許之俄加兼侍中蜀成都巡檢使改遂州武信軍節度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王全斌之下劍關也昶遣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來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樂遂求於蜀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爲右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卒先是廷珪及王昭遠韓保正川中各自有田宅昶嘗使奉表上獻詔各賜錢三百萬以償其直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乾祐建州刺史父羔容管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至奉天值昭宗還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爲亂兵所殺是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數年會劉知俊領岐軍圍州城昊踰城出爲候騎所得知俊與語甚器之寘于門下以其女妻之知俊歸蜀僞署遂州武信軍節度以昊爲從事王建使知俊出師令昊主留務會建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襲僞位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昊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昊仕蜀顯達乃遣心膂張金王彥間道迎其母昊請曾瑰上奉迎衍賜以金勒名馬昊至青泥嶺見母母撫昊首號慟哀感行路蜀士入洛明宗授昊檢校兵部郎中詔西川孟知祥三川制置使趙季良同於權置度支戶部院開授昊一職昊至蜀久無所授會知祥奏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昊辭歸洛知祥始辟爲觀風推官遷掌書記知祥稱帝擢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昶立領漢州刺史遷兵部侍郎出知武德軍府加承旨昶嘗欲命昊二子官昊

圖讓且言遂州判官石欽若蘇涯前蜀時同在劉知俊幕下願回授欽若等子昶嘉歎許之仍授昊二子官俄加尚書左丞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因請置史官乃以給事中郭廷鈞職方員外郎趙元拱為修撰雙流令崔崇構成都主簿王中孚為直館俄加昊左僕射昶令就知祥真容院圖文武三品以上於東西廊以昊有參佐功特畫於殿內自知祥領蜀凡章奏書檄皆出昊手至是集為百卷曰經緯略以獻昶賚以珍器錦綵俄命判度支戶部廣政十四年修成昶實錄四十卷昶欲取觀昊曰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丁母憂裁百日起復俄修前蜀書命昊與趙元拱王中孚及諫議大夫喬諷左給事中馮侃知制誥賈玄珪幸寅遜太府少卿郭微右司郎中黃彬同撰成四十卷上之以判使辦集封趙國公俄加司空領遂州武信軍節度出判鹽鐵加弘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昶嘗召四孫悉授太子司儀郎舍人並賜緋昊又改判度支使其子孝連尚昶女鳳儀公主累遷太常少卿資州刺史長子孝逢給事中蜀平隨昶入朝太祖優待之拜昊工部尚書賜第以孝逢為膳部郎中孝連為將作少監親屬乘舟自峽下至夷陵妻死昊聞悲愴成疾而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昊前後仕蜀五十年昶之世位兼將相專利權貲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昶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得李紳武宗廟入相制書還以遺昊昊結綵樓置其中盛召成都聲妓昊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宴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初王衍降莊宗昊草其表昶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為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見者哂之有集二十卷目為樞機應用集孝連後至司農少卿昊孫德鏻至國子博士德鋒進士及第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龍門人父昭裔偽蜀宰相太子太師致仕守素羈冠起家偽授秘書郎累遷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為雲安榷鹽使召見其二子克諲克恭並賜緋以次子克恭尚昶女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政二十年拜工部尚書時昭裔判鹽鐵衰老不能親職委其務於判官李光遠事多留滯昶患之命守素代判使務父子相代時頗榮之俄改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鹽鐵守素奉親頗勤至雖隆暑暮歸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之禮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莊產茶園以獻詔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仍賜第於京城歲餘為兄之子岳州司法正己訟其居父喪娶妾免正己亦坐奪一官開寶初起為國子祭酒太祖征河東命權知趙州及平嶺表移知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部民有逋賦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守素表其事即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次子克恭尚昶女鑾國公主仕為光祿少卿歸宋至左監門衛將軍

歐陽迥益州華陽人父珏通泉令迥少事王衍為中書舍人後唐同光中蜀平隨衍至洛陽補秦州從事知祥鎮成都迥復來入蜀知祥僭號以為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拜翰林學士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昶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從昶歸朝為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嶺南平遣迥祭南海迥聞之稱病不出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迥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不復召迥好為歌詩雖多而不工掌誥命亦非所長但在蜀日卿相以奢靡相尚迥猶能守儉素此其可稱也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考證

孟昶傳年始十六○錦里耆舊傳後主卽位年十四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考證

宋史卷四百八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九

世家三

吳越錢氏

吳越錢俶字文德杭州臨安人本名弘俶以犯宣祖偏諱去之祖鏐因黃巢之亂據有吳越昭宗授以杭越兩藩節制封彭城郡王歷梁後唐加吳越國王卒子元瓘嗣元瓘卒子佐嗣佐卒弟倧嗣爲其大將胡進思所廢遂迎立俶事具五代史俶卽元瓘之第九子也母越國恭懿夫人吳氏晉開運中爲台州刺史數月有僧德韶語俶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速歸不然不利俶從其言卽求歸國未幾有進思之變漢乾祐初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鎭海鎭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吳越國王賜號翊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賜以金印玉冊三年江南遣其將查文徽攻福州俶發兵擒文徽獻捷加尙書令周廣順初授諸道兵馬元帥二年授天下兵馬元帥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治忠正功臣六月丁母憂起復世宗卽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俶遣偏將吳程圍毗陵陷關城擒刺史趙仁澤路彥銖圍宣城俄俶軍戰敗復失常州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詔俶班師五年夏四月杭州災府舍悉爲煨燼將延及倉庾俶命酒祝曰食爲民天若盡焚之民命安仰火遂止世宗聞之遣內侍賫詔恤問是歲淮南內屬遣翰林學士陶穀司天監趙脩己使俶賜羊馬橐駝自是以爲常七月又遣閤門使曹彬賜俶兵甲旗幟六年恭帝嗣位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全母族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二年遣使賜俶戰馬二百羊五千橐駝三十乾德元年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一十五萬斤金銀眞珠瑇瑁器數百事來貢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濬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鎭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未幾遣幕吏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彊倔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亙數坊棟宇宏麗儲偫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奏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詔以草示文贄遂遣文贄賜俶戰馬及羊諭旨於俶七年五月賜俶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段是冬詔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劍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並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八年俶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詔俶歸國俶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上書召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卽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論功以俶大將沈承禮孫承祐並爲節度使爲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氏子惟濬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玉勒馬卽日宴長春殿俶又貢白金二萬兩絹三萬匹乳香二萬斤賀平江左貢白金五萬兩錢十萬貫綿百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駕幸其第又貢白金十萬兩絹五萬匹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三月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勳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奧區於吳會勤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輯寧帝室震疊皇靈而乃執圭來庭搢紳就列藩事君之誠懇爲羣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

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濬齎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
妻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六萬兩絹六萬匹爲謝
太祖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
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敘
昆仲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
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
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
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卽來覲也俶將
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
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
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
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太宗卽位
加食邑五千戶俶貢御衣通天犀帶絹萬匹金器瑇瑁器百餘事金銀釦器五
百事塗金銀香臺龍腦檀香床銀假果水晶花凡數千計價直鉅萬又貢犀角
象牙三十株香藥萬斤乾薑五萬斤茶五萬斤俶又請歲增常貢詔不許太平
興國二年正月孫氏卒遣給事中程羽弔祭九月上言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
三年三月來朝遣判四方館事梁迥至泗州迎勞惟濬先在闕下上遣至睢陽
候俶俶先遣孫承祐入奏事上卽遣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於郊又命齊王廷
美宴俶於迎春苑俶至對於崇德殿賜襲衣玉帶金銀器玉鞍勒馬錦綵萬匹
錢千萬賓佐崔仁冀等賜金銀帶器幣鞍馬有差卽日宴俶長春殿令劉鋹李
煜預坐俶貢白金五萬兩錢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綿十萬屯茶十萬斤建
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構
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醆斝各一金飾瑇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
雕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醆斝副
焉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翦羅花各二十樹銀釦大盤十銀
裝鼓二十七寶飾胡琴五絃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

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上又嘗召俶及其子惟
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俶俶跪飲之其恩待如此四月會陳洪進
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
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蒙朝廷賜以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
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睥敵方今幅
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懼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
臣已曾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頒
詔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俶
再上表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
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
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
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
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
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
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闕下執
事其閒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
降明詔允茲至誠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
山自朕纂臨聿脩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
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
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丁亥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
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
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還內地別錫爰田彌昭眷
士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
大勳於策府近者慶沖人之踐祚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既修其常貢土田
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
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

寄曠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惟濬爲節度使兼侍中惟治爲節度使惟演爲團練使惟顥暨姪郁昱並爲刺史弟儀信並爲觀察使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爲節度使體貌隆盛冠絕一時是歲七月中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八月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十四艘所過以兵護送杭州貢俶樂人凡八十有一人詔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俶上表謝上親書付中書送史館四年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上命以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賜羊三百酒十斛俶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上知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冷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特輟御前二大燭以賜之令先赴前頓上晝賜從臣食於中路頓幷賜衛士羊臂臑卮酒觀其飲啖上見其雄壯因顧俶俶進曰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者也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俶頓首謝俶中途被足疾車駕親臨問令太醫然艾以灸疾尋愈還京策勳宰相進擬加食邑萬戶實封千戶上即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五年八月俶被病上臨問賜白金萬兩錢千萬絹萬匹金器千兩賜其子惟濬惟治白金各萬兩是冬車駕幸大名府詔俶乘肩輿即路六年又被病賜告久之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精棋子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八年十二月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雖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隮伏望聖旨特從省罷不許表三上下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勳德度越典常咨于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曲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吳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播境來朝舉宗宿衛籍其土宇入于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真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異用答忠順而乃屢形表疏願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櫜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罷元帥之名勉徇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於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增衍食之封非足酬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將發賜玉束帶金唾壺椀盆等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上爲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懿仍正衙備禮發冊曰皇帝若曰昊穹眷祐賢哲挺生稟象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爲國翰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沒也峻徽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令德奠東南之奧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勤翊戴於累朝克惠綏於一境世傳威略志慕聲明當武庫戢兵洞闢詩書之府洎秣陵問罪雄張掎角之師致區宇之同文賴忠良之協力逮于纂紹益享崇高藴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庭予嘉乃功特錫殊寵而道隆撝退志尚謙沖屢辭卻轂之權難奪苑宣之讓朕深惟勳舊俾就養頤爰出殿於大邦庶韋臻於眉壽式繄元老永輔眇躬何天道之難諶而梁木之斯壞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勳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賵賻從於異等嗟悼廢於臨朝寧酬柱石之勳未極君臣之分膺加典則以厚始終今遣使大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冊贈爾爲秦國王嗚呼德無不報予敢忘於格言魂而有知爾尚歆於天命

嗚呼哀哉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僅百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卒子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奢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在吳越日自編其詩數百首爲正本集因陶穀奉使至杭州求爲之序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朝廷使至接遇勤厚所上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謹如此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爲僧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卽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絲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數屬久病家居有黃門趙海被酒造其第求見因出藥數丸謂俶曰此頗療目疾願王卽餌之俶卽餌焉既去家人皆惶駭不測俶曰此但醉耳又何疑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海繫獄決杖流海島初俶爲胡進思所立廢其兄倧徙越州資給豐厚進思屢請除之恐爲後患俶泣曰若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慚而退俶慮進思害倧遣親將薛溫爲倧守衛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溫至越旬餘有二卒夜持刃踰垣入倧閣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疽發背卒後左右屢有以倧爲言俶終拒之倧居越州二十餘年卒俶自建隆已來貢奉不絕及用兵江左所貢數十倍先是鏐與戰士多賜己姓後俶歸朝皆稱同宗淳化三年詔令復本姓又浙中劉氏避鏐諱改爲金氏亦令還故景德中有司請以禮賢宅爲司天監眞宗以先朝所賜不許大中祥符八年子惟演等復表上之詔賜錢五萬貫仍各賜第一區子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溍惟濟惟渲至韶州團練使惟灝賀州團練使惟溍至左龍武將軍獎州刺史惟演自有傳

惟濬字禹川俶嫡子也裁數歲俶表授鎭海鎭東兩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鈐轄兩浙管內土客諸軍事建隆元年加檢校太傅三年領建武軍節度乾德初加檢校太尉是年冬來朝因侍祠南郊六年復來朝侍郊祀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開寶二年授鎭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未幾來朝太祖召宴苑中令黃門奏簫韶樂與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玉帶珠綴衣水精鞍勒御馬賜賚鉅萬計月餘遣歸辭日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四年又來朝因侍祠南郊寵待殊等及大兵征金陵惟濬從父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九年隨俶入朝俶先歸留惟濬扈從郊祀西洛太宗卽位加兼侍中太平興國二年丁母妃孫氏憂起復加鎭東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俶將入朝惟濬先奉方物來貢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賜賚無算幷增其食邑三年隨俶來朝俶盡獻浙右之地改封淮海國王徙惟濬淮南節度是冬郊祀恩加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及從征幽薊又從幸大名雍熙元年郊祀改山南東道節度四年徙鎭安州惟濬雖再移鎭常留京師端拱初籍田封蕭國公俄俶薨起復加兼中書令惟濬與俶諸子共進錢金綾羅犀玉帶笏犀角象牙丁香金玉馬腦鞍勒金玉珠翠首飾樂器博具器皿什物馬橐駝牛驢車凡數十萬計俶妻俞氏又進金銀十餘萬犀二十株通犀纇犀玉帶二十二條水晶佛像十二事惟濬又進女樂十人上不納各賜錦綵三十段遣還之淳化初杭州以錢氏家廟所藏唐梁以來累朝所賜玉冊竹冊各三副鐵券一來上上悉以賜惟濬明年春得疾暴卒年三十七廢朝二日追封邠王諡安僖中使典喪事子守吉守讓守吉至西京作坊使守讓字希仲以蔭累遷供備庫使天禧四年錄諸國之後加領榮州刺史改東染院使卒守讓頗勤學爲文章退居多閉關讀書屢獻歌頌眞宗優詔褒獎有集二十卷子恕娶曹王元偁女長安縣主

惟治字和世廢王倧之長子倧初遷於越而惟治生俶愛之養爲己子幼好讀書八歲授兩浙牙內諸軍指揮使判軍糧營田事又改德化軍使遷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四年四月制授寧遠軍節度檢校太傅仍兼衙職與惟濬節旄同日而至國人榮之王師討江南惟治從俶率兵下常州策勳改奉國軍節度俶入朝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俶還令奉幣入貢撫諭命賜甚厚惟治又獻

塗金銀香師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㮰合、釦金藤器萬事、吳綠綾千匹。辭日，賜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金銀器緡綵鉅萬計。太宗嗣位，進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俶再入覲，又權國事。一夕，殿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俶既納土，朝廷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惟治奉兵民圖籍帑廩管籥授旻。與其弟惟渲、惟灝歸朝，次近郊，遣內侍護諸司供帳迎勞。至京師，即日召對長春殿，賜衣服、金帶、鞍勒馬、器幣，改領鎮國軍節度。五年八月，車駕幸俶第，召見惟治，賜白金萬兩。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畫甚衆。太宗知之，嘗謂近臣曰：「錢俶兒姪多工草書。」因命翰林書學賀丕顯詣其第，徧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浙僧亞栖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為工耳。」惟治嘗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為獻，優詔褒答。雍熙三年，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前一日，曲宴內殿，惟治獻詩，帝覽之悅，酒半，遣小黃門密諭北面之寄。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設廚餼於城門以待使傳。初，惟濬雖俶嫡嗣，然俶以其放蕩無檢，故器惟治，再俾權國務。嘗一夕，俶暴疾，孫妃悉斂符籥付惟治。後惟濬知之，甚恚恨。洎入朝，惟濬止奉朝請，而委惟治藩任焉。俶薨，召還，起復檢校太師。移疾，就第，百日有司請罷奉，特詔續給。累上表請罷節鎮，優詔不許。惟治既病心，恍惚，家事不肅。咸平初，僮奴以姦私殺人於庭，事連閫閾。真宗為停按鞫，止授右監門衛上將軍。其子駕部員外郎丕賁授郢州團練副使。晚年頗貧匱，景德中，其弟惟演獻文上對，宰相稱其公王之後，能苦心翰墨，令記其名。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如聞惟治頗貧乏，尤可軫惻。」特轉右武衛上將軍，月給奉十萬，累加左驍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卒，年六十六，贈太師。初，有司援統軍陳承昭、孟玹例，當贈東宮保傅。上以俶奉土歸國，優其贈典，又聞羣臣家貧乏者不欲官給喪事，為罷詔葬，錄其四子官及外弟子壻親校，並甄擢之。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本。慕皮陸為詩，有集十卷，書迹多為人藏秘。晚年雖病廢，猶或揮翰。真宗嘗語惟演曰：「朕知惟治工書，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卿為求數幅進來。」翌日，寫聖製詩數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擇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三十年。子丕，字衡之，幼好學。雍熙中，俶上言欲求舉進士，太宗以其世冢子，特召試內署，授秘書丞，賜金紫，累遷駕部郎中，嘗知新淦縣，又知衡州。惟治卒，以將作少監起復。俶為三司戶部判官，卒於光祿少卿。

惟濟字巖夫，生七歲，俶封漢南王，奏補本府元從指揮使，歷諸衛將軍，領恩州刺史，改東染院使、真拜封州刺史。真宗祀汾陰，還，燕近臣苑中，命惟濟射，一發中的。故事，刺史射不解箭，帝賜解之，且賜襲衣、金帶。其後請試郡，命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七筯，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為能吏矣。」徙潞州。民相驚有外寇，奔城而仆者相枕藉，惟濟從容行視，從騎甚省，民乃安。遷永州團練使，改知成德軍。仁宗即位，加檢校司空。民有偽作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擊言被盜，示以重購，質者當來賣餘直，即得之矣。」已而果然，乃杖配之。以吉州防禦使留再任，遷虔州觀察使，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燒銅錢灼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多此類。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改保靜軍留後。惟濟喜賓客，豐宴犒，家無餘貲。帝賜白金二千兩，所負公使錢七百餘萬。卒，贈平江節度使，謚宣惠，遣使護葬事，賜賻錢二百萬、絹千匹。有玉季集二十卷。惟濟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牽蔓滿獄，重囚棄市，或斷手足，探肝膽，用以威衆，觀者色動，而惟濟自若也。

偓字誠允，俶之異母弟也，本名信，淳化初改焉。幼為沙門，及長，頗謹慎，好學。俶襲國封，命為鎮東軍安撫副使。周顯德四年，奏署衢州刺史。太祖平揚州，俶遣偓入賀，命閤門副使武懷節齎詔迎勞，賜賚甚厚，及歸，又賜玉帶、名馬、錦綵器皿。開寶三年，代兄偡知湖州，充宣德軍安撫使。俶奉詔攻毗陵，命偓督漕運。太平興國二年，從俶之請，授新媯儒等州觀察使，仍知湖州。偓兄儼為慎瑞師等

州觀察使入朝以儼爲隨州觀察使儀爲金州觀察使侍祠郊宮特詔升儼班於節度使之次儀卒儼換金州常從幸天駟監會賜從官馬太宗敕有司曰錢儼儒者宜擇馴馬給之未幾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咸平六年卒年六十七贈昭化軍節度儼嗜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爲文辭頗敏速富贍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與朝廷文士遊歌詠不絕淳化初嘗獻皇猷錄咸平又獻光聖錄並有詔嘉答所著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忠懿王勳業志三卷又作貴溪叟自敍傳一卷善飲酒百巵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佐薨昱尚幼國人立倧遂以昱爲咸寧大安二宮使俶嗣國承制授秀州刺史太祖受禪俶遣昱入貢與江南使同侍宴射于後苑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弦而中賜以玉帶及平蜀復來賀歸國爲台州刺史俶得福州命昱守之王師討江南爲東面水陸行營應援使從俶入朝授白州刺史昱好學多聚書喜吟詠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迭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俄獻太平興國錄求換臺省官令學士院召試制誥三篇改祕書監判尚書都省時新葺省署昱撰記奏御又嘗以鍾王墨跡八卷爲獻有詔褒美出知宋州改工部侍郎歷典壽泗宿三州率無善政至道中郊祀當進秩太宗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以爲郢州團練使咸平二年表入朝以病不及陛見卒年五十七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御書金花扇及急就章昱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謔生平交舊終日設宴未曾犯一人家諱有集二十卷然貪猥縱肆無名節可稱生子百數涉雍熙中進士及第緒至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累典郡頗以幹力稱俶之軍從又有台州刺史仰之子昭序字著明好學喜聚書書多親寫知通利軍以勤幹聞至如京副使衢州刺史偓之子昭度字九齡至供奉官俊敏工爲詩多警句有集十卷蘇易簡爲序行於世

孫承祐杭州錢塘人俶納其姊爲妃因擢處要職累遷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靜海軍節度事開寶初隨俶子惟濬入貢詔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鎮東鎮海等軍行營司馬俶又私署中吳軍節度七年俶復遣承祐入貢賜襲衣玉帶鞍勒馬黃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雜綵五千匹且令諭旨於俶將有事於江表及王師渡江命內客省使丁德裕率步騎一千詔俶以所部與德裕會攻常潤承祐從俶克毗陵功居多詔改中吳軍爲平江軍真授承祐節太平興國中俶來朝盡獻其地徙承祐泰寧軍節度使五年從幸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州數月卒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恣爲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筯所居室中爇龍腦日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子誘至駕部郎中出爲淮南節度行軍司馬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元瓘以女妻之署爲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元瓘卒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俶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充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俶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毗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業李煜歸朝錄其功真授福州節制太平興國初俶盡獻浙右地徙承禮鎮密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初秦王廷美之敗也有司按驗俶惟濬孫承祐及陳洪進皆嘗有贈遺獨承禮無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

世家四

南漢劉氏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爲潮州刺史因家嶺表仁安生謙爲廣州牙校累遷封州刺史賀水鎮遏使謙生隱謙卒隱代領其任唐昭宗以薛王知柔鎮南海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柄及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爲節度副使時唐室已季彥若威令不振事皆決于隱彥若卒遺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以崔遠代之遠至江陵遷延不進乃以隱爲留後未幾授以節旄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隱卒弟陟襲位貞明三年僭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改名巖又改龔終改龑龑讀爲儼字書不載蓋其妄作也晉天福七年卒子玢嗣爲弟晟所殺晟遂自立性尤酷暴周顯德五年卒事具五代史鋹卽晟長子也初名繼興封衛王襲父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內官陳延受引女巫樊胡入宮言玉皇遣樊胡命鋹爲太子皇帝乃于宮中施帷幄羅列珍玩設玉皇坐樊胡遠遊冠紫衣紫霞裙坐宣禍福令鋹再拜聽命嘗云瓊仙澄樞延受皆玉皇遣輔太子皇帝有過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宮掖宮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初龑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鋹漸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鋹游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乾德中太祖命師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幺麼太祖問曰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扈駕弓箭手官命授之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鋹爲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先是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郴賀等州開寶初鋹又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爲政昏暴民被其毒請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鋹使稱臣歸湖南舊地鋹不從煜又遣其給事中龔慎儀遺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敝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

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于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于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愼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淸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荊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達，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猶就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過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讎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撲還？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鋹得書，遂囚愼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開寶三年，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討之。八月，師至白霞，鋹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晨以來玩於遊宴，城壁壕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籌守禦之策。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澄樞遁歸。鋹遣大將伍彥柔領兵赴賀，美等以奇兵伏南岸，彥柔夜至，艤舟岸側，遲

明抜彈登岸踞胡牀指麾伏兵卒發彥柔衆大亂死者千人擒彥柔斬之梟首以示城中翌日城陷美等會戰艦聲言順流趣廣州鋹令都統潘崇徹將兵五萬屯賀江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砦殺卒數百擒砦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亦奔十一月連州陷招討使盧收率衆退保清遠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花山下初鋹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韶州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鄭文遠鋹始令斬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來降翌日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鋹使速度諸險二月過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鋹聞之取船舶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美等將至城鋹懼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傳使者乞部送赴闕師遂頓城外鋹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爲郭崇岳所遏崇岳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爲拒扞之備美等乃進攻保興迎戰大爲所敗美乘風縱火煙埃坌起崇岳死於亂兵城既破鋹盡焚其府庫美擒鋹及龔澄樞李托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縻於龍德宮保興逃於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斬閹工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鋹至江陵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鋹鋹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爲在此曰先主歲貢大朝輜重比至荊州乃令師進至邸于此造車以給饋運爾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涕久之至京舍于玉津園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鋹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澄樞托崇譽翌日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弟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漼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初鋹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鋹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未以二月四日擒鋹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四年詔鋹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八年李煜平遷左監門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三十九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祖嘗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鋹巵酒鋹疑爲酖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於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大慚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鋹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此類也鋹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帝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咸平中爲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僭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爲閤門祇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爲三班奉職國昌爲借職

龔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遊幼事龑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晟嗣位任閹人林延遇爲甘泉宮使頗預政事延遇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鋹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

國之務皆決於澄樞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巖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名龑當敗國事遂改名龔後鋹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李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龑爲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衞押番兼秀華宮使鋹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女於鋹鋹以其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還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太祖命師伐鋹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遣人勸鋹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爲之謀也托俛首不能對鋹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

薛崇譽韶州曲江人晉孫子五曹算晟署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鋹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州崇譽縱火焚倉廩擒至京與李托同戮

潘崇徹廣州南海人事龔爲內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鋹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還遂白崇徹日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鋹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師度嶺鋹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爲効命鋹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卒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考證

劉鋹傳上蔡人○冊府元龜作彭城人

有余延業者○宋通鑑作韓延業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一

世家五

北漢劉氏

北漢劉繼元并州太原人祖崇漢祖之弟漢初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嗣位周祖爲樞密使崇謂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因泣下珙遂勸繕完甲兵招集亡命爲自全計及聞隱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會漢太后下令遣馮道詣徐州迎崇子贇爲漢嗣崇信之謂賓佐曰吾兒爲帝矣復何慮哉少尹李驤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揣郭公之心必不以天下與人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控孟津以觀其變徐州位定然後歸晉陽則郭公不敢動矣崇大怒罵曰腐儒敢離閒我父子遽令左右曳出斬之驤曰僕負王佐才今日爲愚人畫計死固甘心但家有病妻願同戮於市崇並殺之表其事於太后明無他志俄周祖爲衆所推降封贇湘陰公崇遣使奉書周祖乞贇歸藩使還知贇已死崇慟哭爲驤立祠遂即皇帝位國仍號漢仍稱乾祐年改名旻以子鈞爲太原尹判官趙華鄭珙爲宰相陳光裕爲宣徽使賚重幣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願如晉祖故事約爲父子契丹主許之遣政事令燕王耶律述軋上樞使高勳冊崇爲大漢神武皇帝自是數侵晉絳高平之敗崇單騎遁歸由此喪氣不敢復出師顯德元年崇卒鈞襲位鈞舊名承鈞後止名鈞改元天會以衛融爲相段常爲樞密使蔚進掌親軍子繼恩爲太原尹始建七廟於漢祖舊第號顯聖宮潛結江南西川爲外援六年冬鈞結契丹侵周明年正月周恭帝命太祖北征至陳橋驛衆推戴太祖即位鈞與契丹兵皆遁去是夏李筠以上黨叛令判官囚監軍周光遜等送於鈞稱臣求援鈞自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其宣徽使盧贊將騎數千隨筠入寇又遣其河陽節度范守圖援之及太祖親討南軍石守信高懷德破筠衆於澤州擒守圖殺鈞兵數千鈞之沙谷砦又爲折德扆所破斬首五百級九月昭義李繼勳率師入鈞平遙虜獲甚衆建隆二年冬繼勳又敗鈞兵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廷彥第勳以獻三年二月鈞侵晉潞二州守將擊走之三月太祖詔河東降人徙家於邢洺計口給粟四月太原民四百七十人降七月鈞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降並補內殿直四年八月邢州王全贇率師攻樂平鈞拱衛指揮使王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榮率所部千八百人降全贇未幾鈞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與契丹悉兵來救樂平三戰皆敗之遂下其城詔建爲平晉軍以降兵爲效順軍賜以錢帛靜陽十八砦遂相率來降九月鈞復引契丹攻平晉軍太祖遣洺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彥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將步騎萬餘救之未至而鈞遁去乾德二年二月李繼勳與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勳率兵攻遼州鈞遣郝貴超來援戰于城下大敗刺史杜延韜危壁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侯美籍部兵三千降于繼勳賜延韜等襲衣銀帶鞍勒馬其降兵以效順懷恩爲名是月府州擒鈞衛州刺史楊璘以獻又鈞嵐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降賜審玉襲衣金帶絹千匹銀五百兩鞍勒馬仍賜名承璿以爲左千牛衛大將軍領汾州團練使四月太祖遣馬軍都校劉光將兵戍潞備鈞入侵五年三月鈞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砦降鎮州四月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以鴻唐砦降鎮州六年正月僞成砦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降晉州三月鎮州守將攻破鈞馬鞍山砦七月鈞烏玉砦主胡遇等百三十九人降鎮州初鈞自李筠敗狼狽而歸旦夕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爲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中書事以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誅段常契丹主遣使責鈞曰爾不稟我命其罪三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殺段常三也鈞皇恐曰父爲子隱願赦罪契丹不報自是使契丹者被留不遣鈞以勢力窘弱憂憤成疾是月卒年四十三繼恩嗣位初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謂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閒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其世不加兵

遷。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晉初爲護聖軍卒，漢祖典禁兵，以釗爲牙將，其妻館門下。漢祖後領方鎮，爵位通顯，釗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妻，妻著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尚幼，漢祖令鈞養爲子，遂冒姓劉。

八月，太祖詔伐繼恩，以內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將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李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石嶺關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軍節度使趙贊爲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九月，繼勳敗繼恩軍於洞渦河，其左廂軍使李瓊來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初，鈞病，郭無爲曰繼恩庸懦，何堪付後事，無爲亦以爲然。至是，繼恩獨處一室，行寢左右親信皆在太原，無得從者，或勸召之，繼恩猶豫不決。有侯霸榮者，邢州龍岡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爲盜并汾間，鈞用爲散指揮使，戍樂平。建隆中率所部來歸，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鈞署供奉官。至是謀持繼恩首獻太祖，遂乘繼恩無備，白晝挺刃而入，反扃其門，繼恩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揕胸弒之，年三十四，時立六十日矣。無爲遣卒登梯入殺霸榮，立其弟繼元。繼元本姓何。

初，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亦養繼元爲子。繼元既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爲援。開寶二年春，太祖詔李繼勳、趙贊、郭進、司超等將兵先赴太原。太祖遂親征，以繼元大谷令梁文陟爲太子洗馬，郊令張續爲右贊善大夫。太祖將至，繼勳敗繼元兵於城下，其憲州推官史昭文以州來降，升本州刺史。乃壅汾水灌其城，又遣洺州刺史孫方進圍汾州。繼元方恃契丹爲援，守陴者揚言旦夕契丹至。四月，何繼筠敗契丹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知嵐州趙文度遂來降。閏五月，南城爲汾水陷，水注城中。太祖幸長連觀，諸登壅樓者見繼元殺其相郭無爲，城中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具，反爲攻兵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傳呼壁外繼元降，太祖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入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詐者也。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稱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爲讎，今日與陛下爲臣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爲多，失之未足爲辱。今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河津泛溢，道路阻艱，糧運稽留，恐勞宸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九年八月，太祖又遣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討之。時繼元諜者趙訓爲晉州所捕，械送于朝，太祖命釋之，給服裝放歸。又遣郭進入忻、代路，郝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彥進、齊超入沁州路，孫晏宣、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彥璋入石州路。九月，党進敗繼元兵數千，獲馬千餘。郭進得山北民三萬七千餘。十月，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并州境，燔四十餘砦，獲牛羊數千。郭進又破壽陽，得民九千。穆彥璋入并州境，得民二千。党進又敗繼元兵千餘於城下。是月，太宗即位，召諸將還。太平興國二年，繼元胡桃砦指揮使史溫等以其民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四年，始議討伐，曹彬以爲可，太宗意遂決，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鴈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王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言。」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以驍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初，繼元遣子續質於契丹，契丹爲進所敗，繼元又遣健步間道賫蠟丸帛書求救，進又得之，徇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饋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詔至城下，守陴者不納，繼元不能知。太宗躬擐甲冑，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每給矢必數百萬，頃之咸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爲我畜也。」五月庚辰，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

爲出戰，會而戮之。繼元遂斬超妻子，送其首於外。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降，繼元帳下親信因之漸亡去者衆。太宗又自草詔諭之曰：「越王、吳主，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升之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降，必保終始富貴。安危兩途，爾宜自擇。」至是[illegible]入[illegible]說攻不可遏，太宗臨之，[illegible][illegible]民屢乘少退。是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太宗賜勳襲衣、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復遣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太宗幸城北，設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降。遲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有差。召升臺，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即願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遏臣不得降爾。」太宗籍軍中亡投繼元者數百人，還其巨室者以從軍法，餘賜服及錢帛，分隸諸將。詔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館於行在所，給賜甚厚。其相李惲等授官有差。命中使康仁寶董之。繼元獻其官妓百餘，悉分賜立功將校。又令仁寶護繼元親屬百餘赴京，所過續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加頒賚。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房州爲保康軍，以繼元爲節度。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挾醫診視。及卒，遺奏以其子三豬爲託，太宗憫然哀之，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賻賵加等，葬事官給。時三豬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賜祿。初，太宗征繼元，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爲師必有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詔攻城諸將曰：「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待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愚弱之對，戲之云何乃似郤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悲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厚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愜其意爾。」守節後爲崇儀使，改右屯衛將軍。天禧四年，特遷右武衛將軍，改右驍衛將軍。

衞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舉進士，補南樂主簿，歷齊、潼二州從事，忠武軍掌書記。漢初，爲太原觀察支使。劉崇僭號，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太祖立，李筠據上黨，遣使降劉鈞，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宣徽使盧贊入潞州監筠軍。贊與筠不協，鈞遣融和解之。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豢養，衣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爲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檛擊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遂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藥傅其創，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既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爲書諭鈞，言侯周光遜等歸朝，即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城。乾德初，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舒、黃三州。開寶六年卒，年六十九。子稱、儒，孫齊，並進士及第。

趙文度，薊州漁陽人。父玉，晉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兗。劉守光破滄州，收兗親屬盡戮之。兗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同光初爲藩郡從事。當是時，燕趙之士以玉能存呂氏之孤，翕然稱之。明宗朝，琦至職方員外郎、知雜。清泰中，琦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玉已卒矣。文度入洛舉進士，琦薦於主司，爲裔孫，擢甲科。歷徐、兗、陳、許四鎮從事。漢初，爲河東掌書記。文度捷給善戲謔，劉崇雅愛之。及稱帝，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爲不協，出知汾州，從嵐州。太祖開寶二年親征晉陽，遣偏師圍嵐，文度危蹙請降，待罪行宮。太祖命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器幣甚厚，其官屬賜物有差。文度本名弘，以犯宣祖廟諱，賜今名。師還，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歲餘，徙華州，不宣制而告敕同宣制之例。又徙耀州，凡歷三鎮。七年卒，年六十一。文度善爲詩，人多諷誦，有觀光集。文度之降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非之。子昌圖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李惲字孟深，開封陽武人。漢乾祐中舉進士，客游嵐州。會劉崇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司空、平章事。時母在鄉里，惲不知存亡，居常戚戚，但

以弈棋沈飲爲務政事多廢劉繼元頻以爲言惲不介意後方與僧弈棋繼元命近侍直抵惲前取局焚之惲怡然徐詣繼元謝繼元因切責之明日別遣新局弈棋如故太宗克太原爲殿中監始知母亡妻求追服母妻不許出知廣州還司農卿連知許孟二州以足疾求解授忠武軍行軍司馬端拱元年卒年七十三惲性踈達善談名理年少時好滑稽及爲相頗事持重物與王溥李昉同年登第太原平相見敘舊情好益固論者美之子存誠駕部員外郎存信左侍禁閤門祗候

馬峯并州太原人仕劉繼元至樞密使左僕射致仕太原平太宗以爲將作監遷太府卿分司西京峯善服餌養生體強無疾性鄙吝頗好持論雍熙元年卒年八十餘

郭無爲青州千乘人少博學有辭辯爲道士隱武當山漢乾祐中周祖征河中無爲杖策謁於軍門周祖一見大奇之將留館門下左右曰無爲縱橫家流今公握重兵不宜親之無爲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會劉鈞將兵援李筠將發太原其大臣趙華諫曰筠舉動輕易今起兵應之未見其可鈞怒不顧遂行及筠敗鈞狼狽而歸由是重文學之士且日夕懼宋師至頗求有智謀者與之計事段常薦無爲於鈞鈞以諫議大夫召之及至與語大悅尋遷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文度同秉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州俄誅段常遂以無爲爲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病與無爲語及後事謂其子繼恩不才無爲亦言其然繼恩既立知其事欲誅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侯霸榮弑繼恩無爲使人殺霸榮并人疑無爲初授意於霸榮後殺之以滅口也繼元立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仍詔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爲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一日繼元宴羣臣契丹使亦在焉無爲慟哭於庭曰今日以空城抗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元遽降階持其手引無爲升坐蓋無爲欲以動衆心也及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爲請自將兵夜出擊圍欲自拔來歸值天陰晦而止閹人衛德貴告其事會太祖壅汾水浸城城中人情大懼繼元乃殺無爲以徇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考證

郭無爲傳青州千乘人○十國春秋云棣州人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二

世家六

湖南周氏　荊南高氏　漳泉留氏

陳氏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產業，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雖稟朝廷正朔，其郡守官屬皆自署。至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景遣大將邊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封希萼為楚王，居洪州；希崇鎮舒，居揚州。宋興，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朝，皆爲美官。景以鎬爲潭帥。會朗州衆亂，推衙將劉言爲留後，言以行逢爲都指揮使。行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景不從，召言入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景真與行逢帥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言遣使上言長沙兵亂，焚燒公府，請移治朗州。周祖即以言爲朗帥，王進逵爲潭帥，行逢爲潭州行軍司馬、領集州刺史。未幾，進逵寇朗州，害劉言，周祖即以進逵爲朗州節度，以行逢領鄂州節度、知潭州軍府事。初，朗州人謂劉言爲劉皷牙。馬氏將亂，湘中童謡云：「馬去不用鞭，皷牙過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爲劉言所逐，而言亦被害。顯德中，世宗將用師淮甸，詔朗州王進逵出師入鄂州界。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襲進逵。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逵敗走，爲叔嗣所殺，迎行逢爲節度。行逢至，即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州軍事、兼侍中，盡有湖南之地。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鎮，盡心爲治，辟署官屬，必取廉介之士。有女壻求補吏，不許，返給以耒耜，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祿邪？姑歸墾田以自活。」其公正多此類。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多猜忌，左右少有忤意者，必寘於法，麾下之人重足累息。有何景山者，爲王進逵記室，常狎侮行逢，及行逢爲帥，署景山益陽令，數月，縛授於江。又館驛巡官鄧洵美與翰林學士李昉同年進士，會昉使行逢，召至傳舍與話終日，行逢疑其泄己陰事，黜爲易俗場官，潛遣殺之。由是士流不附。馬氏舊僚有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性滑稽，頗恃才倨傲，行逢以爲節度判官。行逢多署溪洞豪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謁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行逢不悅，擯斥仲雅。行逢妻潘氏，貌醜，性剛很，行逢爲帥，妻不爲屈，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建隆三年十月，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

子保權，年十一，初爲武平軍節度副使。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初，行逢疾且亟，召將校託保權曰：「吾部內兇很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行逢卒，明年春，文表果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盡滅周氏。保權乞師於朝廷，江陵高繼沖亦以其事聞。上遣中使趙璲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李處耘爲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郢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氈毯使張繼勳、染院副使康延澤、內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將步騎往平之，又發安、復等十州兵會于襄陽。師及江陵，趙璲至澧州，文表已爲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爲文表已平，而王師繼進不已，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及至城下，從富輩拒而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奉詔，不敢與戰，退軍以須朝旨。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爾輩，反拒王師，何也？無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還朗州，焚廬舍廨庫皆盡，驅略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爲之一空。王師長驅而南，擒從富於西山下，梟首朝市。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并家屬棄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武懷節分兵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略，未幾亦就擒，磔於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右

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爲第令居焉仍下詔朗州增築行逢之墓保權乾德五年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幷州賜錢二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

李觀象桂州臨桂人行逢署爲掌書記行逢性殘忍多誅殺觀象懼及禍淸苦自勵以求知遇帳幃縑衣悉以紙爲之行逢頗加信任軍府之政一皆取決觀象涉經史有文辭忌才怙寵湖南士人多爲所排擯行逢臨終託以後事令其子保權善待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爲唇齒今高氏拱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則不失富貴保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湖湘平太祖聞觀象嘗爲保權畫謀以爲左補闕

張文表朗州武陵人從王進逵周行逢舉兵逐邊鎬行逢署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之常欲誅文表未有以發及行逢卒保權遣兵代永州戍卒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之備方宴飲外報文表兵至簡殊不以介意謂四坐曰此黃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故俄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彀弓弩但按膝叱之文表遂害簡及坐客十餘人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衆以禦文表保權泣謂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今墳土未乾文表構逆軍府安危在此一舉諸公勉之衆皆感憤遂破其衆於平津亭擒文表臠而食之初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領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于朗陵市

荆南高保融字德長其先陝州峽石人祖季興唐末爲荆南節度歷梁後唐封南平王卒子從誨嗣至太傅中書令五代史有傳從誨生保融以長興初蔭補太子舍人賜緋晉天福中制授檢校司空判內外諸軍俄遷節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太傅漢初從誨卒權知軍府事制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使遣翰林使郭允明賜衣幣乾祐二年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周廣順初加兼中書令封勃海郡王正衙命使禮部尙書王易副使刑部郎中景範發冊命仍賜禮服冠劍顯德初進封南平王世宗卽位加守中書令世宗征淮南詔保融出水軍數千人抵夏口爲犄角淮甸平畫書褒美以絹數萬匹賞其軍世宗將議伐蜀保融上言請率舟師趨三峽六年恭帝卽位加守太保宋初守太傅連遣使貢獻恩顧甚厚是歲八月卒年四十一廢朝三日遣儀鸞使李繼超賜賻物兵部尙書李濤兵部郎中李汀持節冊贈太尉謚正懿保融性迂闊淹緩御兵治民一時術略政事悉委於母弟保勖焉子繼沖繼充繼充至歸州刺史

保勖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家領漢州刺史保融嗣政令判內外諸軍事周廣順元年加檢校太傅充荆南節度副使顯德初從保融之請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保融卒保勖權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卽授以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其弟保寅入貢初保融於紀南城北決江水瀦之七里餘謂之北海以閡行者至是太祖因保寅歸諭旨令決去使道路無阻保勖幼多病體貌臞瘠淫泆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保勖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軍民咸怨政事不治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廢朝二日贈侍中遣御廚使李光睿賻祭初保勖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爲萬事休及保勖之立藩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亦預兆也

繼沖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檢校司空爲荆南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勖寢疾以繼沖爲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保勖卒四年正月制授繼沖爲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朝廷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沖卽遣親校李景威將之而往二月慕容延釗李處耘等率衆至繼沖以牛酒犒師開門納延釗等卽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納土太祖令御廚使郤岳持詔安撫樞密承旨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仍令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以賜繼沖授繼沖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爲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爲黃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爲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玫爲右驍衞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衞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沖籍管內芻糧錢帛之數來上又獻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復遣支使王崇範詣闕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繡帷幕二百事三

月詔鞍轡庫使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沖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以保融兄弟諸父江陵少尹保紳爲衛尉卿節院使保寅爲將作監充內作坊使左衛都將保緒爲鴻臚少卿右衛都將保節爲司農少卿合州刺史從玥爲右衛將軍衙將保遜爲左監門衛將軍巴州刺史保衡爲歸州刺史知峽州事保膺爲本州刺史衙將從詵爲右衛率府率從讓爲左清道率府率從謙爲左司禦率府率又以王崇範爲節度判官高若拙觀察判官梁守彬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允脩節度推官州縣官悉仍舊別賜管內符印五月保紳等來朝各賜京城第一區六月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會是歲將郊祀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綵寶裝弓劍繡旗幟象牙玉鞍勒等賜賚甚厚郊禮畢授繼沖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沖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葬事官給自高季興據有荊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

保寅字齊巽晉天福七年以廕授太子舍人賜緋累加檢校司空兄保融襲封奏署節院使賜金紫宋興保勖既襲封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勖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爲他人取富貴資保勖不聽王師討武陵道出荊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嘉之驛召赴闕授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第一區俄知宿州乾德四年丁外艱起復轉少府監開寶五年知懷州歷司農衛尉二卿是州本隸河陽時趙普爲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抑制保寅心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之制詔從之又爲西川諸州都巡檢使改光祿卿歷知同汝二州改光化軍卒年六十八廢朝賻錢十萬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王欽若並妙年始趣學在同州錢若水爲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皆獎拔許以遠大議者多其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並進士及第輔政至秘書丞輔之至太常丞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游荊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爲從事歷保融及繼沖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荊南繼沖開門納延釗光憲乃勸繼沖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有薦光憲爲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讎校老而不廢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荊臺集三十卷鞏湖編玩三卷筆傭集三卷橘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又撰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子謂讜並進士及第

梁延嗣京兆長安人少事高季興頗見委任表授檢校司空領綿州刺史充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歷事四帥人稱其忠蓋繼沖之納土也延嗣亦嘗勸之復率荊之水軍從慕容延釗越戰太祖嘉之授復州防禦使充湖南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禮自復州入朝太祖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改濠州防禦使有善政詔書褒美延嗣頗知書好接士嘗暴疾殞於城隍神是夕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俄疾愈開寶九年卒年八十一

漳泉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聞頗知書好兵法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子延鈞後唐長興中僭稱帝國號閩都福州爲其下所殺立審知次子延羲晉天福末部將朱文進殺延羲據其位署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爲漳州刺史許文稹爲汀州刺史時審知子延政爲建州刺史亦僭稱帝泉人念王氏失國羣逆分據時從效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興復王氏從效倡言吾等皆受王氏恩遇今王氏子孫未復位而不思報可謂忠義乎聞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以復王氏苟一旦功先成王氏復位我輩何面見之邪於是忠順思安置酒從效家募敢死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城而入劫庫兵擒紹頗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爲刺史從效等三人自署爲統帥洪進等皆爲指揮使繼勳令送紹頗首於建州奉延政爲主延政遂送款於江南李景文進率衆攻泉州爲從效所敗會景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兩浙錢氏發兵來援景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入於錢氏從效以兵劫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李景即建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自此分矣景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晉江王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郡專以勤

儉養民爲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內安治。王氏有二女，嫁爲郡人妻，從效奉之甚謹，資給豐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世宗征淮南，李景以兵十萬保紫金山，從效累表於景，言其頓兵老師，形勢非便，既而果敗，江北之地盡入於中朝。從效遣衙將蔡仲贇等爲商人，以帛書表置革帶中，自鄂路送款內附，又遣別駕黃禹錫間道奉表，以獅豸通犀帶、龍腦香數十斤爲貢，世宗錫詔書嘉納之。從效又乞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慮其非便，不許。宋初，從效遂上表稱藩，貢奉不絕。會李景遷洪州，從效疑景討己，頗懼，遣其從子紹鎮齎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從效疽發背卒，年五十七，僞贈太尉、靈州大都督。從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鎮、紹鎡爲子。從效寢疾時，從願守漳州，紹鎮在金陵，紹鎡尚幼，衙校張漢思、陳洪進等率兵劫從效還東亭，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爲副使，時建隆三年也。明年，洪進又廢漢思而自立。從效再從弟仁聰，淳化中爲泗州長史，有清節，官散，奉朝請，雖藜藿不充，未嘗妄干人。太宗聞之，詔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大中祥符七年，從效孫丕式詣闕，上從效所受太祖朝制書，授三班借職。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及長，以材勇聞，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從留從效殺黃紹頗，將以紹頗首送建州，請出兵爲援，軍下以道阻賊盛，憚其行。洪進慮事久生變，獨請往，至尤溪，賊數千人遮道不得前。洪進紿賊曰：「福州、泉州已爲義師所襲，爾輩復爲何人戍守？」即持紹頗首示之曰：「我送此於建州，迎嗣君以歸國，爾輩將安歸乎？」賊遂潰，渠帥數人皆聽命。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以爲本州馬步行軍都校，是歲晉開運元年也。自是漳州殺程贇，迎延政從子繼成爲刺史，許文稹以汀州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建州，福人又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三年，李景陷建州，延政入江南。明年，泉州留從效劫王繼勳降江南，景以從效爲清源軍節度，洪進爲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效卒，少子紹鎡典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鎡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並爲衙將，頗不平洪進，圖欲害之，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愕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洪進子文顥、文顗皆爲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爲政，授吾印，請吾莅郡事。」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別墅，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荊湖，威振四海，洪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補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軍府事，且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衆，請臣領州事，恭聽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又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進遣使奉表，言爲衆所推，因而總領州事，以誠控告，聽命於朝，覩其傾輸，尤足嘉尙。但聞泉州昔嘗附麗，尤荷撫綏，然變詐多端，屢移主帥，恐其地里遼遠，制御有所未逮。朕以書軌大同，恩威遐被，嘉其歸附，已降詔書，盡矜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爲意，想惟明哲，當體朕懷。」煜上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聽。」太祖又詔諭之，煜乃聽命。建隆四年，遣使朝貢，是冬又貢白金萬兩、乳香、茶藥萬斤。煜復上言請寢洪進恩命，太祖又以諭煜。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顥爲節度副使，文顗爲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斂於民，第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差入錢，以爲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其子文顥入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覲，至南劍州，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年四月，來朝，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至宿州迎勞。既至，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又增其食邑，以其子文顥爲團練使，文顗、文顓並爲刺史。洪進遂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而不辭；無私者

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尙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向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維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榮載在門龜緺啓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尙阻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遽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罇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欲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顥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霑濡濊私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賜白金萬兩各令市宅明年從平太原六年封杞國公雍熙元年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二年以疾卒年七十二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忠順中使護喪葬事官給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鶻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鶻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弟銛初爲泉州都指揮使開寶四年授漳州刺史入貢至宿州卒銛子文璉供奉官閤門祗候

文顥字仲達洪進領章泉節制署左神機指揮使還泉州馬步軍使都督右軍押衙乾德初朝命平海軍節度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文顥通州團練使知泉州未幾代還時太宗征太原朝於行在久之出爲青齊盧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顥與諸弟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顥等並分符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土未乾私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爲仇官奉私藏同居異爨屢經赦宥而久積人言文顥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之坐乞寘散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顥等頗傳名教合寘邦刑以其父有忠勳未忍捐棄宜賜誡諭許其改過儻無悛革當正前書令御史臺告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六年卒年六十五子宗憲歷虞部員外郎爲西京作坊使宗元殿中丞

文顥初爲泉州右軍散兵馬使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朝命漳州刺史凡七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開寶末江南平洪進之第三子文顗入貢文顥不欲行乃遣文顗至京師自陳願留以俟父入覲太祖嘉之及洪進歸朝授文顗房州刺史會升房州爲節鎮換康州刺史端拱初出知同州錢若水爲從事文顗深禮之委以郡政咸平初知耀州又徙徐州坐用刑失入責授左武衛大將軍知漣水軍上念其父納土效順復以爲康州刺史留京師大中祥符初議東封以濮州馳道所出命知州事須置供擬頗勤至詔褒之駕至召見勞問禮畢改衞州刺史特給內地刺史奉料未幾代還以老疾累表求致仕詔免朝謁歲給公費及月廩並如故六年卒年七十二

文顗始爲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授滁州刺史仍舊知州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換光州以久次領和州團練使歷知海濮濰沂黃五州信陽軍所至無能稱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宗綬爲大理評事孫承弼承昇爲三班借職次子宗纘太子中舍

文項本文顥子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項始生乃以文項爲子欲應其言初補泉州衙內都校又爲衙內都監使朝命領順州刺史歸朝爲登州刺史滄棣有寇盜命爲巡檢使會以禁軍大校趙延溥爲登州團練使文項改舒州刺史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五文項頗知書亦工畫子宗絳爲殿中丞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考證

周行逢傳行逢妻潘氏○臣人龍按九國志行逢妻嚴氏父廣遠仕馬氏爲評事因以女妻行逢通鑑作鄧氏三楚新錄及宋史作潘氏皆非

高保融傳○馬令南唐書作保庸

保融弟保勗○清異錄作保勉

保融長子繼沖字贊平○五代史繼沖字咸和

留從效傳泉州永春人○臣琦按五代史五國故事唐紀傳南唐書皆作從効泉州桃林人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周三臣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韓通幷州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晉開運末漢祖建義於太原實通帳下尋從漢祖至東京累遷爲軍校漢祖與衞兵以通爲衙隊副指揮使從討杜重威得銀青階檢校國子祭酒漢祖開國加檢校左僕射隱帝卽位遷奉國指揮使乾祐初周祖爲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軍都虞候周祖鎭大名奏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通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廣順初爲虎捷右廂都校還左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郗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周祖親郊正授節度幷州劉崇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之敗于高平以通爲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鎭曹州檢校太保世宗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亙數百里堤堨非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超浚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東鹿及鼓城幷葺祈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荊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鎭及武強縣督甸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鎭以斷蜀餉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征淮南命通爲京城都巡檢世宗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左龍武統軍薛可信右衞上將軍史佺右監門衞上將軍蓋萬右羽林將軍康彥環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世宗幸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衞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三年追敘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幸壽春爲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爲歸德軍節度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卽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壕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爲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衞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卽位移領鄆州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卽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衞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黃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衆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略幼病傴人目爲橐駝兒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于壁遽命去之

李筠幷州太原人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衞募勇士爲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隸麾下從榮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馬遁去淸泰初應募爲內殿直還控鶴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汴京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

召實幔下及契丹主北歸死欒城延壽至常山爲承康王所縶契丹衆數萬據常山從北去留耶律解里衆纔二千騎又分別部首領楊袞以千騎掠邢洺來還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契丹與漢相雜解里性貪恣自奉剋漢軍日食衆皆菜色筠乘其怨密與王堯石公霸何福進等謀以閏七月二十九日伺契丹守閽者旦食撞寺鐘爲期相率入據兵庫火焚牙門大呼市人併力擊焉契丹衆大驚由北門而出解里趣族乘列之於野明日集衆入郛力戰屬晉士卒分掠唯控鶴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後郛外民千餘知契丹奔敗者持兵趣其族乘將劫之守者入郛馳告解里聞之遂挈族而去初筠建謀約諸將同力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首匿於室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及契丹去百姓死者二千餘人諸將互伐其功筠諳故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道恐諸將爭功復亂乃以再榮前職責加諸將權推爲留後人心遂定是戰筠功居多卽送款漢祖以其子赴朝漢祖深賞之以控鶴一軍力戰優加賜與授再榮留後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鎭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又爲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汴筠同郭崇從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陂彥超東奔廣順初權知滑州俄眞拜義成軍節度數月改彰德軍節度會幷人侵晉州王峻率師往拒筠亦請西征詔褒之又乞免貴潭觸商稅奏可周祖征兗還次濮筠因朝獻馬賜襲衣金帶從至澶宴訖遣還及召潞州常思入朝命筠權知軍府思改宋亳以筠爲昭義軍節度三年加檢校太傅時王峻兼節制以筠及王殷何福進皆創業功臣故並加恩焉顯德初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世宗卽位幷人入侵其將張暉率先鋒自團柏谷入營梁侯驛攻劫堡柵所至焚略邊壘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二千拒之令均營於太平驛驛東南距潞八十里失於偵邏暉陵晨奄至潞兵被甲介馬暉見之佯退潞兵追之幷伏遂發令均且鬭且卻步卒降幷者數百人騎不復者百人餘衆還保潞世宗親征沁州降之命筠率沁之行營兵赴太原符彥卿戍州口拒契丹援兵彥卿請益師詔筠與張永德以三千騎益之既至以偏師逐契丹後奮擊走之師還加兼侍中二年筠破幷軍於輸社獲其將安灊康超等七十餘人三年筠遣行軍司馬苑守圖率兵入遼州界殺幷卒三百餘獲小校數人以獻四年又遣守圖入河東界降二砦五年筠自將入石會關破幷人六砦是冬又破遼州長清砦擒其磁州刺史李彙與以獻俄又敗幷人於境斬三百餘級六年平遼州獲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筠在鎭擅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詔責而已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是秋令裨將劉繼忠將兵與吐渾入幷境平賈家砦斬百餘級獲牛羊而還太祖建隆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卽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僶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雖緘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既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搶攘汧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搶攘汧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執監軍亮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廐使李廷玉遣判官孫孚衛校劉繼忠送於劉鈞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城劉鈞遂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鈞封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敢愛死不痛鈞與周祖有世讎鈞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盧贊監筠軍筠心不能平頗與贊不協鈞復命平章事衛融和解之筠有馬三千匹爾鞨揚闕習日夜謀畫爲寇留其子守節守上黨引衆南向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將兵討之敕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會守信與監軍李崇矩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攻大會砦下

之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
之即日平爲大道與守信懷德會破筠衆數萬於澤南降者三千餘殺筠監軍
使盧贊擒筠河陽節度范守圖筠走還保澤太祖至列柵圍之筠龍捷使王廷
魯吐渾留後分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自昭義來降筠益失援太祖親督戰
拔其城筠赴火死獲筠相衛融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
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爲單州團練使以昭義軍
節度副使趙彥愿爲鄆州刺史節度判官孫孚爲屯田郎中觀察判官史文通
爲水部郎中前遼州衛內指揮使馬廷禹爲右監門衛將軍領歷州刺史筠性
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爲
吾曾增福爾筠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調謔初名榮避周世宗諱將改之或令
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時被攻
城危劉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劉曰孤城危蹙破在俄頃今誠
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
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計議皆云一心轅門既發不
可保矣儻劫公而降悔其可及筠猶豫不決明日城陷筠將赴火劉欲俱死筠
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既聞得之果生子焉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
順中嘗以心疾乘醉擊殺供御白鶻筠上章待罪詔釋之四遷至皇城使歷單
濟二州團練使乾德六年出知遼州開寶二年改和州團練使四年卒年三十
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周太祖之甥福慶長公主之子也生於太原晉天福中仕
爲殿直漢初從周祖征河中廣順初遷內殿直都知領泗州刺史改小底都指
揮使二年改大內都點檢權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遷殿前都指
揮使三年加領泗州防禦使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周祖
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嗣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虞候從世宗征劉崇戰于高平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衆遁唯重進與
白重贊勒兵不動既而太祖先以麾下犯敵重贊繼領所部力戰世宗躬率衛
兵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以功領忠武軍節度及進討太原又爲行營馬步
軍都虞候師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歸德軍節度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
使世宗親征淮南命重進將兵先赴正陽俄聞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促
重進兵助之吳人以穀退爲懼乃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又發戰櫂
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維以鐵
索又刻木爲戰形立陣前號捷馬牌皮囊貯鐵蒺藜以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
吳師奄至周師望其陣皆笑之宣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
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咸師朗數十人降二千
人獲戈甲三十萬世宗大悅詔書褒諭即以重進代穀爲行營招討使賜襲衣
金帶玉鞍名馬三年以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時李繼勳主壽春重進駐軍
城北聞城南洞屋爲淮人所焚將議退軍會太祖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
旬餘重進倚以爲援兵威復振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黔號黑大王張永德屯下
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宴將吏多暴重進短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
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
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飲酒親酌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
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皆安李景知之
密令人齎蠟書誘重進陷以厚利重進表其事時行濠州刺史齊藏珍亦說重
進世宗知之假他事誅藏珍詔重進夾淮城正陽下蔡既成上其圖俄又取淮
兵二千餘於塌山北時圍壽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稹邊鎬帥數萬泝淮來
援文稹維舟淮南據紫金山山距壽數里設十餘砦連亘相望與城中烽火相
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爲饋路重進伺其城北展砦出兵擊之敗五千餘衆奪
二砦獲器甲甚衆世宗幸壽宴從官召重進賜戎服玉帶金銀器繒綵鞍勒馬
及克壽錄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又改天平軍節度仍爲招討使四年攻取濠
州南關城其團練使郭廷謂以兵萬餘降獲糧數萬斛從平楚州命先還揚州
五年世宗在迎鑾遣重進將兵赴廬州會李景請畫江爲界世宗遂還留重進
戍守景遣人以牛酒來犒俄乃還鎮六年世宗北征次博州重進來朝賜宴行

宮卽命將兵先趣北面及世宗駐瓦橋關重進與諸將率師而至時關南已平議進取幽州會世宗不豫而止卽命率所部趣河東次百井路敗幷人五千餘斬二千餘級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尉改淮南道節度太祖卽位以韓令坤代爲侍衞都指揮使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監軍安友規常爲重進所忌至是友規謀與親信數人斬關出爲衆所拒踰城得脫重進捕軍校不附者數十人盡殺之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四將率禁兵討重進會友規至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以爲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令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次大儀鎮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卽日拔之初城將陷重進左右勸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縱火自焚思誨亦爲其黨所害太祖入駐城西南閱逆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尙食使延福並戮於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間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云揚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爲供奉官又有張崇詁者周廣順初爲樞密承旨二年出爲解州刺史兩池榷鹽使多規畫鹽池利害顯德三年改德州又改泗州濮州崇詁本名崇訓恭帝嗣位避諱改焉重進赴淮南時遣出泗上崇詁說以畜兵完城之計重進敗事露詔捕之棄市籍其家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考證

李重進傳吳遣將許文縝邊鎬州帥數萬泝淮來援○臣宗楷按五代舊史吳遣將三人許文縝邊鎬朱元此傳止載二人州字疑亦衍文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四

外國一

夏國上

昔唐承隋後隋承周齊上溯元魏故西北之疆有漢晉正朔所不逮者然亦不過使介之相通貢聘之時至而已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興綱紀自紊遠人慕義無所適從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內清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雖阻隔遼壤而航海遠來不憚跋涉西若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龜茲拂林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篚篚亦至屢勤館人党項吐蕃唃廝囉董氈瞎征諸部夏國兵力之所必爭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間獲其助焉交阯占城眞臘蒲耳大理濱海諸蕃自劉鋹陳洪進來歸接踵修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以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黷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陬以及西鄙冠蓋猶有至者交人遠假爵命訖宋亡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疆大脩怨於遼其索叛臣阿疎畫還所掠宋詔猶知以通宋爲重及渝海上之盟尋構大難宋遂爲所紬辱豈非自取之過乎前宋舊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偭鄉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所錄存焉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李姓思恭卒弟思諫代爲定難軍節度使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仁福卒子彝興嗣事具五代史彝興彝超之弟也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諱改殷爲興初爲行軍司馬清泰二年彝超卒遂加定難軍節度使晉初加同平章事開運初契丹授西南招討使漢初加兼侍中周初加中書令顯德初封西平王世宗即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部將李彝玉會諸鎮兵禦之鈞衆遂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親視攻玉爲帶且召使問曰汝帥腹圍幾何使言彝興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帥眞福人也遂遣使以帶賜之乾德五年卒太祖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

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諱改光爲克彝興之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開寶九年率兵破北漢吳堡砦斬首七百級獲牛羊千計俘砦主侯遇以獻累加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卒太宗廢朝二日贈侍中子繼筠立

繼筠初爲衙內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尙書克睿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太宗征北漢繼筠遣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蕃漢兵列陣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太平興國五年卒弟繼捧立

繼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覲者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祖母獨孤氏亦獻玉盤一金盤三皆厚賚之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銀夏管內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以博州防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來爲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爲崇信軍節度使克憲爲道州防禦使克文遣歸博州並選常參官爲通判以專郡政端拱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太宗親書五色金花牋以賜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并賜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保忠辭日宴于長春殿賜襲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三千匹銀器三千兩又賜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二年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淳化初與繼遷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保忠乞師禦繼遷遣商州團

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賜保忠茶百斤上醞十石乃獻白鶻名海東青以久罷畋獵詔慰還之五年繼遷攻靈州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爲繼遷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營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爲大校趙光嗣閉於別室旦開門迎繼隆乃執保忠送闕下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釋之賜冠帶器幣并賜其母金銀器以撫之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咸平中丁內艱以本官起復還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移復州景德元年病劇上言有子永哥不肖乞配春州帝以其病語乃授永州別駕詔監軍察之尋卒贈威塞軍節度使克文亦死贈岳州防禦使天禧四年錄其孫從吉爲三班奉職

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表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僖宗贈宥州刺史祠于渭陽曾祖仁顏仕唐銀州防禦使祖彝景嗣于晉父光儼嗣于周建隆四年繼遷生于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緦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與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沖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二月也三月破會州焚毀城郭而去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爲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衆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返端拱元年繼捧之節制夏臺言能歸款即授洛苑使銀州刺史淳化初復與繼捧戰于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繼捧乞師及翟守素來及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子德明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祖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正月繼遷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岯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遣李繼隆等進討繼遷夜襲保忠走之獲其輜重以歸七月乃獻馬以謝又遣弟廷信獻馬橐駝太宗撫賚甚厚遣內侍張崇貴詔諭賜茶藥器幣衣物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駝及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疆場還所盜物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竇繼隆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爲鄭州團練留京師繼遷表鄭文寶誘其部長嵬囉嵬悉遂貶文寶藍山令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爲一運繼遷邀擊于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運饟盡爲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三年復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會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餘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爲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時朝議或云率輕騎三道擣平夏或云暑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九月親部分諸將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鄜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岡峽遶靈武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于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遷復令軍主史不訛駐屯橐駝口以阻歸宋人繼隆遣田敏等擊之咸平春繼遷復表歸順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加邑千戶實封二百戶益功臣號乃放張浦還復遣押衙劉仁謙表謝恩命詔不允賜仁謙錦袍銀帶尋遣弟繼瑗來謝恩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母衛慕氏衛國太夫人子德明爲定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復抄邊四年麟府副部署曹璨率熟戶兵邀繼遷輜重于柳撥川殺獲甚

衆九月來攻破定州懷遠縣及堡靜永州清遠軍監軍段義叛城遂陷五年三月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六年春遂都于靈州詔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師眞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援繼遷果據水砦薄城已五日知州衞居寶出奇兵突戰縋勇士城下城上鼓譟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遂率衆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八月復聚兵浦洛河聲言攻環州詔張凝等分兵以待之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祥符五年德明追上繼遷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謚曰神武廟號太祖墓號裕陵

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卽位于柩前時年二十三邊臣以德明初立乞詔撫之因賜詔令審圖去就又詔蕃族萬山萬遇龐羅逝安萬子都虞候軍主吳守正馬尾等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緡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釋罪甄錄既而康奴移移等率屬來降德明遣牙將王旻奉表歸順賜旻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持詔答之因詔河西羌族各守疆場德明連歲表歸順二年復遣牙將仁勗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遣內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太常博士趙湘等充旌節官告使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三萬貫茶二萬斤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乃獻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橐駝三百頭謝恩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謝給奉廩賜襲衣金帶器幣及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五月母罔氏薨除起復鎭軍大將軍右金吾衞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以殿中丞趙積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德明以樂迎至柩前明日釋服涕泣對使者自陳感恩及葬請修供五臺山十寺乃遣閤門祗候袁瑀爲致祭使護送所供物至山復獻馬五百匹助修章穆皇后園陵大中祥符元年以天書降加賜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俄境內旱詔榷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乏東封又遣使來獻禮成加兼中書令益食邑千戶實封四百戶時遼亦遣使冊德明爲大夏國王明年出侵回鶻恆星晝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爲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宮室于鏊子山會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戶遂出大理河築柵蒼耳平四年祀汾陰進中書令五年聖祖降加守太保七年二月謁太淸宮遣使來獻方物加宣德功臣八年築堡于石州濁輪谷將建榷場詔緣邊安撫司止之九年因表邊臣違約招納逃亡云自景德中進誓表朝廷亦降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雜戶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茲謹守翰垣頗有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主財去者百無十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詔荅已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約束邊部毋相攻劫其有隱蔽逃亡實時勘送本國亦宜戒部下毋有藏匿各遵紀律以守封疆五年德明追遵繼遷爲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七年甘露降國中天禧元年正月加守太傅食邑千戶實封四百戶三年春德明丁繼立母憂除起復如前制以屯田員外郎上官佖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閤門祗候常希古爲致祭使冬郊祀又加崇仁功臣四年遼主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爲言來攻涼甸德明帥衆逆拒敗之五年遼復遣金吾衞上將軍蕭孝誠賚玉冊金印冊爲尙書令大夏國王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不絕而每加恩賜官告則又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羅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復遣內臣就賜之又遣閤門祗候賜冬服及頒儀天具注曆明年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爲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禦備之德明城懷遠鎭爲興州以居仁宗卽位加尙書令德明娶三姓衞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

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于夏火星入南斗九年十月德明卒時年五十一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醞羊米麪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成服于苑中子曩霄立

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刱製物始圓面高準身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其父毋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德明卒卽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工部郎中楊吉爲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密樞曰三司曰御史臺曰開封府曰翊衛司曰官計司曰受納司曰農田司曰羣牧司曰飛龍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學曰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文資則幞頭鞾笏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皁地繡盤毬子花旋襴束帶民庶青綠以別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諱稱顯道於國中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年開運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民元年毋衛慕氏死遣使來告哀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以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王中庸爲致祭使起居舍人郭勸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砦監押盧訓以兵七百與戰于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峯伏兵發執宗矩久之始放歸二年加兼中書令遣其令公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攻唃廝囉敗死略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率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還欲南侵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銜山築城凡川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臥䫻如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蒻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洛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于興州以總庶務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復改元大慶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位時年三十遣潘七布昌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祠神明年遣使上表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

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違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鎭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臥普令濟嵬崖妳奉表以聞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卽爲定難軍節度使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砦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未幾夏人攻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圍延州設伏三川口執劉平石元孫傅偃劉發石遜等又攻鎭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五千環慶部署任福入白豹城焚其積聚破四十一族慶曆元年二月攻渭州偪懷遠城韓琦徼巡邊至高平盡發鎭戎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申令持重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翌日諸軍躡其後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于張家堡懌以騎兵趣之福分兵夕與懌爲一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爲一軍屯籠洛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矣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自拔福不聽力戰死初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塞騎兵三千餘爲諸將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陳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及參軍耿傅隊將李簡都監李禹亨劉均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須日廣三司告不足仁宗爲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秋夏人轉攻河東及麟府不能下乃引兵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據之又破寧遠砦屯要害絕麟府餉道揚偕始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張亢管勾麟府軍馬事破之于柏子又破之于兔毛川亢築十餘柵河外始固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知青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蠟丸中遺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爲此兒戲耶囚嵩窖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疑其款吾軍留之數月三年復大入戰于定州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川大焚掠而去詔籍招納籍遣文貴還月餘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臣榮旺其弟旺令嵬名環臥譽諍三人書議和然屈彊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勖與文貴俱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以爲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詔遣邵良佐張士元張子奭王正倫更往議且許封冊爲夏國主而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楊守素繼來四年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明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詔荅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

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閲來誓一皆如約十二月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副之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于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是歲遼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歸元昊興宗責還元昊不遣遂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弟天齊王馬步軍大元帥將騎七千出南路韓國王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興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八月五日韓國王自賀蘭北與元昊接戰數勝之遼兵至者日益夏乃請和退十里韓國王不從如是退者三凡百餘里矣每退必赭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夏乃遷延以老其師而遼之馬益病因急攻之遂敗復攻南壁興宗大敗入南樞王蕭孝友砦擒其鶻突姑附馬與宗從數騎走元昊縱其去元昊五月五日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又以四孟朔爲節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啰氏五曰索氏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改元開運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宋遣開封府判官尚書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信爲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口麪米各百石酒百瓶及葬仍賜絹一千五百匹餘如初賻子諒祚立。

諒祚景宗長子也小字寧令哥國語謂歡嘉爲寧令兩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以慶曆七年丁亥二月六日生八年戊子正月方期歲即位四月遣尚書刑部員外郎任顓充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冊諒祚爲夏國主嘉祐元年母沒藏氏薨遣祖儒嵬多聿則慶唐及徐舜卿來告哀詔以集賢校理馮浩假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爲弔慰使文思副使張惟清假文思使副之乃獻遺留馬駝以謝諒祚幼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訛龐歲東侵不已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使毋得過屈野河然所距屈野河猶二十里管勾軍馬司賈逵檄循見所侵田稍過督邊吏麟州守王亮懼始以事聞詔以殿直張安世賈恩爲同巡檢經制之訛龐晏然弗革迫之則格鬭緩之則歸耕經略司遣使還所侵田訛龐專爲讕言無歸意嘉祐二年遂圍兵宿境上逵三月增至數萬人守將斂兵弗與戰知麟州武戡築堡于河西以爲保障役既興戡率將吏往按視遇夏人于沙鼠浪戡與管勾郭恩等欲止而走馬承受黃道元以言脅之遂夜進至臥牛峯見烽舉且鼓聲道元猶不信比明至忽里堆與夏人相去纔數十步遂合戰自旦至食時夏人四面合擊衆大潰戡走恩與道元及兵馬監押劉慶等被執安撫司遣李思道孫兆往議疆事而訛龐驁不聽久之太原府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得夏國呂寧拽浪撩黎來合議乃築堠九更新邊禁要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諒祚忌訛龐專或告訛龐將叛諒祚討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詔許之明年又改西壽監軍司爲保泰軍石州監軍司爲靜塞軍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遣人獻方物稱宣徽南院使詔諭非陪臣所宜稱戒其僭擬使遵誓詔表求太宗御製草詩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治平初求復榷場不許既而遣吳宗等來賀英宗即位詔令門見使者不從至順天門且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廄置一夕絕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又訴於押伴張覲詔命還赴延州與宜辨宗度理屈不復置對遂詔諒祚懲約之秋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程戡王素孫長卿諭安諸族首領防誘脅散叛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問之諒祚遷延弗受已而因賀正使荔茂先獻表歸罪宋邊吏三年遂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柵段木嶺州兵

熟戶蕃官趙明合擊退之。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詰之。三月，乃獻方物謝罪，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神宗即位，乃遣內殿崇班魏璟賜以治平三年冬服銀絹，供備庫副使高遵裕告哀，并以英宗遺留物賜之。秋，夏國遣使奉尉及進助山陵。冬，种諤取綏州，因發兵夜掩嵬名山帳，脇降之。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等殺之。邊吏以聞，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方。諒祚錮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善，及虜去定子仲通。十二月，諒祚殂，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延嗣寧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聖承道四年，奲都六年，拱化五年。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子秉常立。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五

外國二

夏國下

秉常毅宗之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熙寧元年三月遣新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即行册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河南監牧使劉航等册秉常為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初朝儀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逵以為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砦迺還夏主受册而二砦不歸且欲先得綏州遣罔萌訛以誓詔來直及趙卨往交地萌訛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若然塞門二猶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十月遣使來謝封册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俾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即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敗違節制詠瘐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隙大起矣八月夏人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淮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四年正月种諤謀取橫山領兵先城囉兀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二月夏人來攻順寧砦復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种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千餘人皆沒初朝議以諤新築囉兀城去綏德百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饋餉且城中無井泉遣李評張景憲往視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囉兀城五月燕達以戍卒輜重歸自囉兀為夏人邀擊達多失亡九月夏遣使入貢且以二砦易綏州乞如舊約詔不允五年正月夏鈐轄結勝為麟州步將王文郁戰降授供奉官久之謀竄歸事覺詔聽其去六月夏人遣荔原堡逃背熟戶鬼逋等七十八人閏七月遣部將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東谷徑趨武勝未至十餘里逢夏人戰遂至其城瞎藥棄城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出奔乃城武勝十二月遣使進馬贖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八年三月夏人以索蕃漢部盜人畜投南界者牒熙河經略司請高太尉赴三岔堡會議牒稱大安二年乃詔鄜延經略司令牒宥州問妄稱年號且牒非其地分邊臣會議皆違越生事是必夏主不知請問之夏人進奉山陵後期詔令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慰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書自謂為諸羌所立不得辭朝廷不得命不得已而變西師亟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諫官吳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以為不然卒困中原而後歲賜封册為夏國主良可惜哉元豐二年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殺防田人馬兵官李浦等遣逐出塞九月綏德把截楊永慶擊徼循邊而捷取蕃部首級詐言斬犯邊人詔毀永慶出身文字送西京編管四年四月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

之遂遣王中正往鄜延環慶稱詔募禁兵從者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舉征夏及詔諭夏國嵬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共誅國讎當崇其爵賞敢有違拒者誅九族八月中正及諤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復討與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會興州憲總七軍及董氈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稱辭自言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將令分訛遇進攻石州中正以河東軍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遂繼諤趨夏川而民皆潰軍無所得遵裕至清遠軍攻靈州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奈王井糧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諤兵無食會大雪死遂潰入塞者纔三萬人昌祚遇夏人于磨臍隘夏之拒者二三萬人昌祚乃分兵渡葫蘆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遂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五年正月遼使涿州遺書云夏國來稱宋兵起無名不測事端神宗報以夏國主受宋封爵昨邊臣言秉常見爲母黨囚辱比令移問事端其同惡不報繼又引兵數萬侵犯我邊界義當有征今彼以屢遭敗衄故遣使詭情陳露意在間貳想彼必以悉察夏人聞此遂不至五月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使夏人不得絕沙漠遂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禧復請于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獨种諤極言不可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來攻珍使報禧乃挾李舜舉來援而夏兵至者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宋軍始懼翌日夏兵漸逼禧乃以七萬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騎渡河或曰此號鐵鷂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有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兵從之禧師敗績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詔李憲張世矩往援及令括遣人與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進傍及縣門潰歸城者決水砦爲道以登夏人因之奔歸于城者三萬人皆沒夏兵圍之者厚數里遊騎掠米脂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等援兵及餽運皆爲夏大兵所隔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囚之而城圍者已浹旬矣夜半夏兵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李稷皆死於亂兵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奮死持刀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迺移書劉昌祚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爲必適于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爲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爲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儌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鬬雖十年豈得休哉卽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爲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

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諭答之。六年二月，夏人大舉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集死士七百，夜縋城而下，持短兵突營，遂拔去。五月，復來圍，九日大戰，侍禁韋禁死之，乃解去。閏六月，遣使謨箇咩迷乞遇來貢，表曰：夏國累得西蕃征王子書，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欲擬通和，緣夏國先曾請所陵疆土，不從以來，未便輕許。西蕃再遣使散入昌郡丹星等到國，稱南朝語言計會，但當遣使齎表，自令引赴南朝。切念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乃賜詔曰：頃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其守先盟。遂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里，夏之歲賜如舊。七年正月，圍蘭州，李浩戰却之。六月，攻德順軍，巡檢王友戰死。九月，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遂以十月攻至靜邊，鈐轄彭孫敗之，殺其首領仁多唛丁。十二月，攻清遠，隊將白玉、李貴死之。八年三月，神宗崩，賜以遺留物。夏人攻葭蘆，供奉王英戰死。七月，遣使丁弩嵬名謨鐸、副使呂則陳聿精等來奠慰。十月，遣芭良嵬名濟賴、昇聶張聿正進助山陵禮物。夏國主母梁氏薨，訃至，以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有言充弔慰使。夏以主母遺留物來進。元祐元年二月，始遣使入貢。五月，遣鼎利罔豫章來賀哲宗即位。六月，復遣訛囉聿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使未至，蘇轍兩疏請因其請地而與之。司馬光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為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時異議者衆，唯文彥博與光合，遂從之。秋七月乙丑，秉常殂，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立。

乾順，惠宗之長子也。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即位。元祐元年十月，以父殂遣使呂則罔聿謨等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陷執民，當盡以給還。乃遣金部員外郎穆衍充祭奠使，供備庫使張楙充弔慰使。夏遣使進馬駞來賀興龍節。二年正月，遣權樞密院都承旨公事劉奉世為冊禮使，崇儀副使崔象先副之，冊乾順為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三月，夏遣大使昳吳嵬名諭密、副使廣樂毛示聿等詣太皇太后進駞馬，以謝奠慰。七月，夏人攻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三年三月，攻德靖砦，諸將米贇、郝普戰死。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據秦鳳要害，以為犄角。夏人遂攻龕谷砦，砦兵及東關堡巡檢等戰不利，死者幾百人。四年二月，始遣使謝封冊。六月，稍歸永樂所獲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而畫界未定。遣崇儀使董正叟、如京使李玩押賜夏國生日禮物及冬服。七月坤成節、十二月興龍節，皆遣使來賀。五年六月，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綏州內十里築堡鋪、供耕牧，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諭邊臣如約，夏之封界當亦體此。冬，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既而遣使來賀正旦。六年七月，遣使來賀坤成節。九月，圍麟府三日，殺掠不計，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屢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沒煙峽口以自固。游師雄請自蘭州李諾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砦及置護耕七堡以固藩籬。穆衍請於質孤、勝如二堡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議未決。秦鳳都監康謂以為夏之所以未臣附而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隄備，兵未練而賞罰失當耳。若擇銳結伍，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彼分而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詔謂詣闕，而下其事於諸道。八年四月，復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而却其請。紹聖元年二月，夏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三年九月，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

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捍禦不退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輿死之既還留一書置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於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埸惟有小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於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于朝笑而不以聞初哲宗聞夏人來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四年正月涇原都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沒煙峽嶄砦斬獲三千餘級二月夏復以七萬衆攻綏德鄜延將兵戰退之元符元年十二月涇原折可適擒夏西壽統軍嵬名阿里監軍妹勒都逋獲之彗星見乾順赦國中二年正月國母梁氏薨遣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乃復書詔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五月夏關會正鈐轄革瓦娘以部落來降授內殿崇班賜銀絹緡錢各三百七月環州种朴獲賞囉訛乞家屬百五十餘口孳畜五千夏人千餘騎來追戰却之擒監軍訛勃囉及首領淚丁訛遇詔令赴闕存恤訛乞家屬又遣人持其家信號往招之九月夏人來告國母哀因上表謝過詔夏主省所上表能抗章引慝已諭邊臣我疆彼界毋相侵犯已而夏以二千騎出浮圖岔來戰供奉官陳告老使李戩死之閏九月古渭川部族叛熙河將王愍率兵捍禦翌日夏人屬數萬圍愍等力戰敗之擒其鈐轄嵬名乞遇統制苗履又戰於青唐娩夏人敗績十二月遂遣令能嵬名濟等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黨之擅權累爲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訢難達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退惟懇奏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申諭獲貫誓以輸誠謹當飭疆吏而永絕爭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違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詔報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歲賜仍舊三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九月夏遣使來奠慰及賀即位十月復遣使來賀天寧節建中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崇寧三年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急乃遣弟詣保忠許還爲夏之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矣三年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用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鄜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脩貢政和四年冬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㖰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捲甲而趨徑擣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㖰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哆㖰圍定邊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乾順築臧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爲陝西經略以討之五年春遣熙河經略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人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貫奏凱皆遷秩秋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厚賂貫而匿之冬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六年春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三日不克援後期不至城中請降法受其降而屠之獲首三千級种師道以十萬衆復攻臧底河城克之十一月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不覩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

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盡朱峗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爲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實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乃解去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實自去之也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果如察哥之言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實不能屈但追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實炎得而上之實始大沮欽宗即位遣使來賀正旦先是金人滅遼黏罕遣撒拇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四月陷震威城兵馬監押朱昭死之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歲丁未乾德改元正德時建炎元年也是歲九月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十月通問使傅雱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國書授雱爲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盡彼既奪其地乃責償于宋以報之二年正月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爲陝西撫諭使兼宣諭使從事郎何洋爲太學博士持詔書賜乾順亮西入關鄜延經略使王庶遺亮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夏國爲患小而緩金人爲患大而急方其挫銳熙河奔北鄜延秋稼未登兵士困餓閣下苟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雖未足盡雪舊恥亦可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矣亮不能用遂由環慶入西夏慶歷後夏國主嘗以賓禮見使者亮至乾順乃倨然見之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夏之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明年亮還行在二月金帥婁宿連陷長安鳳翔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隸本國須當理索敢違拒者發兵誅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界爾今誰與守國家以奸臣貪得不恤鄰好遂至于此貪利之臣何國無之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頗有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是歲開封尹宗澤奏疏請北伐且言乞遣辯士西說夏國東說高麗俾出助兵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爲援奏請國書詔從之七月浚西行復以主客員外郎謝亮假太常卿權宣府處置司參議官再使夏國四年正月浚遣亮往迄不得其要領而還十月環慶路統制慕洧叛降于夏國紹興元年二月同州觀察副使劉惟輔棄德順軍輸款于夏夏人拒不受八月詔以夏本敵國毋復班曆日十一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二年九月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擇其情是歲餘覩謀結燕雲之人圖安宣黏罕覺欲誅之餘覩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四年十二月吳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朝意五年乾順改元大德七年正月吳璘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用可扼西夏右臂十月僞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九年夏人陷府州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乾順以世輔爲靜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世輔請兵將報延安之役夏主俾先討別種酋豪號靑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爲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嵬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撒里曷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閉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嵬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命王晞韓護送行在五月丙午世輔以其衆三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六月四日乾順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子仁孝嗣

仁孝崇宗長子也紹興九年六月崇宗殂即位時年十六十月

詔還王樞及夏國之俘百九十人十一月仁孝尊其母曹氏爲國母十二月納后罔氏十年夏改元大慶三月詔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十一年六月夏樞密使慕洧弟慕濬謀反伏誅仁孝上尊號曰制義去邪十一年九月夏國饑十三年三月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振之十三年夏改元人慶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十四年彗星見坤宮五十餘日而滅占其分在夏國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漢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爲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脩律成賜名鼎新二十八年始立通濟監鑄錢二十九年歸宋官李宗閔上書言夏國副使屈移嘗兩使南朝以爲衣冠禮樂非他國比怨金人叛盟奪其所與地此其情可見壬子歲黏罕嘗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圖己舉國屯境上以待其至今賊遣辯士往說之夏國必不難出兵庶足爲吾聲援以圖恢復書奏不報三十年夏封其相任得敬爲楚王三十一年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等爲學士俾脩實錄金主亮犯四川宣撫使吳璘檄西夏俾合兵討之三十二年夏國移置中書樞密於內門外大禁奢侈始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夏人聞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至蔡園川及馬家嶠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宣撫使吳璘命鎮戎軍守將秦弼說諭之金兵敗夏人乃還乾道三年五月夏國相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共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七月得敬間使再至宣撫司夏人獲其帛書傳至金人四年夏改元乾祐得敬以謀篡伏誅淳熙十三年二月諜報故遼國大石牙林假道于夏以伐金密詔利西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十三年四月復詔挺結夏國當時論議可否及夏人從違史皆失書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諡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子純佑嗣

純佑仁宗長子也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宗殂即位時年十七明年改元天慶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廢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諡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陵號莊陵鎮夷郡王安全立安全崇宗之孫越王仁友之子開禧二年正月廢其主純佑自立明年改元應天嘉定四年八月五日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改元應天四年皇建二年諡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陵號康陵有子曰承禎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

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三日立時年四十九改元光定金衞紹王崇慶元年三月遣使冊爲夏國王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蠟書來西邊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重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迫乃遣樞密使都招討寧子寧忠翼赴蜀閫議夾攻秦鞏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焴答書飭將吏嚴兵以待時嘉定十二年三月也子述尋罷去焴持議不可輕動師不可出十二月寧子寧遣使復申前說且責我以失期時安丙再開宣閫許之命利州副都統制程信任其責十三年八月寧子寧以師期來告丙遂決意出師以奏劄聞諸朝不待報可命將大舉卒無功夏人寧子寧嵬名公輔亦率其衆歸國十四年正月丙回利州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春遵頊殂年六十四改元光定十三年諡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丙戌七月德旺殂年四十六改元乾定四年廟號獻宗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晛立二年丁亥秋爲大元所取國遂亡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爲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涼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習戰鬬而得正軍爲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一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橐駝五旗鼓槍劍棍棓粆袋披氈渾脫背索鍬钁斤斧箭牌鐵爪籬各一刺史以下無帳無

旗鼓人各橐駝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為幕而以木架
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於橐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為前軍
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
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囉和南
曰右廂朝順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
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
兵七萬為資贍號御圍內六班分三番以宿衛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
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砦設伏兵包敵以鐵騎
為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
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寒暑饑
渴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幹惡雨雪晝舉煙揚
塵夜篝火以為候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
或縛草人埋於地眾射而還篤信機鬼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
灼羊脾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數謂之擗算三夜以羊
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
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凶稔
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論曰拓跋氏考諸前史可見也自赤辭納款於貞觀立功於天寶思恭以宥州
著節於咸通夏雖未稱國而王其土久矣子孫歷王五代宋興太祖即西平王
加彝興太尉德明在祥符間已追帝其父於國中逮元昊始顯稱帝厥後因之
與金同亡概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嘗受封冊于宋宋亦稱有歲幣之賜誓
詔之答要皆出於一時之言其心未嘗有臣順之實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
年無能折其強者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
子為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為訓導觀其陳經立紀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今史所載追尊謚號廟號陵名兼採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所抵牾則
闕疑以俟知者焉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六

外國三

高麗

高麗本曰高句驪禹別九州屬冀州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蓋扶餘之別種以平壤城爲國邑漢魏以來常通職貢亦屢爲邊寇隋煬帝再舉兵唐太宗親駕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長後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職貢長興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貢以建爲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晉天福中復來朝貢開運二年建死子武襲位漢乾祐末武死子昭權知國事周廣順元年遣使朝貢以昭爲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高麗國王顯德二年又遣使來貢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又加太師

建隆三年十月昭遣其廣評侍郎李興祐副使李勵希判官李彬等來朝貢四

春降制曰古先哲后奄宅中區曷嘗不同文軌於萬方覃聲教於四海顧予涼德猥被鴻名爰致賓王宜優錫命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昭日邊鍾粹遼左推雄習箕子之餘風撫朱蒙之舊俗而能占雲候海奉贄充庭言念傾輸實深嘉尚是用賜之懿號疇以公田載推柔遠之恩式獎拱辰之志於戲來朝萬里美愛戴之有孚柔撫四封庶混并之無外永保東裔奉承天休可加食邑七千戶仍賜推誠順化保義功臣其年九月遣使時贊等來貢涉海值大風船破溺死者七十餘人贊僅免詔加勞恤開寶五年遣使以方物來獻制加食邑賜推誠順化守節保義功臣進奉使內議侍郎徐熙加檢校兵部尚書副使內奉卿崔鄴加檢校司農卿並兼御史大夫判官廣評侍郎康禮試少府少監錄事廣評員外郎劉隱加檢校尚書金部郎中皆厚禮遣之昭卒其子伷權領國事九年伷遣使趙遵禮奉土貢以父沒當承襲來聽朝旨授伷檢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太宗卽位加檢校太傅改大義軍爲大順軍遣左司禦副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使其國伷遣國人金行成入就學於國子監太平興國二年遣其子元輔以良馬方物兵器來貢其年行成擢進士第三年又遣使貢方物兵器加伷檢校太師以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著作郎直史館句中正爲使四年復遣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僎使其國五年六月再遣使貢方物六年又遣使來貢七年伷卒其弟治知國事遣使金全奉金銀線罽錦袍褥金銀飾刀劍弓矢名馬香藥來貢且求襲位授治檢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充大順軍使封高麗國王以監察御史李巨源禮記博士孔維奉使雍熙元年遣使韓遂齡以方物來貢二年加治檢校太傅遣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充使三年出師北伐以其國接契丹境常爲所侵遣監察御史韓國華賫詔諭之曰朕誕膺丕構奄宅萬方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茲北裔侵敗王略幽薊之地中朝土疆晉漢多虞夤緣盜據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諸獷俗今已董齊師旅殄滅妖氛惟王久慕華風素懷明略效忠純之節撫禮義之邦而接彼邊疆罹於蠆毒舒泄積憤其在茲乎可申戒師徒迭相犄角協比鄰國同力盪平奮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寇良時不再王其圖之應俘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並給賜本國將士用申賞勸先是契丹伐女真國路由高麗之界女真意高麗誘導構禍因貢馬來愬于朝且言高麗與契丹結好倚爲勢援剽略其民不復放還洎高麗使韓遂齡入貢太宗因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齡仍令歸白本國還其所俘之民治聞之憂懼及國華至令人言於國華曰前歲冬末女真馳木契來告稱契丹興兵入其封境恐當道未知宜豫爲之備當道與女真雖爲鄰國而路途遐遠彼之情僞素知之矣貪而多詐未之信也其後又遣人告曰契丹兵騎已濟梅河當道猶疑不實未暇營救俄而契丹雲集大舉女真殺獲甚衆餘族敗散逃遁而契丹壓背追捕及于當道西北德昌德成威化光化之境俘擒而去時有契丹一騎至德米河北大呼關城戍卒而告曰我契丹之騎也女真寇我邊鄙率以爲常今則復仇已畢整兵回矣當道雖聞師退猶憂不測乃以女真避兵來奔二千餘衆資給而歸之女真又勸當道控梅河津要築治城壘以爲防遏

之備亦以爲然方令行視興功不意女真潛師奄至殺略吏民驅掠丁壯沒爲
奴隸轉徙他方以其歲貢中朝不敢發兵報怨豈期反相誣構以惑聖聽當道
世稟正朔踐修職貢敢有二心交通外國況契丹介居遼海之外復有大梅小
梅二河之阻女真渤海本無定居從何徑路以通往復橫罹讒謗憤氣塡膺日
月至明諒垂昭鑒閤者女真逃難之衆因不存恤亦有授以官秩尚在當國其
職位高者有勿屈尼于郍元尹能達郍老正衞迦耶夫等十數人欲望召赴京
闕與當道入貢之使庭辯其事則丹石之誠庶幾昭雪國華諾之乃命發兵西
會治還延未卽奉詔國華屢督之得報發兵而還具錄女真之事以奏焉十月
遣使朝貢又遣本國學生崔罕王彬詣國子監肄業端拱元年加治檢校太尉
以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呂端起居舍人呂祐之爲使二年遣使來貢詔
其使選官侍郎韓蘭卿副使兵官郎中魏德柔並授金紫光祿大夫判官少府
監李光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先是治遣僧如可賫表來覲請大藏經至是賜之
仍賜如可紫衣令同歸本國淳化元年三月詔加治食邑千戶遣戶部郎中柴
成務兵部員外郎直史館趙化成往使其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
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遺書於治曰王奕葉
藩輔尊獎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寵非止歷川塗
之綿邈亦復蹈浪海之艱危皇朝睠遇斯亦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
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
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
圖速拜君賜綸綍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謹以誠
告王其聽之治覽書慚懼遣人致謝焉會霖雨不止仍以俟霽爲請成務復遣
書以責之治翌日乃出拜命二年遣使韓彥恭來貢彥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經
詔以藏經幷御製祕藏銓逍遙詠蓮華心輪賜之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
方物幷謝賜經及御製二月遣祕書丞直史館陳靖祕書丞劉式爲使加治檢
校太師仍降詔存問軍吏耆老靖等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
高麗水工卽登舟自芝岡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甕津口登陸行百六十里抵
高麗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閻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國治迎使
于郊盡藩臣禮延留靖等七十餘日而還遺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布三
萬餘端附表稱謝先是三年上親試諸道貢舉人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
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謝曰學生王彬崔罕等
入朝習業蒙恩並賜及第授將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以當道
荐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退荒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玉堦唯深
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幼從鞠養嗟混迹於嵎夷不憚蓬飄早賓王
於天邑緼袍桓褐玉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優
容豐其館穀之資勖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鴻儒彬罕接武澤宮敢
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
於桂籍仍命秩於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玄
造曲成鴻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之至又有張仁銓者進奉使白思柔之孔
目吏也上書獻便宜思柔意其持國陰事以告仁銓懼不敢歸上命靖等領以
還國仍詔治釋仁銓罪治又上表謝曰官告國信使陳靖劉式至奉傳聖旨以
當道進奉使從行孔目官張仁銓至闕輒進便宜翻懷憂懼今附使臣帶歸本
國者仁銓嵎宅細民海門賤吏獲趁上國敢貢愚誠罔思狂瞽之尤輒奏權宜
之事妄塵旒冕上黷朝廷今者仰奉綸言釋其罪罟小人趁利豈虞僭越之求
聖主寬恩遽降哀矜之命其張仁銓者已依詔旨放罪令掌事如故又上言願
賜板本九經書用敦儒教許之先是式等復命治遣使元證衍送之證衍至安
香浦口值風損船溺所賣物詔登州給證衍文據遣還仍賜治衣段二百疋銀
器二百兩羊五十口五年六月遣使元郁來乞師訴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
甫寧不可輕動干戈爲國生事但賜詔慰撫厚禮其使遣還自是受制于契丹
朝貢中絕治卒弟誦立嘗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咸平三年其
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偵之州將以聞上特召見仁紹因
自陳國人思慕皇化爲契丹羈制之狀乃賜誦鈿函詔一道令仁紹齎還六年
誦遣使戶部郎中李宣古來朝謝恩且言晉割燕薊以屬契丹遂有路趣玄菟

屢來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師屯境上爲之牽制詔書優答之詢卒弟詢權知國
事先是契丹既襲高麗遂築六城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
州于境上契丹以爲貳己遣使來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
剽劫居人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爲辭自是
調兵守六城大中祥符三年大舉來伐詢與女真設奇邀擊殺契丹殆盡詢又
于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跨江爲橋潛兵以固新城七年方遣告奏使
御事工部侍郎尹證古以金線織成龍鳳鞍并繡龍鳳鞍幞各二幅細馬二疋
散馬二十疋來貢證古還賜詢詔書七通并衣帶銀綵鞍勒馬等八年詔登州
置館於海汭以待使者其年又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來貢元自言本國城無
垣牆府曰開城管六縣民不下三五千有州軍百餘置十路轉運司統之每州
管縣五六小者亦三四每縣戶三四百國境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二千里軍民
雜處隸軍者不黥面方午爲市不用錢第以布米貿易地宜秔稻風俗頗類中
國無羊兔橐駞水牛驢氣候少寒暑差多有僧無道士民家器皿悉銅爲之樂
有二品曰庫樂曰鄉樂三歲一試舉人有進士諸科算學每試百餘人登第者
不過一二十每正月一日五月五日祭祖禰廟又正月七日家爲王母像戴之
二月望僧俗燃燈如中國上元節上巳日以青艾染餅爲盤羞之冠端午有鞦
韆之戲士女服尙素地產龍鬚席藤席白硾紙鼠狼尾筆元辭貌恭恪每受宴
賜必自爲謝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亦厚九年辭還賜詢詔書七函襲衣金帶
器幣鞍馬及經史曆日聖惠方等元又請錄國朝登科記及所賜御詩以歸從
之天禧元年遣御事刑官侍郎徐訥奉表獻方物于崇政殿又賀封建壽春郡
王三年九月登州言高麗進奉使禮賓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風覆舟漂失
貢物詔遣內臣撫之十一月元信等入見貢罽錦衣褥烏漆甲金飾長刀匕首
罽錦鞍馬紵布藥物等又進中布二千端求佛經一藏詔賜經還布以元信覆
溺匱乏別賜衣服繒綵焉明州登州屢言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者詔令存
問給度海糧遣還仍爲著例五年詢遣告奏使御事禮部侍郎韓祚等一百七
十九人來謝恩且言與契丹修好又表乞陰陽地理書聖惠方並賜之金行成
者累官至殿中丞治表乞放還行成自以登仕朝廷不願歸本國又以父母垂
老在海外旦暮思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
省上食未嘗少懈淳化初通判安州被病知州李範與僚佐數人省之行成病
已篤泣且言曰行成外國人爲朝官佐郡政病且死未有以報主恩雖瞑目固
有遺恨二子宗敏宗訥皆幼家素貧無他親可依旦暮委溝壑矣未幾行成死
其妻養二子誓不嫁織屨以給範表其事詔以宗敏補太廟齋郎令安州月給
其家錢叄緡米五斛長吏歲時存問又高麗信州永寧人康戩字休祐父允三
世爲兵部侍郎戩少好學時紇升與契丹交兵戩從允戰木葉山下連中二矢
神色不變後陷契丹遁居鼉斗磧又至黃龍府間道得歸高麗時允猶在開寶
中允遣戩隨賓貢肄業國學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解褐大理評事知湘鄉
縣再遷著作佐郎知江陰軍江州歷官以清白幹力聞改太常博士蘇易簡在
翰林稱其吏才命爲廣南西路轉運副使賜緋魚就遷正使再轉度支員外郎
戶部判官出知峽越二州連被詔褒其能政又爲京西轉運使加工部郎中賜
金紫戩所至好行事上章多建白以竭誠自任景德三年卒真宗特以其子希
齡爲太常寺奉禮郎給奉終喪乾興元年二月祚等辭歸國賜詢如故事會真
宗晏駕又賚遺物以賜詢天聖八年詢復遣御事民官侍郎元穎等二百九十
三人奉表入見於長春殿貢金器銀罽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銅器硫黃
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辭歸賜予有差遣使護送至登州其後絕不通中國者
四十三年詢孫徽嗣立是爲文王熙寧二年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
拯云本朝商人黃真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國王旨意形于部
述當國僻居暘谷邈戀天朝頃從祖禰以來素願梯航相繼蕞爾平壤邇于大
遼附之則爲睦鄰疏之則爲勍敵慮邊騷之弗息蓄陸讋以靡遑久困羈縻雖
圖攜貳故違述職致有積年屢卜雲祥雖美聖辰於中國空知日遠如迷舊路
於長安運屬垂鴻禮稽展慶大朝化覃無外度豁包荒山不謝乎纖埃海不辭
於支派謹當遵尋通道遄赴稿街但玆千里之傳聞恐匪重霄之紆眷今以公
狀附真萬西還俟得報音卽備禮朝貢徽又自言嘗夢至中華作詩紀其事三

年拯以聞朝廷議者亦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焉命拯諭以供擬腆厚之
意徽遂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來詔待之如夏國使往時高麗人往反皆
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鑑來言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郡縣供
頓無舊準頗擾民詔立式頒下費悉官給又以其不通華言恐規利者私與交
關令所至禁止徽問遺二府甚厚詔以付市易務售縑帛答之又表求醫藥畫
塑之工以教國人詔羅拯募願行者九年復遣崔思訓來命中貴人倣都亭西
驛例治館待之寖厚其使來者亦益多嘗獻伶官十餘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
潤色國史爾帝以其國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而擇其善者元豐元年
始遣安燾左諫議大夫陳睦假起居舍人往聘造兩艦於明州一曰凌虛安濟
致遠次曰靈飛順濟皆名爲神舟自定海絕洋而東既至國人歡呼出迎徽具
袍笏玉帶拜受詔與燾睦尤禮館之別宮標曰順天館言尊順中國如天云徽
已病僅能拜命且乞醫藥二年遣王舜封挾醫往診治徽又使柳洪來謝海中
遇風失所貢物洪上章自劾敕書安慰尋獻日本所造車曰諸侯不貢車服故
不敢與土貢同前此貢物至輒下有司估直償以萬縑至是命勿復估以萬縑
爲定數六年徽卒在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爲東夷良主然猶循其俗王女不
下嫁臣庶必歸之兄弟宗族貴臣亦然次子運諫以爲既通上國宜以禮革故
習徽怒斥之于外訃聞天子閔焉詔明州修浮屠供一月遣楊景略王舜封祭
奠錢勰宋球弔慰景略辟李之儀書狀帝以之儀文稱不著宜得問學博洽器
宇整秀者召赴中書試以文乃遣又以遠服不責其備諭使者以相見之所殿
名鴟吻皆聽勿避徽子順王勳嗣百日卒弟宣王運仁賢好文內行飭備每賈
客市書至則潔服焚香對之八年遣其弟僧統來朝求問佛法幷獻經像哲宗
立遣使金上琦奉慰林暨致賀請市刑法之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
詔惟賜文苑英華一書以名馬錦綺金帛報其禮運立四年卒子懷王堯嗣未
閱歲以病不能爲國國人請其叔父鷄林公熙衞擁政未幾堯卒熙乃立凡數
歲使不至元祐四年其王子義天使僧壽介至杭州祭亡僧言國母使持二金
塔爲兩宮壽知州蘇軾奏却之語在軾傳熙後避遼主諱改名顒顒性貪吝好
奪商賈利富室犯法輒久縻責贖雖微罪亦輸銀數斤五年復通使賜銀器五
千兩七年遣黃宗慤來獻黃帝鍼經請市書甚衆禮部尙書蘇軾言高麗入貢
無絲髮利而有五害今請諸書與收買金箔皆宜勿許詔許買金箔然卒市冊
府元龜以歸元符中遣士賓貢徽宗立遣任懿王嘏來弔賀崇寧二年詔戶部
侍郎劉逵給事中吳拭往使顒卒子俁嗣貢使接踵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入
太學朝廷爲置博士政和中升其使爲國信禮在夏國上與遼人皆隸樞密院
改引伴押伴官爲接送館伴賜以大晟燕樂籩豆簠簋尊罍等器至宴使者于
睿謨殿中宣和四年俁卒初高麗俗兄終弟及至是諸弟爭立其相李資深立
俁子楷來告哀詔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奠慰俁之在位也求醫於
朝詔使二醫往留二年而歸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存之
足爲邊扞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歸奏其
言已無及矣欽宗立賀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言高麗靡敝國家五十年政和
以來人使歲至淮浙之間苦之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國安知不窺我虛實
以報宜止勿使來乃詔留館於明而納其贄幣明年始歸國自王徽以降雖通
使不絕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
至於六而誅求不已常云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使至其國尤倨暴
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捽箠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詰其西
向修貢事高麗表謝其略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
丹悟乃得免高宗卽位慮金人通於高麗命迪功郎胡蠡假宗正少卿爲高麗
國使以間之蠡之回史失書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由高麗
至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鷄林以圖迎二聖乃以應誠假刑部尙書充高
麗國信使浙東帥臣翟汝文奏言應誠欺罔爲身謀耳若高麗辭以金人亦請
問津以窺吳越其將何辭以對萬一辱命取笑遠夷願毋遣應誠聞之遂與副
使韓衍書狀官孟健由杭州浮海以行六月抵高麗諭其王楷以所欲爲楷曰
大朝自有山東路盍不由登州往應誠曰以貴國路徑耳楷有難色已而命其
門下侍郎傅佾至館中果對如翟汝文言應誠曰女真不善水戰佾曰彼常於

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今反臣事之其強弱可見矣居數月復遣其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金富軾持前議不變謂二聖今在燕雲大朝卽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終不奉詔愿誠留兩月餘不得已見楷於壽昌門受其拜表而還十月至闕入對言狀上以楷負國恩怒甚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曩時待之過厚今安能責其報也右僕射黃潛善曰以巨艦載精兵數萬徑擣其國彼寧不懼勝非曰越海興師燕山之事可爲近鑒上怒解十一月楷遣其臣尹彥頤奉表謝罪詔以二聖未歸燕設不宜用樂乃設幕殿門外命客省官吳得興伴賜酒食命中書舍人張澂押伴如禮遣還三年八月上謂輔臣曰聞上皇遣內臣宮女各二人隨高麗貢使來朕聞之悲喜交集呂頤浩曰此必金人之意不然高麗必不敢安知非窺我虛實以報於是詔止之略曰王緬守藩圖夙同文軌乃附乘桴之信嗣修貢篚之恭惟忠順之無他質神明而靡愧屬闕閒聽良用歎嘉言念晚年實爲多故舉中原之生聚遭強敵之震驚既涉境以罙深猶稱兵而未已茲移仗衛暫駐江湖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境當閱聘期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閑漢關而謝質非用前規想彼衷懷知吾誠意紹興元年十月高麗將入貢禮部侍郎柳約言四明殘破之餘荒蕪單弱恐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十一月詔柳約奉使高麗不果行二年閏四月楷遣其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閤門祗候沈起入貢金百兩銀千兩綾羅一百疋人參五百斤惟清所獻亦三之一上御後殿引見賜惟清起金帶二答以溫詔遣還是月定海縣言民亡入高麗者約八十人願奉表還國詔候到日高麗綱首卓榮等量與推恩十二月閒高麗遣知樞密院事洪彝敘等六十五人來貢議以臨安府學館其使言者謂雖在兵閒不可無學恐爲所窺詔以法惠寺爲同文館以待之既而卒不至六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銀帛遣之懼其爲金閒也三十二年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守臣韓仲通以聞殿中侍御史吳芾奏曰高麗與金人接壤昔稚圭之來朝廷懼其爲閒亟遣還今兩國交兵德榮之請得無可疑使其果來猶恐不測萬一不至貽笑遠方詔止之隆興二年四月明州言高麗入貢史不書引見日恐同彝敘之詐其後使命遂絕慶元閒詔禁商人持銅錢入高麗蓋絕之也初高麗入使明越困於供給朝廷館遇燕賚賜予之費以鉅萬計饋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費亦不貲三節官吏廉爵捐廩皆仰縣官昔蘇軾言于先朝謂高麗入貢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國於吳會事異東都昔高麗入使率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今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由海道奉使高麗瀰漫汪洋洲嶼險阻遇黑風舟觸礁輒敗出急水門至羣山島始謂平達非數十日不至也舟南北行遇順風則歷險如夷至不數日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特鴨綠江以爲固江廣三百步其東所臨海水清澈下視十丈東南望明州水皆碧玉居開州蜀莫郡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大止兩椽覆以瓦者才十二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男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僧各居其一地寒多山土宜松柏有秔黍麻麥而無秫以秔爲酒少絲蠶匹縑直銀十兩多衣麻紵王出乘車駕牛歷山險乃騎紫衣行前捧護國仁王經以導出令曰教曰宣臣民呼之曰聖上私謂曰嚴公后妃曰宮主百官名稱階勳功臣檢校頗與中朝相類過御史臺則下馬違者有劾士人以族望相高柳崔金李四姓爲貴種無官者以世族子爲內侍六衞歲十二月朔王坐紫門小殿注官外官則付國相有國子監四門學學者六千人貢士三等王城曰土貢郡邑曰鄉貢他國人曰賓貢閒歲試于所屬再試于學所取不過三四十人然後王親試以詩賦論三題謂之簾前重試亦有制科宏詞之目然特文具而已士尙聲律少通經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密試其所能誘以祿仕或強留之終身朝廷使至有陳牒來訴者則取以歸百官以米爲奉皆給田納祿半給死乃拘之國無私田民計口授業十六以上則充軍六軍三衞常留官府三歲以選戍西北半歲而更有警則執兵任事則服勞事已復歸農畝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湯沐田上下以買販利入爲事日中爲虛用米布貿易地

產銅不知鑄錢中國所予錢藏之府庫時出傳翫而已崇寧後始學鼓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三韓通寶三種錢然其俗不便也兵器疎簡無強弩大刀崇尚釋教雖王子弟亦常一人爲僧信鬼拘陰陽病不相視斂不撫棺貧者死則露置中野歲以建子月祭天國東有穴號歲神常以十月望日迎祭謂之八關齋禮儀甚盛王與妃嬪登樓大張樂宴飲賈人曳羅爲幕至百疋相聯以示富三歲大祭徧其封內因是斂民財而王與諸臣分取之祖廟在國門之外大祭則具車服冕圭親祠王城有佛寺七十區而無道觀大觀中朝廷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餘輩俗不知醫自王俁來請醫後始有通其術者人首無枕骨背扁側男子巾幘如唐裝婦人鬢髻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貫之簪旋裙重疊以多爲勝男女自爲夫婦者不禁夏月同川而浴婦人僧尼皆男子拜樂聲甚下無金石之音既賜樂乃分爲左右二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也右曰鄉樂其故習也堂上設席升必脫屨見尊者則膝行必跪應必唯其拜無不答子拜父猶半答其禮性仁柔惡殺不屠宰欲食羊豕則包以蒿而燔之刑無慘酷之科唯惡逆及罵父母者斬餘皆杖肋外郡刑殺悉送王城歲以八月減囚死罪貸流諸島累赦眡輕重原之自明州定海遇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過島嶼詰曲嶕石閒舟行甚駛七日至禮成江江居兩山閒東以石峽湍激而下所謂急水門最爲險惡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使人由此登陸崎嶇山谷四十餘里乃其國都云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七

外國四

交阯　大理

交阯本漢初南越之地漢武平南越分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凡九郡置交阯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梁陳因之又爲交阯郡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末帝因授承美節鉞時劉隱擅命嶺表遣將李知順伐承美執之乃幷有其地後有楊廷藝紹洪皆受廣南署繼爲交阯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昌岌死其弟昌文襲乾德初昌文死其參謀吳處玶峯州刺史矯知護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管內一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盜攻交州先是楊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部領卽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至是部領與其子璉率兵擊敗處玶等賊黨潰散境內安堵交民德之乃推部領爲交州帥號曰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凡三年遜璉位璉立七年聞嶺表平遂遣使貢方物上表內附制以權交州節度使丁璉以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又詔以進奉使鄭琇王紹祚並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朝廷議崇寵部領降制曰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外臣舉顯親之茂典爾部領世爲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風不忘內附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靡限溟濤樂輸琛贄嘉乃令子稱吾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寵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阯郡王太宗卽位璉又遣使以方物來賀部領及璉旣死璉弟璿尙幼嗣立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樹黨漸不可制劫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太宗聞之怒乃議舉兵太平興國五年秋詔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入作使張璿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陸路兵馬部署自邕州路入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祇候王僎爲水路兵馬部署自廣州路入是冬黎桓遣牙校江巨湟貢方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曰臣族本藩酋辟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閫寄謹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暨淪亡將墜堂構將吏耆耋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俗獷悍懇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眞秩令備列藩干冒宸扆伏增震越上察其欲緩王師寢而不報王師進討破賊萬餘衆斬首二千餘級六年春又破賊于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冑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候澄仁寶累促之不進及澄至幷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擅迴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奏其事遂班師上遣使就劾澄湜僎澄尋病死戮湜等邕州市全興至闕亦下吏誅餘抵罪有差仁寶贈工部侍郎七年春桓懼朝廷終行討滅復以丁璿爲名遣使貢方物上表謝罪八年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貢方物幷以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曰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旣受其倚毗爲之心膂克徇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璿爲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剸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旣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光樂獎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旣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及其親屬盡室來歸俟其入朝便當授日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處其一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當悉朕懷亦賜璿詔書如旨時黎桓已專據其土不聽命是歲五月上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率所部兵擊走之俘斬千計雍熙二年遣牙校張紹馮阮伯簪等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鎭三年秋又遣使貢方物儋州言占城國人蒲羅遏率其族百餘衆內附言爲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制曰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貼裔之隅克修設羽之貢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疇勞之典權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秉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藩臣之

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盡解三使之權以徇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彊明化越俗而威乂尉佗恭順稟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貴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戶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遣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爲使以賜之端拱元年加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五百戶遣戶部郎中魏庠虞部員外郎直史館李度往使焉淳化元年夏加桓特進邑千戶實封四百戶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又使焉明年六月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鎬等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爲誇詫盡出舟師戰艦謂之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詞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士卒殆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日給令自舂爲食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俛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黜爲閽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四年進封桓交阯郡王五年遣牙校費崇德等來修職貢然桓性本兇狠負阻山海屢爲寇害漸失藩臣禮至道元年春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衞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寇如洪鎮略居民劫廩實而去其夏桓所管蘇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綠山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觀又言風聞黎桓爲丁氏斥逐擁餘衆山海間失其所據故以寇鈔自給今則桓已死觀仍上表稱賀詔太常丞陳士隆高品武元吉奉使嶺南因偵其事士隆等復命所言與觀同其實桓尚存而傳聞者之誤觀等不能審覈未幾有大賈自交阯回具言桓爲帥如故詔劾觀等會觀病卒昭美士隆元吉抵罪先是欽州如洪咄步如昔等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民卜文勇等殺人并家亡命至如昔鎮鎮將黃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移牒來捕令德固不遣因茲海賊連年剽掠二年以工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堯叟爲轉運使因賜桓詔書堯叟始至遣攝雷州海康縣尉李建中賫詔勞問桓堯叟又至如昔詰得匿文勇之由盡擒其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召潮陽鎮吏付之且戒勿加酷法成雅得其人以狀謝堯叟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二十五人送于堯叟且言已約勒谿洞酋領不得騷動七月太宗遣主客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賫詔書充國信使以美玉帶往賜桓若拙既至桓出郊迎然其詞氣尙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議以爲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蠻賊爲寇審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以翦滅之使交廣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今則不復會兵也桓愕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逾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謝真宗即位進封

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前遣都知兵馬使阮紹恭副使趙懷德以金銀七寶裝交椅一銀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絹紬布萬匹來貢詔陳于萬歲殿太宗神御許紹恭等拜奠及迴賜桓帶甲馬詔書慰獎咸平四年又遣行軍司馬黎紹留使副何慶常以馴犀一象二象獅二七寶裝金瓶一來貢其年欽州言交州効誠場民及頭首八州使黃慶集等數百人來投有詔慰撫遣還本道廣南西路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黃成雅附奏自今國朝加恩願遣使至本道以寵海裔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供奉為辭因緣賦斂上聞之止令疆吏召授命不復專使景德元年又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退裔許之仍以明提為驩州刺史二年上元節賜明提錢令與占城大食使觀燈宴飲因遣工部員外郎邵曄充國信使三年桓卒立中子龍鉞龍鉞兄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攻戰明提以國亂不能還特詔廣州優加資給知廣州淩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頭首黃慶集黃秀蠻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來投廉州請發本道二千人平之慶集等願為前鋒上以桓素忠順屢修職貢今幸亂而伐喪不可就改國信使邵曄為緣海安撫使令曉譬之慶集等仍計口賜田糧曄乃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其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盡滅矣明護懼即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遂欲修貢曄以聞上曰退荒異俗不曉事體何足怪也令削去僞官曄又言頭首黃慶集先避亂歸化其種族尚多若復遣還慮遭屠戮詔以慶集隸三班驚務于郴州遂許入貢四年龍廷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弟峯州刺史明昶副使安南掌書記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會含光殿大宴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子產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詔拜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交阯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賜推誠順化功臣仍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追贈桓中書令南越王進奉使黎明昶等並進秩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加翊戴功臣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東封畢加至忠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二年廣南西路言蠻人劫海口蠻戶如洪砦主李文著以輕兵襲逐中流矢死詔督安南捕賊明年執狄獠十三人以獻至忠又遣推官阮守疆以犀角象齒金銀紋綺等來貢幷獻馴犀一上以犀違土性不可豢畜卻不納又以逆至忠意使者既去乃令縱之海澨三年遣使來朝表求甲冑具裝詔從其請又求互市于邕州本道轉運使以聞上曰瀕海之民數患交州侵寇仍前止許廉州及如洪砦互市蓋爲邊隅控扼之所今或直趨內地事頗非便詔令本道以舊制諭之至忠纔年二十六苛虐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爲至忠親任嘗令以黎爲姓其年遂圖至忠逐之殺明提明昶等自稱留後遣使貢奉上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之甚可惡也然以其蠻俗不足責遂用桓故事制授特進檢校太傅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阯郡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賜推誠順化功臣公蘊又表求太宗御書詔賜百軸四年祀汾陰后土公蘊遣節度判官梁任文觀察巡官黎再嚴以方物來貢禮成加公蘊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任文等並優進秩五年夏以進奉使李仁美爲誠州刺史陶慶文爲太常丞其從隸有道病死者所賜附還其家是冬聖祖降加公蘊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賜翊戴功臣七年春又加保節守正功臣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詔交阯諸國使入貢者所在館餼供億務令豐備其年遣知唐州刺史陶碩等來貢詔以碩爲順州刺史充安南靜海軍行軍司馬副使吳懷副爲澄州刺史充節度副使先是交州狄獠張婆看避罪來奔知欽州穆重穎召之至中路復拒焉都巡檢臧嗣遂令如洪砦犒以牛酒交州偵知其事因捕狄獠故鈔如洪砦掠人畜甚衆詔轉運司督公蘊追索仍令疆吏自今不得誘召蠻獠致生事公蘊或間歲或仍歲以方物入貢天禧元年進封公蘊南平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二年加檢校太尉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每加恩皆遣使將命至其境上仍賜器幣襲衣金帶鞍馬焉仁宗即位加公蘊檢校太師遣長州刺史李寬泰都護副使阮守疆來貢天聖六年遣驩州刺史李公顯來貢除敘州刺史既而令其子弟及其壻申承貴

率衆內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捕之未幾卒年四十四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來告哀贈公蘊爲侍中南越王命本路轉運使王惟正爲祭奠使又爲賜官告使除德政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天聖九年遣知峯州刺史李偓佺知愛州刺史帥日新等來謝以偓佺爲驩州刺史日新爲珍州刺史明道元年恭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祐中郡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戒德政毋得輒誅殺尋遣靜海軍節度判官陳應機掌書記王惟慶來貢以應機爲太子中允惟慶爲大理寺丞德政加檢校太師三年其甲峒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峒略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問之且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寶元元年進封南平王康定元年遣知峯州刺史帥用和節度副使杜猶興等來貢慶曆三年又遣節度副使杜慶安三班奉職梁材來以慶安爲順州刺史材爲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六年又遣兵部員外郎蘇仁祚東頭供奉官陶惟幄來以仁祚爲工部郎中惟幄爲內殿崇班明年又遣祕書丞杜文府左侍禁文昌來以文府爲屯田員外郎昌爲內殿崇班初德政發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內畜姦謀乃訪自唐以來所通道路凡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然其後亦未嘗寇邊前後累貢馴象皇祐二年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居省地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戶毋相侵犯其後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其賜而卻其兵至和二年卒其子日尊遣人告哀命廣南西路轉運使尚書屯田員外郎蘇安世爲弔贈使贈德政爲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尋除日尊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阯郡王嘉祐三年貢異獸二四年寇欽州思稟管五年與甲峒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發部兵與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同議捕擊又詔安撫使余靖等發兵捕討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阯日尊懼怖上表待罪詔未得擧兵聽日尊貢奉至京師八年遣文思使梅景先副使大理評事李繼先貢馴象九年四月戊寅以大行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日尊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交阯使辭命內侍省押班李繼和諭以申紹泰入寇本路屢乞討伐而朝廷以紹泰一夫肆狂又本道已遣使謝罪故未欲興兵殆平初知桂州陸詵言交州來求儂宗旦男日新及欲取溫悶峒等地帝問交阯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嶮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卽位進封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國久闕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二月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爲弔贈使子所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擧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紬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覩詞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還劫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卽以廣源等賜交州乾德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以給示海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置戍鎭守被罹瘴霧多病歿陶弼亦終於官朝廷知其無用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阯所有也元豐五年獻馴象二犀角象齒百六年以追捕儂智會爲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經略使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與議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恭順之意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乃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哲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詔不許二年遣使入貢進封南平王徽宗時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初貢使至京乞市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除禁書卜筮陰陽曆算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理外餘書許買政和末又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

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宣和元年加乾德守司空建炎元年詔廣西經略安撫司禁邊民毋受安南逋逃從其主乾德之請也四年安南入貢詔卻其方物之華靡者賜敕書厚其報以懷柔之紹興二年乾德卒贈侍中追封南越王子陽煥嗣授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封交阯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八年陽煥卒以轉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贈陽煥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子天祚嗣授官如其父初封之制九年詔廣西帥司毋受趙智之入貢初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爲趙智之自稱平王聞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欲假兵納之帝不許十七年詔文思院製鞍韉以賜天祚二十一年累加天祚崇義懷忠保信鄉德安遠承和功臣二十五年詔館安南使者於懷遠驛賜宴以彰異數進封天祚南平王賜襲衣金帶鞍馬二十六年命右司郎中汪應辰宴安南使者於玉津園八月天祚遣李國等以金珠沉水香翠羽良馬馴象來貢詔加天祚檢校太師增食邑隆興二年天祚遣尹子思鄧碩儼等貢金銀象齒香物乾道六年累加天祚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帝自即位屢卻安南貢使九年天祚復遣尹子思李邦正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詔館於懷遠驛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范成大言本司經略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其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亢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復報謁宜遵舊制於禮爲得朝廷從其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天祚安南國王加號守謙功臣二年賜安南國印三年賜安南國曆日天祚卒明年子龍翰嗣位授靜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封安南國王加食邑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制曰即樂國以肇封既從世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示殊禮也五年貢方物上表稱謝九年詔卻安南所貢象以其無用而煩民他物亦止受什一十六年累加龍翰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光宗即位奉表入貢稱賀寧宗朝賜衣帶器幣累加謹度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及食邑焉嘉定五年龍翰卒詔以廣西運判陳孔碩充弔祭使特贈侍中依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昊旵襲封其爵位給賜如龍翰始封之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昊旵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爲其壻陳日煚所有李氏有國自公蘊至昊旵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而國亡淳祐二年詔安南國王陳日煚元賜效忠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寶祐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備景定二年貢象一三年表乞世襲詔日煚授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加食邑男威晃授靜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效忠順化功臣賜金帶器幣鞍馬咸淳五年詔安南國王父日煚國王威晃加食邑八年明堂禮成日煚威晃各加食邑賜鞍馬等物

大理國卽唐南詔也熙寧九年遣使貢金裝碧玕山氈罽刀劍犀皮甲鞍轡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願爲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州凡有奏請皆俟進止六年遣進奉使天駟爽彥賁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詔璘與廣東轉運副使徐惕偕詣闕其所經行令監司一人主之道出荊湖南當由邵州新化縣至鼎州而璘家潭之湘鄉轉運判官喬方欲媚璘乃排比由邵至潭由潭至鼎一路御史劾其當農事之際而觀望勞民詔罷方紫琮等過鼎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伴求詣學瞻拜宣聖像郡守張察許之遂往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舉笏扣首七年二月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制以其王段和譽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朝廷以爲璘功并其子暉昨皆遷官少子畯爲閤門宣贊舍人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詐冒璘得罪自是大理復不通於中國間一至黎州互市紹興三年十月廣西奏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詔卻之不欲以虛名勞民也朱勝非奏曰昔年大理入貢言者深指其妄黃璘由是獲罪帝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但讎當其馬價則馬方至用益騎兵不爲無補也六年七月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復遣使奉表貢象馬詔經略司護送行在優禮答之九月翰林學士朱震上言乞諭廣西帥臣凡市馬當擇謹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啓邊釁異時南北路通則漸減廣西市馬之數庶幾消患於未然詔從之淳熙二年十一月知靜江府張栻申嚴保伍之禁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餘萬每恃以爲藩蔽其邕州提舉巡檢官宜精其選以撫峒丁欲制大理當自邕管始云

宋史卷四百八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八

外國五

占城　真臘　蒲甘　邈黎　三佛齊　闍婆南毗附

勃泥　注輦　丹眉流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界汎海南去三佛齊五日程陸行至賓陀羅國一月程其國隸占城焉東去麻逸國二日程蒲端國七日程北至廣州便風半月程東北至兩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兩日程陸行半月程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所統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萬家其國無城郭有百餘村村落戶三五百或至七百亦有縣鎮之名土地所出笺沉香檳榔烏樠木蘇木白藤黃蠟吉貝花布絲絞布白氎布藤簟貝多葉簟金銀鐵鋌等物五穀無麥有秔米粟豆麻子官給種一斛計租百斛果實有蓮甘蔗蕉子椰子鳥獸多孔雀犀牛畜產多黃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譯云早教他託生民獲犀象皆輸於王國人多乘象或軟布兜或於交州市馬頗食山羊水兕之肉其風俗衣服與大食國相類無絲蠶以白氎布纏其胸垂至於足衣衫窄袖撮髮為髻散垂餘髻於其後互市無緡錢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直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樂部亦列舞人其王腦後髽髻散披吉貝衣戴金花冠七寶裝纓絡為飾脛股皆露躡革履無襪婦人亦腦後撮髻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王每日午坐禪官屬謁見膜拜一而止白事畢復膜拜一而退或出遊看象采獵觀漁皆數日方還近則乘軟布兜遠則乘象或乘一木杠四人舁之先令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箭刀槍手牌等其民望之膜拜一而止日或一再出每歲稻熟王自刈一把從者及群婦女競刈之其王或以兄為副王或以弟為次王設高官凡八員東西南北各二分治其事無奉祿令其所管土俗資給之別置文吏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貨等事亦無奉祿但給魚鮭充食及免調役而已又有司帑廩者十二員主軍卒者二百餘員皆無月奉勝兵萬餘人月給秔米二斛冬夏衣布各三匹至五匹每夕唯王升床而臥諸臣皆寢於地尊親近之臣見王即胡跪作禮稍疏遠者但拱手而已其風俗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有遊船之戲定十一月十五日為冬至人皆相賀州縣以土產物帛獻其王每歲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為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人有疾病旋采生藥服食地不產茶亦不知醞釀之法止飲椰子酒兼食檳榔刑禁亦設枷鎖小過以四人捉伏於地藤杖鞭之二人左右更互捶扑量其或五六十至一百當死者以繩繫於樹用梭槍舂喉而殊其首若故殺劫殺令象踏之或以鼻捲撲於地象皆素習將刑人即令豢養之以數諭之悉能曉焉犯姦者男女共入牛以贖罪負國王物者以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其國前代罕與中國通周顯德中其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莆訶散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菩薩石又有薔薇水灑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熾皆貯以琉璃瓶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陁盤遣使莆訶散來朝表章書於貝多葉以香木函盛之貢犀角象牙龍腦香藥孔雀四大食瓶二十使迴錫賚有差以器幣優賜其王三年又貢象牙二十二株乳香千斤乾德四年其王悉利因陁盤遣使因陁玢李帝婆羅貢馴象牯犀象牙白氎哥縵越諾王妻波良僕瑁男占謀律秀瓊等各貢香藥五年又遣使李哷李被瑳相繼來貢獻開寶三年遣使貢方物雌象一四年悉利多盤副國王李耨王妻郭氏子蒲路雞波羅等並遣使來貢五年其王波美稅褐印茶遣使莆訶散來貢六年又貢七年又貢孔雀傘二西天烽鐵四十斤九年遣使朱陁利陳陀野等來貢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稅陽布印茶遣使李牌來貢三年其王及男遣智遣使來貢四年遣使李木吒哆來貢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九十三人獻於京師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之給衣服資糧遣還占城詔諭其王七年遣使乘象入貢詔留象廣州畜養之八年獻馴象能拜伏詔畜於京畿寧陵縣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盤吳日歡遣婆羅門金歌麻獻方物

且訴爲交州所侵，詔答令保國睦鄰。三年，其王劉繼宗遣使李朝仙來貢。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羅遏爲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關送占城夷人斯當李娘幷其族一百五十人來歸，分隸南海、清遠縣。端拱元年，廣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求附。淳化元年，新王楊陁排自稱新坐佛逝國楊陁排，遣使李臻貢馴犀方物，表訴爲交州所攻，國中人民財寶皆爲所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三年，遣使李良莆貢方物，賜其王白馬二、兵器等。本國僧淨戒獻龍腦、金鈴、銅香爐、如意等，各優賜之。至道元年正月，其王遣使來貢，表奉言：「前進奉使李良莆迴，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疋、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張及箭等，戴恩感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僻遠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蕃夷山國，曲加優賜。然臣自爲土長，聲勢尙卑，常時外國頗相侵撓，況以前民庶如芥蔕風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賜臣內閑騏駿及旗幟兵器等，隣國聞之，知臣荷大國之寵，而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若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綿邈，不啻數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全而至，皆聖德之所及也。自前本國進奉，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天威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貢使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判官李磨勿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沉香百斤、夾箋黃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雞二萬四千三百雙、胡椒二百斤、簟席五，前件物固非珍奇，惟表鹹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殊珍，惟重良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棄懇求，若使介兩歸，願垂頒賜，臣之幸矣。兼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管界，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兵籍以付常占，令造船船乘便風部領歸國，冀得安其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上覽表，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爲常制。咸平二年，其王楊普俱毗茶逸施離遣使朱陳堯、副使蒲薩陀婆、判官黎姑倫以犀象、玳瑁、香藥來貢，賜堯等冠帶衣褥有差。景德元年，又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等賜之。四年，遣使布祿爹地加等奉表來朝，表函藉以文錦，詞曰：「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離頓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居於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瞻昌時，實邁往跡。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業茂前王，功芳祖后。蒼生是念，黃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爲臣妾，眞風遍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欣抃。臣生於邊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閣，尙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隣無侵奪，俗有舒蘇，每歲拜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霑行葦，福及豚魚，特因迴人，頒賜戎器，臣本土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幸，曷答洪恩。聖君既念於賓王，微懇肯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祿爹地加、副使臣除逋麻瑕珈耶、判官臣皮霸抵一行人力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虔望睿明，甫寬譴戮。專信臣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重加賜賚，蓋念忝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干冒宸旒，不任死罪。」布祿爹地加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於佛逝，北去舊所七百里。使還，賜物甚厚。

大中祥符三年，國主施離霞離鼻麻底遣使朱浡禮來貢。四年，遣使貢師子，詔畜於苑中。使者留二蠻人以給豢養，上憐其懷土，厚給資糧遣還。八年，遣使波輪訶羅帝來貢。訶羅帝因上言：有弟陶珠，頃自交州押馴象赴闕，今幸得見，欲攜以還。許之，仍賜陶珠衣幣裝錢。天禧二年，其王尸嘿排摩惵遣使羅皮帝加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荳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箋香二百斤、別箋一劑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檳榔千五百斤來貢。羅皮帝加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卽累歲不達矣。三年，使還，詔賜尸嘿排摩惵銀四千七百兩，幷戎器鞍馬。海上又有蒲端國、三麻蘭國、勿巡國、蒲婆衆國，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並遣使來貢。先是，咸平、景德中，蒲端國主其陵數遣使來貢方物，及獻紅鸚鵡。其後國主悉離琶大遐至亦以金版鐫表來上。其使已絮漢上言：伏見詔旨給賜占城使鞍勒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

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請賜雜綵小旗五從之天聖八年十月古城王陽補孤施離皮蘭德加拔麻疊遣使李蒲薩麻瑕陁琶來貢木香玳瑁乳香犀角象牙慶曆元年九月廣東商人邵保見軍賊鄂鄰百餘人在占城轉運司選使臣二人賫詔書器幣賜占城購鄂鄰致闕下餘黨令就戮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刑卜施離值星霞弗遣使獻馴象三皇祐二年正月又使俱舍唎波微收羅婆麻提楊卜貢象牙二百一犀角七十九表二通一以本國書一以中國書五年四月其使蒲思馬應來貢方物嘉祐元年閏三月其使蒲息陁琶貢方物還至太平州江岸崩沉失行橐明年正月詔廣州賜銀千兩六年九月又獻馴象七年正月廣西安撫經略司言占臘素不習兵與交阯鄰常苦侵軼而占城復近修武備以抗交阯將繇廣東路入貢京師望撫以恩信五月其使頓琶尼來貢方物六月賜其王施里律茶盤麻常楊溥白馬一從其求也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陁般摩提婆遣使貢方物乞市騾馬詔賜白馬一令於廣州買騾以歸五年貢瑠璃珊瑚酒器龍腦乳香丁香蓽登茄紫礦七年交州李乾德言其王領兵三千人并妻子來降以正月至本道九年復遣使來言其國自海道抵真臘一月程西北抵交州四十日皆山路所治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王年三十六歲著大食錦或川法錦大衫七條金纓珞戴七寶裝成金冠躡紅皮履出則從者五百人十婦人執金柈合貯檳榔導以樂王師討交阯以其素仇詔使乘機協力除蕩行營戰棹都監楊從先遣小校樊實諭旨實還言其國選兵七千扼賊要路其王以木葉書回牒詔使上之然亦不能成功後兩國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詔遇朔日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交人入垂拱殿而占城趍紫宸大宴則東西坐元祐七年又表言如天朝討交阯願率兵掩襲朝廷以交阯數入貢不絕臣節難以興師答敕書報之而以其使夏保故倫軋丹副使傍木知突爲保順郎將政和中授其王楊卜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楊卜麻疊言身廉化外不霑祿食願得薄授奉給壯觀小國許之宣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自是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建炎三年楊卜麻疊遣使入貢遇郊恩制授檢校太傳加食邑紹興二十五年其子鄒時闌巴嗣立遣使進方物求封爵錫宴於懷遠驛以其父初封之爵授之報賜甚厚乾道三年子鄒亞娜嗣掠大食國方物遣人來貢以求封爵爲其國人所訴詔卻之遂不講其封七年閩人有泛海之吉陽軍者風泊其舟抵占城其國方與真臘戰皆乘大象勝負不能決閩人教其王當習騎射以勝之王大說具舟送之吉陽市得馬數十疋歸戰大捷明年復來瓊州拒之憤怒大掠而歸淳熙二年嚴馬禁不得售外蕃三年占城歸所掠生口八十三人求通商詔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真臘傳其國都慶元以來真臘大舉伐占城以復讎殺戮殆盡俘其主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真臘

真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有銅臺列銅塔二十有四銅象八以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政和六年十二月遣進奏使奏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安化郎將摩君明稽嗯等十四人來貢賜以朝服僧哥言萬里遠國仰投聖化尚拘卉服未稱區區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賜詔從之仍以其事付史館書諸策明年三月辭去宣和二年又遣郎將摩臘摩禿防來朝廷官封其王與占城等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裒賓深檢校司徒加食邑遂定爲常制其屬邑有真里富在西南隅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爲鄰所部有六十餘聚落慶元六年其國主立二十年矣遣使奉表貢方物及馴象二詔優其報賜以海道遠涉後毋再入貢

蒲甘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尚書省言注輦役屬三佛齊故熙寧中敕書以大背紙緘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阯諸國禮凡制詔並書以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閙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襆緘封以往從之

遯黎國元祐四年般次玲移四抹罘迷篤賚于闐國黑汗王幷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居真臘闍婆之閒所管十五州土產紅藤紫礦箋沉香檳榔椰子無緡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四時之氣多熱少寒

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其地無麥有米及靑白豆雞魚鵝鴨頗類中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麴糵所醞飲之亦醉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爲樂國中文字用梵書以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即用焉累甓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散居城外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糧糗汎海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貢物授其使都蕃長蒲訶栗立寧遠將軍建隆元年九月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來朝貢二年夏又遣使蒲蔑貢方物是冬其王室利烏耶遣使茶野伽副使嘉末吒朝貢其國號生留王李犀林男迷日來亦遣使同至貢方物三年春室利烏耶又遣使李麗林副使李𩪝末判官吒壁等來貢迴賜以白犛牛尾白磁器銀器錦線鞍韉二副開寶四年遣使李何末以水晶火油來貢五年又來貢七年又貢象牙乳香薔薇水萬歲棗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環琉璃瓶珊瑚樹八年又遣使蒲陁漢等貢方物賜以冠帶器幣太平興國五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誨乘舶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其王遐至遣使蒲押陁羅來貢水晶佛錦布犀牙香藥雍熙二年舶主金花茶以方物來獻端拱元年遣使蒲押陀黎貢方物淳化三年冬廣州上言蒲押陁黎前年自京迴聞本國爲闍婆所侵住南海凡一年今春乘舶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詔諭本國從之咸平六年其王思離咮囉無尼佛麻調華遣使李加排副使無陁李南悲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幷鑄鐘以賜授加排歸德將軍無陁李南悲懷化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其王思離麻囉皮遣使李眉地副使蒲婆藍判官麻河勿來貢許赴泰山陪位於朝覲壇遣賜甚厚天禧元年其王霞遲蘇勿吒蒲迷遣使蒲謀西等奉金字表貢眞珠象牙梵夾經崑崙奴詔許謁會靈觀游太淸寺金明池及還賜其國詔書禮物以慰奬之天聖六年八月其王室離疊華遣使蒲押陀羅歇及副使判官亞加盧等來貢方物舊制遠國使人貢賜以閒金塗銀帶時特以渾金帶賜之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賜詔寵之曰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夫忠義而來者莫不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悅慕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元豐中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眞珠婆律薰陸香備方物廣州受表入言俟報乃護至闕下天子念其道里遙遠每優賜遣歸二年賜錢六萬四千緡銀一萬五百兩官其使羣陀畢羅爲寧遠將軍官陀旁亞里爲保順郎將畢羅乞買金帶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師牒皆如所請給之三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主管國事國王之女唐字書寄龍腦及布與提舉市舶孫迥迥不敢受言於朝詔令估直輸之官悉市帛以報五年遣使皮襪副使胡仙判官地華加羅來入見以金蓮花貯眞珠龍腦撒殿官皮襪爲懷遠將軍胡仙加羅爲郎將加羅還至雍邱病死賻以絹五十疋六年又以其使薩打華滿爲將軍副使羅悉沙文判官悉理沙文爲郎將紹聖中再入貢紹興二十六年其王悉利麻霞囉陀遣使入貢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乎方物也其王復以珠獻宰臣秦檜時檜已死詔償其直而收之淳熙五年復遣使貢方物詔免赴闕館於泉州

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阯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鼈雞鴨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水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銀犀牙箋沉檀香茴香胡椒檳榔硫黃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絞吉貝布剪銀葉爲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室宇壯麗飾以金碧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蝚丹樹蝦蝚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桃椰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奉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

員目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殆千員分主城池帑廩及軍卒其領
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每半歲亦給金有差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
黃金於女家以娶之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有山馬可乘跨或乘軟兜樂有橫笛
鼓板亦能舞土人被髮其衣裝纏胸以下至於膝疾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
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眞珠爲沒爹蝦羅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崑燉盧林謂犀
爲低密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絕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
使陁湛使副蒲亞里判官李陁那假澄等來朝貢陁湛云中國有眞主本國乃
修朝貢之禮國王貢象牙眞珠繡花銷金及繡絲絞雜色絲絞吉貝織雜色絞
布檀香玳瑁檳榔盤犀裝劍金銀裝劍藤織花簟白鸚鵡七寶飾檀香亭子其
使別貢玳瑁龍腦丁香藤織花簟先是朝貢使汎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縣
掌市舶監察御史張肅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譯者言
云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
一號曰夏至馬囉夜王妃曰落肩娑婆利本國亦署置僚屬又其方言目舶主
爲勃荷王妻曰勃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椎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顏
色靑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膜拜一子項戴金連鎖子手有金鈎以帛帶
縈之名阿嚕其國與三佛齊有讎怨互相攻戰本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
之聲卽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
其餘使既至上令有司優待久之使還賜金帛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
其使云鄰國名婆羅門有善法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大觀三年六
月遣使入貢詔禮之如交阯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
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闍婆國主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闍
婆國王食邑二千四百戶實封一千戶悉里地茶蘭固野可特授檢校司空加
食邑實封紹興二年復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由三佛齊風飄月餘可至其國王每巡行先期遣兵百
餘人持水灑地上以防飇風揚沙塵列鼎百以進食日一易之置翰林官供王

飮食俗喜戰鬬習刀稍善射擊雜白銀爲錢產眞珠番布其國最遠番船罕到
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國矣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摩
逸各三十日程皆計順風爲則其國以版爲城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
其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牀若出卽
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戰鬬者則持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
之於身護其腹背其地無麥有麻稻又有羊及雞魚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
飮椰子酒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
出金銀成其禮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轝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凡七年
則不復祀矣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地熱多風雨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鉢歌
舞爲樂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食食訖棄之其國鄰於底門國有藥樹
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
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使副蒲亞里判官哥心等齎表貢大片龍
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
底凡一家底並二十兩龍腦版五玳瑁殼一百檀香三橛象牙六株表云爲皇
帝千萬歲壽望不責小國微薄之禮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國紙類木
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以華
言譯之云勃泥國王向打稽首拜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願皇帝萬歲壽今遣
使進貢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有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
自中朝來比詣闍婆國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皆大喜
卽造舶船令蒲盧歇導達入朝貢所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
貢每年修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國
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其表文如是詔館其使於禮賓院優賜以遣之元豐五
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船歸國從之

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
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城七重高

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塼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果雜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卽主之所居室四百餘區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亞盧尼羅琶離蕭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婆輪岑本蹄揭蹄閣黎池離那部尼遮古林亞里者林其南八曰無雅加黎麻藍眉古黎苦低舍里尼密多羅摩伽藍蒲登蒙伽林伽藍琶里琶離遊亞林池蒙伽藍其北十二曰撥囉耶無沒离江林加里蒙伽藍漆結麻藍樫折蒙伽藍皮林伽藍浦稜和藍堡琶來田注离盧婆囉迷蒙伽藍今國主相傳三世矣民有罪卽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繫於木格笞五十至一百重者卽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主與四侍郎膜拜于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掌饌執事用婦人其嫁娶先用金銀指環使媒婦至女家後二日會男家親族約以土田生畜檳榔酒等稱其有無爲禮女家復以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所服錦衣遺壻若男欲離女則不取聘財女却男則倍償之其兵陣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槍次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地產眞珠象牙珊瑚頗黎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雞鸚鵡果有餘甘藤羅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婆羅密等花有白末利散絲蛇臍佛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有綠豆黑豆麥稻地宜竹自昔未嘗朝貢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主羅茶羅乍遣進奉使侍郞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亞勒加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奉眞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誠其國主表曰臣羅茶羅乍言昨遇舶船商人到本國告稱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敬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劍戟鑄而籠園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天垂孔彰帝文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醯雞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恨年屬於桑榆阻身陳於玉帛炯滄溟之曠絕在跋涉以稍艱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羶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來貢凡眞珠衫帽各一眞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初羅茶羅乍旣聞商船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郍勿丹山娑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塚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詔閤門祗候史祐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龜茲使其年承天節三文等請於啓聖禪院會僧以祝聖壽明年使回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天禧四年又遣使琶欄得麻烈呧奉方物入貢至廣州病死守臣以其表聞詔廣州宴犒從者厚賜以遣之明道二年十月其王尸離囉茶印陁囉注囉遣使蒲押陁離等以泥金表進眞珠衫帽及眞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使舍人符惟忠假鴻臚少卿押伴蒲押陁離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心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二月以蒲押陁離爲金紫光祿大夫懷化將軍還本國熙寧十年國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麻瑠璃大洗盤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鵬砂丁香使副以眞珠龍腦登陛跪而撒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藥宣勞之以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有差答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丹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

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爲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地出犀、象、鍮石、紫草、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雪霜。未嘗至中國。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吉馬、副使打腊、判官皮泥等九人來貢木香千斤，鍮鑞各百斤，胡黃連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紅氈一合，花布四段，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獎之。

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九

外國六

天竺 于闐 高昌 回鶻 大食 層檀
龜茲 沙州 拂菻

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復曰婆羅門俗宗浮圖道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身毒爲昆明所閉莫能通至漢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由是其教傳於中國梁武帝後魏宣武皆來貢獻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唐貞觀以後朝貢相繼則天天授中五天竺王並來朝獻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復至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並詔諭其國令人引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冬東印度王子穰結說囉來朝貢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爲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室衆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卽僞爲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衆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慚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沉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徙曩同施護者烏塡曩國人其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誐囉賀囉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誐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末曩囉國又西行十二日至鉢賴野迦國又西行六十日至迦囉拏俱惹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摩囉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囉囉國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茶國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拏國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護之所述云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附表願至中國譯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後募緣製龍寶蓋袈裟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諸國勅書遂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國主讚坦羅西天王子謨馱仙書以遣之雍熙中衞州僧辭澣自西域還與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遊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大紬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候王及妃出遊卽迎隨伸訴署國相四人庶務並委裁制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沒用錦綵爲衣每遊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貿易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天聖二年九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于闐國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安史之亂絕不復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

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鄴持節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其使言本國去京師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東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崑岡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每歲秋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土宜蒲萄人多醞以爲酒甚美俗事妖神乾德三年五月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其國宰相因善名等來致書樞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國太祖令崇矩以書及器幣報之至是冬沙門道圓自西域還經于闐與其朝貢使至四年又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開寶二年遣使直末山來貢且言本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十七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善名復至貢阿魏子賜號昭化大師因令還取玉又國王男總嘗貢玉欛刀亦厚賜報之四年其國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許之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廝温等以方物來貢廝温跪奏曰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與遠人作主上詢以在路幾時去此幾里對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嘗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益以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即齎往亦與命使無異也初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虛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以獻天聖三年十二月遣使羅面于多副使金三監使安多都監趙多來朝貢玉鞍轡白玉帶胡錦獨峯橐駝乳香硇砂詔給還其直館于都亭西驛別賜襲衣金帶銀器百兩衣著二百羅面于多金帶嘉祐八年八月遣使羅撒温獻方物十一月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斫鱗黑韓王羅撒温言其王乞賜此號也于闐謂金翅鳥爲斫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也羅撒温等以獻物賜直少不受及請所獻獨峯橐駝詔以遠人特別賜錢五千貫以橐駝還之而與其已賜之直其後數以方物來獻熙寧以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虎珀花蕊布硇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腽肭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暈錦旋襴衣金帶器幣宰相則盤毬雲錦夾襴地產乳香來輒羣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始詔惟齎表及方物馬驢乃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貢四年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複數百言董氈使導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前三輩使人皆已朝見錫賚遣發賜勅書諭之神宗嘗問其使去國歲月所經何國及有無鈔略對曰去國四年道塗居其半歷黃頭回紇青唐惟懼契丹鈔略耳因使之圖上諸國距漢境遠近爲書以授李憲八年九月遣使入貢使者爲神宗飯僧追福賜錢百萬還其所貢師子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間歲一聽至闕八年請討夏國不許紹聖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篤又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詔厚答其意知秦州游師雄言于闐大食拂林等國貢奉般次踵至有司憚於貢賚抑留邊方限二歲一進外夷慕義萬里而至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于宣和朝享不絕

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敞人民昌盛以爲名焉後魏初沮渠無諱自署高昌太守無諱死茹茹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有王始於此後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地爲西州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爲國語訛亦云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建隆三年四月西州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鶻

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盞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廝蘭漢遣都督麥索溫來獻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八年其使安鶻盧來貢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還敘其行程來獻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女嗎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為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次歷臥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次歷阿墩族經馬鬃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鴈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勑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神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飛鳥群萃河濱或起飛即為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鴈樂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氎繡文花蕊布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歷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石為筒貯水激以射或以水交潑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游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樂於其間游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勑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祿黠戞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絶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絶無夭死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放牧平川中彌亙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為群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鼬鷙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月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為優戲至暮明日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游佛寺曰應運大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鞵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匹其駑馬充食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謂其王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國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景德元年又遣使金延福來貢

回鶻本匈奴之別裔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勒後稱回紇其君長曰可汗自貞觀以後朝貢不絕至德初出兵助國討平安史之亂故累朝恩禮最重然而恃功橫恣朝廷雖患其邀求無厭然頗姑息聽從之元和中訛為回鶻會昌中其國衰亂其相馺職者擁外甥將龐勒西奔安西既而回鶻為幽州張仲武所破龐勒乃自稱可汗居甘沙西州無復昔時之盛矣歷梁後唐晉漢周皆遣使朝貢後唐同光中冊其國王仁美為英義可汗仁美卒其弟仁裕立冊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中又改為奉化可汗仁裕卒子景瓊立先是唐朝繼以公主下嫁故回鶻世稱中朝為舅中朝每賜答詔亦曰外甥五代之後皆因之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犛牛尾貂鼠等三年遣使趙黨誓等四十七人以團玉琥珀紅白犛牛尾為貢開寶中累遣使貢方物其宰相鞠仙越亦貢馬太平興國二年冬遣殿直張璨齎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五年甘沙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密禮遏遣使裴溢的等四人以橐駞名馬珊瑚琥珀來獻雍熙元年四月西州回鶻與婆羅門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煙同入貢四年合羅川回鶻第四族首領遣使朝貢端拱二年九月回鶻都督石仁政麼囉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黃水州巡檢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統屬諸部入貢多由其地麼囉王子自云向為靈州馮暉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袍銀帶賜之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峯無峯橐駞賓鐵劍甲琉璃器來貢萬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亦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獻因降詔祿勝曰賊遷凶悖人神所棄卿世濟忠烈義篤舅甥繼上奏封備陳方略且欲大舉精甲就覆殘妖拓土西陲獻俘北闕可汗功業其可勝言嘉歎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統制特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賜祿勝器服景德元年夜落紇遣使來貢四年又遣尼法仙等來朝獻馬仍許法仙遊五臺山又遣僧翟入奏來獻馬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夏州萬子等軍主領族兵趨回鶻回鶻設伏要路示弱不與鬭俟其過奮起擊之剿戮殆盡其生擒者回鶻驅坐於野悉以所獲資糧示之曰爾輩狐鼠規求小利我則不然遂盡焚而殺之唯萬子軍主挺身走鎮戎軍以聞上曰回鶻嘗殺繼遷世為讎敵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軼之狀意頗輕視之量其兵勢德明未易敵也其年夜落紇寶物公主及沒孤公主娑溫宰相各遣使來貢東封禮成以可汗王進奉使姚進為寧遠將軍寶物公主進奉曹進為安化郎將賜以袍笏又賜夜落紇介冑二年又遣左溫宰相何居錄越樞密使翟符守榮等來貢是年龜茲國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副監使翟進來進香藥花蕊布名馬獨峯駞大尾羊玉鞍勒琥珀瑜石等四年翟符守榮等三十人請從祀汾陰其年夜落紇遣使貢方物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禮成以翟符守榮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安殿民為保順郎將餘皆賜冠帶器幣其年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立功首領請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勑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六年龜茲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對于長春殿獻名馬弓箭鞍勒團玉香藥等優詔答之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為夏州鈔奪及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既而嗗廝羅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為讎敵五年秦州遣指揮使楊知進譯者郭敏送進奉使至甘州會宗哥怨隙阻歸路遂留知進等不敢遣八年敏方得還可汗王夜落隔上表言寶物公主疾死以西涼人蘇守信劫亂不時奏聞又謝恩賜寶鈿銀匣歷日及安撫詔書仍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九年楊知進亦至遂遣郭敏賜宗哥詔書并甘州可汗器幣其年使來朝貢言夜落隔卒九宰相諸部落奉夜落隔歸化為可汗王領國事天禧二年夜落隔歸化遣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同龜茲國可汗王智海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五月甘州夜落隔通順遣使阿葛之王文貴來貢方物六月詔甘州回紇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五月遣使都督翟信等十四人來貢馬及黃湖綿細白氎三年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溫訛進馬乳香賜銀器金帶衣著暈錦旋襴有差五年

八月遣使安萬東等一十四人來貢方物六年二月遣人貢方物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爲軍主歲給綵二十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勑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遣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合其衆剽略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乾德四年僧行勤遊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告以賜是年本國及占城闍婆又致禮物于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來上因詔自今勿以爲獻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國王訶黎佛又遣使不囉海九年又遣使蒲希密皆以方物來貢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詔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縑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元年國人花茶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淳化四年又遣其副酋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船主蒲希密至海南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其表曰大食舶主臣蒲希密上言衆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賡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顧惟殊俗景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頗鬱朝天之願昨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奉盛稱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商阜通遠物臣遂乘海船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則離居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念衰老病不能與還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蕃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詔賜希密勑書錦袍銀器束帛等以答之至道元年其國船主蒲押陁黎齎蒲希密表來獻白龍腦一百兩腽肭臍五十對龍鹽一銀合眼藥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甕千年棗船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船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錦二段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諾三段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船至廣州迨今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昉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聖恩降勑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閒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太宗因問其國對云與大秦國相鄰爲其統屬今本國所管之民纔及數千有都城介山海間又問其山澤所出對云惟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上賜以襲衣冠帶被褥等物令閤門宴犒訖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蒲希密黃金準其所貢之直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來朝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戊至三年船主陁婆離遣使穆吉鼻來貢吉鼻還賜陁婆離詔書并器服鞍馬六年又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贍威顏卽獻此乞不給回賜真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景德元年又遣使來時與三佛齊蒲端國使並在京師會上元觀燈皆賜錢縱其宴飲其秋蕃客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占城使來優加館餼之禮許偏至苑囿寺觀遊覽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車駕東封船主陁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又船主李亞勿遣使麻勿來獻玉圭並優賜器幣袍帶并賜國主銀飾繩床水罐器械旗幟鞍勒馬等四年祀汾陰又遣歸德將軍陁羅離進缾香象牙琥珀無名異繡絲紅絲碧黄綿細越諾紅駝毛閒金線壁衣碧白琉璃酒器薔薇水千年棗等詔令陪位禮成並賜冠帶服物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船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天禧三年遣使蒲麻勿陁婆離副使蒲加心等來貢先是其入

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來貢恐爲西人鈔略乃詔自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至和嘉祐間四貢方物最後以其首領蒲沙乙爲武寧司階熙寧中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爲將軍詔但授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巡有陁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跋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貢又有龍腦兜羅錦毬錦襖蕃花簟陁婆有金飾壽帶連環臂釧數珠之屬政和中橫州士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沿道故滯留彊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詔提點刑獄置獄推治因詔自今蕃夷入貢並選承務郎以上清幹官押伴按程而行無故不得過一日乞取買市者論以自盜云其國在泉州西北舟行四十餘日至藍里次年乘風颿又六十餘日始達其國地雄壯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朔望冠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活石爲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略與中國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建炎三年遣使奉寶玉珠貝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修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線今復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却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亦厚加賜與而不貪其利故遠人懷之而貢賦不絕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冬暖貴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白氎布出入乘象馬有奉祿其法輕罪杖重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綿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駝馬犀象藥有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薰陸產真珠玻璃密沙華三酒交易用錢官自鑄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居一分禁民私鑄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賚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

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麥瓜果西至大食國行六十日東至夏州九十日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自天聖至景祐四年入貢者五最後賜以佛經一藏熙寧四年使李延慶曹福入貢五年又使盧大明篤都入貢紹聖三年使大首領阿連撒羅等三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經略使以其罕通使請令於熙秦州博買而估所賚物價答賜遣還從之

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爲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惟深領州事至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子延恭爲瓜州防禦使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貢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本軍節度弟延晟爲瓜州刺史延瑞爲衙內都虞候咸平四年封延祿爲譙郡王五年延祿延瑞爲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宗允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瓜州宗壽子賢順爲衙內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弟延惠爲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賢順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詔賜之至天聖初遣使來謝貢乳香硇砂玉團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貢方物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西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黃紫並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惟夏秋兩得奉給金錢錦穀帛以治事大小爲差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鬭戰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來

往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禁民私造。
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玉帛二百匹。白金瓶。襲衣金束帶。

宋史卷四百九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五十

外國七

流求國 定安國 渤海國 日本國 党項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烟火相望其國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為藩以刀矟弓矢劍鼓為兵器眎月盈虧以紀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斂有事則均稅旁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淳熙間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匙筯人閉戶則免但刓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筯則頫拾之見鐵騎則爭刓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鎗繫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不駕舟楫惟縛竹為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遁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真遣使入貢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犄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讎侵侮不已聞中國用兵北討欲依王師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真遣使來貢路由本國乃托其使附表來上云定安國王臣烏玄明言伏遇聖主洽天地之恩撫夷貊之俗臣玄明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本性而頃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于今而又扶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臣玄明誠懇誠願頓首頓首其末題云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玄明表上聖皇帝前上答以詔書曰勑定安國王烏玄明女真使至得所上表以朕嘗賜手詔諭旨且陳感激卿遠國豪帥名王茂緒奄有馬韓之地介于鯨海之表彊敵吞併失其故土沉冤未報積憤奚伸矧彼獯戎尚搖蠆毒出師以薄伐乘天災之流行敗衂相尋滅亡可待今國家已于邊郡廣屯重兵只俟嚴冬即申天討卿若能追念累世之恥宿戒舉國之師當予伐罪之秋展爾復仇之志期漢底定爵賞有加宜思永圖無失良便而況渤海顧歸於朝化扶餘已背於賊庭勵乃宿心糾其協力克期同舉必集大勳倘阻重溟未遑遣使倚注之切鑒寐寧忘以詔付女真使令齎以賜之端拱二年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獻馬雕羽鳴鏑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女真使上表其後不復至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唐高宗平高麗徙其人居中國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攻陷營府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遼東睿宗以為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國併有扶餘肅慎等十餘國曆唐梁後唐朝貢不絕後唐天成初為契丹阿保機攻扶餘城下之改扶餘為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阿保機死渤海王復攻扶餘不能克歷長興清泰遣使朝貢周顯德初其酋豪崔烏斯等三十人來歸其後隔絕不能通中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勳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以鸞河為渤海都指揮使六年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曰朕纂紹丕構奄有四海普天之下罔不率俾矧太原封域國之保障頃因竊據遂相承襲倚遼為援歷世逋誅朕前歲親提銳旅盡護諸將拔并門之孤壘斷匈奴之右臂眷言弔伐以蘇黔黎蠢茲北戎非理構怨輒肆荐食犯我村略一昨出師逆擊斬獲甚衆今欲鼓行深入席捲長驅焚其龍庭大殲醜類素聞爾國密邇寇讎迫於吞并力不能制因而服屬困於率割當靈旗破敵之際是鄰邦雪憤之日所宜盡出族帳佐予兵鋒俟其翦滅沛然封賞幽薊土宇復歸中原朔漢之外悉以相與勗乃協力朕不食言時將大舉征契丹故降是詔諭旨九年春宴大明殿因召大鸞河慰撫久之上謂殿前都校劉延翰曰鸞河渤海豪帥束身歸我嘉其忠順夫夷落之俗以馳騁為樂候高秋戒候當與駿馬數十匹令出郊遊獵以遂其性因以緡錢十萬并酒賜之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為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

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次瞻波尊次萬魂尊次利利魂尊次國狹槌尊次角龔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弉諾尊次素戔烏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次炎尊次彥瀲尊凡二十三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太和州橿原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天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鎮國香椎大神次神功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爲太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宣化天皇次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於百濟國當此土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

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統天皇次文武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皈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當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遣僧宗叡入唐傳教當光啓元年也次仁和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爲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道有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麼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七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褹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皆奝然所記云按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遣使致書唐永徽五年遣使獻琥珀馬腦長安二年遣其朝臣真人貢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天寶十二年又遣使來貢元和元年遣高階真人來貢開成四年又遣使來貢此與其所記皆同大中光

啓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至中國唐書中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乃開
元二十三年大歷十二年建中元年皆來朝貢其記不載太宗召見奝然存撫
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
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
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
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爲子孫之計使
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
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褾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
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復求詣五臺
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二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
德船歸其國後數年仁德還奝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
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
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
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
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
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瓌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嚴
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迴文神
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
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
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
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
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
法師位嘉因并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
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又別啓貢佛經納靑木函琥珀靑紅白水晶紅
黑木槵子念珠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納法
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鬘二頭又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
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
硯一鹿毛筆松煙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
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十橛螺鈿書
案一螺鈿書几一金銀蒔繪平筥一合納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納貂裘一領
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屛風一雙石流黃七百斤咸平五年
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
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無所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
髮一衣用二三縑又陳所記州名年號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
能遠詰其故國中不習戰鬭賜木吉時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等八
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
賜紫方袍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
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南賈時有傳其物貨至中國者熙寧五年有僧誠
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
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靑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
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元年使通
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
遣仲回等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乃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
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
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三
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餘人詔人日給錢
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
給常平義倉錢米以振之紹熙四年泰州及秀州華亭縣復有倭人爲風所泊
而至者詔勿取其貨出常平米振給而遣之慶元六年至平江府嘉泰二年至
定海縣詔並給錢米遣歸國

党項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後周世始強盛有細風氏費聽氏往利氏頗
超氏野亂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最爲強族唐貞觀至上元間內附散居西

北邊元和以後頗相率爲盜會昌初武宗置三使以統之在邠寧延者爲一使在鹽夏長澤者爲一使在靈武麟勝者爲一使五代亦常入貢令靈夏綏麟府環慶豐州鎭戎天德振武軍並其族帳太祖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乜埋來朝乜埋党項之大姓世居河右有捍邊之功故授以方州召令入覲而遣還開寶元年直蕩族首領啜佶等引幷人寇府州爲王師所敗詔內屬羌部十六府大首領屈遇與十二府首領羅崖領所部誅啜佶啜佶懼以其族歸順以屈遇爲檢校太保歸德將軍羅崖啜佶並爲檢校司徒懷化將軍太平興國二年二月靈州部送歲市官馬路所過族帳物粗惡羌人恚不受知州比部郎中張全操捕得十八人殺之沒入其兵仗羊馬戎人遂擾上遣使齎金帛撫賜其族與之盟始定召全操下有司鞫之決杖流登州沙門島是歲靈州通遠軍界嗓咩族折四族吐蕃村族奈嗢三家族尾落族奈家族嗓泥族剽略官綱詔靈州安守忠通遠軍董遵誨討平之六年府州外浪族首領來都等來貢馬七年豐州大首領黃羅幷弟乞蚌等來貢馬又銀州羌部拓跋遇來訴本州賦役苛虐乞移居內地詔令各守族帳又保細族結集扇動諸部夏州巡檢使梁迥率兵討平之雍熙初諸族渠帥附李繼遷爲寇詔判四方館事田仁期及閤門使王侁等相繼領兵討擊幷賜麟府銀夏豐州及日利月利族敕書招諭之二年四月侁等於銀州北破悉利諸族斬首三千六百餘級生擒八十人俘老小一千四百餘口器甲一百八十六梟僞署代州刺史折羅遇幷弟埋乞獲馬牛羊三萬計五月又於開光谷西杏子平破保寺保香族追奔二十餘里斬首八百餘級梟其首領埋乜己等五十七人生擒四十九人俘其老小三百餘人獲牛羊馬驢凡四千餘計又破保洗兩族俘三千人降五十五族獲牛羊八千計侁等又言麟州及三族砦羌人二千餘戶皆降酋長折御乜等六十四人獻馬首罪願改圖自效爲國討賊遂與部下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十級酋豪二十人李繼遷及三族砦監押折御乜皆遁去旋命內客省使郭守文自三交乘驛亟往與王侁等同領邊事五月王侁李繼隆等又破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內沒邵浪悉訛等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諸族生擒七十八人梟五十九人俘二百三十

六口牛羊驢馬千二百六十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戶六月夏州尹憲等引兵至鹽城吳移越移等四族來降憲等撫之岌伽羅膩十四族拒命憲等縱兵斬首千餘級俘擒百人焚千餘帳獲馬牛羊七千計又降銀麟夏等州三族砦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萬六千一百八十九戶酋豪折御乜羈麾來歸守文置之部下又夏州咩鬼族魔病人乜崖在南山族結黨爲寇招懷不至擒斬之梟首徇衆幷滅其族又府州女乜族首領來母崖男社正等內附因遷居茗乜族中七月賜宥州界咩兀十族首領都指揮使遇乜布等九人敕書以安撫之十一月以勒浪族十六府大首領屈遇名波族十二府大首領浪買當豐州路最爲忠順及兀泥三族首領佶移等女女四族首領殺越都等歸化並賜敕書撫之端拱元年三月火山軍言河西羌部直蕩族內附三年四月夏州趙保忠言臣準詔市馬已獲三百匹其宥州御泥布囉樹等二族黨附繼遷不肯賣馬臣遂領兵掩殺二百餘人擒百餘人其族卽降各已安撫詔書獎諭之十月繼遷寇會州熟倉族爲其首領咩嗦率來辭諸族擊走之淳化元年藏才三族都判啜尾卒其子啜香來請命乃令代其父二年七月以黃乜族降戶七百餘散于銀夏州舊地處之八月李繼遷居玉庭鎭趙保忠往襲之繼遷奔鐵斤澤貌奴猥才二族奪其牛畜二萬餘十一月繼遷寇熟倉族刺史咩嗦率來離諸族擊退之先是兀泥大首領泥中佶移內附詔授愼州節度俄復歸繼遷其長子突厥羅與首領黃羅至是以千餘帳降府州折御卿以聞降詔慰諭之趙保忠又襲破宥州御泥布羅樹二族尋各降之以其明附繼遷來上四年三月直蕩族大首領啜尾子河拔大首領馬一並來貢詔以啜尾叔羅買爲本族都監又啜尾下首領十人馬一下首領十二人皆賜錦袍銀帶器幣是年鄭文寶獻議禁靑鹽羌族四十四首領盟于楊家族引兵騎萬三千餘人入寇環州石昌鎭知環州程德玄等擊走之因詔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錢若水馳驛詣邊弛其鹽禁由是部族寧息十二月鹽州羌人酋長巢延渭爲本州刺史是年藏才西族大首領羅妹來貢五年正月以綏州羌酋蘇移山海喫母默香三人並爲懷化將軍野利鬼名乜屈啜泥三人並爲歸德郎將四月府州折御卿言銀夏州管勾生戶

入千帳族悉來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遊二族大首領崖羅藏才東族首領歲囉啜克各遣其子弟朝貢六月繼遷所驅脅固屬戎人棄駞路熟藏族首領乜遇率部族反攻繼遷其弟力戰而死既敗繼遷之衆復來歸附以遇爲檢校司空領會州刺史是年兀泥族首領黃羅內附以爲懷化將軍領昭州刺史至道元年四月以勒浪鬼女兒門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內附以馬尾爲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以勒浪樹李兒門首領沒崖爲安化郎將副首領遇兀爲保順郎將六月賜慶州界首領順州刺史李奉明澄州刺史李彥咩鹽州刺史巢延渭演州刺史李順忠環州界首領會州刺史乜遇及靈州界并河外保安保靖臨河懷遠定遠五鎮等部勅書慰撫之七月睡泥族首領你乜逋令男詣靈州言族內七百餘帳爲李繼遷劫略首領嚩逋一族奔往蕭關你乜逋一族乞賜救助詔賜以資糧環州熟倉族亂遇略奪繼遷牛馬三十餘繼遷令人招撫之亂遇答云吾一心向漢誓死不移詔以遇爲會州刺史賜帛五十匹茶五十斤二年三月以府州界五族大首領折突厥移爲安遠大將軍父死來請命也六月勒浪族副首領遇兀等百九十三人歸附貢馬七匹遇兀舊隸契丹淳化初遷族帳於府州界東至河百五十里南至府州三百里至是始朝貢上召問慰勞賜錦袍銀帶遇兀言部族多良馬今始來朝所貢未備上曰吾嘉爾忠順之節慕化來歸固不以多馬爲意也七月李繼隆出討繼遷賜麟府州兀泥巾族大首領突厥羅女女殺族大首領越都女女夢勒族大首領越移女女忙族大首領越置女女籛兒族大首領黨移沒兒族大首領莫末移路乜族大首領越移細乜族大首領慶元路才族大首領羅保細母族大首領羅保保乜凡十族勅書招懷之閏七月懷安鎮羌誘諸族寇慶州監軍趙繼昇率師擊敗之斬首三百級獲羊馬千計三年二月泥巾族大首領名悉俄首領皆移尹遇崔保羅沒信凡五人來貢馬名悉俄等舊皆內屬因李繼遷之叛徙居河北今復來貢咸平元年三月熟倉族亂遇來朝真宗嘉其誠節親見撫勞賜以器幣十月兀泥族大首領昭州刺史黃羅對于崇德殿兀泥族在黃岡積三角城龍馬川領族帳千五百戶初隸繼遷俄投府州淳化中數敗契丹及與繼遷相攻擊及繼

遷內附黃羅懼北徙過黃河今還舊地遂入貢且言繼遷既受朝命不敢侵伐上面加獎慰賜賚甚厚十二月詔直蕩族大首領鬼啜尾于金家堡置渡令諸族互市二年正月以咩逋族開道使泥埋領費州刺史十月以勒浪族十六府大首領歸德大將軍恩州刺史馬泥領本州團練使十一月藏才八族大首領皆賞羅等來獻名馬四年七月以會州刺史亂遇爲保順郎將蘇家族屈尾鼻家族都慶白馬族埋香韋移族都香爲安化郎將九月環州言繼遷所掠羌族鬼逋等徙帳來歸又繼遷諸羌族明葉示及撲咩訛猪等首領率屬內附並令給善地處之其年卑寧族首領喝鄰半祝貢名馬自稱有精騎三萬願備驅策有詔慰獎厚償其直五年咩逋族開道使費州刺史泥埋遣子城逋入貢上嘉泥埋數與繼遷戰鬬有勞授錦州團練使以其族弟屈子爲懷化將軍充本族指揮使城逋爲歸德將軍充本族都巡檢使餘首領署軍主以下各職者凡十數人又以黑山北莊郎族龍移爲安遠大將軍昧克爲懷化將軍八月河西教練使李榮等向化其年羌寇抄金明縣李繼周擊走之十月詔河西戎人歸投者還內地給以閑田時勒厥麻等三族千五百帳以濁輪砦失守越河內屬分處邊境邊臣屢言勒厥麻往來賊中恐復叛去乃徙置憲州樓煩縣遣使賜金帛撫慰十二月咩逋族遣使來貢上聞賀蘭山有小涼大涼族甚盛常恐與繼遷合勢爲患近知互有疑隙輒相攻掠朝廷欲遂撫之乃召問咩逋使者因其還特詔賜之以激其立効上又謂樞密使王繼英等曰邊臣言遷賊舉兵屢爲龍移昧克所敗此族在黃河北數萬帳或號莊郎昧克常以馬附藏才入貢頗勤外禦六年遂降詔獎慰之二月葉市族囉埋等持繼遷偽署牒率百餘帳來歸以囉埋爲本族指揮使囉胡爲軍使邠寧部署言牛羊蘇家等族殺繼遷族帳有功上曰此族持遠與險久爲賊援屢遣邊吏招諭近聞有志內附尚疑其詐果能格鬬立効詔厚賜首領等茶綵以獎激之涇原部署言者龍移卑陵山首領厮敦琶遣使稱已集本族騎兵願隨軍討賊三月以咩逋族首領泥埋領鄯州防禦使充靈州河外五鎮都巡檢使時潘羅支已援河西節制上以泥埋實與羅支犄角捍賊故加恩寵是月綏州羌部軍使拽臼等百九十五口內屬

原州熟戶裴天下等請率族兵掩擊遷黨移湖等帳來求策應部署司不報上
以戎人宜力禦賊不應沮之即詔諭諸路以精甲策應環州酋長蘇尙娘擊賊
有勞及屢告賊中機事以爲臨州刺史賜錦袍銀帶環慶部署張凝言內屬戎
人與賊界錯居屢爲脅誘臣領兵離木波鎭直湊八州原下砦招降岑移等三
十二族又至分水嶺降麻謀等二十一族柔遠鎭降巢迷等二十族遂抵業樂
降發樹羅家等一百族合四千八十戶第給袍帶物綵慰遣遷帳四月繼遷寇
洪德砦酋長慶香與乜移慶族合勢擊之以砦兵策援大敗繼遷擒四十九人
墜崖死者甚衆獲馬七十餘匹旗鼓鎧甲數百計上考陣圖以問入奏使使者
言砦兵拒賊千餘步慶香等請率部族與賊接戰上曰慶香等假王師爲援而
交鋒俘獲乃其功也悉與所獲物加賜銀綵以慶香領順州刺史乜移慶領羅
州刺史河西內屬折勳厥麻等三族請以精兵千人馬三百備征討詔嵐州撫
諭環州白馬族與繼遷戰鬭屢徙帳乏食賜廩粟又詔洪德砦歸附戎人給內
地土田貸以口糧五月唐龍鎭上言鎭有貿易于府州者爲州人邀殺盡奪資
畜乃詔府州自今許令互市切加存撫六月瓦窰沒剩加羅昧克等族濟河擊
敗繼遷黨優詔撫問七月補狸野族首領子阿宜爲懷安將軍八月原渭等州
言本界戎人來附者八部二十五族令詰吏納質以環州蘇尙娘子擎娘爲臨
州刺史府州入族都校明義等言屢于麟州屈野川擊繼遷及緣邊六七柵防
遏皆有克獲詔獎賚之仍令府州常以勁兵援助勿失機便景德元年正月麟
府路言附契丹戎人言泥族拔黃太尉率三百餘帳內屬拔黃本大族居黃河
北古豐州前數犯邊阻市馬之路其首領容貌甚偉有智勇桀黠難制契丹結
之署爲太尉今悉衆款塞詔府州厚賜茶綵給公田依險居之計口賦粟且戒
唐龍鎭無得侵擾三月宋師恭破羌賊於柳谷川斬其帳族千餘人以還六月
洪德砦言羌俗羅泥天王等首領率屬來附八月野雞族侵掠環慶界詔邊臣
和斷如其不從則脅以兵威九月鎭戎軍言先叛去熟魏族酋長茄羅兀贓成
王等三族應詔撫諭各率屬來歸二年熟戶旺家族擊夏兵擒軍主一人以獻
環州言戎人入寇擊走之擒酋將慶移送闕下請斬于藁街上特貸死配淮南

原州野狸族首領廝多逋丹卒其子阿酌代爲首領且乞奉料詔諭以立功則
賜之三年府州折惟昌言兀泥族大首領名崖從父威信爲趙德明白池軍主
密遣使諭名崖云德明雖外託修貢之名而點閱兵馬尤急必恐劫掠山界名
崖以告上嘉之降詔撫諭就賜錦袍銀帶九月秦州言野兒和尙族部落尤大
能稟朝命凡諸族爲寇盜者輒遏絕之請加旌別詔補三班都首領十一月鎭
戎軍曹瑋言叛去酋長蘇尙娘復求歸附詔報瑋曰尙娘反覆無信特恐狙詐
以誤邊吏又使德明緣此爲詞不可納也四年唐龍鎭羌族來美與其叔璘不
叶召契丹破之來依府州璘美非大族常持兩端頃亦寇鈔近界發兵趣之則
走河之東曰東壖契丹加兵則入河之西曰西壖地極險阻介卒騎兵所不能
及至是上亦憫其窮而款塞特優容之會契丹使至即令諭其事仍還所掠璘
美人畜其族人懷正又與璘互相讎劫側近帳族不寧詔遣使召而盟之依本
俗法和斷大中祥符元年鄜延鈐轄言小湖臥浪族軍主晏成近塞往時出師
皆命爲前鋒甚著誠節詔補侍禁二年六月麟府鈐轄言杜慶族依援唐龍鎭
數侵別帳請發熟戶兵擊之上曰戎落皆吾民也宜以道撫之不許其年兀泥
族大首領名崖同府州折惟昌入貢上親加撫問特詔副都知張繼能賜射於
瓊林苑四年藏才西族中族首領奴移橫全等並遣子來朝五年環慶熟戶有
酗酒劫奪使臣馬纓者上怒令部署司重罰之六年北界尅山軍主率衆過大
里河侵熟戶爲羅勒族都囉擊走之詔以都囉爲本族指揮使且諭邊臣約飭
族帳謹守疆界勿出境追襲九月夏州略去熟戶旺家族首領都子等來歸隨
而至者又三族遣使存勞之七年涇原鈐轄曹瑋請署熟戶百帳以上大首領
爲大族軍主次指揮使又次副指揮使百帳而下爲本族指揮使從之五月瑋
言葉市族大首領艷奴歸順七月瑋又言北界萬子族謀鈔略發兵逆之大敗
于天麻川又爲魏埋等族掩擊殺其酋帥斬首千餘級八年北界酋長指揮使
浪梅娘等來投諭邊臣令追取熟戶亡入北界者即遣還梅娘九年羌兵寇小
力族巡檢李文貞率兵奮擊追斬轄邁大保首級賜文貞錦袍銀帶五月北界
毛尸族軍主浪埋骨咩族酋長乩唱巢迷族酋長渴移遇率其屬千一百九十

口牛馬雜畜千八百歸附降詔撫之天禧元年環州言北界騎兵數千來剽熟戶擊走之二年涇原路言樊家族九門都首領客廝鐸內屬以廝鐸爲軍主三年鄜延路言亡去熟戶委乞等六百九十五人及骨咩大門等族來歸四年正月又言宥州羌族臘兒率衆劫熟戶咩魏族金明都監李士彬擊之斬臘兒集七十二級俘餘衆獲甲馬三百餘五月小湖族都虞候啫嵬巡檢胡懷節等擊賊有功並進秩環州七臼族軍主近膩納質歸化以近膩領順州刺史首領惹都等十五人補官有差七月撲咩族馬訛等率屬來附十月以淮安鎮六族都軍主乞埋爲三班借職充羌部巡檢五年北界羅骨等劫剽熟戶環慶部署田敏追擊之俘獲甚衆詔獎敏等賜器幣

宋史卷四百九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五十一

外國八

吐蕃　唃廝囉　董氊　阿里骨　瞎征　趙思忠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唐貞觀後，常來朝貢。至德後，因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來歸。四年，又克成、維、扶三州。五年，其國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之地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涼州雖爲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天成中，權知西涼府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誨來貢，明宗召見承誨，云涼州東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舊有鄆人二千五百爲戍兵，及黃巢之亂，遂爲阻絕。超及城中漢戶百餘，皆戍兵之子孫也。其城今方幅數里，中有縣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馬使，衣服言語略如漢人。卽授超涼州刺史，充河西軍節度留後。乾祐初，超卒，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施權知留後，遣使來貢，卽以嘉施代超爲留後。涼州郭外數千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其州帥稍失民情，則衆皆嘯聚。城內有七級木浮圖，其帥急登之，紿其衆曰：「爾若迫我，我卽自焚於此矣。」衆惜浮圖，乃盟而舍之。周廣順三年，始以申師厚爲河西節度，師厚初至涼州，奏請授吐蕃首領折逋支等官，並從之。顯德中，師厚爲其所迫，擅還朝，坐貶，涼州亦不復命帥。建隆二年，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龍等護送入界，勑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令廷祚齎勑書賜尚波于等曰：「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落，務令安集，豈有侵漁。曩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蕃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高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等久輸忠順，必悔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于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羌地。乾德四年，知西涼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鶻二百餘人、漢僧六十餘人自朔方路來，爲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經，並送達甘州訖。詔褒答之。五年，首領閻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六人來貢馬。開寶六年，涼州令步奏官僧吝氈聲、逋勝拉蠲二人求通道於涇州，以申朝貢。詔涇州令牙將至涼州慰撫之。八年，秦州大石、小石族寇土門，略居民，知州張炳擊走之。太平興國二年，秦州安家族寇長山，巡檢使韋韜擊走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略，三陽、麻穰、弓門等砦置軍巡檢使閻承珝、任德明、耿仁恩等會兵擊敗之，斬首數十級，暖新不用命，率九人于境上。太宗乃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頃慕華風，聿求內附，俾之安輯，咸遂底寧。近聞衆蕃育之賓，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撓邊疆。豈朕偉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蠲罪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劫，吏卽捕治，寘之于法，不須以聞。」是年，又寇八狼砦，巡檢劉崇讓擊敗之，梟其帥王泥猪首以徇。三月，小遇族寇慶州，知州慕容德豐擊走之。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賜以束帛。因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畜之。自唐室以來，頗爲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倘因擾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九年秋，秦州言蕃部以羊馬來獻，各以實犒，欲用茶絹答其直，詔從之。淳化元年，秦州大小馬家族獻地內附。二年，權知西涼州左廂押蕃落副使折逋阿喻丹來貢。先是，殿直丁惟清往涼州市馬，惟清至而境大豐稔，因爲其所留。靈州命蕃落軍使崔仁遇往迎惟清，又吐蕃賣馬還過靈州，爲黨項所略，表訴其事，因請留惟清至來年同入朝，詔答之。四年，阿喻丹死，以其弟喻龍波爲保順郎將，代其任。五年，折平族大首領護遠州軍鑄督延巴率六谷諸侯馬千餘匹來貢。既辭，復擊登聞鼓，言儀州八族首領遣波鷄等侵奪地土，上降勑書告諭之。知秦州溫仲舒上言，每歲伐木，多爲蕃族擄奪，今已驅其部落於渭北。太宗

慮生邊患乃以知鳳翔薛惟吉對易其任語見惟吉傳是年春知西涼府左廂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據武軍都羅族大首領並來貢馬至道元年涼州蕃部當尊以良馬來貢引對慰撫加賜當尊虎皮一歡呼致謝二年四月折平族首領握散上言部落爲李繼遷所侵願會兵靈州以備討擊賜幣以答之七月西涼府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上言蕃部頻爲繼遷侵略乃與吐蕃都部署沒暇拽于會六谷蕃衆來朝且獻名馬上厚賜之是歲涼州復來請帥詔以丁惟清知州事賜以牌印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河西軍即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鳥蕃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二年以儀州延蒙八部都首領渴哥領化州刺史首領透逋等爲懷化郎將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略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上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制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時西涼使來且言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羅支戎事朝廷方務綏懷又以龍鉢領賓州刺史六族首領褚下箕等三人爲懷化將軍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率兵討賊貽書繼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沆梅詢等爲安撫副使未行上謂宰相曰朕看盟會圖頗記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爲追襲即靈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會兵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族已戮一人繫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十一月使來貢馬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別賜綵百段茶百斤六年又遣呷逋族蕃官成逋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賊邊臣疑成逋詐護送部署司成逋懼逸馬墜崖死上聞甚歎息之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有戰

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獎其向化詔劾鎮戎官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彊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賜以鎧甲器幣又以吳福聖臘爲安遠將軍次首領元佐等七人爲懷化將軍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期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降詔許之六月知渭州曹瑋言龍山西延家族首領禿逋等納馬立誓乞隨王師討賊以漢法治蕃部且稱其忠詔授本族軍主八月者龍族首領來貢名馬上嘉嘗與潘羅支協力抗賊令復優待之其年十一月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死景德六年二月遣其甥廝陁完來獻捷六月又遣其兄邦逋支入奏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發大軍援助詔涇原部署陳興等候羅支已發即率衆敵行赴石門策應邦逋支又言前賜羅支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爲賊劫掠有詔別給羅支又言脩洪元大雲寺詔賜金繒物綵先是繼遷種落迷般嘱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而欲陰圖羅支是月會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戕于帳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賻恤其家者龍凡十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嘱及日逋吉羅丹西涼府既聞羅支遇害乃率龕谷蘭州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廝鐸督爲首領且言鐸多剛決平恕每會戎首設觴豆飲食必先卑者犯令雖至親不貸數更戰討威名甚著詔授鐸督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沿邊都大巡檢使上以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等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涇原路言龍山縣王遜延三族歸順又渭州言龕谷懶家族首領尊氈磨壁余龍及便嘱等獻名馬願率所部助討不附者又言西涼市馬道出本族自今保無他虞詔賜馬直以便嘱等爲郎將石隰州又言河西諸蕃四十五族內附其年遷黨寇采莘爲兼令族合蘇擊敗之斬首百

餘級鎮戎軍上言先叛去蕃官茄羅兀贓成王等三族及𧸘移軍主率屬歸順
請獻馬贖罪特詔宥之二年廝鐸督遣其甥呵昔來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鬬功
狀又言蕃帳周斯那支有智勇久參謀議請授以六谷都巡檢使上嘉獎從其
請仍賜茶綵又追錄潘羅支子失吉爲歸德將軍厚賜器幣者龍七族首領有
捍寇之勞並月給千錢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
矢上以樣丹宣力西陲委以捍蔽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廝鐸督以重恩意三
年又以者龍族合窮波黨宗族業羅等爲本族首領檢校太子賓客皆鐸督外
姻也鐸督遣安化郎將路黎奴來貢黎奴病于館特遣尚醫視療及卒上憐之
厚加賻給五月鐸督又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腦硫黃安息香白紫石英
等藥凡七十六種使者感悅而去又制加鐸督檢校太傅其族帳李波逋等四
十九人爲檢校太子賓客充本族首領鐸督遣所部波機進賣馬因言積官奉
半歲乞就京給賜市所須物從之渭州言妙娥延家熟嵬等族率三千餘帳萬
七千餘口及羊馬數萬款塞內附詔遣使撫勞之賜以袍帶茶綵仍以折平族
首領撒逋渴爲順州刺史充本族都軍主是年宗家當宗章迷族來貢移逋撒
父族歸附九月詔釋西面納質戎人先是諸蕃有鈔劫爲惡嘗經和斷者恐異
時復叛故收其子弟爲質乃有禁錮終身者上憫而縱之族帳感恩皆稽顙自
誓不爲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
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援結回鶻爲備并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部
落物有差鐸督奉表謝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宗哥族大首領溫逋等來貢三
年西涼府覓諾族瘴疫賜首領溫逋等藥四年廝鐸督遣增蘭氈單來貢賜紫
方袍五年又遣其子來貢其年者龍族都首領拾欽波遣使詣闕獻馬求賜印
詔從其請仍優賚之七年知秦州張佶置大落門寨砦先是佶欲近渭置采木
場蕃族聞之即徙帳去佶不能遂撫之戎人颿惱因鄉導鈔劫佶深入掩擊悉
敗走至是求和佶不許三月秦州曹瑋言熟戶郭廝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颿
作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携樣丹首來上以廝敦陰害樣
丹不欲明加恩獎以擬懷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爲名詔授順

州刺史先是張佶深入蕃境邊事數擾及瑋破魚角蟬戮賞樣丹二酋由是前
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
給以匹綵或以少爲訴者瑋叱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
服八月曹瑋言伏羌砦廝雞波與宗哥族李磨論聚爲文法領兵趣之悉潰散
夷其城帳九月瑋又言宗哥唃廝囉羌族馬波叱臘魚角蟬等率馬銜山蘭州
龕谷氈毛山洮河河州羌兵至伏羌砦三都谷即率兵擊敗之逐北二十里斬
馘千餘級擒七人獲馬牛雜畜衣服器仗三萬三千計吹麻城張族都首領張
小哥以功授順州刺史瑋又言永寧砦龎波他廝麻二族召納質不從命率兵
擊之斬首二百級十一月詔給秦州七砦熟戶首領都軍主以下百四十六人
告身天禧元年詔以治坊砦都首領郭廝敦爲本族巡檢賦以奉祿又補大馬
家族阿廝鐸爲本族軍主十月秦州部署言鬼留家族累歲違命討平之二年
又言吹麻城及河州諸族皆破宗哥文法來附唃廝囉少衰數爲囉瞎力骨所
困今還舊地諸砦羌族及空俞廝雞波等納質者凡七百五十六帳
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籛逋籛逋猶贊普也羌語訛爲籛逋
生高昌磨榆國既十二歲河州羌何郎業賢客高昌見廝囉貌奇偉挈以歸置
劊心城而大姓聳昌廝均又以廝囉居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
唃謂兒子廝囉自此名唃廝囉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溫逋哥略取廝
囉如郭州尊立之部族寖彊乃徙居宗哥城立遵爲論逋佐之立遵或曰李遵
或曰李立遵又曰郢成蘭逋叱論逋者相也立遵貪且喜殺戮國人不附既與
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爲所敗廝囉遂與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逋
哥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絕
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唃廝囉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
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廝囉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
度使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鎧甲等大中祥符八年廝囉遣使來貢詔賜錦袍
金帶器幣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其年廝囉立文法聚
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上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

瑋知秦州兼兩路沿邊安撫使以備之宗哥城東南至永寧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九年廝囉立遵等獻馬五百八十二匹詔賜器幣總萬二千計以答之數使人至秦州求內屬明道初即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授逋哥歸化將軍已而逋哥爲亂囚廝囉置穽中出收不附己者守穽人間出之廝囉集兵殺逋哥徙居青唐景祐中以廝囉爲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歲以奉錢令秦州就賜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湟廝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境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賣以故富強寶元元年加保順軍節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領時以元昊反遣左侍禁魯經持詔諭廝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經還以勞擢閤門祇候廝囉奉詔出兵嚮西涼西涼有備廝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元昊既屢寇邊仁宗召對魯經欲再遣經固辭貶經爲左班殿直募敢使者屯田員外郎劉渙應詔渙至廝囉迎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爲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紫羅氈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絲履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渙傳詔已而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後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又加階勳檢校官功臣食邑賜器幣鞍勒馬嘉祐三年掠羅部阿作等叛廝囉歸諒祚諒祚乘此引兵攻掠境上廝囉與戰敗之獲酋豪六人收橐駝戰馬頗衆因降隴逋公立馬顱三大族會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氈乃罷兵歸治平二年夏羌邈奔及阿叔溪心以隴珠阿諾三城叛諒祚歸廝囉廝囉不禮乃復歸諒祚請兵還取所獻地諒祚不之罪爲出萬餘騎隨邈奔溪心往取不能克但取邈川歸丁家五百餘帳而還廝囉其年冬死年六十九第三子董氈嗣

董氈母曰喬氏廝囉三妻喬氏有色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明人憚服之方董氈少時擇酋長子年與董氈相若者與之遊衣服飲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董氈自九歲廝囉爲請于朝命爲會州刺史而喬氏封太原郡君其二妻皆李立遵女也生瞎氈及磨氈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爲尼置鄯州錮其子瞎氈磨氈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廝囉不能制磨氈角因撫有其衆李氏以寶元二年恩賜紫衣磨氈角亦累奉貢初補嚴州團練使後以恩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獻皮帛入庫廩文籍于廝囉廝囉因受之嘉祐三年命欺丁爲順州刺史瞎氈居龕谷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先卒子木征居河州母弟瞎吳叱歸銀川廝囉地既分董氈最彊獨有河北之地其國大抵吐蕃遺俗也懷恩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硇砂罽毯馬牛以代錢帛貴虎豹皮用緣飾衣裘婦人衣錦裘緋紫青綠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呪詛或以決事訟有疑使詛之訟者上辭牘藉之以帛事重則以錦亦有鞭笞枷械諸獄具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醯醬獨知用鹽爲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氈爲幕多並水爲鞦韆戲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貳則曰心白向漢云其後河州武勝軍諸侯寖驕閉于闐諸國朝貢道擊奪般次詔邊將問罪已而董氈遣使奉貢入謝上慰納焉初廝囉死董氈嗣爲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神宗即位加太保進太傅熙寧元年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藺逋比爲錦州刺史三年夏人寇環慶董氈乘虛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奬激之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爲刺史董氈貢真珠乳香象牙玉石馬賜以銀綵茶服緡錢改西平節度使遣供奉官郭英齎詔書器幣至其國方鬼章犯境時列帳納兒溫及祿尊率鄯族叛附之既來降又陰與董氈通元豐初詔知岷州种諤襲其族以妻女田產賜降將俞龍珂二年遣景青宜黨令支貢方物以令支爲珍州刺史賜董氈錢萬緡銀綵千計三年邈川城主溫訥支郢成及叔溪心弟阿令京等款塞以郢成爲會州團練使溪心內殿崇班令京西頭供奉官餘族人皆殿直

奉職。四年，王師討夏，會其兵，董氈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黨龍耳江及隴朱珂諾，又集六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三路與官軍會。帝以其協濟軍威，事功可紀，由常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黨令支皆團練使，心牟欽氈、阿星李叱臘欽為刺史。夏人欲與之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氈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使歸語董氈盡心守圉。每稱其上書情辭忠智，雖中國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故終不能大有功。哲宗立，加檢校大尉。元祐元年卒，闕逋吒已死，養子阿里骨嗣。

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氈，故養為子。元豐蘭州之戰，最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董氈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何如？」諸酋聽命。既嗣事，遣使脩貢。元祐元年，以起復冠軍大將軍、檢校司空為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里骨頗峻刑，殺其下不違寧。詔飭以推廣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與之意。二年，遂遣鬼章使率衆拒洮州，羌結藥密者使所部怯陵來告。里骨執怯陵，結藥密懼，攜妻子南歸。鬼章又使其子結呃龊入寇，心牟欽氈、溫溪心不肯從，詔以二人為團練使。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授陪戎校尉，遣居秦州，聽招其子以自贖。明年，里骨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其郭州主酋尊欲焚拆河橋歸漢，熙州以聞，哲宗以里骨既通貢，不可有納叛之名，欲弗納，又封其妻溪尊勇丹為安化郡君，子邦彪篯為鄯州防禦使，弟南納支為西州刺史。鬼章死，詔焚付其骨。紹聖元年，以師子來獻，帝慮非其土性，厚賜而還之。三年卒，年五十七，瞎征嗣。

瞎征即邦彪篯也。以紹聖四年正月為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寧塞郡公。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之屬有異志，忌瞎征季父蘇南黨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瞎征不能察而殺之，盡誅其黨，獨篯羅結逃奔溪巴溫。溪巴溫者，董氈疏族也，自阿里骨之立，去依隴逋部。河南諸羌多歸之，篯羅結奉溪巴溫長子杓拶據溪哥城。瞎征討殺杓拶，篯羅結奔河州，說王贍以取青唐之策。已而溫入溪哥城，自稱王子。元符二年七月，贍取邈川。八月，瞎征自青唐脫身來降。欽氈迎溪巴溫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九月，贍軍至青唐，隴拶出降。以邈川為湟州，青唐為鄯州。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無歸漢意。議者謂今不先脩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以今日觀之，有不可守者四：自炳靈寺渡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險地遠，緩急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卒不能進，二也。王贍提孤軍以入，四無援兵，必生他變，三也。設遣大軍，而青唐、宗哥、邈川食皆止支一月，內地無糧可運，難以久處，四也。官軍自會州還者，皆憔悴衣履穿決，器仗不全，羌視之，有輕漢心，旦夕必叛。閏九月，欽氈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奪城，山南諸羌亦叛，贍遣將破之，戮結呃龊及欽氈等九人。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愍以死戰固守，乃得免。贍棄青唐歸，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朝論請幷棄邈川，且謂董氈無後，隴拶乃木征之子，唃廝囉嫡曾孫，最為親的，於是以隴拶為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世世承襲，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𠯝勿丁呃曰懷義，為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校尉太傅，懷遠軍節度使。三年三月，懷德及所降契丹、夏國、回鶻公主入見，各賜冠服，退易之于邇英閣前後立班謝，賜食於橫門。徽宗命輔臣呼與語，問何以招致溪巴溫，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即母須來；繫其母，即子須來。」俟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瞎征俱還湟州。溪賒羅撒謀襲殺懷德，懷德奔河南，瞎征不自安，求內徙，詔居鄧州。崇寧元年卒。三年，王厚復湟、鄯，懷德至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趙思忠，即瞎氈之子木征也。瞎氈死，木征不能自立，青唐族酋瞎藥雞囉及僧鹿遵迎之，居洮州，欲立以復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河州，後徙安江城。董氈欲羈屬之，不能有也。母弟瞎吳叱別居銀川，有犇家山。至和初，補本族副軍主。嘉祐中，河州刺史王韶經略熙河，遣僧智圓往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族帳萬數，得腹心酋領十餘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殺，遂以熙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

使封其母郢成結遂寧郡太夫人，妻包氏咸寧郡君，弟董谷賜名繼忠，補六宅副使，結吳延征賜名濟忠，贈吳叱曰紹忠，巴氈角曰醇忠，巴氈抹曰存忠，長子邦辟勿丁呱曰懷義，次蓋呱曰秉義，皆超拜官，以思忠爲秦州鈐轄，不涖事而乞主熙河羌部，經略司以爲不可，詔以二州給地五十頃，後還合州防禦使，卒，贈鎮洮軍節度觀察留後。

宋史卷四百九十二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五十二

蠻夷一

西南溪峒諸蠻上

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爾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廁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狌貔之性便於跳梁或以讎隙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宋恃文教而略武衞亦豈先王制荒服之道哉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帥饑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敘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鬭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辰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又有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獎州歸馬氏立銅柱爲界建隆四年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贇等列狀歸順詔以允林爲溪州刺史洪贇爲萬州刺史允林卒以其子師晈代爲刺史四月水闞都虞候林抱義上辰敘二州圖乾德二年四月溪敘獎等州民相攻劫遣殿直牛允齊詔諭之乃定三年七月珍州刺史田景千內附五溪團練使洽州刺史田處崇上言湖南節度馬希範建敘州潭陽縣爲懿州署臣叔父萬盈爲刺史希範卒其弟希萼襲位改爲洽州願復舊名詔從其請十二月詔溪州宜充五溪團練使刻印以賜之四年南州進銅鼓內附下溪州刺史田思遷亦以銅鼓虎皮麝臍來貢五年冬以溪州團練使彭允足爲濮州牢城都指揮使溪州義軍都指揮使彭允賢爲衛州牢城都指揮使珍州錄事參軍田思曉爲博州牢城都指揮使允足等溪峒酋豪據山險持兩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內地開寶元年珍州刺史田景遷言本州連歲災沴乞改爲高州從之八年景遷卒其子衙內都指揮使彥伊來請命卽以爲刺史九年獎州刺史田處達以丹砂石英來貢太平興國二年懿州刺史五溪都團練使田漢瓊以其子弟女夫大將五溪統軍都指揮使田漢度而下十二人來貢詔並加檢校官以獎之三年夷州蠻任朗政等來貢七年詔辰州不得移部內馬氏所鑄銅柱溪州刺史彭允殊上言刺史舊三年則爲州所易望朝廷禁止賜勑書安撫之八年錦溪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言願比內郡輸租稅詔長吏察其謠俗情僞并按視山川地形圖畫來上卒不許懿州刺史田漢瓊錦州刺史田漢希上言願兩易其地詔從之又以知敘州舒德郛爲刺史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擊銅鼓沙鑼以祀神鬼詔釋其銅禁淳化二年知晃州田漢權言本管砂井步夷人粟忠衞古晃州印一紐來獻因請命以漢權爲晃州刺史又以五溪諸州統軍鶴州刺史向通漢爲富州刺史從其請也是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遠俗令勿問三年晃州刺史田漢權錦州刺史田保全遣使來貢五年以舒德郛言爲元州刺史獎晃敘懿元錦費福等州皆來貢上親視器幣以賜之至道元年高州溪州並來貢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恩浹天壤況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爲辰州牆壁障護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

臣勤王之誠，因茲郊禮，特加真命。詔加通漢檢校司徒，進封河內郡侯。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之許。其年，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馬十匹、水銀千兩來獻，詔有司鑄印以賜通展。二年，以下溪州刺史彭允殊爲右千牛衞將軍致仕，以其姪文勇爲刺史。三年，高州刺史田彥伊遣子貢方物及輸兵器。四年，其酋向君猛又遣弟君泰來朝。上溪州刺史彭文慶來貢水銀、黃蠟。五年正月，天賜州蠻向永豐等二十九人來朝。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廷賞，廷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即傳告陬落，羣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穀有三年之積。七月，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等百二十二人來朝，賜巾服器幣，以承寶爲山河使、九溪十峒撫諭都監。六年四月，丁謂等言高州義軍務頭角田承進等擒生蠻六百六十餘人，奪所略漢口四百餘人。初，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禦。羣蠻因熟漢路，寇略而歸。謂等至，即召與盟，令還漢口。既而有生蠻違約，謂遣承進率衆及發州兵擒獲之，焚其室廬，皆震慴伏罪。謂乃置尖木砦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鈔始息，邊溪峒田民得耕種。七月，南高州義軍指揮使田彥強、防虞指揮使田承海來貢。施州叛蠻譚仲通等三十餘人來歸。景德元年，高州五姓義軍指揮使田文鄴來貢。富州刺史向通漢遣使譚州譽佛事以報朝廷存卹之惠。二年，夔州路降蠻首領皆自署職名，請因而命之，上不許，第令次補牙校。是歲，辰州諸蠻攻下溪州，爲其刺史彭儒猛擊走之，擒酋首以獻。詔賜儒猛錦袍、銀帶。儒猛自陳母老，願被恩典，詔特加邑封。十二月，荊湖北路言溪峒團練使彭文綰送還先略漢口五十人，詔授文綰檢校太子賓客、知中彭州。其年，懿州刺史田漢希卒，以其子漢能爲刺史。三年，高州新附蠻酋八十九人來貢。五溪都防禦使向通漢表求追贈父母，從之。溪州刺史彭文慶率溪峒羣蠻來朝。又高州諸名豪百餘人入貢。四年五月，以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爲寧武郎將、高州主軍都指揮使，田思欽爲安化郎將。其年，宜州軍亂，朝廷恐宜、融溪峒因緣侵擾，因降詔約勤首領，皆奉詔部分種族，無敢輒動。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砦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三月，知元州舒君強、知吉州向光普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八月，黔州言磨嵯、洛浦蠻首領龔行滿等率族二千三百人歸順。十月，溪峒諸蠻獻方物于泰山。三年，澧州言慈利縣蠻相讎劫，知州劉仁霸請率兵定之，上恐深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四年，安遠、順南、永寧、濁水州蠻酋田承曉等三百七十三人來貢。五年，詔：「昨許溪峒蠻夷歸先劫漢口及五十人者，特署職名，仍聽來貢。如聞緣此要利，輒掠邊民充數，所在切辨察之。」其年，夔蠻千五百人乞朝貢，上慮其勞費，不許。又詔施州溪蠻朔望犒以酒殽。閏十月，五溪蠻向貴升及磨嵯、洛浦蠻來貢。六年，夔州蠻彭延邁、龔才晃等來貢。辰州溪峒都指揮使魏進武率山猺數百人數寇城砦，朝廷不欲發兵窮討，乃降詔招諭。七年，進武詣吏請罪，署爲三班借職、監房州稅，仍賜裝錢。八年，詔中彭州彭文綰歲賜錦袍。天禧元年，溪州蠻寇擾，遣兵討之。二年，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率兵入白霧團，擒蠻寇十五人，斬首百級，降其酋二百餘人。知辰州錢絳等入下溪州，破砦柵，斬蠻六十餘人，降老幼千餘。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執其子仕漢等赴闕。詔高州蠻捕儒猛來獻者，厚加賞典。其年，儒猛因順州蠻田彥晏上狀本路，自訴求歸，轉運使以聞，上哀憐之，特許釋罪。儒猛乃奉上所略民口、器甲。詔辰州通判劉中象召至明灘，與歃血要盟遣之。詔以仕漢爲殿直，儒霸、儒聰爲借職，賜冠帶、錯帛。富州刺史向通漢率所部來朝，貢名馬、丹砂、銀裝劍槊、兜鍪、彩牌等物，詔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并其子光澤以下器幣有差，特許通漢五日一朝。踰月，通漢上五溪地理圖，願留京師，上嘉獎之，特授通漢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還賜疆土，署其子光澤等三班職名。通漢再表欲留京師，不允，乃爲光澤等求內地監臨及書歲賜衣，願使者至本任，並從之。既辭，又賜以襲衣、金帶。三年，通漢卒，以其子光憲知州事。其後光澤不爲親族所容，上表納土，上察其意，不許。四年，知古州向光普遣使鼎州營僧齋以祝聖壽。初，北江蠻酋最大者

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誓主率羣酋合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爲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勑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聽自補置彭氏自允殊文勇儒猛相繼爲下溪州刺史至仕漢爲殿直留西京後輒遁歸天聖初以狀白辰州自言父老兄亡潛歸本道願放還家屬詔徙其家京師舍以官第未幾儒猛言仕漢逃歸誘羣蠻爲亂遣別子仕端等殺之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時儒猛爲檢校尙書右僕射特遷左僕射又以仕端爲檢校國子祭酒知溶州加賜鹽三百斤綵二十匹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卽忠順州也三年儒猛攻殺文綰其子儒索率其黨九十二人來歸補儒索復州都知兵馬使餘官爲稟給五年儒猛死仕端以名馬來獻詔還其馬命知下溪州賜以袍帶七年遂以其弟仕羲貢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復命仕羲爲刺史累遷檢校尙書右僕射自允殊至仕羲五世矣仕羲有子師寶景祐中知忠順州慶曆四年以罪絕其奉貢蓋自咸平以來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爲利有罪則絕之其後師寶數自訴請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從其請朝貢如故既而師寶妻爲仕羲取去師寶忿恚至和二年與其子知龍賜州師黨舉族趨辰州告其父之惡且言仕羲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符印幷有其地貢奉賜予悉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於是知辰州宋守信與通判賈師熊轉運使李肅之合議率兵數千深入討伐以師寶爲鄉導兵至而仕羲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鈔邊吏不能制朝廷姑欲無事閒遣吏諭旨許以改過自歸戴擯五七州貢奉歲賜初輒不聽後遣三司副使李參文思副使竇舜卿侍御史朱處約轉運使王綽經制大出兵臨之且馳檄招諭而仕羲乃陳本無反狀其僭稱號補官屬特遣人不知中國禮義而然守信等輕信師寶之譖擅伐無辜願以二十州舊地復貢奉內屬朝廷又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嘉祐二年仕羲乃歸所掠兵丁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率蠻衆七百歃血就降辰州亦遣其孥及銅柱時師寶已死遣師黨歸知龍賜州戒勿殺自是仕羲歲奉職貢然黠驁數盜邊卽辰州界白馬崖下喏溪據寨據守朝廷數招諭令歸侵地不聽熙寧三年爲其子師綵所弒師綵專爲暴虐其兄師晏攻殺之幷誅其黨納誓表于朝幷上仕羲平生鞍馬器服仍歸喏溪地乃命師晏襲州事五年復以馬皮白峒地來獻詔進爲下溪州刺史賜母妻封邑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脩築下溪州城幷置砦於茶灘南岸賜新城名會溪新砦名黔安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京東州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人元豐八年湖北轉運司言辰州江外生蠻覃仕穩等願內附詔不許招納其後彭仕誠者復爲都誓主元祐三年羅家蠻寇鈔詔召仕誠及都頭覃文懿等至辰州約束之是年知誓下保順州彭儒武知永順州彭儒同知謂州彭思聰知龍賜州彭允宗知藍州彭士明知吉州彭儒崇各同其州押案副使進奉興龍節及冬至正旦溪布有差初熙寧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峒首刻剝亡度蠻衆願內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剏立城砦使之比內地爲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舒氏則德郛德言君疆光銀田氏則處達漢瓊漢希漢能漢權保金向氏則通漢光普行猛永豐永晤皆受朝命自治平末光銀入貢故事南江諸蠻亦隸辰州貢進則給以驛券光銀援以爲請詔以券九道給之其後有峽州舒光秀者以刻剝其衆不附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峽敘僅有千戶餘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荐饑近向永晤與繡鶴敘諸州蠻自相讎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幷及彭師晏之孱弱皆可郡縣詔下知辰州劉策商度策請如翹言熙寧五年乃遣章惇察訪未幾策卒乃以東作坊使石鑑爲湖

北鈐轄兼知辰州，且助惇經制。明年，富州向晤獻先朝所賜劍及印來歸順，繼而光銀、光秀等亦降。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異時數侵奪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資將輕兵往招諭。資，辰州流人，嘗與張翹同獻策者也，褊宕無謀，褻慢夷獠，遂爲懿、洽州蠻所殺。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尋又置誠州。元祐初，傅堯俞、王巖叟言：「沅、誠州刱建以來，設官屯兵，布列砦縣，募役人，調戍兵，費鉅萬，公私騷然，荊湖兩路爲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刱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堡，其地無所有，湖廣移賦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斟酌廢置。」朝廷以沅州建置至是十五年，蠻情安習已久，但廢誠州爲渠陽軍，而沅州至今爲郡。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皆寘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刱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臺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刱置堡砦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崇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洞蒙光明、樂安峒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靖州西道楊再立、辰州罩都管罵等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宣和中，議者以爲「招致熟羌，接武請吏，竭金帛繒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奉以侈其心，開辟荒蕪，草刱城邑，張皇事勢，僥倖賞恩。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狠子野心，頑冥莫革。建築之後，西南夷獠交寇，而溪峒子蠻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歿於王事，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莫若俾帥臣、監司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可省者省，可併者併，減戍兵漕運，而夷狄可撫，邊鄙可亡患矣。」乃詔悉廢所置初郡。其餘諸蠻，自乾興以來或叛或服，其類不一，各以歲月次之。乾興初，順州蠻田彥晏率其黨田承恩寇施州暗利砦，縱火而去，夔州發兵擊之，俘獲甚衆。彥晏在真宗朝爲歸德將軍、檢校太子賓客、知順州；承恩者，知保順州田彥曉子也。明年，彥晏款邊上書狀，願還所掠金帛器械，且輸粟二千石自贖。詔拒其粟，舍其所負金帛，第令歸掠去戶口，仍加彥晏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承恩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皆知州如故。後又有田忠顯者，與其黨百九人入貢。天聖二年，知古州向光普自言嘗刱佛寺，請名報國，歲度僧一人，許之。四年，歸順等州蠻田思欽等以方物來獻，時來者三百一人，而夔州路轉運使不先以聞，詔劾之。既而又詔安遠、天賜、保順、南順等州蠻貢京師，道里遼遠而離寒暑之苦，其聽以貢物留施州，所賜就給之；願入貢者十人，聽三二人至闕下，首領聽三年一至。七年，黔州蠻舒延蠻、繡州蠻向光緒皆來貢。九年，施州屬蠻覃彥綰等寇永寧砦。景祐中，澧州屬蠻五百餘人入寇，時州將崔承祐畏避不以聞，爲荊湖鈐轄司所奏，詔劾罷之。寶元二年，辰州猺獠三千餘人款附，以州將張昭懿招輯有功，進一官。慶曆三年，桂陽監蠻猺內寇，詔發兵捕擊之。蠻猺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于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猺人。初，有吉州巫黃捉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寧，出入溪峒，誘蠻衆數百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殺之，又徙山下民他處。至是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事聞，擢楊畋提點刑獄，督清理。事久之不克，遂詔湖南轉運使郭輔之等招撫之，始於湖南置安撫司。蠻所至殺掠居民，縱火劫財物，被害者甚衆。詔被害者并入山捕蠻士兵蠲復有差。初，發兵捕蠻，至或誤殺良民，仁宗命訪之，口給絹五匹，仍拊其家。時蠻勢方熾，又遣殿中侍御史王絲、三司度支副使徐的經制，降勑書委知潭州劉沆招諭，能自歸者第錄以官。沆大發兵臨之，以勑書從事，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錄其首領鄧文志、黃文晟、黃士元皆爲三班奉職，又以內殿承制幷黃崇班胡元嘗在石硤峒捕殺有勞，進[illegible]莊宅副使、元禮賓副使。時四年冬也。五年二月，餘黨唐和等復內寇，乃詔湖南安撫轉運提點刑獄便宜從事，又特賜官兵士丁錢有差。於是沆檄楊畋等八路入討，覆蕩桃油平、能家源等，皆其巢穴，捕斬首級甚衆。詔官兵有功者九百餘人第遷一資，錄其應募討擊者道州進士十四人並官之。然唐和等猶未平，又詔：「如聞賊黨欲降，其罷出兵，逃匿者諭使歸復，州縣拊存之。

是冬，蠻復入寇，與胡元及右侍禁郭正、趙鼎、殿侍王孝先戰于華陰峒隘口，元等死之。劉沆、楊畋皆坐黜，以劉夔代沆為安撫使。夔言唐和等既敗官軍，殺將吏，聚衆益自疑，恐寖為邊患，願以詔書招安，就補溪峒首領。詔可。是時湖湘騷動，兵不得息。六年夏，仁宗顧謂輔臣曰：「官軍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癘為虐，其令太醫定方和藥，遣使給之。」自是繼賜緡錢未幾，夔言敗唐和於銀江源。轉運使周沆亦言，皆撣辛景賢招降賊黨五十六戶二百五十九人，錄其首領，戒所部拊存之。先是，命三司戶部判官崔嶧為體量安撫，往議討除招安二策。既而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唐和嘯聚千餘衆為盜五六年，卒未能克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黃士元頗習溪峒事，願得敢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優給金帛，使之逐捕，必得然後已。稈勑开贊等合力以進，彼既勢窮，必將款附。詔用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其衆果懼，遁入郴州黃莽山，由趙峒轉寇英韶州，依山自保。是冬，帝閔士卒暴露，復諭執政，密戒主帥安恤。七年，唐和遣其子執要領詣官，自言願貸糧米，居所保峒中。時楊畋復為湖南鈐轄，詔趙連韶州山下，與廣南東西轉運使共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質其親屬。詔補唐和、盤知諒、房承映、承泰、文運等五人為峒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諒等蓋唐和黨也。至冬，其衆悉降。皇祐五年，邵州蠻舒光銀因湖南安撫司自陳捍禦之勞，願於峒中置中勝州。詔可。嘉祐二年，羅城峒蠻寇澧州，發兵擊走之。三年，以施州蠻向永勝所領州為安定州。五年，以邵州蠻楊光倩知徽州。光倩，通漢之子也。通漢，慶曆初嘗入貢。既死，光倩襲之，舊制溪峒知州卒，承襲者許進奉行州事，撫遏蠻人，及五年，安撫司為奏給敕告。至是光倩行州事七年，無他過，故命之。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五十三

蠻夷二

西南溪峒諸蠻下　梅山峒　誠徽州　南丹州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嘗集人戶為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猺人故可為疆場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客依蠻峒聽其繇役州縣猶驗舊籍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強兼武岡所屬三縣悉為猺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咨怨乞擇本路監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四年辰州言歸明保靜南渭永順三州彭儒武等久欲奉表入貢詔以道路未通俾荊湖北帥司尉諭免赴闕遣人持表及方物赴行在仍優賜以答之九月詔荊湖南北路溪峒頭首土人及主管年滿人合給恩賜俾各路帥司會計覈實以聞六年知鼎州張觷言鼎澧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將誰與捍禦今雖各出頁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強遣僮奴冒名籍中乘時射利無益公家所宜汰去別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加習練足為守禦給田募人開墾以供軍儲詔荊湖北路帥司相度以聞帥司言營田四州舊置弓弩手九千一百一十人練習武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平居則事耕作緩急以備戰守深為利便靖康初調發應援河東全軍陷沒今辰沅澧靖等州乏兵防守竊慮蠻夷生變叵測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為三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百人澧州靖州各置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訓練以時耕戰合度庶可備禦以所餘閑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其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可為經久之計詔從之七年六月張觷言湖外自靖康以來盜賊盤踞鍾相楊太山雷德進等相繼叛澧州所屬尤甚獨慈利縣向思勝等五人素號溪峒歸明誓掌防拓卒能保境息民使德進賊黨無所剽掠思勝後竟殺德進會官軍招撫劉智等而彭永健彭永政彭永全彭永勝及思勝共獻糧助官軍招復諸山四十餘柵宣力效忠功居多宜加恩賞詔思勝等五人各轉兩資九月詔荊湖廣南路溪峒頭首土人內有子孫應襲職名差遣及主管年滿合給恩賜之數俾帥司取會覈實以聞九年宜章峒民駱科作亂寇郴道連桂陽諸州縣詔發大兵往討之擒駱科餘黨歐幼四等復叛據藍山寇平陽縣遣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討平之十年承信郎琴州溪峒楊進顯等率族屬歸生界五百餘戶疆土三百餘里獻累世所造兵器及金耀酒栝各一求入覲詔本路帥司數遣以行十二年詔以施州南砦路夷人向再健襲父思還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懿州事十四年十月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猺人有父子相殺者宜出兵助其父俾遺省地上以問輔臣秦檜檜曰恐輕舉生事帝曰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之以恩否則威之不侵省地則已或有所侵奈何不舉俾知所畏哉十二月成忠郎充武岡軍綏寧縣管界都巡檢兼溪峒首領楊進京率其族三百人備黃金朱砂方物求入貢先遣其子孝友陳請詔本路帥司閱舊制以聞給孝友錢三百貫俾還聽進止十五年楊進顯復求入貢以武岡軍不時敎遣為言詔本路帥司閱實應襲人姓名來上併促進顯入覲四月廣南東路提刑黃應南言溪峒巡檢尉砦官不嚴守備縱民與猺交通恐啓邊釁乞詔有司申嚴法令俾帥臣監司常加覺察宰臣以為沿邊互市恐不宜禁絕帝曰往年禁西夏互市遂至用兵可令帥司裁決前知全州高楫言猺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砦官每縱人深入略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毋侵猺人庶使邊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一遵成法務在撫綏二十四年禽楊正修及其弟正拱送理寺獄鞫治斬之初正修侍其父再興入覲獻還省民疆土遂命以官建炎後與弟正拱率九十團峒猺人出武岡軍縱火殺掠民財為亂紹興間潭州帥司嘗招徠之後復作亂屢抗官軍至是伏誅二十八年七月楊進京等復求入貢詔以道遠慰諭之優其賜與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降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猺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猺人以避科差

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質田猺人詐匿其產猺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姦者田前賣入猺人俾爲別籍毋遽奪能還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乾道元年宜章峒賊李金陷郴州焚桂陽軍州將棄城遁衡州調常寧縣兵救之弗克世忠峒李昂霄者率壯丁禦賊民恃以安湖南提舉常平鄭丙請發鄂渚軍討賊平之昂霄以功補承節郎管轄衡州常寧縣溪峒及官其子當年俾後得襲職三年靖州界猺人姚明教等作亂詔荊鄂駐劄明椿選將率精銳千人會屯戍官合擊之能立功者有厚賞八月詔平溪峒互市鹽米價聽民便毋相抑配其猺人歲輸身丁米務平收無取羨餘及折輸錢違者論罪十一月南郊禮成詔以緣邊溪峒州縣失於拊循致懷反側或逃竄山谷其在赦恩以前並加寬宥能復業者罪一切置不問互市如故悉聽其便守臣常加撫問以稱綏遠之意四年二月詔湖南北四川二廣州軍應有溪峒處務先恩信綏懷毋弛防閑毋襲科擾毋貪功而啓釁委各路帥臣監司常加覺察是月詔禁沿邊姦人毋越逸溪峒誘致蠻獠侵內地違者論如律其不能防閑致越逸者亦罪之湖廣總領周嗣武言邊事如二年四月之詔帝嘉納之是歲田彥古死子忠佐襲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知溪峒安化州兼監察御史飛龍騎尉六年盧陽西據獠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死者十七八初猺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死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於是猺人相結爲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猺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盡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葉行代叔傑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降之邊境悉平前知武岡軍趙善轂言武岡與湖北廣西鄰壤爲極邊之地溪峒七百八十餘所七峒隸綏寧縣五溪峒隸臨江縣紹興三十年減冗員改縣爲臨口砦然五峒之猺俗尤獷悍釁生毫髮則操戈相讐砦官不能爲輕重況本軍巡防砦柵惟真良三門兵溪香平有土軍可備守禦餘有官無兵其關硤武陽等砦設巡檢二員徒費廩祿以臣所知宜復臨口砦爲縣則猺蠻易於制服汰去冗員則官廩亦無虛

費實邊郡之利也七年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犵狑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爲猺蠻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穢會守猝無遠慮乃以其田給靖州犵狑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爲害不細臣謂宜預爲之備靖康前辰州每歲蒙朝廷賜錢七萬貫紬絹布共八千一百匹綿一萬七千兩是時本州廂禁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人皆可贍給其後中外多故今歲賜止得一萬二千緡而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召募之費禁軍止二百一十餘人諸砦土兵止一百五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虛名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爲深慮若歲增給民錢一萬俾本州募強壯禁軍或効用二百人分屯盧溪等處以防諸蠻庶使邊患永消可免異時調遣之費書奏詔湖北帥臣詳議以聞是年申嚴邊民售田之禁守令不能奉法者除名部刺史常加糾察八年知貴州陳乂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嘗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郡不能制遂慢守臣反通猺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爲用臣以爲宜聽守臣節制爲便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隸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拓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州與桂府爲鄰故令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俾廣西漕臣如期饋運靖州屯戍官兵聽守臣節制於事爲便帝從之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靜江興安之大通虛武岡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

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一州得專約束故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交相鼓扇深爲邊患如武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爲今計者宜徙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儒林郎李大性上言比年猺蠻爲亂邊吏慮妨賞格往往匿不以聞遂致猖獗使一方民命寄於猺人之手誠可哀憫近如梁卒等寇沅州劫墟市殺戮齊民州縣告急於兩月之後比調官軍討捕俘降其賊而人之被害已酷矣宜戒州縣或遇猺人竊發晝時以聞違者論罪仍命監司帥臣常加覺察庶幾先事備禦俾猺人亦知畏懼不敢侵軼以傷吾民也十一年詔給事中中書舍人戶部長貳同勑令所議禁民毋質猺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以息邊釁從知沅州王鎮之請也沅州生界犵狑副峒官吳自由子三人貨丹砂麻陽縣巡檢唐人傑誣爲盜執之送獄自由率峒官楊友祿等謀爲亂帥司調神勁軍三百人及沅州民兵屯境上聲言進討先遣歸明官田思忠往招撫之以孔目官爲質世祿等既盟自由取其三子以歸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蠻夷叛服不常深爲邊患制馭之方豈無其說臣以爲宜擇素有知勇爲猺人所信服者立爲酋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況其習俗嗜欲悉同猺人利害情僞莫不習知故可坐而制服之也五年之間能立勞效即與補正彼既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愛盡忠公家哉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安邊之上策也帝下其議既而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往往行賄得之爲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嘉定元年郴州黑風峒猺人羅世傳寇邊飛虎統制邊寧戰沒江西湖南騷擾知隆興趙希擇知潭州史彌堅共招降之二年李元礪羅孟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李再興戰敗死之江州駐劄都統制趙選亦戰死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黃從龍爲賊畫策賂吉守李絪得縱還賊遂無所忌有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椎牛釃酒以犒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寇之初起甚微賊伺知議論不一故玩侮官軍方江西力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得相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溪峒略平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舊嘗募民爲弓弩手給地以耕俾爲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寖弛猺蠻因之爲亂沿邊諸郡悉受其害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蠻夷習玩成其猖獗之勢其如楊晟臺李全姚明教羅孟二李元礪陳廷佐之徒皆近事之明驗也爲今計者宜講舊制可紓饋餉之勞而得備禦之實其安邊息民之長策歟七年臣僚復上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熟戶山猺峒丁乃居外爲捍蔽其初區處詳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警衆庶雲集爭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年防禁日弛山猺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者常賦復外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爲利故謾不加省而山猺峒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其償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猺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宜勑湖廣監司檄諸郡俾循舊制毋廢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

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辰其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開寶八年嘗寇邵之武岡潭之長沙太平興國二年左甲首領苞漢陽右甲首領頓漢凌寇掠邊界朝廷累遣使招諭不聽命客省使翟守素調潭州兵討平之自是禁不得與漢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後有蘇方者居之數侵奪舒向二族嘉祐末知益陽縣張頡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經營開拓安撫使吳中復以聞其議中格湖南轉運副使范子奇復奏蠻恃險爲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子奇尋召還又述前議熙寧五年乃詔知潭州潘夙湖南轉運副使蔡燁判官喬執中同經制章惇招納之惇遣執中知全州將行而大田三砦蠻犯境又飛山之蠻近在全州之西執中至全州大田諸蠻納款於是遂檄諭開梅山蠻猺爭闢道路以待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籍其民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萬九千八十九丁

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乃築武陽關峽二城詔以山地置新化縣幷二城隸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

誠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太平興國四年首領楊蘊始來內附五年楊通寶始入貢命爲誠州刺史淳化二年其刺史楊政巖復來貢是歲政巖卒以其子通蘊繼知州事熙寧八年有楊光富者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詔以光富爲右班殿直昌運五人補三班奉職晟情等十六人補三司將軍繼有楊昌銜者亦願罷進奉出租賦爲漢民詔補爲右班殿直子弟姪十八人補授有差獨光僭頗負固不從命詔湖南轉運使朱初平羈縻之未幾亦降乃與其子日儼請於其側建學舍求名士教子孫詔潭州長史朴成爲徽誠等州教授光僭皇城使誠州刺史致仕官爲建宅置飛山一帶道路巡檢光僭未及拜而卒遂以贈之錄其子六人元豐三年知邵州關杞請於徽誠則融嶺擇要害地築城砦以絕邊患詔湖南安撫謝景溫轉運使朱初平判官趙揚商度以聞景溫等以爲宜如杞言乃議誠州以沅州貫保砦爲渠陽縣隸之以徽州爲蒔竹縣隸邵州趙揚言上江多星銅鼓羊鎮潭溪上和上城天村大田等團並至誠州城下貿易可漸招撫併乞下湖南邵州蒔竹縣招諭芙蓉萬驛諸團從之徙誠州治渠陽而貫保爲砦如故上江等諸團果皆納土於是增築多星等砦還隸徽廣西融州王口砦焉元祐二年改誠州爲渠陽軍罷兩州兵馬及守禦民丁有楊晟臺者乘閑寇文村堡知渠陽軍胡田措置亡術蠻結西融州蠻砦累仁催往來兩路爲民患調兵屯渠陽至萬人湖南亦增屯兵應援三路俱驚朝廷方務省事議廢堡砦徹戍守而以其地予蠻乃詔湖北轉運副使李茂直招撫又遣唐义問措置邊事討之後以渠陽爲誠州命光僭之子供備庫使昌達供備庫副使楊昌等同知州事而貫保豐山若水等砦皆罷戍擇授土官俾乂間毀樓櫓撤官舍護領居民入砦崇寧初改誠州爲靖州

南丹州蠻亦溪峒之別種也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開寶七年酋帥莫洪睿遣使陳紹規奉表求內附九年復來貢求賜牌印詔刻印以給之太平興國五年洪睿貢銀百兩以賀太平雍熙四年洪睿族人知寶隆鎮莫淮閻牛一頭逐水草去金城州河池縣宜州牙校周承鑒以其牛耕作淮閻三遣人取牛承鑒不還凡耕十日始釋牛逐水草去淮閻怒領鄉兵六十人劫取承鑒家貲財驅縣民莫世家牛六頭以歸誘羣蠻爲寇上遣供奉官王承緒乘傳劾承鑒具伏占牛詔棄市時知宜州贊善大夫侯汀失於備禦羣蠻之擾頗害及民庶詔發諸州兵進討兵未至悉已遁歸汀坐免官詔諭宜融柳州百姓及蠻界人戶曰朕託兆庶之上處司牧之重照臨所暨撫養是均矧於遐陬尤所軫慮昨以知宜州事侯汀失於綏緝恣其侵牟致茲邊夷起爲寇鈔侵擾閭里虔劉士庶及興師而討伐乃畏威而竄伏朕以興戎召釁職由於汀爰舉國章削其官秩汝等所宜體予含垢革乃前非安土厚生保境延世遵我王化是爲永圖或尙恣於陸梁當盡勦其族類自是不復爲寇淳化元年洪睿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遣其子淮通來貢銀盌二十銅鼓三面銅印一鈕旗一帖繡眞珠紅羅襦一上降優詔賜綵百匹還其襦自洪睿領州十餘年歲輸白金百兩洪皓之襲兄位專其地利不修常貢其弟洪沅忿之挈妻子來奔宜州洪皓怒其背己數引兵攻洪沅洪沅與二男并牙將一人乘傳詣闕訴其事請發兵致討上以蠻夷之俗羈縻而已不欲爲之興師報怨洪沅先自稱南丹州副使以爲邵州團練使給田十頃下詔戒敕洪皓景德二年洪皓死長子淮勍襲父任俄爲弟淮廸攻南丹州淮勍帥屬來奔詔宜州賜閑田資給之大中祥符五年宜州言淮廸頗集諸蠻阻富仁監道路上廉知淮廸無侵擾狀遣使稿設撫勞之九年撫水蠻叛詔淮廸約勒溪峒勿從誘脅明年平撫水蠻淮廸等並以勞進秩景祐三年有淮戩者舉族來歸命爲湖南州團練副使勑州縣拊存從淮廸老自言願傳其子世漸至和元年命世漸爲檢校散騎常侍權發遣州事明年以淮廸爲懷遠大將軍致仕世漸爲刺史檢校工部尙書賜袍帶錢十萬絹百匹又補其親黨數十人爲檢校官如故事也世漸死嘉祐末命其子公恍襲之有世忍者亦淮廸之子也初率其屬人內附治平初逃歸攻殺公恍奪其地自首請於朝廷願授刺史補其親黨如故事歲輸銀百兩三年遂命爲刺史皆如其請熙寧二

年猺賊殺人世忍執以獻授檢校禮部尚書元豐三年入貢其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爲文詔以南丹州印賜之令毀其舊印六年大軍討安化世忍獻弓矢自言願世世爲外臣脩貢不懈遷檢校戶部尚書給銅牌旗號官其子姪九人世忍死子公佞襲大觀元年廣西經略使王祖道言公佞就擒進築平允從州牧文地蘭那安外習南丹八州之地併爲鎮庭孚觀州延德軍以其弟公晟襲刺史宣和四年公晟乞以州事付其姪延豐願與其子歸朝詔從之仍乘驛給券紹興三年公晟攻圍觀州焚寶積監朱勝非奏崇觀宣和間所開新邊比來往往棄而不守帥臣監司屢言觀州爲控扼之地不宜棄帝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生事公爲欺罔其實勞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又用廣南經略安撫使劉彥適言以公晟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給以南丹州刺史舊印公晟未受命二十四年公晟始貢馬率諸蠻來歸帝諭輔臣曰得南丹非爲廣地也但猺人不叛百姓安業爲可喜耳遂以延沈襲公晟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廣西經略安撫使呂愿中請降諸蠻三十一種得州二十七縣一百三十五砦四十峒一百七十九及一鎮三十二團皆爲羈縻州縣二十五年延沈進補團練防禦二使三十二年延沈恣行慘酷爲諸蠻所逐歸死省地衆推延廣襲職隆興二年延廣復爲諸蠻所圖擕家歸朝經略司奏以延葚襲職淳熙元年南丹爲永樂州所攻使來告急廣西帥臣遣將領陳泰權天河縣主簿徐彌高諭和之十四年經略司奏以延廕襲職詔從其請嘉泰五年延廕之子光熙襲職知南丹州事

宋史卷四百九十四

宋史卷四百九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五十四

蠻夷三

撫水州　廣源州　黎洞　環州

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勞唐隸黔南其酋皆蒙
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民則有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採魚其
保聚山險者雖有畬田收穀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他處無羊
馬桑柘地曰帶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夾龍江居種稻似湖
湘中有樓屋戰棚衞以竹柵即其酋所居兵器有環刀摽牌木弩善為藥箭中者
大叫信宿死得邕州藥解之即活雍熙中數寇邊境掠取民口畜產詔書招安
補其酋蒙令地殿直蒙令札奉職咸平中又數為寇盜止令邊臣驅逐出境其
黨狡獪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擒送闕下上詔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陬
小民為饑寒所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殺戮顧無噍類矣因釋罪賜
錦袍帶冠銀綵戒勖遣之逾年酋長蒙頂等六十五人詣闕納器甲百七十事
又蒙漢誠蒙虔璋蒙填來朝上器甲數百及毒藥箭誓不搔邊比歲皆遣使來
貢及輸兵器乃授漢誠官賜物有差既而侵軼如故景德二年蠻酋蒙填詣宜
州自陳願朝貢謝罪詔守臣諭以盡還所掠民貲畜乃從其請大中祥符六年
首領指揮使蒙但挐族來歸徙於桂州九年數寇宜融州界轉運使俞獻可言
知宜州董元已不善綏撫昨蠻人饑來質餱糧公縱主者尅剝概量及求入貢
復縣沮其意遂使忿恚為亂詔出元已遣潭州都監李守睿代元已招撫羣
蠻拒命侵掠不已獻可請以本道澄海軍及募丁壯進討乃詔益以潭州兵五
千人命東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為宜融等州都巡檢安撫使內殿崇班王
文慶閤門祗候馬玉內供奉官楊守珍等為都監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剿常理
不足以勦絕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略擒其酋首索所鈔生
口因而撫之克明獻可上言蠻人去冬寇天河今又鈔融州廂陽諸砦剽劫居
民害巡檢樊明累依宣旨詔諭曾不悛革臣請便宜掩擊從之克明乃與守珍
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玉趨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牢隘
路會合化鵬遇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團為蠻所扼不能進
克明守珍乃過橫溪恩德砦召山獠鄉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鬬輒
敗走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邃蠻據要害以拒官軍自辰至午大潰
其黨遂過覇苑抵帶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砦中夕羣蠻大譁譟擊
鉦鼓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自此恐懼竄入山
谷又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
猛士步涉與鬬至即退走砦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遇
伏發內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享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
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
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上以夷性無厭習
知朝廷多釋其罪故急則來歸緩則叛去切詔克明等諭以悉還所掠漢口資
畜即許要盟承貴等感悅奉詔乃歃猫血立誓自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
復叛克明等師還宜州蠻人納器甲凡五千數願遷處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
置廣西及荊湖州軍給以田糧凡立功使臣將士遷補賜賚者千八百一十六
人承貴因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水州為安化州撫水縣為歸仁
縣京水縣為長寧縣自是間歲朝貢不復為邊患矣獻可等又言殿直蒙肚知
歸化州州與撫水相接數遣子文寶及其妻族甘堂偵軍事又其子格與官軍
鬬敵悉部送赴闕有蒙僂者亦肚之子先嘗告賊署為昭州押牙詔補肚密州
別駕僂海州都押牙賦以官田文寶格甘堂並黥配登萊州寶元元年復率衆
寇融宜州發邵澧潭三州戍兵合數千人往擊時蠻勢方熾至殺運糧官吏復
詔趣兵進討踰年乃平慶曆中再以方物入貢至和二年復至詔以知州蒙全
會為三班奉職又以監州姚全料為借職嘉祐六年又來貢是後月赴宜州參
謁及賀巨報每歲州四管犒及三歲聽輸所貢兵械於思立砦以其直償之遞
以官資遷補熙寧初知宜州錢師孟通判曹覲擅裁損優剩之士人羅世念蒙

承想蒙光仲等爲亂五年攻德謹砦殺將官費萬殺之經略司閗致寇狀而宜
州但以飢爲言故朝廷賜粟二萬石以安輯之已而守臣王奇戰死事聞乃詔
知沅州謝麟帶御器械和斌經制溪洞發在京驍騎兩營及江南福建將兵三
千五百人以聽師期明年世念等遂與諸蠻峒首領族類四千五百人出降以
世念爲內殿承制承想光仲等十人各拜官崇寧二年其酋蒙光有者復嘯聚
爲寇經略司遣將官黃忱等擊卻之大觀二年遂以三州一鎮戶口六萬一千
來上詔以知融州程鄰往黔南路撫諭官吏推恩有差至和後又有融州屬蠻
大邱峒首領楊光朝請內附又有楊克端等百三人來歸皆納之諸蠻族類不
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爲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斒斕
畏鬼神喜淫祀刻木爲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彊每忿怒則推刃同氣加兵
父子間復讎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鄰
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
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
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爲刺史宋興始通中
國奉正朔脩職貢間有桀黠貪利或疆吏失於撫御往往聚而爲寇抄掠邊戶
朝廷禽獸畜之務在羈縻不深治也熙寧間以章惇察訪經制蠻事諸溪峒相
繼納土願爲王民始剏城砦比之內地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
諭湖南北及廣西路並免追討廢堡砦棄五溪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於是
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賦及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
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以爲招致熟蕃非便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
焉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槖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寖
廣其員及諸州措置砦關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
厭況管押又皆鄉民甚爲邊患遭困苦折辱者往往無所赴愬議者欲俾帥臣
籍其姓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並罷管押兵夫宜
令二廣湖南帥臣處置適宜無啓邊禍以害遠人詔下其議三年安化蠻蒙全
劍等八百人劫省議砦火其屋宇廣西帥臣遣縣砦將佐發兵討平之四年廣

南東西路宣諭明槖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峯二砦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
寧大觀間邊臣啓釁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孚庭觀溪馴敘樂隆
兌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騷然莫能支
吾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爲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
及湖南之武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蓋觀州則控制南丹睦家砦茆
灘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臣自歷邊郎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內
攝官吳芾嘗充經略司準備幹當頗得其詳觀州初爲宜州富仁監大觀間帥
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
州莫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爲公佞罪惟忠遂禽殺公佞帥司奏其功乃改南
丹爲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死人以爲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
圍惟忠中傷死繼以黃璘代守璘度不能支辭疾告罷以岑利疆代之黃忱復
建議欲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爲觀聲援會朝廷罷斥邊遂請以高峯砦爲
觀州設知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曹官一人指使砦保官七人吏額五十人廂禁
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八百一十七石有
奇州無稅租戶籍皆仰給鄰郡飛輓涉險阻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
死人畏賊率委棄道路縱然達州糜費亦不可勝計昔爲富仁監時不聞有警
惟是邊吏欲以刺探爲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爲利遂欲存而不廢也比年戶
籍日削民多流離或轉入溪洞公私困弊爲甚平州初隸融州亦羈縻州峒也
舊通湖北渠陽軍置融江砦及文村臨溪溥江堡後以地隔生蠻遂廢崇寧間
復隸融王口砦地接王江更爲懷遠軍後更爲平江州更吉州爲從州王江爲
允州並隸黔南政和二年復廢邊吏黃忱李坦推其帥臣程鄰乞存平州設知
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曹官一人縣令簿二人提舉溪峒公事本州管界都同巡
檢二人五砦堡監官指揮十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四千四
百一十八貫六百文米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
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九十餘石隸懷
遠糜費甚於觀州況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縣砦堡例得遷官酬賞而稅

揚互市之利又爲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爲可憫臣以爲宜罷平觀二州便然尙有可議者觀州初爲富仁監時有銀治二官取其利有常額熙寧元降條例具在宜先下經略司責公晟等依熙寧條例施行況公晟實公佞弟理宜掌州事近雖迯歸未爲蠻族信服察其情勢不得不倚重中國若乘時授之彼知恩出朝廷必深感悅樞密院亦上言廣西沿邊堡砦昨因邊臣希賞改建州城侵擾蠻夷大開邊釁地屬徼外租賦亦無所入而支費煩內郡民不堪其弊遂皆廢罷唯平觀二州以帥臣所請故存今覩明橐所奏利害之實昭然可見緣帥臣又稱公晟於南丹觀州寶監境上不時竊發若廢二州恐於緣邊事宜有所未盡詔令廣南西路帥漕憲司共條具利害以聞既而諸司交言平觀二州困弊已甚有害無益請復祖宗舊制爲便詔從其言乾道六年詔補蒙澤進武副尉初宜州蠻莫才都爲亂廣西經略劉焞遣進勇副尉蒙明質賊巢諭降才都既而復肆猖獗戕賊官兵未幾禽才都械送經略司伏法悉破其黨而明亦遇害備極慘酷邊人憐之焞乞推恩其子澤以旌死事朝廷從之故有是命淳熙十年冬安化蠻突入內地焚砦柵殺居民爲亂宜州駐劄將官田昭明與蠻力戰敗死之十一年廣西路鈐轄沙世堅言官軍與猺人兵器利鈍不同宜勑沿邊軍州多置強弩毒矢以懼猺人從之是年安化蠻蒙光漸率衆抄掠世堅討平之初知宜州馬寧祖不支思立砦鹽錢執議以爲前守所積逋止給錢一月不能遍及蠻部而權思立砦准備將領楊晃臣復鎭撫乖方遂致激變光漸等詔罷晃臣貶寧祖秩勑帥漕以時給溪峒鹽錢十二年正月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之左江永年太平等砦在祖宗時以其與交阯鄰壤實南邊藩籬重地故置州縣籍其丁壯以備一旦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邊民率通交阯以其地所產鹽雜官鹽貨之及減易馬鹽以易銀忽而不防恐生邊釁所宜禁戢既而諸司上言經略司初準朝旨置馬鹽倉貯鹽以易馬歲給江上諸軍及御前投進用銀鹽錦悉與蠻互市其永平砦所易交阯鹽貨居民食皆舊制也況邊民素與蠻夷私相貿易官不能制今一切禁絕非惟左江居民乏鹽而蠻情亦叵測恐致乖異也乃牒邕州禁民毋私販交阯鹽以妨鈔法是年詔以楊世俊襲父進通職補承信郎紹熙初廣西帥以本路副總管沙世堅素有韜略累立邊功爲羣蠻所畏服嘗破蒙光漸示以威信光漸不敢寇邊者累年乞以世堅兼知宜州實能制伏蠻夷爲久遠之利帝從之慶元四年宜州蠻蒙峒袁康等寇內地敘官鹽爲亂廣西帥司調官兵招降之朝廷推賞有差嘉定三年章戡知靜江府建議以爲廣西所部二十五郡三方鄰溪峒與蠻猺黎蛋雜處跳梁負固無時無之西南最爲重地邕欽之外羈縻七十有二地里綿邈鎭戍非一請增置雄邊軍二百人及調憲司甲軍二百隸帥司初安平州李密侵鄰峒劫掠編民併取古甑峒以其幼子變姓名爲趙懷德知峒事戡諭邕守推古甑一人主之十一年臣僚復上言慶曆間張方平嘗以爲朝廷每備西北孰不知猺蠻衝突嶺外南鄰交阯勢須經營唐時西備吐蕃其後安南寇邊旋致龐勛之禍國朝每憂契丹元昊而儂智高陷邕州南徼騷動天子爲之旰食豈細故哉臣等比見淮甸間版築荐興更戍日益而廣南城隍摧圮不葺戍兵逃亡殆盡春秋教閱郡無百人雖有鄉兵義丁土丁之名實不足用緩急豈能集事宜於嶺南要地增築城堡籍其民兵歲時練習定賞罰格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嚴明守禦完固民習戰鬭可息猺蠻侵掠之患措四十州民於久安之域矣詔從之

廣源州蠻儂氏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鬭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阯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阯初有儂全福者知儻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祿當道幷有其地交阯怒舉兵執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執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曆交阯攻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琅州附益之居四年內

總交阯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皇祐元年寇邕州明年交阯發兵討之不克廣西轉運使蕭固遣邕州指使亓贇往刺候而贇擅發兵攻智高為所執因問中國虛實贇頗為陳大略說智高內屬乃遣贇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未聽又以馴象金銀來獻朝廷以其役屬交阯拒之後復齎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阯為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飢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紿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兵死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砦遂破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兵死千餘人智高閱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求一官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不報索奏草不獲遂扶珙出珙惶恐呼萬歲求自効不聽乃并其屬及廣西都監張立害之立臨刑大罵不為屈於是智高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赦境內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是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無備一旦兵起倉卒不知所為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嚮得志相繼破橫貴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害曹覲于封州趙師旦馬貴于康州餘殺官吏甚衆所過焚府庫進圍廣州初智高將至守將仲簡不許民入保城中民不得入者皆附智高智高勢益張先是魏瓘築州城鑿井畜水作大弩為守備至是智高為雲梯土山攻城甚急又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中輒洞潰智高力屈會知英州蘇緘屯兵邊渡村扼其歸路番禺縣令蕭注募士丁及海上彊壯二千餘人與智高衆格鬭焚其戰艦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益脩守備智高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七月壬戌解去緣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遇張忠戰于白田忠死之去攻賀州不克夜害將僧于太平場九月庚申破昭州害王正倫等于館門驛州之山有數穴大可容數百千人民聞兵至走匿其中智高知之縱火皆焚死十月丁丑破賓州甲申復據邕州日夜伐木治舟楫揚言復趨廣州十二月壬申又敗陳曙于金城驛初智高以反聞朝廷命曙就擊之既而楊畋曹脩張忠蔣偕相繼出又以余靖孫沔為安撫使畋脩聞智高至退軍避之忠偕勇而無謀皆死智高益自恣南土騷然仁宗以為憂命狄青為宣撫使諸將皆受青節制曙恐青至有功亟挑戰故敗五年正月青及沔靖會兵賓州官軍士丁合三萬一千餘人按軍法誅曙及指揮使袁用等三十一人于坐一軍大振於是進兵青將前陣沔將次陣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歸仁鋪智高聞王師絕險而至出其不意悉衆來拒執大盾摽槍衣絳衣望之如火青陣少却先鋒孫節死之青起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其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其衆不知所為大敗走會日暮智高復趨邕州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得屍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為京觀所掠生口萬餘人復其業獲僞印九黃師宓而下僞官五十七人梟其首城上收馬牛金帛以鉅萬計智高自起兵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為下赦令優除復尉拊瘡痍百姓始得更生云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已而智高叛為青破皆如其謠智高母阿儂有計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性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至和初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之獲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檻至京師初未欲殺日給食飲欲以誘出智高或傳智高死乃悉棄市既而西川復奏智高未死謀寇黎雅州詔本路為備御史中丞孫抃又請勑益州先事經制以安蜀人然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也儂氏又有宗旦者知雷火洞稍桀黠嘉祐二年嘗入寇知桂州蕭固招之內屬以為忠武將軍又補其子知溫悶峒日新為三班奉職七年宗旦父子請以所領雷火計城諸峒屬縣官願得歸樂州永為王民詔各遷一官以宗旦知順安州仍賜耕牛鹽綵是歲儂夏卿儂平儂亮亦自特磨來歸皆其族也日新後嘗監邕州稅治平中宗旦與交阯李日尊劉紀有隙畏偪知桂州陸詵因使人說之遂棄其州內徙命為右千牛衛將軍

有甲峒蠻者亦役屬交阯間出寇邕州景祐三年嘗掠思陵州憑祥峒生口殺登龍鎮將而去嘉祐五年合交阯門州等蠻五千餘人復為寇與官兵拒戰斬首數百詔知桂州蕭固趣邕州發諸郡兵與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合

議追討是歲數入寇又詔安撫使余靖擊之蘇茂州蠻亦近邕州至和嘉祐中皆嘗擾邊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緶績木皮爲布陶土爲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爲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弓刀未嘗去手弓以竹爲弦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爲境其服屬州縣者爲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爲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至和初有黎人符護者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符護亦嘗犯邊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是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道病死詔軍士至者貸其罪乾道二年從廣西經略轉運司議詔海南諸郡倅守慰撫黎人示以朝廷恩信俾歸我省地與之更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租賦之負逋者盡赦免之能來歸者復其租五年民無產者官給田以耕亦復其租五年守倅能慰安黎人及收復省地者視功大小爲賞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罰六年黎人王用休爲亂權萬安軍事同主管本路巡檢孫滋等招降之九年八月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縣治爲亂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招降之瓊管安撫司上其功得借補承節郎淳熙元年詔承節郎王日存子孫許襲職四年冬萬安軍王利學寇省地蓋旻進率衆拒之兵弱戰歿八年六月詔三十六峒都統領王氏女襲封宜人初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邊陲皆受封爵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爲亂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以功封宜人至是黃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朝廷從之十二年正月樂會縣白沙峒黎人王邦佐等率賊衆五百爲寇殺掠官軍保義郎陳升之撫降其衆俘獲林智福等瓊管司上其功詔減升之三年磨勘十六年詔以大寧砦黃弼補承信郎彈壓本界黎峒瓊管司言弼沉驚有謀爲遠近推服故用之弼宜人黃氏姪也嘉定九年五月詔宜人王氏女吳氏襲封統領三十六峒

環州蠻區氏州隸宜州羈縻領思恩都亳二縣有區希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景祐五年與其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己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功不報三人皆觖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峒蠻謀爲亂將殺伸己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爲大唐國會有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之筮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乃令太清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爲帝正辭爲奉天開基建國桂王希範爲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皆北嚮再拜以爲受天命又以區丕績爲宰相餘皆僞立名號補置四十餘人慶曆四年正月十三日率衆五百破環州劫州印焚其積聚以環州爲武城軍又破帶溪砦下鎮寧州及普義砦有衆一千五百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卻之前後斬獲甚衆俘偏將二希範懼入保荔波峒閒出拒官軍朝廷下詔購之獲希範正辭及趕者大賜袍帶錢三十萬鹽千斤明年轉運使杜杞大引兵至環州使攝官區曄進士曾子華宜州校吳香誘趕等出降殺馬牛具酒紿與之盟置曼陀羅花酒中飲者皆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推仆後廡下比暮衆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悉擒之後數日又得希範等凡獲二百餘人誅七十八人餘皆配徙仍醢希範賜諸溪峒續其五藏爲圖傳於世餘黨悉平鎮寧州亦隸宜州景祐三年蠻酋莫陵等七百餘人內寇遣西京作坊使郭志高閤門祇候梁紹熙往討未至陵等詣桂宜州巡檢李仲政請降廣西轉運使不俟詔貸其罪詔劾之已而釋之是歲高賓州狄獠陳友朋等亦寇海上本路會兵擊之潰去

宋史卷四百九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五十五

蠻夷四

西南諸夷　黎州諸蠻　敍州三路蠻
威茂渝州蠻　黔涪施高徼外諸蠻　瀘州蠻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牁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熱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戰征乃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病疾無醫藥但擊銅鼓銅沙鑼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其後孟知祥據西川復不通朝貢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等遂來貢詔授彥瑫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又以順化王武才爲懷化將軍武才弟若啓爲歸德司階武龍州部落王子若溢東山部落王子若差羅波源部落王子若臺訓州部落王子若從雞平部落王子若冷戰洞部落王子若磨羅母殊部落王子若母石人部落王子若藏並爲歸德司戈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又來貢以武才爲歸德將軍來人乞賜武才鈿函手詔以舊制所無不許四年其國人詣涪州言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卒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刺史狀請以彥瑫子漢璿爲嗣詔授漢璿南寧州刺史兼蕃落使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發等三百七十七人來貢馬百六十匹丹砂千兩太平興國五年夷王龍瓊琚遣其子羅若從并諸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其子紹重繼之雍熙二年八月奉化王子以慈等三百五十人以方物來貢夷王龍漢璿自稱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遣牂牁諸州酋長趙文橋率種族百餘人來獻方物名馬并上蜀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璿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以文橋等並爲懷化司戈端拱二年漢璿又貽書五溪都統向通漢約以入貢淳化元年漢璿遣其弟漢興來朝三年夷王龍漢興及都統龍漢瑤刺史龍光顯龍光盈及順化王兩滯等各貢馬朱砂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瑤遣其使龍光進率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理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麞鹿充食每三二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財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光進之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敘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爲飾詔授漢瑤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又以歸德將軍羅以植爲安遠大將軍保順將軍龍光盈龍光顯並爲安化大將軍光進等二十四人並授將軍郎將司階司戈其本國使從者有甲頭王子刺史判官長史司馬長行傔人七等之名咸平元年其王龍漢瑤遣使龍光膜又率牂牁諸蠻千餘人來貢詔授光膜等百三十人官三年都部署張文黔來貢五年漢瑤又遣牙校率部蠻千六百人馬四百六十匹并藥物布帛等來貢賜冠帶於崇德殿厚賚遣還六年知全州錢絳請招誘溪峒名豪上以生事寢其奏不報景德元年詔西南牂牁諸國進奉使親至朝廷者令廣南西路發兵援之勿抑其意先是龍光進等來朝上矜其道遠人馬多斃因詔宜州自今可就賜恩物至是懇請詣闕從之二年詔羈縻保霸州刺史董紹重畫忠義歲賜紫綾錦袍四年西南蠻羅瓊井都指揮使顏士龍等來貢士龍種落遐阻未嘗來朝今始至詔館餼賜予如高溪州大中祥符元年瀘州言江安縣夷人殺傷內屬戶害巡檢任賽既不自安遂爲亂詔遣閤門祗候侍其旭乘傳招撫旭至蠻人首罪殺牲爲誓未幾復叛旭因追斬數十級擒其酋領三人又以衣服紬布誘降蠻斗婆行者將按誅其罪上以旭召而殺之違招安之實即降詔戒止且令篤恩信設方略制禦無尚討伐以滋驚擾二年旭言夷人恃嚴險未即歸服詔文思副使孫正辭等爲都巡檢使乃分三路入其境脅以兵威皆震慴伏罪三年正辭言夷人安集

降詔嘉獎先有蠻羅忽餘甚忠順防援井監捕殺違命者不已上遣內臣郝昭信裴慰之且諭以赦蠻黨前罪勿復邀擊四年茂州夷族首領耆老刑牛犬於三溪誓不侵擾州界又峽路鈐轄執爲亂夷人王羣體等至闕下上曰蠻夷不識教義向之爲亂亦守臣失於綏撫並免死分隸江浙遠地其年霸州董詰爲其巡檢使董延早所殺五年黎洞夷人互相殺害巡檢使發兵掩捕上聞而切責之曰蠻夷相攻許邊吏和斷安可擅發兵甲或致擾動卽令有司更選可任者代之五年晏州多剛縣夷人斗望行牌率衆劫淯井監殺駐泊借職平言大掠資畜知瀘州江安縣奉職文信領兵趣之遇害民皆驚擾走保戎州轉運使寇瑊卽令諸州巡檢會江安縣集公私船百餘艘載糧甲張旗幟擊銅鑼鼓吹自蜀江下抵淯浮埧樹蠻柵招安近界夷族諭以大兵將至勿與望等同惡未幾納溪藍順州刺史个松生南八姓諸團烏蠻狝廣王子界南廣溪移悅等十一州刺史李紹安山後高鞏六州及江安界娑婆村首領並來乞盟立竹爲誓門刺猫狗雞血和酒飲之誓同力討賊瑊乃署牓許以官軍至不殺其老幼給賜衣幣酒食上遣內殿崇班王懷信乘傳與瑊等議綏撫方略瑊言斗望等屢爲寇鈔恃寬赦不悛惡令請發嘉眉屯兵捕剪以震懾之六年九月詔懷信爲嘉眉戎瀘等州水陸都巡檢使閤門祇候康訓符承訓爲都同巡檢使及發虎翼神虎等兵三千餘人令懷信與瑊商度進討上因謂樞密使陳堯叟曰往時孫正辭討蠻有虎翼小校率衆冒險者三人朕志其姓名今以配懷信正辭嘗料簡鄉丁號白艻子兵以其識山川險要遂爲鄉導今亦令懷信召募又使臣宋貴屢規畫溪洞事適中機要以貴知江安縣與懷信等議事瑊乃點集昌盧富順監白艻子弟得六千餘人十一月懷信康訓分領緣溪入合灘至生南界斗蒲村遇夷賊二千餘人擊之殺傷五百人奪棱槍藤牌會暮收衆保砦夷黨三千餘人分兩道張旗幟呼來逼砦柵懷信出擊皆潰散進壁婆娑遇夷二千于羅募村又破之追至斗行村上屏風山連破四砦一日三戰俘馘百餘人奪資糧五千石槍刀什器萬數焚羅固募斗引等三十餘村庵舍三千區懷信又引兵至斗行村追擊過盧羅射仆二百餘人爇其欄柵千數分遣部下於羅箇頗羅能落運等村及龍峨山掩殺大獲戎具斬首級及重傷投崖死者頗衆燒舍千區及積穀累萬兩路兵會于涇灘置砦遣康訓部壕砦卒修涇灘路以度大軍俄爲夷賊所邀戰不利訓顛于崖死之懷信引兵急擊大敗之追斬至涇灘懷信夾砦于晏江口瑊與符承訓偵知賊謀欲乘夜擊晏江馳報懷信卽自涇灘拔砦赴之比至晏江北山夷衆萬餘已自東南合勢逼懷信砦懷信彀強弩環砦射賊瑊等整衆乘高策援夷人大懼而却合擊破之死傷千餘人七年正月其酋斗望三路分衆來鬭又爲官軍大敗射殺數百人溺江水死者莫計夷人震讋詣軍首服納牛羊銅鼓器械瑊等依詔撫諭二月還軍淯井夷首斗望及諸村首領悉赴監自陳願貸死永不寇盜邊境因殺三牲盟誓辭甚懇苦卽犒以牢酒感悅而去瑊懷信等上言夷人寧息請置淯井監壕柵并許近界市馬從之八年夔州路上言南寧州夷族張聲進遣使進奉爲蕃落使龍漢璦邀奪鬻劫不已乞降勑書安撫天聖四年龍光凝康定元年龍光琇景祐三年龍光辨慶曆五年龍以特皇祐二年龍光瀓等繼以方物來貢獻與以特俱至者七百十九人是年以安遠將軍知蕃落使龍光辨爲寧遠軍大將軍寧遠將軍知靜蠻軍節度使龍光凝承宣武寧大將軍龍異豈並爲安遠大將軍承宣奉化大將軍龍異僉爲武寧大將軍至和中龍以烈龍異靜首領張漢陛王子羅以崇等皆入貢命其首領而下九十三人爲大將軍至郎將嘉祐中以烈復至大率龍姓諸部族地遠且貧熙寧中來見賜以袍帶等物刺其數於背又有張玉石自品者嘉祐中來貢而戀州亦遣人貢馬有董氏世知保州曰仲元者襲是州二十餘年矣至是益州鈐轄司表其嘗拊蠻夷命爲本州刺史戀州保州皆西南邊地也又有夷在瀘州部亦西南邊地所部十州曰鞏曰定曰高曰奉曰淯曰宋曰納曰晏曰投附曰長寧皆夷人居之依山險善寇掠淯井監者在夷地中朝廷置吏領之以拊御夷衆或不得人往往生事慶曆四年四月夷人攻三江砦詔梓夔路總管司發兵千人選官馳往捕擊既而瀘州教練使生南招安將史愛誘降夷賊斗教等詔並補三班差使殿侍淯井監一路招安巡檢未幾夷衆復寇三江砦指使王用等擊走之皇祐元年二月夷衆萬餘人復

圍淯井監水陸不通者甚久初監戶晏州夷人錢而毆傷斗落妹其衆憤怨欲報之知瀘州張昭信勸諭既已聽服而淯井監復執婺然村夷人細令等殺長寧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亂詔知益州田況發旁郡士卒命梓夔路兵馬鈐轄宋定往援之於是兩路合官軍洎白艻子弟幾二萬人與戰兵死者甚衆餓死又千餘人數月然後平賜況及轉運使敕書褒獎宋定而下十三人進秩有差後況還朝乃奏夷衆連年爲亂繇主者非其人請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爲知監監押代還日特遷一資從之嘉祐二年三里村夷斗還等百五十人復謀內寇有黃土坎夷斗蓋長寧州人也先以其事來告淯井監引兵趨之捕斬七千餘級鈐轄司上聞詔賜斗蓋錢三十萬錦袍銀帶明年又補斗蓋長寧州刺史瀘州部舊領姚州廢已久有烏蠻王子得蓋者來居其地部族最盛數遣人詣官自言願得州名以長夷落事聞因賜號姚州鑄印予之得蓋又乞敕書一通以遺子孫詔從其請夔州路又有溱南二州夷頗盛彊皇祐初詔自今歲遣使者存問之雅州西山野川路蠻者亦西南夷之別種也距州三百里有部落四十六唐以來皆爲羈縻州太平興國三年首領馬令膜等十四人以名馬犛牛虎豹皮麝臍來貢并上唐朝敕書告身凡七通咸賜以冠帶其首領悉授官以遣之紹聖二年以彌門砦蠻部王元壽襲懷化司戈云

黎州諸蠻凡十二種曰山後兩林蠻在州南七日程曰邛部州在州東南十二程曰風琶蠻在州西南一千一百里曰保塞蠻在州西南三百里曰三王蠻亦曰部落蠻在州西百里曰西箐蠻有彌羌部落在州西三百里曰淨浪蠻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曰白蠻在州東南一百里曰烏蒙蠻在州東南千里曰阿宗蠻在州西南二日程凡風琶兩林邛部皆謂之東南其餘小蠻各分隸焉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擾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自有傳夷俗尙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後唐天成間始來貢開寶二年六月壬子勿兒遣部落將軍離魚以狀白黎州期十月內入貢成都府以聞詔嘉答之至是來朝賜以器幣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嶲州嶲州今廢空城中但有浮圖一又二程至建昌城又十七程至雲南三年七月又朝貢六年四月邛部州歸德將軍阿伏上言爲山後兩林蠻勿兒率衆侵掠堡砦八年懷化將軍勿尼等六十餘人來貢詔以勿尼爲歸德將軍又以兩林蠻大鬼主蘇吠爲懷化將軍太平興國二年遣使王子卑緑副使牟蓋鬼主還祖等七十八人以名馬來貢乞頒正朔下詔曰山後兩林蠻主歸德將軍勿尼懷化將軍勿兒等克慕聲明遠脩職貢並增環衞之秩俾爲夷落之榮勿尼可特授歸德大將軍勿兒可特授懷化大將軍是冬又遣使離魚貢犀二株馬九匹來賀登極四年勿兒與都鬼主又遣王子祚遇以名馬來貢八年蠻主弟牟昂及王子牟蓋靡忙卑愧副使牟計等二百三十九人來貢詔以牟昂爲懷化大將軍牟蓋等三人爲歸德郎將牟計等百二十人並爲懷化司戈雍熙三年勿尼等及其王子李搴恩復來貢馬淳化元年王子離魚副使卑都卑諭鬼主岐禮等百二十八人來貢詔授離魚歸德將軍卑都保順郎將卑諭歸德司戈卑熱等五十四人懷化司戈天禧二年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李阿善遣將軍卑熱等一百五十人來貢

邛部州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嶲郡會無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開寶三年六月都鬼主阿伏白黎州期以十月令王子入貢成都府以聞詔嘉納之四年黎州定遠兵士搆叛聚居鹿角溪阿伏令弟遊擊將軍卑吠等率衆平之詔賜阿伏銀帶錦袍并賜其衆銀帛各百以爲歸德將軍六年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言語相失勿兒率兵侵邛部州頗俘殺部落黎州以聞並賜詔慰諭令各守封疆勿相侵犯太平興國四年首領牟昂諸族鬼主副使離襪等各以方物來貢雍熙二年都鬼主諸驅并其母熱免遣王子阿有等百七十二人以方物名馬來貢詔以諸驅爲懷化將軍并賜其母銀器端拱二年遣弟少蓋等三百五十人來貢籍田貢御馬十四匹馬二百八十匹犀角二象牙二莎羅毬一合金銀飾蠻刀二金飾馬鞍勒一具羱羊十犛牛六詔以少蓋爲歸德郎將淳化元年諸驅自部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詔增給其直諸驅令譯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馬以中市二年復遣子牟昂叔離襪以方物良馬犀牛來貢仍乞加恩詔授諸驅懷化大將軍小蓋懷化將軍牟昂歸德將軍

離襪懷化司戈又封諾驅母歸德郡太君熱免寧遠郡太君弟離遮小男呵醉都判官任彥德等一百九十一人爲懷化司戈至道元年李淳亂西川王繼恩討平之遣嘉州牙校辛顯使諾驅奉淳化二年所授官告敕書尺日曆爲信因言與賊樊秀等接戰敗之復請朝覲通嘉州舊路繼恩上言通嘉州路非便只令於黎州賣馬詔不允其入覲王子一十九人並加官鬼主三十六人並賜敕書以撫之至道三年遣王子阿醉來朝真宗咸平二年遣王子部的等來貢文犀名馬賜衣帶器幣有差又乞給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後都鬼主爲文從之五年又遣王子離歸等二百餘人入貢六年黎州言邛部州都蠻王諾驅卒其子阿遒立景德二年阿遒遣王子將軍百九十二人來貢詔授阿遒安遠將軍阿遒叔懷化將軍阿育爲歸德將軍離歸爲懷化將軍大判官懷化司候任彥德王子將軍部的並爲懷化郎將判官任惟慶爲懷化司候大中祥符元年遣將軍趙勿娑等獻名馬犀角象齒娑羅毯會于泰山禮畢阿遒加恩勿娑等厚賜遣還天聖八年十月邛部州都蠻王黎在遣卑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九年三月命黎在爲保義將軍又命其部族爲郎將司戈司候凡三十餘人明道元年黎州言黎在請三歲一貢詔諭以道路遐遠聽五年一至景祐初黎州復言邛部蠻請歲入貢詔如明道令寶元元年百蠻都王忙海遣將軍卑蓋等貢方物且請三歲一貢不許慶曆四年邛部州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牟黑遣將軍阿濟等三百三十九人獻馬二百一十犛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莎羅毯一慶曆間有都鬼主弁黑等入貢未幾其王咩墨擾邊知黎州孫固使其首領苴尅殺之熙寧三年苴尅遣使來賀登寶位自稱大渡河南邛部州山前山後百蠻都首領賜敕書器幣襲衣銀帶是年苴尅死詔以其子韋則爲懷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州都鬼主九年遣其將軍卑郎等十四人入貢乾道元年詔以崖襪襲兄蒙備金紫光祿大夫懷化校尉都鬼主如故淳熙元年吐蕃寇西邊崖襪率衆捍禦詔嘉其功二年五月兩林蠻王弟龍畏及酋長崖來率部義等攻邛部州之龍蕖城不克大掠而去崖襪追之不及制置使范成大檄黎州嚴加備禦八年崖襪死其姪墨崖襲職詔黎州屯戍土軍禁軍及西兵遇有邊事並聽本州守臣節制嘉定九年邛部州逼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捍禦邊陲既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風琶蠻咸平初其王曩娑遣使烏柏等貢馬五十七匹素地紅花娑羅毯二來賀即位詔授曩娑及進奉使等官優賜遣之景德三年又遣烏柏來貢詔授曩娑歸德將軍烏柏等四十六人弟還郎將司階司戈

寶寨蠻開寶間其蠻七十餘人由大渡河來歸時時來貨其善馬紹興二十七年川秦都大司言漢地民張太二姑率衆劫殺市馬蠻客崖遇等恐啓邊釁已加慰諭併償其直矣詔免知州唐秬及通判陳伯強官抵首賊法

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蠻貢馬三百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彌羌部落乾道九年吐蕃青羌以知黎州宇文紹直不讎其馬價憤怨爲亂詔師臣撫安之紹直罷免青羌首領奴兒結等市馬黎州大肆虜掠權州事王昉多給金帛亟遣還宣撫使虞允文言昉貪功恐他部效尤漸啓邊釁詔降昉兩官十月黎州吐蕃復寇邊攻虎掌砦詔四川宣撫司檄成都府調兵二千人戍黎州以禦之淳熙二年奴兒結還所虜生口三十九人黎州與之盟復聽其互市給賞歸之制置使范成大言所虜未盡歸我豈可復與通好詔諭宇文紹直編管千里外成大增黎州五砦籍強壯五千人爲戰兵吐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奴兒結率衆二千扣安靜砦成大調飛山卒千人赴之度其三日必遁戒勿追已而果然青羌奴兒結爲邊害者十餘年其後制置使留正以計禽殺之盡殲其黨淳熙十二年趙汝愚代爲制置使或謂殺降不祥必啓邊患汝愚不爲動但分守險要嚴備以待之明年奴兒結弟三開果入寇邊備完固三開不能攻走歸汝愚懸重賞以間羣蠻三開不能孤立遂以憂死時虛恨蠻族最強破小路蠻併其地與黎州接壤請通互市汝愚以黎州三面被邊若更通虛恨蠻恐重貽他日之憂不若拒之爲便帝以其知大體從之尋汝愚以定青羌功加龍圖閣直學士嘉定元年十二月彌羌蓄卜由惡水渡河寇黎州破彌子砦初蓄卜弟悶巴至三衢爲人所殺又徙臼水

村渡於安靜砦羌人患之蕃卜遂與青羌詣邛部州欲假道女兒城以入寇守臣楊子謨諜知之數以賞遣其都王母俾毋假道時時餽米以濟其饑蠻人德之會趙公庇代爲郡斬不與蕃卜遂得假道渡河攻茆坪砦掠三松鸞砂橫山三增白羊諸村郡遣西兵將党壽禦之失利復遣統領王光世往羌人由茆坪以革船渡河光世憚之留屯三衝不敢進羌人焚掠既盡渡河而歸二年二月復寇黎州邑溪砦官軍敗績八年二月蕃卜降蕃卜連年入寇皆青羌曳失索助之守臣袁栴遣安靜砦總轄杜畛招降之他如浮浪蠻白蠻烏蒙蠻阿宗蠻則其地各有所服屬云

敘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右僰侯國也唐羈縻馴騁浪商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有董春惜者貢馬自稱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其地北近犍爲之沐川賴因砦砦阨蠻險蠻數寇抄熙寧紹聖中朝廷皆爲徙賴因監押駐榮丁砦而以縣吏控截政和五年始改差監押充知砦事蠻寇掠如故南廣蠻在敘州慶符縣以西爲州十有四大觀三年有夷酋羅永順楊光榮李世恭等各以地內屬詔建滋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俗椎髻披氈佩刀居必欄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戰鬬自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

威州保霸蠻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寶中所置後陷沒酋董氏世有其地與威州相錯因羈縻焉保州有董仲元霸州有董永錫者嘉祐及熙寧中皆嘗請命於朝政和三年知成都龐恭孫始建言開拓置官吏於是以董舜咨保州地爲祺州董彥博霸州地爲亨州授舜咨刺史彥博團練使舜咨尋遷觀察使彥博留後遂爲節度使詔成都給居第田十二頃二州經費歲用錢一萬二千一百緡米麥一萬四千七百石絹二千八百五十匹紬布綾綿茶鹽銀等不預焉後皆爲砦

茂州諸部落蓋絫靜當直時飛宕恭等九州蠻也蠻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衆而常詣茂州受約束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宋初無城壁惟植鹿角自固蠻乘夜屢入寇民甚苦之熙寧八年相率詣州請築城知州事范百常實主是役蠻以爲侵其地率衆奄至百常擊走之乃合靜時等蠻來寇百常拒守凡七十日詔遣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衆蠻乃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至永壽湯延俊董承有等各以地內屬詔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有地置延寧軍時威州亦建亨祺二州然亨至威纔九十里壽寧距茂纔五里在大早江之外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七年塗靜時飛等州蠻復反茂州殺掠千餘人知成都周燾遣兵馬鈐轄張永鐸等擊之畏懦不敢進皆坐黜以孫羲叟節制綿茂軍於是中軍將种友直等破其都祿板舍原諸族蠻敗散其酋旺烈等詣茂州請降乃班師授旺烈官月給茶綵自後蠻亦驕宣和五年宕恭直諸部落入寇六年塗靜蠻復犯茂州云

渝州蠻者古板楯七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稅賦皆里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獠劫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判官張詵使兵馬使馮儀弁儞杜安行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平蕩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絲綿一萬六千兩以賓化砦爲隆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歡兩砦其外銅佛壩者隸渝州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爲南平軍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隸焉元豐四年有楊光震者助官軍破乞弟殺其黨阿訛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泰播州夷族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溱播二州後皆廢

黔州涪州徼外其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涪西北接嘉敘東連荊楚南出宜桂俗椎髻左衽或編髮隨畜牧遷徙亡常喜險阻善戰鬬部族共一姓雖各有君長而風俗略同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治平

四年十二月知靜蠻軍蕃落使守天聖大王龍異閣等入見詔以異閣爲武寧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熙寧元年有方異琨二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獻授異琨靜蠻軍漢興捍蠻軍並節度使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氈馬賜袍帶錢帛有差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加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客省四方館撰儀皆著爲式元豐五年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百詔故事以七十人爲額不許七年西南程蕃乞貢方物願依五姓蕃例注籍從之元祐二年西南石蕃石以定等齎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禮部言元豐著令以五年一貢爲限今年限未及詔特令入貢五年八年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事蠻夷入貢雖交阯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元符二年又有牟韋蕃入貢詔以進奉人韋公晏公市公利等爲郎將諸蕃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蕃云

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高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邊患後因饑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禁熙寧六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米者估實直如七年不贖則變易之著爲令熊本經制淯井事蠻酋田現等內附夔路轉運判官董鉞副使孫珪知施州寇平皆以招納功被賞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鬬趫捷朝廷嘗團結爲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淯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

高州蠻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宋初其酋田仙以地內附賜名珍州拜爲刺史仙以郡多火災請易今名大觀二年有駱解下上族納土復以珍州名云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獨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馬氏爲最大夜郎在漢屬牂牁郡今涪州之西漆播珍等州封域是也滇在漢爲益州郡今姚州善闡之地是也邛都巂州會同川與吐蕃接今邛部州蠻所居也巂今巂州昆明在黔瀘徼外今西南蕃部所居也徙今雅州嚴道地筰都在黎州南今兩林及野川蠻所居地是也冉駹今茂州蠻汶山夷地是也白馬氏在漢爲武都郡今階州汶州蓋羌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徼外蠻夷也自黔恭以西至涪瀘嘉敘自階又折而東南至威茂黎雅被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剛夷惡獠殆千萬計自治平之末訖于靖康大抵皆通互市奉職貢雖時有剽掠如鼠竊狗偷不能爲深患參考古今辨其封域以見琛贐之自至梯航之所及者爾若夫邊荊楚交廣則係之溪峒云淯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囤蠻也雜種夷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爲蠻王子得蓋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得蓋爲刺史鑄印賜之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子僕射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箇恕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長寧寧遠以南斧望箇恕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晏子拒漢地絕近猶有淯井之阻斧望箇恕近納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寶熙寧七年六姓夷自淯井謀入寇命熊本經制之晏恩立戰歿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提點刑獄苑百祿作文以誓之曰蠢茲夷醜淯溪之滸爲虺爲豺憑負固圉殺人于貨頭顱草莽莫慘燔炙莫悲奴虜狃勝熟懸胡可悉數疆吏苟玩噤不敢語奮若之歲曾是彊禦蹢躅嘯聚三壤羅募債我將佐戕我士伍西南繹騷帝赫斯怒帝怒伊何神聖文武民所安樂惟曰慈撫民所疾苦惟曰砭去乃用其良應變是許豺熊裔孫爰馭貔虎殲其渠酋判其黨與既奪之心復斷右股擣提孟陬徂征有敘背孤擊虛深入厥阻兵從天下鐵首具舉紛紜騰沓莫敢嬰牾火其巢穴及其囷貯墾其貲畜墟其林藂殺傷係縲以百千數涇灘望風悉力比附丁爲帝民地曰王土投其器械籍入官府百死一贖莫保銅鼓歃盟神天視此狗鼠敢忘誅絕以千罪罟乃稱上恩俾復故處殘醜厥角泣血懇語天子之德雨暘覆護三五噍類請比涇件大邦有令其

戒警汝天既汝貸汝勿予侮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責汝力汝布吏時汝
耕汝稻汝黍懲創于今無忕往古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不聽汝擊汝捕尙
有姚將突騎強旅傳此黔軍毒矢勁弩天不汝容暴汝居所不汝遺育悔於何
取立石于武寧砦熊本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蠻未易服遂遣人說誘招
納於是晏子斧望箇恕及僕夜皆願入貢受王命晏子未及命而死乃以箇恕
知歸來州僕夜知姚州以箇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並爲把截將西
南夷部巡檢八年俞州獠寇南州獠酋阿訛率其黨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訛
訛桀黠習知邊境虛實箇恕匿不殺詭降于納溪訛得不死甚德箇恕爲伺邊
隙會箇恕老厭兵以事屬乞弟遂與訛侵諸部十年羅苟夷犯納溪砦初砦民
與羅苟夷競魚苟誤毆殺之吏爲按驗夷已忿謂漢殺吾人官不償我骨價反
暴露之遂叛提點刑獄穆珦言納溪去瀘一舍羅苟去納溪數里今託事起端
若不加誅則爲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
等掎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願納土承賦租乃詔罷兵元豐元年乞
弟率晏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城中守兵纔數百震恐
不能授甲蠻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要欲與盟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
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韓運遣小校楊舜之召乞弟拜敕乞弟不
出遣就賜之亦不見而令小蠻從舜之取敕以去喬敘因沙取祿路以賄招乞
弟乃肯來三年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己益悖慢盟五日遂以衆圍羅箇牟族羅
箇牟熊本所團結熟夷也王宣往救之蠻解圍合力拒官軍宣與一軍皆歿事
遂張馹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
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閤四年詔以環慶副總管林廣代存寶按
寶逗撓誅之熟夷楊光震殺阿訛詔林廣與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
以其前後反覆無眞降意督廣進師廣遂破樂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
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帥
兵深入會大雨雪峽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五年正
月次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爲薪軍士皆凍墮指留四日求乞弟不可得內侍麥
文眪問廣軍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罪文眪乃出所受密詔曰大兵深入討賊
期在梟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
居九重明見萬里外乃以衆還自納溪之役師行凡四十日築城樂共城江門
砦梅嶺席帽溪堡西達淯井東道納溪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州路以歸來
州地賜羅氏鬼主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猶欲招來之命知
瀘州王光祖開諭許以自新會其死於是羅始党斗然斗更等諸酋請依十九
姓團結新取生界八姓兩江夷族請依七姓團結皆爲義軍從之自是瀘夷震
慴不復爲邊患沙取祿路死子鱉弊承襲政和五年晏州夷卜漏叛砦將高公
老遁招討使趙遹討平之授鱉弊西南夷界都大巡檢事見趙遹傳

宋史卷四百九十六

原任詹事臣陳浩少詹事臣裘曰修庶子臣林蒲封侍讀臣周玉章臣齊召
南編修臣潘乙震臣柏謙臣何其睿臣錢琦臣李龍官臣葉酉檢討臣郭
肇璜御史臣楊開鼎拔貢生臣王濟師臣龔元朱等奉
敕恭校刊

庶子臣林蒲封謹言。宋史成于元代。元世祖時修遼金二史。尚未及宋。至正三年。始詔並修。命脫脫總裁。而發凡起例。出於歐陽元之筆居多。今舊刻止南北二本。頗有漫漶錯落。此外別無他本可据。雖宋世名儒輩出。如司馬光通鑑。朱子綱目。兼綜前代。致爲精詳。而宋朝之事無紀焉。臣等奉敕校勘。謹就續本通鑑。續本綱目。五代史。南唐書。十國春秋。九國志。遼元諸史。以及通考。通典。玉海。冊府元龜。並諸家文集中。確有證佐者。徵引若干條。附於卷末。以備參考云。臣謹識。